



知书达礼

zhishudali 典藏

WORLD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MASTERPIECES



《格言》总编辑李彤倾情推荐

LIBRARY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LIBRARY

【法】凡尔纳◎著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海底两万里

哈尔滨出版社

COL 中文在线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海底两万里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法】凡尔纳 / 著 王冬冬 /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长久以来,外国名著以其多样的题材,精巧的构思,细致生动的笔触,灵动鲜活的角色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在我的青年时代,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成为我枕边案头的亲密伙伴,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令我十分神往,在我之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相信他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伴随着无数青年走过了他们神采飞扬的花样年华。

外国名著熔思想性、艺术性、文学性于一炉,记录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呈现有情世界的动人色彩。它们题材多样而风格迥异,有的笔触细腻,唯美精致,给人以心灵上的愉悦与慰藉;有的激越奔放,充满张力,唤醒人们心底沉睡的力量;有的侧重对历史文化的寻根溯源,展现历史的厚重积淀;有的力求对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深度剖析,探寻人类心灵的奥秘。一本本魅力四射的名家名作,折射出那个时代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物质生活风貌。

这套从诸多外国名著中精心选编的“世界经典名著文库”,囊括了在国际上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丛书装帧精美、译文精妙,充分显示出蜚声国际文坛的大师们深厚的写作功底和独到的写作风格。旨在为读者朋友们打造一个深具异国文化氛围的阅读空间,

领略外国名著的艺术魅力,获得高雅的审美享受和人文熏陶,提升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由于所选作品的译者全部是对外国文学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们高品位的人文修养,准确而传神的译笔,为本套丛书增色不少。

鉴于外国名著带给我如此愉悦的阅读感受和深远的人生影响,我致力于将本套精品之作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希望能够带给你们更加富有层次的阅读体验。培根曾说:“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希望广大青少年朋友能够登上这艘满载着知识与快乐的希望之舟,博览国外精品,传承文明薪火,共享经典珍藏。

《格言》总编辑: 



前言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出生于法国一个海港城市——南特,自幼热爱航海。1848年被父亲送到巴黎学习法律,毕业后放弃做律师,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神秘岛》等科幻作品。

本书写于1870年,是凡尔纳著名的“科幻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故事开始于海上发现的一个被认定为独角鲸的怪物。法国博物学家阿罗纳克斯接受邀请,与仆人康塞尔参加追捕,然而在追捕的过程中不幸落水,在泅到“怪物”的脊背上时,遇到捕鲸手尼德·兰,才发现这个怪物并非独角鲸,而是一艘潜水艇。艇长尼摩将三人救入艇中,随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海底旅程。其中有触礁搁浅,遭遇土著,搏杀鲨鱼,冰山受困,勇斗章鱼等精彩情节,也有对海底动植物的生动细致的描写。最后,阿罗纳克斯等三人回到陆地,将他们所知道的海底世界的秘密公之于众。

全书语言生动、幽默,想象奇特,情节扣人心弦。作者将想象与现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将包罗万象的科学知识与惊险刺激的故事融为一体,将一个精彩纷呈的海底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读来引人入胜,令人欲罢不能。

目录

上卷

- 007 第一章 飞逝的巨型怪礁

- 012 第二章 赞成与反对

- 017 第三章 悉听先生尊便

- 021 第四章 尼德·兰

- 027 第五章 觅寻奇遇去

- 032 第六章 全速前进

- 039 第七章 无名类鲸鱼

- 045 第八章 动中之动

- 051 第九章 尼德·兰的怒气

- 056 第十章 水中人

- 063 第十一章 “鹦鹉螺”号

- 069 第十二章 一切全靠电

- 074 第十三章 几组数字

- 079 第十四章 黑潮

- 088 第十五章 一封邀请信

- 094 第十六章 漫步海底平原

- 099 第十七章 海底森林

- 105 第十八章 太平洋下四千里

- 111 第十九章 瓦尼科罗群岛

- 119 第二十章 托里斯海峡

- 126 第二十一章 陆地上的几天

- 135 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雷电

- 145 第二十三章 强迫睡眠

- 152 第二十四章 珊瑚王国

目录

下卷

158	第一章 印度洋
165	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主张
172	第三章 一颗价值千万法郎的珍珠
180	第四章 红海
189	第五章 阿拉伯海底隧道
195	第六章 希腊群岛
203	第七章 地中海里四十八小时
209	第八章 维哥湾
216	第九章 沉没的陆地
223	第十章 海底煤矿
231	第十一章 萨尔加斯海
237	第十二章 抹香鲸和长须鲸
246	第十三章 大浮冰群
255	第十四章 南极
264	第十五章 意外还是事故
270	第十六章 缺氧
278	第十七章 从合恩角到亚马孙河口
286	第十八章 章鱼
295	第十九章 海湾暖流
304	第二十章 北纬四十七点二四度,西经十七点二八度
310	第二十一章 大屠杀
317	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
322	第二十三章 结尾



上卷

第一章 飞逝的巨型怪礁

令人无法忘记的1866年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谁也不能解释这种奇异现象,但谁都会将它铭记在心。那个时候,海员们心情激动,港口全体居民更是心神不宁,各种传闻令内陆舆论沸沸扬扬。这一事件引起了欧洲与美洲的商人、船主、船长以及掌舵人、各国的海军官员,甚至欧美两大洲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其实,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不久以前,有几艘船在海上航行时遇到了一个“庞然大物”。它是一个长长的梭状物体,有时发出磷光,体积比鲸鱼大得多,行动也比鲸鱼快得多。

各种航海日志都记载了与它的出现相关的事实,比如说这个物体或者这个生物的形状,它行进时速度快得出奇,它运行中显示出令人吃惊的能量,它所拥有的像是与生俱来的个体活力,严格地讲,这些记载还是相当吻合的。如果说这是一种鲸类动物的话,它的体积却大大超过了生物学家曾经加以归类的鲸鱼。居维叶、拉塞佩德、迪梅里和卡特拉法热先生等人谁也不会相信有这样一种大怪物——除非这些学者本人亲眼看见,他们只承认经过他们自己审视过的东西。

如果将多次观察的结果折中一下——排除那些保守的估计,即把这个物体确定为二百英尺长,同时也否定那些过于夸张的看法,比如说它有一海里宽,三海里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要是确实存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生物的话,那么,它的体积是大大超过迄今为止鱼类学家们所认知的各种体积的鱼的。

然而,这东西的确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对于它这般神奇的出现给整个世界带来的轰动,有着人类所固有的好奇心理的我们,便会觉得这一出现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了。至于把此事斥为无稽之谈的论调,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在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伯纳克汽轮航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在澳洲东海岸五海里处,就曾经遇见过这个巨型动物。起初,船长巴克还以为那是一座无人知晓的巨礁;当他正准备测定它的准确方位时,只见两道水柱从这个奇怪的物体身上喷射出来,呼啸着冲上天空,足有一百五十英尺高。这么说来,要么是这座巨礁上有一处间歇性喷泉,要么“希金森总督”号所面对的就是一种尚不为人所知的海洋哺乳动物了,它能从鼻孔中喷出两道空气和蒸汽混合的泡沫水柱。

同年7月23日,在太平洋海面上,西印度—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科伦”号也遭遇到这个家伙。这就是说,这个奇特的鲸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运行到另一个地方,而且行动十分迅速,因为“希金森总督”号和“克利斯托巴尔·科伦”号曾在距离七百古海里的两个不同地点见到过它,而相隔的时间仅有三天。

十五天之后,在距上述两地两千古海里处,位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国家轮船公司的“海尔维蒂亚”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香农”号迎面近舷对驶时,人们在格林威治子午线北纬四十二度十五分、西经六十度三十五分的地方同时看见了这个怪物。分析一下两条船的观测结果:“香农”号和“海尔维蒂亚”号两船首尾相连三百二十英尺,都还不及它的长,而最长的鲸鱼,像那些时常出没于阿留申群岛的库拉马克岛和翁居里克岛附近海面的鲸鱼,都超过不过一百八十四英尺,甚至达不到这个长度,因此,可以估计出这个哺乳动物至少也有三百五十英尺长。

这类报道接踵而至:横渡大西洋的“贝莱尔”号所作的最新观测,伊斯曼舰队的“埃特那”号跟这个怪物的一次相撞,法国大型驱逐舰“诺曼底”号军官们所作的记录,分遣舰队司令官弗兹·詹姆士手下的参谋部在“克莱德勋爵”号上进行的准确的方位测定,这些新发现在当时引起一阵阵轰动。在有些国家里,人们大都把这件事当做笑谈,而在那些严肃务实的国家,如英、美、德等国,则高度关注这件事情。

在各大中心城市,这怪物变得家喻户晓,人们在咖啡馆里赞叹它,在报刊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上嘲弄它,在舞台上戏演它。这恰好给报纸一个机会来制造各色奇闻逸事。而那些发行量很小的报刊上,还出现了关于各种巨型奇异动物的报道,从白鲸、北极海中可怕的“莫比·狄克”,直到庞然大物“克拉肯”(它可以用触须缠住五百吨重的大船,将其拖下海底),可谓一应俱全。有的人甚至搬出古典文献,引用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的看法(他们都承认这些怪物的存在),有彭托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有保罗·佳纪德的记述,此外还有哈林顿先生那些不容置疑的报告,报告上说他于1857年在“加斯迪兰”号上曾见到一条大蛇,那条巨蛇到目前为止只在很久以前北极探险船“立宪”号所经过的海面上出现过。

当时,轻信的人与怀疑论者两派之间在学术团体中和科学报刊上展开了没完没了的争论。对于“怪物问题”,人们情绪激动。自以为是内行的新闻记者同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交起火来,在这场值得纪念的论战中大费口舌,有一些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少许血的代价,因为他们把针对海蛇的笔锋转移到了对同类发起人身攻击。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互不相让,战事此起彼伏,持续了半年。各类小报对秘鲁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学术联合会、华盛顿史密森协会发表过的那些论文,对《印度群岛报》、穆瓦尼奥神父的《宇宙》杂志、波德曼的《消息报》里的讨论报道,以及法国和其他各国大报上登载的科学专栏传闻都有各种言论抨击。这些才华横溢的作者们,故意引用怀疑论者曾引用过的林奈的一句话“大自然不制造蠢物”,其实,这一戏谑模仿意在恳求当代人不要相信什么“克拉肯”、大海蛇、“莫比·狄克”和头脑发热的海员们臆造出来的其他海怪的存在。最后,在一份言辞尖刻的讽刺小报工作的一位最受读者欢迎的编辑,草草地写了一篇概述文章,像希波吕托斯那样给了这怪物致命的一击,在人们的哄笑声中将其结束了。才华与幽默终于战胜了科学。

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里,这个问题显然被人们遗忘了,看起来不会有人再提它了。可这时,新发生的一些事又摆在了公众面前。此时此刻,这已不再是一个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了,而完全是一桩必须加以避免的严重的现实危险。问题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一面:这怪物变成了小岛、暗礁、巨礁,而且还是飞逝的、行动莫测的、速不住的巨礁。

1867年3月5日,蒙特利尔海运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夜间行驶至北纬二十七度三十分、西经七十二度十五分的海面时,船的右舷后半部撞上了一座礁石,而这座礁石在任何航海图上都没有标示出来。此时,“摩拉维安”号凭着风力及

其本身四百马力的推动，船速达到了每小时十三海里，要不是船体特别坚固，被撞之后，它一定会和从加拿大载来的二百三十七名乘客一起沉到海底去。

这起事故发生 在清晨五点钟左右，正是天快亮的时候，出事那会儿，值班高级船员们马上朝船后跑去。他们仔细地观察海面，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只看见在距离三链以外有一个已经碎成浪花的巨大旋涡，似乎这片海面刚刚受到过猛烈的冲击。当时，出事地点被准确无误地记录了下来。“摩拉维安”号没有受到明显的损伤，于是又继续它的航程。它是撞上了一处海面下的岩石呢，还是撞上一艘遇难船只的残骸？这在当时是无从知晓的。“摩拉维安”号直到进船坞检查船底的时候，才发现它的一部分龙骨已经被撞碎了。

这个事实本身是很严重的，要不是在三个星期之后，在类似的境况下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它恐怕会同其他事件一样被人忘却。新发生的那次撞船事故，不过是由于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赫赫声名，才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谁会不知道英国著名船主丘纳德的名字呢？早在1840年，这位精明的英国企业家就用三艘轮式木船，以三艘四百马力、一千一百六十二吨位外轮驱动木船的规模，开辟了利物浦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航线。八年后，他的公司设备扩充到四艘六百五十马力、一千八百二十吨位的轮船，再过两年又增加了两艘马力和吨位都更大的船只。1853年，刚刚获取继续快寄邮件运送特权的丘纳德公司又添加了“阿拉伯”号、“波斯”号、“中国”号、“斯戈蒂亚”号、“爪哇”号、“俄罗斯”号等船只，它们全都是有着一流航速的船只，而且是像“大东方”号船那样在海上航行的最为宽敞的邮轮。这样一来，到了1867年的时候，这家公司拥有的船只就达到了十二艘，其中八艘是轮式的，四艘是螺旋桨式的。

我之所以要将这些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这家海运公司的重要性。它有着举世闻名的杰出的管理，没有任何一家横渡大洋的海运企业比这家公司经营得更好，更有成效。二十六年来，丘纳德公司的船只曾经两千次横渡大西洋，从来没有取消过一次航行，没有发生过一次晚点，没有丢失过一封信件，也没有损失过一人一船。因此，尽管法国同它全力竞争，但旅客们还是偏爱丘纳德公司，这一点，从近年来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得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家公司最豪华的客轮遇险，便引起了那样巨大的轰动，对此，谁都不会觉得奇怪。

1867年4月13日，海上风平浪静，这气候非常适合航行。当时，“斯戈蒂亚”号正在西经十五度十二分、北纬四十五度三十七分的海面上行驶。它在其一千马力发动机的牵引下，航速十三点四三节，船的机轮在海中运转得十分正常。此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时,船的吃水深度为六点七米,排水量是六千六百二十四立方米。

下午四时十七分,乘客们正在大厅里一起用餐,就在这个时候,人们能感受到“斯戈蒂亚”号的船侧后半部,稍后一点靠左舷机轮的地方,发生了一次轻微的撞击。

“斯戈蒂亚”号并没有撞上什么,而是被别的东西撞了。与其说是一种致挫伤的器具撞了它,还不如说是一种尖利的钻孔器械造成的后果。这次碰撞感觉非常轻微,如果不是货舱监装员跑到甲板上面叫喊:“我们的船要沉了!我们的船要沉了!”恐怕船上的人谁也不会对这起碰撞感到不安。

一开始,乘客们非常惊恐,但安德森船长很快便使他们安静下来。事实上,这种危险也并非是在迫在眉睫的。再说,“斯戈蒂亚”号船的七间船舱是由防水舱壁分隔开来的,它应该可以不受损害地顶得住个把漏水洞。

安德森船长迅速来到底舱。他发现海水已经浸入了第五间船舱,而且浸入速度相当快,这说明漏水洞已经很大了。值得庆幸的是:这间舱里没有蒸汽锅炉,不然的话,炉火就会突然熄灭掉。

安德森船长命令立即停船,并且叫其中一位水手潜入水中查清楚船体到底怎么样了。不一会儿,便查明轮船船体机身(水线以下部分)处有一个两米宽的大洞。这么大的漏洞形成的水道是不可能堵住的。因此,“斯戈蒂亚”号船就不得不在它的机轮处于半淹状态下继续行驶。当时距离克利尔海峡还有三百海里,在耽搁了三天以后它才驶进公司的码头。这次延误使得整个利物浦都人心惶惶。

“斯戈蒂亚”号被架了起来,工程师们对它进行了检查。太意外了!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船体吃水线下两米半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十分规则的等边三角形裂口,钢板上的裂痕整整齐齐,就连打洞钳也不能扎得那般精确无误。扎穿这个洞的穿孔器械肯定不是普通钢材制作的,因为它以神奇的力量向前冲撞,戳穿了四厘米的钢板,然后,它还能做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倒退动作,悄悄地逃得无影无踪。

最近这次事件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大家的情绪又重新亢奋起来。因为从今以后,以前那些原因不明的海难事件全都找到了原因。这个神奇的动物负起了所有沉船事故的责任,不巧的是,沉没船只的数目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根据维里塔斯署统计年鉴记载,在每年受损的三千艘船中,因下落不明而判定失踪的汽轮或帆船,其数量起码不少于二百艘!

此时此刻,也不管公正或不公正,人们都愤怒地谴责这个“怪物”。由于它的存在,各大洲之间的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大家都毫不含糊地纷纷表态,坚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令人生畏的鲸怪清除掉。

第二章 赞成与反对

这些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完成了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刚从那里的贫困地区回来。我作为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客座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派，参加了这项科研活动。在内布拉斯加州度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带回了一些珍贵的收集品，接近三月底到达纽约。我打算在五月初回法国，于是，我在回国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开始分类整理那些所收集到的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而“斯戈蒂亚”号船出事刚好是发生在这段时间。

我当然完全了解眼下那个时髦的话题，再说，我怎么会不了解这件事情呢？我反复阅读欧美各类报刊，但对此事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这个谜让我感到困惑。我拿不定主意，当时只好在两种极端的见解之间徘徊。这件事倒是确实存在，这一点不能含糊，谁要是有所怀疑，就请那些怀疑者们指出“斯戈蒂亚”号那个巨大的创口是怎么造成的吧。

在我到达纽约的时候，这个问题正引起人们的热议讨论。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提出的比如浮动的小岛、抓不住的礁石之类的假设，已经遭到了绝对的否定。理由非常简单：除非这个礁石内部有一台机器，不然的话，它怎么可能以这么神奇的速度四处漂移呢？

要说它是一个浮动的船体，或是遇难船只的巨型残骸漂流物吧，这种论调同样站不住脚，原因依然是移动速度太快。

那么，问题就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而人们也由此分成了两个观点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派认为这是一种力大无比的怪物，另一派则说它是一艘功率巨大的“潜水艇”。

然而，就算后一种假设可以成立，但经过在两大洲所进行的调查之后，它便不攻自破了。因为，到底有哪一个人拥有一种这样的器械呢？这在当时几乎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是不可能的。再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制造出这种器械呢？他又怎么能够这么秘密地制造？这些都是无法知道的事情。

唯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才可能拥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破坏性武器，在人类为增强武器威力而绞尽脑汁的可悲时代，是有可能一个国家瞒着其他国家去制造这种可怕武器的。造出机枪之后是水雷，造出水雷之后是水下撞锤，然后又会有各种各样的新式武器。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但这种战争器械的假设，在各国政府的声明面前又说通不了。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公共利益，既然海上交通遭到破坏，各国政府的坦诚自然不容置疑。此外，这艘潜艇的建造怎么可能瞒得过大众的眼睛呢？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要想保守住秘密尚且非常困难，而对于一个行动总是受到敌对势力密切监视的国家来说，就更加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根据在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甚至还有在土耳其等等这些国家所作的调查情况来看，潜水艇的假设最终便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

尽管当时的小报对这个奇异生物进行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事，可是，它还是漂浮在海洋中。这么一来，人们的想象力便很快转向一些同鱼类学有关的荒诞不经的传说上。

一到纽约，就有好几个人专门来向我征询对于这件怪事的看法。此前，我曾经在法国出版过一部名为《海底的秘密》的著作，八开本，共两卷。这本书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而我也因此成了博物学中这一颇为神秘的支系的专家。人们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能够否定这件事的真实性，而我却总是断然拒绝。可过了不久，我颇为无奈，只好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纽约先驱论坛报》甚至敦促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尊敬的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就此事发表看法。

我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说话了，是因为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从政治上和学术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现将我发表在四月三十日该报上的一篇文章材料极其翔实的文章节录如下：

“在对各种不同的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立的猜想逐一认真研究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着一种力量大得惊人的海洋生物。

“我们对海底深层一点儿也不了解。探测器也无法深入。海洋最底层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海面下十二海里或十五海里的地方可能存在着什么生命呢？这

些生物体的机体构造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实在难以预测。

“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问题可以用二维推理的方式来解决。

“生活在我们这颗星球上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或许认识，或许不认识。

“要是所有这类生物我们都不认识，而大自然又对我们保守着某些鱼类学中的秘密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某些鱼类或鲸类存在着新类型甚至新品种，而它们具有一种基本上‘不可漂浮’的器官，生活在探测器也到达不了的海底深层。出于某种原因，一时心血来潮，或者是一时兴起，它们偶尔也会浮出水面。这种说法看来比较合适。

“反过来，倘若我们认识所有这类生物，那么就必须从业已分类的海洋生物中找出我们讨论的这只动物。在这种情形下，我就不会否认有一种巨大独角鲸的存在。

“一般的独角鲸即海麒麟身长通常只有六十英尺。将这一长度加大五倍，甚至十倍，再给这个鲸类动物加上同它的身材成比例的力量，同时让其进攻型武器的性能得到增强，这便成了我们讨论的这个动物。它就具有‘香农’号军官们测定的长度，有能够戳穿‘斯戈蒂亚’号船的触角和洞穿一艘轮船船壳的力量。

“事实上，就像某些博物学家所说的那样，这只独角鲸有一柄骨质利剑或一把骨质的戟，那是一颗钢铁般坚硬的大牙。有人曾经在鲸鱼身上发现过这样一些牙齿，说明独角鲸总是能成功地用牙齿向鲸鱼发动进攻。也有人从船底费力地拔起过类似的牙齿，这些牙齿凿穿船底就像利锥钻透木桶一样。巴黎医学院陈列馆里就拥有这样的一颗巨齿，长二点二五米，底宽四十八厘米。

“那么，假设那武器的威力还要强十倍，那动物的力量还要大十倍，它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前进，这样，用它的速度乘以它的重量，即得出所要求的、制造那种海难事故所需要的撞击力。

“因此，在获得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认为可以把这家伙说成是一只独角鲸。它体形巨大，身上长着的不是一把剑戟，而是如同铁甲船或战舰那样的真正的冲角，而且还同时具备如同战舰般的重量和动力。

“于是，这种难以解释的怪现象便得到了说明——或者相反，不管人们瞥见、看到、感受或者觉察到了什么，这一切都纯属于虚乌有，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后这几句话说得有点差劲，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名教授的尊严，同时也不愿让美国人笑话，因为他们嘲笑起人来是很厉害的。我给自己留了一点余地。实际上，我并不否认这个奇异怪物的存在。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的文章激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许多人赞同这篇文章,他们说文中的结论可以引发他们无限的幻想。人类总是喜欢沉浸于种种超自然生命的遐想之中,而海洋正是这些幻想的最佳媒介,这里可是巨型动物——与之相比,陆地上的动物,大象或者犀牛,都小得可怜——赖以产生或成长的唯一环境。汪洋大海里游动着人们知道的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因而也有可能隐藏着某些体形巨大无比的软体动物,还有那些令人生畏的甲壳动物,譬如一百米长的大虾或二百吨重的螃蟹!为什么不可能有呢?从前,与地质纪年相应的陆上动物——四足兽、四手兽、爬虫类和鸟类等动物,都是按照巨大的模式来真实塑造的。造物主用巨型模具将它们制造出来,然后模具渐渐缩小了。既然海洋是永恒不变的,而地核却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么,在深不可测的海底,为什么就不可能隐藏着另一时代的巨大物种呢?在海洋深处,为什么就不可能隐藏着一些巨大生灵(对它们来说,一年等于人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等于人间一万年)呢?

我沉浸在种种幻想之中,不过现在可不能继续幻想了!因为在我看来,时间已经把这种幻想变成可怕的事实。我再说一遍,当时的舆论对那个奇异怪物的种类的看法是:人们确认存在着这么一种神奇的东西,不过这东西与硕大的海蛇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有些人只是把这件事情看做一个有待解决的纯科学性问题。而另一些人觉得还是应该讲究实际、注重实效,尤其是英美两国的这类人士,他们主张把这个可怕的怪物从海上清除掉,以保障海洋的交通安全。工商界的报刊主要是从后一种看法的角度来讨论问题的。《海运业商情杂志》、《莱伊特公司航海杂志》、《邮船杂志》、《海洋殖民杂志》,以及为那些声明要提高保险费的保险公司作宣传的各类报纸,在这一点上全都保持一致。

一经舆论传播,美利坚合众国立刻率先发表声明,让纽约作好准备,组织一支远征队去清除独角鲸。一艘大型高速驱逐舰“林肯”号开始马不停蹄地筹备,并决定尽可能早地驶出海面。所有兵工厂都为忙着装备驱逐舰的法拉格特舰长网开一面,提供种种便利。

事情往往是这样,正当人们决心要追逐这个怪物的时候,它又销声匿迹了。两个月里,谁也没有听到与它相关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一艘船只或舰艇遇见过它。这只独角鲸似乎知道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要算计它,因为有关它的话题谈论得太多了,甚至还有通过大西洋越洋海底电报谈论的呢!所以,一些爱

打趣的人说,这个精明的家伙真会保护自己,一定是它中途截获了电报,现在已经有了防备。

这样,这艘配有威力强大的捕鱼器械用来远征的大型驱逐舰,竟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行驶了。这时,人们的心情便因此变得更加烦躁。直到7月2日,才有消息说,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开往上海的一艘轮船,三个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海面上又看见了这个怪物。

这消息太惊人了!大家一致要求法拉格特舰长马上出征,一天也不能耽搁。食物全部装上了船,煤舱也载满了煤。全体船员都到齐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整装待发,只等生火、加温、起锚!这可是刻不容缓,哪怕是半天也不能耽误!再说,法拉格特舰长也希望能立即出发。

在“林肯”号驶离布鲁克林码头之前三小时,我收到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纽约第五大道旅馆,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阿罗纳克斯先生启。

先生:

如果您愿意加盟“林肯”号远征队,合众国政府将会荣幸地看到由您代表法国参与这项事业。法拉格特舰长已准备了一个船舱供您使用。

此致

敬礼

海军部长

J.B.霍布森敬上



第三章 悉听先生尊便



收到霍布森来信之前三秒钟，我想要去追逐那只独角鲸的念头可没有试图要穿越美国西北部的念头那么强。可读了这位尊敬的海军部书记官的来信之后三秒钟，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真正意愿，我平生的唯一目标，不就是要捕获这个令人不安的怪物，把它从世界上清除掉吗？

可是，我刚刚经历过艰辛的旅行，疲惫不堪，还需要休息。我只希望能返回我的祖国，与朋友重聚，看看我那在植物园内的小屋和我那些心爱的珍藏。不过，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啦！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况且，”我暗暗想，“独角鲸没准儿非常可爱，能把我引回到法兰西海岸边去呢！为了博得我的欢心，这个神气十足的动物会让我在欧洲海域里抓住它的。而我可是要为自然科学博物馆带回去不少于半米长的牙戟的。”

可是，目前我必须到太平洋北部去寻找这只独角鲸，这同我回法国去的道路恰恰相反。

“康塞尔。”我不耐烦地喊道。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是一位正直的佛兰芒人。他生性冷淡，但循规蹈矩、待人热情，对生活中的突发事件极少大惊小怪。他的双手灵巧极了，什么事情都会做。虽然他的名字叫康塞尔，可别人不问他，他是不会主动出主意、提建议的。

康塞尔与我们这些植物园里的学者经常接触，渐渐学会了一些东西。他对于博物学的分类相当内行，简直就是一名专家。他真灵巧，活像杂技演员，能够将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等等分得一清二楚。不过他的学问也就仅限于此。他对分类的理论倾注了许多精力，但缺乏实践，我想，他恐怕分不清抹香鲸同一般鲸鱼的区别！可是，这毕竟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年轻人！

到现在为止，十年以来，凡是科学吸引我前去的，康塞尔都追随我去。

不管路途多么遥远,无论去哪个国家,去中国还是去刚果,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提起行李箱就走。另外,他身强体健,肌肉结实,不在乎任何病痛;再说,他不会冲动,不会恼火——总之,他心地好,是个随和的人。

这小子三十岁了,他的年龄同他主人的年龄之比为十五比二十。各位读者,请原谅我用这种方式来说明我此时的年龄是四十岁。

不过,康塞尔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讲究礼貌。他总是用第三人称跟我说话,有时让人听了真不舒服。

“康塞尔!”我又喊了一声,此刻我正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出发的行装。

康塞尔终于出来了。

“先生叫我吗?”他进来时问。

“是的,我的小伙子。快点给我准备吧,你自己也要准备。我们两小时后出发如何?”

“悉听先生尊便。”康塞尔心平气和地说。

“不要耽搁一分钟。我所有的旅行用具——衣服、衬衣、袜子,都不必数了,尽量拿,在我的大箱子里放好。快点儿!”

“那么先生的标本呢?”康塞尔问。

“以后再整理吧。”

“什么?那些奇形怪状的动物、植物以及那些骨骼,先生,又怎么办呢?”

“寄放在旅馆里吧。”

“可先生的那只活鹿豚怎么办呢?”

“我们不在的时候,托人喂养,另外还要请人把我们那群动物运到法国去。”

“那我们就不回巴黎了吗?”康塞尔问。

“这个,不……一定……”我支支吾吾着,“不过得绕个弯。”

“先生想要绕个弯?”

“啊!没事儿!只不过稍稍走点儿弯路。我们要搭‘林肯’号去。”

“先生觉得合适就成。”康塞尔平静地说。

“朋友,你知道,这同那个奇怪的家伙有关……就是那只有名的独角鲸……我们要把它从海上清除……两卷四开本著作《海底的秘密》的作者,是不能不跟着法拉格特舰长一道出发的。这可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同时……也是危险的任务!我们不知道要上哪儿去找!这些动物可能非常难搞定!但我们还是得去!



我们有一位目光锐利的舰长……”

“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回答。

“好好想想吧,因为我也不想瞒你什么。说不定这次旅行就回不来了呢!”

“悉听先生尊便。”

一刻钟之后,我们的箱子收拾好了。康塞尔做这个不费吹灰之力,我担保他什么也不会忘,因为这个小伙子对衬衣、服装的分类,就像对鸟类或哺乳类动物的分类一样在行。

旅馆电梯把我们送上二楼大堂。我沿楼梯走了几级,来到底层。在通常有一群人围住的大柜台前,我结清了账目,托人把一堆堆用稻草填充的动物标本和风干后的植物标本寄到巴黎。我还留下一笔足够的钱,请人喂养我的鹿豚。然后,康塞尔跟我一起上了一辆马车。

这趟车费是二十法郎。马车由百老汇大街直到团结广场,又经过第四大道与包法利街的交会路口,驶进加特林街,停在三十四号码头。到了那里,“加特林”号渡轮把我们连同车马一起送到布鲁克林。这是纽约的大区,就在城市的东方河的左岸。几分钟以后,我们便到达了“林肯”号停泊的码头,这时,“林肯”号的两个烟囱正喷出团团黑烟。

我们的行李立即被搬到了这艘战舰的甲板上。我赶紧上了舰,并问法拉格特舰长在什么地方。一名水手领着我上到该舰的舰楼,在那里,我见到一位军官,他气色不错,向我伸出手来。

“是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吗?”他问我。

“是的,”我回答说,“您就是法拉格特舰长吧?”

“是的,欢迎您,教授先生,请看看为您准备的舱室吧!”

我还个礼,让舰长去作起航准备。有人领我到为我准备的舱室。

“林肯”号是为了它的新目标而特别选定和装备的。这可是一艘高速驱逐舰,装有高压蒸汽机,能达到七个大气压。在这个压力下,“林肯”号的平均时速可达十八点三海里,这个速度太可观啦!但仍不足以同那个巨大的鲸类动物相比。

战舰的内部准备符合这次航海的技术要求。我十分满意我住的那间舱室,它在舰艇后部,对面就是军官们的休息室。

“我们住在这儿挺不错。”我对康塞尔说。

“先生不要见怪,”康塞尔回答说,“就像寄居蟹住在海螺壳里一样舒服。”

我让康塞尔用绳索加固我们的箱子，自己则登上甲板，这样就能看到起航的预备情形。

这时候，法拉格特舰长正在下令松开布鲁克林码头上拴住“林肯”号的最后几根缆绳。这样看来，哪怕是我迟到一刻钟甚至更短的时间，驱逐舰都会离我而去，我也就不能参加这次特别的、奇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远征了。而有关这次远征的真实记录，将来可能还会有人怀疑。

为了赶紧驶往早先人们说过的那个动物所出没的海域，法拉格特舰长连一天甚至一个小时也不想等待。他叫来了舰上的机械师。

“压力够了吗？”舰长问道。

“当然，先生。”机械师回答。

“起航！”法拉格特舰长急忙喊道。

这命令通过压缩空气气筒传入机舱，轮机员接到命令后，马上把机轮转动起来，蒸汽呼啸着涌入半开半闭的进气阀内。横向排列的长长的活塞嘭嘭响着，推动着机轴杠杆。螺旋桨的叶片不断加大力度，搅动海水。于是，在上百艘满载着前来送行的观众的渡轮和小艇之间，“林肯”号舰艇庄严地向前行驶了。

好奇的人们把布鲁克林码头和纽约东方河沿岸整个地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五十万人发自内心的欢呼声惊天动地。成千上万条手帕在密布的人群头上挥动，向“林肯”号致敬。这种情景一直延伸到“林肯”号驶进哈德森河口——纽约城所处的长形半岛边缘地带。

于是，驱逐舰沿着新泽西州海岸行驶，奇妙的右岸上遍布着别墅，从炮台中间经过时，礼炮齐鸣，向“林肯”号致敬。“林肯”号则将美国国旗连升三次作为答礼。接着，驱逐舰改变了方向，驶进设有航标的航道，这些航标一直延伸到桑迪·霍克沙洲顶端所在的内港。驱逐舰经过沙洲，那儿有数千名观众，欢呼声再次响彻云霄。

渡轮和小艇一直尾随行驶，直到灯船附近才离去，那里有标出纽约航路出口处的两道灯光。

此时正是下午三点。领航员登上一艘小艇，朝停在下风口处等待他的一只小帆船开去。火猛地生起来了，机轮螺旋桨更加快速地搅动着水面。战舰沿着长岛低矮的黄色海岸行驶，到了晚上八点钟，长岛的灯光从西北方消失了，在大西洋阴沉沉的海面上，舰艇开始全速前进。



第四章 尼德·兰

谁也不会怀疑法拉格特舰长是一名优秀的海员，对于指挥这艘战舰的工作来说，没有人比他更称职了！他跟他的驱逐舰融为一体，而他就是这艘舰的灵魂。至于说到鲸类动物，他可一点儿也不怀疑。因此不允许人们在他的舰上讨论到底有没有这么个动物存在。他相信它的存在就像许多虔诚的女人相信海怪的存在一样，这完全是一种信仰，而非出于理智。这个怪物存在着，他要把它从海中除去，他曾经为此发过誓。他就像罗德岛上的骑士，像那个狄厄多内·德·哥森一样迎头痛击骚扰他海岛的大海蛇。要么是法拉格特舰长杀死独角鲸，要么就是独角鲸把法拉格特舰长杀死，没有别的结果。

战舰上的官兵都赞同他们上司的观点。他们总是在谈论、探讨、争辩以及预测着各种遇到怪物的机会，时刻都在注视着辽阔的海面。大家都抢着要到顶桅横木上去值班，要是换了别的情况，这种苦差事是不会招人喜欢的。只要太阳还挂在天上，舰桅边就总是挤满了水手，尽管甲板烫得他们的双脚生疼，可是，他们却动都不动一下。其实，“林肯”号的艏柱这时尚未接触到会让人起疑心的太平洋海水呢。

至于舰上的全体人员，他们可都希望碰上独角鲸，捉住它，将它拖上舰来，切成碎块。他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海面。再说，法拉格特舰长说过，不管是实习生还是水手，水兵或者是军官，只要他发现了这个动物，便可以领到赏金两千美元。因此，不难想象，“林肯”号舰上会有多少双眼睛在密切地监视着。

至于我，也不甘落后，我不会把属于自己分内的日常观测工作让别人去做。这战舰确实有许多理由称得上是“多眼”号。在所有成员中，只有康塞尔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漠不关心，与舰上众人的热情显得很不协调。

我说过，法拉格特舰长为这艘舰作了精心的配备，把各种用于捕捉巨大鲸类动物的设备都带上舰来了，就算是一条捕鲸船恐怕也不会比它装备得更齐全了。我们舰上拥有各种有名的捕捉器具，从手投鱼叉，到用铳发射的倒钩箭，以及供鸟枪使用的开花弹。前甲板上装有一尊功能完备的后膛炮，炮身厚，炮口窄，这种炮的模型大概在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展出过。这种名贵武器是由美国制造的，它能毫不费力地发射四千克重的锥型炮弹，平均射程为十六公里。

因此可以说，“林肯”号上的攻击性武器是应有尽有。不过，最棒的还是——船上有鱼叉大王尼德·兰。

尼德·兰是一名加拿大人，他身手不凡，在他所从事的危险性行业中，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对手。他冷静灵活，机智大胆，本领超常，除非是一只够狡猾的大头鲸，或是一只特别奸诈的抹香鲸，一般的鲸鱼是很难逃过他的鱼叉的。

尼德·兰四十岁左右，身材魁梧——有六英尺多高，体格健壮，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他有时脾气火爆。他的外表够吸引人的，尤其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使得他的容貌更富有特征。

我认为法拉格特舰长把这样一个人请到舰上来确是明智之举。从眼神及臂力来看，他一个人就顶得上全体舰员。我找不出更好的比喻了，只能说他是—架高倍望远镜，同时又是一门随时准备发射的大炮。

与其说尼德·兰是加拿大人，倒不如说他是法兰西人。尽管他很少跟别人沟通，但我应该承认，他对我存有某种好感。这大概是我的国籍吸引了他吧。对他来说，这可是一个机会，可以说说加拿大某些省份目前仍然通行的一种古老法语——可是拉伯雷时代的呢，而我呢，也同样有机会听听这种语言。这位鱼叉手的祖籍是魁北克，在这个城市还属于法国的年代，他们一家就已经成为勇敢的捕鲸手了。

渐渐地，尼德·兰对谈话有了兴趣，而我也喜欢听他讲在北极海中的冒险经历。他总是用诗一般的语言讲述他捕鱼和战斗的故事。他的叙述就像一首史诗，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听一位加拿大的荷马吟唱北极的《伊利亚特》。

在这里，我之所以要尽我所能地将这位大胆的同伴描绘一番，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这可是在最恐怖的环境中产生和结成的矢志不渝的友谊！啊！勇敢的尼德！但愿我再活一百年，好让你更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中！

然而此时，尼德·兰对海怪问题的看法是怎样的呢？我必须承认，他甚至不相信有独角鲸的存在。舰上的人，只有他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也回避这个话题。



但是,我想总有一天他会谈到的。

7月30日那个美妙的夜晚,即我们出发后的第三个星期,船到达巴塔哥尼亚海岸下风处三十海里的海面——跟勃朗岬同一纬度的海域。那时我们已经过了南回归线,麦哲伦海峡就在朝南不到七百海里的地方。不到一个星期,“林肯”号舰艇就可以劈波斩浪地航行在太平洋海面上了。

尼德·兰和我一同坐在艙楼甲板上,我们一边闲聊,一边看着这神秘的大海,海洋的深处直到今天人们还不能抵达。我极其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巨大的独角鲸上面,并且分析了这次远征成功或失败的种种可能性。后来尼德·兰只是在一言不发地听我说话,我便干脆直说,叫他说上两句。

“怎么了,尼德?”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正寻找的这个鲸类动物的存在呢?你这样怀疑,难道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捕鲸手在回答之前,注视了我一会儿,以一种习惯的姿势用手拍拍他那宽大的前额,像是沉思似的闭了闭眼睛,然后说:

“没准儿有的,阿罗纳克斯先生。”

“不过,你呀,尼德,一个职业捕鱼专家,你很熟悉海里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你应该不难想象出巨大鲸类动物的存在,可既然是这样,你还要成为怀疑这件事情的最后一人!”

“这是因为您弄错了,教授先生,”尼德·兰回答说,“普通人可以相信有跨越天空的奇特彗星,有居住在地球内部的太古时代的怪物,不过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决不能接受这类无稽之谈。捕鲸人也是一样的。我追捕过许许多多的鲸类动物,用鱼叉抓过不少,也杀死过许多,可是,不管这些鲸鱼怎样有力,怎样凶猛,它们的尾巴或者长牙,绝不可能弄坏一艘轮船的钢板。”

“可是,尼德,有些船被独角鲸牙齿戳穿了,而且是从一边贯穿到另一边。”

“一些木船是可能的,”这位加拿大人回答说,“但是,就连这我也没有见过。所以,除非有确凿的证据,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承认长须鲸、抹香鲸、独角鲸它们能够造成这样的结果。”

“听我说,尼德……”

“算了吧,教授先生。除了这事,我什么都可以听您的。没准是一个巨大的章鱼呢……”

“那就更不对了,尼德。章鱼是一种软体动物,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的肌肉一点儿都不坚硬。章鱼可不是脊椎动物,哪怕它体长五百英尺,也不会对

‘斯戈蒂亚’号,或者‘林肯’号之类的船只有任何的危害。因此,同‘克拉肯’或其他这类怪物有关的壮举,只不过是天方夜谭。”

“那么,博物学家先生,”尼德·兰略微嘲笑地说,“您坚持认为会有一种巨大的鲸类动物存在吗?……”

“是的,尼德,我再说一遍,我的信念是有事实根据的。我相信这种哺乳动物的存在。它有坚强的躯体组织,属脊椎动物门,就像长须鲸、抹香鲸或海豚一样。它还有一颗角状长牙,钻凿能力极强。”

“嗯!”捕鲸手哼了一声,摇摇头,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请您注意,我固执的加拿大人,”我继续说,“如果有这样一种动物存在,如果它就活在海洋深处,如果它又经常出没于离水面几海里深的海底,它非得有一个无比坚强的肌体不可。”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坚强的肌体呢?”尼德·兰问。

“因为要生活在海洋深处,要抵抗海水的压力,就必须具有一种大得吓人的力气。”

“真的吗?”尼德·兰眨眨眼睛,看着我。

“当然,有些数据会很容易令你信服。”

“啊,数据!”尼德·兰答道,“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捏造出一些数据!”

“做生意行,尼德,但是在科学上不行。听我说,不得不承认,一个大气压力相当于三十二英尺高的水柱压力。实际上,这水柱的高度是最小的,因为这里指的是海水,其密度要大于淡水的密度。好吧,尼德,当你潜入水中,你的上面是数倍于三十二英尺的水,在这种情形下,你的身体就得支撑同等倍数的大气压力,也就是说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要承受相同倍数千克的压力。这样推算:在三百二十英尺的深度就是十个大气压,三千二百英尺为一百个大气压,三万两千英尺即二点五古海里左右的海洋深处则为一千个大气压。这就是说,如果你能到达海底的这个深度,那你身上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就要承受一吨的压力。可是,我诚实的尼德,你知道你身上的面积有多少平方厘米吗?”

“这我可猜想不出,阿罗纳克斯先生。”

“大约有一万七千平方厘米吧。”

“有那么多吗?”

“事实上,由于大气压力稍稍高于每平方厘米一千克的重量,那么,你身上一万七千平方厘米的面积现在就受到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千克的压力。”



“我怎么感觉不到呢？”

“你感觉不出来,那是因为你没有被这样强大的压力压垮,是因为进入你体内的空气一样具有同等压力。这么一来,内部压力与外部压力可以相互抵消,达到平衡状态,你才可以毫不费力地承受这些压力。但是,要是你在水中,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噢,我明白了。”尼德·兰回答,他变得更加留意地听我说了,“因为水包围着我,而水又没有进入我的体内。”

“没有错,尼德。因此,在海平面下三十二英尺,你要受到一万七千五百六十八千克的压力;在三百二十英尺处,这压力增加十倍,就是十七万五千六百八十千克;在三千二百英尺,压力变成一百倍,就是一百七十五万六千八百千克;在三万两千英尺处,压力成千倍上涨,就是一千七百五十六万八千千克了。想想吧,你会被压扁,压得就像水压机铁板下拖出来的那样!”

“好家伙!”尼德·兰喊道。

“好吧,我诚实的鱼叉手,如果真有一些脊椎动物,身长几百米,体宽与身长成比例,它们生活在这么深的海洋底层,身体面积加起来就有好几百万平方厘米,那么它们所承受的压力就要以数百万吨来计算了。那现在你就来算一算它们的骨架和躯体要多硬、多坚固,才能顶住这等压力所需要的抵抗力吧!”

“那它们必须有八英寸厚度的钢板那么硬的身体,好像铁甲船那样啦!”尼德·兰答道。

“就是那个样子,尼德,好吧,你想一想,一个同样巨大的物体,以一系列特快列车的速度撞向一艘船的船体,后果会怎么样。”

“是的……因为……或许……”这位加拿大人回答,这些数字使他动摇了,可他还是不愿意认输。

“好了,你相信了吗?”

“博物学家先生,你向我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海底真有这样的动物,那它一定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强大。”

“固执的鱼叉手呀,要是没有这样的动物,那么‘斯戈蒂亚’号船所发生的事故又该如何解释呢?”

“也许是……”尼德·兰迟疑地说。

“说下去!”

“因为……这不是真的!”这位加拿大人答道,他不知不觉地嚷出那句有名

的阿拉哥名言。

诚然,这样的回答只能说这位捕鲸手太固执了,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这一天,我没有同他再进一步深谈。“斯戈蒂亚”号船的事故是不能否认的。船体真的有一个洞,那是非堵上不可的了。当然,我并不认为有一个洞存在就能将问题说得更加清楚,可是,这个洞绝不会是无缘无故造成的,既然它不是暗礁或者潜艇撞的,那它就一定是某种动物身上长的锋利怪家伙洞穿的了。

因此在我看来,根据上面所说的种种理由,这动物一定属脊椎动物门,哺乳动物纲,鱼类,鲸鱼目。它与长须鲸、抹香鲸、海豚同属一科;至于它应当列入哪一“属”,什么“种”,则是日后才能弄清楚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剖这个尚不为人所知的奇异生物,而要解剖它,就得逮住它,要抓到它,就得叉住它——这就是尼德·兰的事——叉住它,就得看见它——这是战舰上全体官兵的事——想看见它,就得碰上它——这就是机遇问题了。



第五章 觅寻奇遇去

最近一段时间里，“林肯”号并没有碰到什么意外的事件，而是顺顺当地地航行着。不过，倒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尼德·兰这时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应该如此信任他。

6月30日，在马露因辽阔的海面上，我们这些人向美国一些捕鲸船上的人打探消息，然而，他们对这只独角鲸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说起来，其中那个“孟禄”号船的船长知道尼德·兰在“林肯”号上，他便请求尼德·兰帮忙捕捉一只已经发现的鲸鱼。法拉格特舰长正想见识见识尼德·兰的本事，就让他到“孟禄”号船上去。我们这位加拿大人真是够走运的，他所叉中的可不是一只，而是两只鲸鱼，一叉正中一只鲸鱼的心脏，另一叉又刺中另一只，在追逐了几分钟以后，这一只鲸鱼也被捉到了。简直是奇迹！

显然，如果那个怪物真的撞上尼德·兰的鱼叉，我可不敢打赌说它没事。

我们的战舰以惊人的速度沿着美洲西南部海岸行驶。7月3日，我们来到了与贞女岬同一纬度的麦哲伦海峡出海口。可是，法拉格特舰长原来就没打算走这一条曲折的通道，因此，他现在就要从合恩角绕道而行了。

全体官兵都一致赞同舰长的主张。本来嘛，在这条狭窄的海峡里怎么可能碰得上独角鲸呢？大多数水手也都肯定这家伙过不了海峡，“因为它的身体太大了！”

7月6日，接近下午三点的时候，“林肯”号在海峡南面十五海里的地方，绕过了合恩角这座孤岛，这座岛坐落在美洲大陆南端，一些荷兰水手将自己家乡的城市名字硬送给了它，合恩角便由此得名。这个时候，舰艇正在向西北方向行驶，第二天，我们“林肯”号舰艇的螺旋桨就将搅动太平洋的海水了！

“注意！注意！”“林肯”号水手们一遍又一遍地喊道。

他们全都瞪大了双眼。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那些似乎受到两千美元奖金诱惑的眼睛和望远镜，是有点儿着迷了，连片刻都不愿闲着。大家白天黑夜地注视着洋面，夜视者们具有在黑暗中眺望的能力，他们获得这笔奖金的机会自然会比其他人多得多。

对于我，金钱几乎可以说没什么吸引力，然而在舰上，我的注意力同样也不敢松懈。除了用几分钟吃饭、花几个钟头睡觉之外，不管日晒雨淋，我都不离开甲板。我有时伏在舰头的围栏上，有时倚在舰尾栏杆上，用贪婪的目光盯着海面上延伸至天边的那棉絮般洁白的航迹！有好几次，当一只任性的鲸鱼把浅黑色的脊背露出水面的时候，我便会和舰上的顾问以及全体人员一起激动起来。

战舰的甲板上会立即挤满了人。水手和军官们从进口塔中拥了出来。每个人都心潮澎湃、目光闪烁，激动地注视着这只鲸类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非常注意观测，直看到视网膜生疼，眼睛都快失明了，可康塞尔却仍是无动于衷，他用一种沉着的语气一再重复地对我说：

“如果先生愿意把眼睛再眯细一点儿，没准儿会看得更清楚呢！”

于是“林肯”号变换了方向，朝发现的动物冲了过去，原来只是一只普通的长须鲸或抹香鲸，不一会儿，它便在一片咒骂声中消失了。你看，白白激动了一阵！

不过，天气很好，航行一直处于最佳状态。此时是南半球气候恶劣的季节，可这一带的七月份却跟我们欧洲三月份的天气像极了。海面上风平浪静，视线容易到达很远的地方。

尼德·兰那种不轻信的性格表现得最为固执，除非是轮到他值班，否则他故意不去看水面——至少在鲸鱼还没被发现的时候是这样。他那神奇的眼力本可以派上大用场，可是，十二小时中有八个小时，这个倔犟的加拿大人躲在自己的舱里，看书或是睡觉。曾经许多次，我对他的冷漠提出抗议。

“呵！”尼德·兰无所谓地说，“什么都没有，阿罗纳克斯先生，就算有什么动物，我们能有机会碰上吗？我们难道不是在这儿瞎碰乱撞吗？传闻说有人在太平洋北部海面看见了那个家伙，这一点我承认。可是从那次碰面以后，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依着您那只独角鲸的脾气，它是不会长时间地待在同样的海域里的！它移动起来快极了，一点儿也不费力。再说，您比我更清楚，教授先生，大自然做起事来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它不会给一种生性迟缓的动物迅速移动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能力,因为这样的动物并不需要这种能力。我说呀,这怪物即便存在,也早就走远了!”

听了这一席话,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显然,我们是在盲目行驶。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的机遇太有限了,不过,还没有人对成功产生怀疑,舰上的水手们可没有谁愿意打赌说没有独角鲸,更不敢说它近期内不会出现。

7月20日,我们到达南回归线与西经一百零五度相交处的海域;同月27日,我们越过了西经一百一十度上的赤道线。位置测定之后,我们的舰艇便坚定信念朝西行驶,进入了太平洋中部海面。法拉格特舰长思考了一下,认为最好朝深水处航行,离开那家伙似乎始终不愿意靠近的陆地和岛屿,“因为接近这些地方的海水,对这家伙来说还不够深!”水手长这么说。于是,驱逐舰便经过波莫图群岛、马尔吉斯群岛、夏威夷群岛附近的海面,穿过东经一百三十二度上的北回归线后,朝向中国海迅速开去。

终于来到了那个奇怪动物最近频频出现的场所了!说起来,舰上的日子真让人没法过了。人人都心跳过速,弄不好将来还会出现难以治愈的动脉瘤。船员们的神经太紧张,紧张得我都无法形容。大家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凭栏远眺的水手的错误判断和幻觉,每天都出现不下二十次,每一次都会引起人们承受不了的紧张感,而由此曾发生过多次数骚动,这都使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极其强烈的紧张状态之中,因此导致了一种直接的反应。

其实,这种直接式反应不是突如其来地发生的。在那一天等于一个世纪的三个月里,“林肯”号的航迹遍及太平洋北部整个海面,时而朝发现的鲸鱼冲去,时而突然偏离航线,时而猛地掉转舰头,时而一下子停止不动,它冒着机器被毁坏的危險,不停地全速前进或者紧急停止,从日本海岸到美洲海岸,每个角落都搜寻过一遍。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荒凉浩瀚的海洋!除此之外,什么巨大的独角鲸、水下的海岛、遇难的残骸、飞逝的礁石,还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通通都没有!

随之而来的反应很快出现,大家心灰意冷,这给疑虑心理打开了一个缺口。舰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情绪,人们又是羞愧又是愤怒。人们因为之前的幻想而觉得自己蠢透了,但更多的还是恼怒!一年来积攒的一大堆理由,一下子就变得站不住脚了。大家都只想好好地吃饭、睡觉,把自己因愚蠢而浪费掉的时间补回来。

由于人类本能地具有动摇性,大家便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当初

最强烈支持这项事业的人，现在却变成最激烈的反对者了。这些反应是从底舱发生的，由司炉工的岗位传到官员们的座舱。要不是法拉格特舰长特别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艘舰艇定会挥师回国，这一点不容置疑。

然而，这种没有效果的寻觅也不能持续更长时间了。“林肯”号是完全无可指责的，它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一艘美国海军舰艇上的全体人员，可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耐性，这样的热情。失败不能归咎于他们，眼下除了返航之外也没什么办法了。

返航这一建议向舰长提出来了。舰长不予接受。水手们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舰上事务因此受到影响。我不想说舰上会发生变故，但相持了一段时期之后，法拉格特舰长便像从前的哥伦布那样，请大家再忍耐三天。如果三天期限一过，怪物还不出现，舵手就将舵轮转动三次，“林肯”号便会向欧洲海域驶去。

这个许诺是 11 月 2 日作出的，结果首先是鼓起了全体官兵的信心。大家又再次留心观察起洋面来了。人人都想向这片留着深刻记忆的海洋再看上一眼。望远镜一刻都没有闲着，这是在向巨型独角鲸发出最后通牒，独角鲸对于这张法庭传票，是没有理由不理睬的！

两天过去了。“林肯”号低速向前行驶。在可能同这个动物相遇的地方，人们想方设法地来吸引它的注意或者说刺激其麻木的神经。大块大块的肥肉被拖在船后——我必须承认，鲨鱼对此是极其满意的。一抛锚，“林肯”号便放下许多小船，这些小船朝四面八方各个方向驶去，一处未被搜索过的海面也不放过。可到了 11 月 4 日傍晚，这一水下奥秘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

第三天也就是 11 月 5 日，正午时分，规定的期限就要到了。原来约定的时间一过，法拉格特舰长就要履行诺言，让船朝东南方向开去，最终远远地驶离太平洋北部海域。

这个时候，“林肯”号正处于北纬三十一度十五分、东经一百三十六度四十二分的海面。距离我们下方不到二百海里就是日本本土。黑夜临近了，这时舰上的时钟刚敲过晚上八点。团团乌云遮住了月亮，显现出新月至上弦月间的月相。舰艇艏柱下面，大海平静地泛着波涛。

这时候，我倚靠在舰头右舷舷墙上，康塞尔站在我旁边，凝视着远方。水手们都伏在舰桅支架上，注视着渐渐变窄、越来越昏暗的天际。军官们拿着夜间使用的小型望远镜监视、搜寻着。月亮透过两团云层之间泛出一丝亮光，黑沉沉的海面因此不时闪烁着点点亮光。过了不一会儿，亮光又在黑暗之中消



失了。

我看着康塞尔,发现这诚实的年轻人多少也受到了一点儿舰上普遍情绪的影响。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也许,他的神经第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活动起来了。

“哎,康塞尔,”我对他说,“现在可是获得两千美金的最后机会了。”

“请允许我对这事说上两句,先生,”康塞尔答道,“我从来没有指望过得到这笔赏钱,即便合众国政府可以答应给我十万美元,它恐怕也不会因为这事变穷。”

“说得对,康塞尔。说起来,这真是一桩蠢事,我们参与这件事情真是太轻率了。浪费了多少时间,白白倾注了多少激情呀!不然的话,六个月以前,我们就回到法国了……”

“在先生的小套间里,”康塞尔重复说,“在先生的博物馆里,恐怕我早就将先生的化石分好类了!先生的鹿豚也早进入‘植物园’的笼子里了,兴许它会把首都巴黎所有好奇的人吸引来参观呢!”

“就像你说的那样,康塞尔。再说,我想,我们还没有考虑好别人会怎么嘲笑我们呢!”

“可不是嘛,”康塞尔平静地回答,“我想一定会有人取笑先生的。那么,我还该不该说呢……”

“说吧,康塞尔。”

“那么先生将只会得到这样的报酬!”

“说得也对!”

“如果一个人有幸能成为先生这样的学者,那他就不该冒……”

康塞尔没有说完他的恭维话,在沉默之中,响起了一个声音,是尼德·兰!他喊道:

“喂!那东西在那儿呢!在下风口处,就在我们的斜对面!”

第六章 全速前进

全体官兵一听到这叫喊声都朝鱼叉手跑过去,其中包括舰长、军官、水手长、水手、实习生,甚至机械师也都离开了机器,连锅炉工都抛下了锅炉不管了。于是,舰长下达了停航的命令,战舰只靠余力在前进。

可是,那时的天色漆黑一片,就算这位加拿大人的视力再好,我也得想想他是怎么看见的,以及他能够看见什么。这时,我的心怦怦直跳,都要裂开了。

然而,尼德·兰并没有弄错,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看到了他指给我们看的那个东西。

在距离“林肯”号右舷后部两链的地方,海水好像被水下面发出的光照亮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磷光,谁都不会搞错这一点。就像一些船长曾经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这怪物潜伏水面下有一段距离,还发出一种非常强烈而又奇怪的光。这么神奇的光一定是从一种大功率的光源中产生的。发光的部分在海面上形成一个长长的大椭圆形,圆心还有一个炽热的焦点,放射出刺眼的光芒,离焦点越远,光度越弱,直到消失。

“这不过是许多磷分子的组合体罢了。”其中一位军官大声说道。

“不,先生,”我自信地反驳道,“海笋或沙尔巴等含磷生物绝不可能发出这么强烈的光。这种光基本上是电光……看哪!看哪!它移动了!它先朝后移,又向前动!它向我们冲过来了!”

战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小声点儿!”法拉格特舰长说,“掌稳舵,迎着风,倒车!”

水手们朝舰舵跑去,机械师们跑到机器旁边。战舰被紧急刹住了,“林肯”号向左舷偏离,画了一个半圆。

“右舵,前进!”法拉格特舰长喊。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命令执行了，“林肯”号迅速地避开光源。

我弄错了形势。舰要走开，但那神秘的动物却不放过它，它以加倍的速度朝舰冲了过来。

我们气喘吁吁，惊愕更甚于恐惧，呆立着说不出话。这动物毫不费力就接近了我们，以时速十四海里的速度绕着我们的战舰一圈又一圈，并用它像光尘一样的电光网将战舰罩了起来。然后它跑出两三海里远，只留下一长条磷光闪闪的航迹，好像火车头朝后喷出的滚滚烟雾。突然，这怪物从昏暗的天际发起冲刺，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猛地向“林肯”号扑过来，它在离舰外侧二十英尺的地方又忽然停住，亮光熄灭了，不是慢慢消散，由此可见，它并没有潜入水中——是突然熄灭的，仿佛强烈的光源一下子耗尽了似的！后来，它又出现在战舰的另一边，有可能是绕过来的，也可能是从舰底下溜过来的。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冲撞，那将把我们置于死地。

然而，我对战舰的行为颇为不解。它在逃跑，而没有进攻。它被怪物追赶着，而它本来是应当追赶怪物的。于是，我向法拉格特舰长提出这一意见。通常，舰长的脸上是毫无表情的，可是现在却显得非常害怕。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回答我说，“我不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怪物，我不愿意在这一片黑暗之中用我的战舰随便去冒险。再说，怎样攻击这个谁也不了解的家伙，又怎样来防御它呢？还是等到天亮后再说吧，到那时情况会改变的。”

“舰长，您不再怀疑这个奇异怪物的种类了吧？”

“是的，先生。显然它是一只巨大的独角鲸，而且还是一只带电的独角鲸。”

“也许是，”我又说，“我们不能接近它，就像不能接近一条电鳗或者电鳐一样。”

“对极了，”舰长回答，“如果它身上具有雷电般的力量，它一定是造物主造出来的最可怕的动物了。正因为这样，先生，我必须小心行事。”

全体官兵都在警惕地守望着。没有一个人想要睡觉。“林肯”号在速度上无法与那怪物相比，于是便索性缓慢行驶，保持低速，而独角鲸则模仿战舰，任由自己随波逐流。它好像还不打算离开竞技场。

但是，在午夜将来临时，它却不见了，或者，用一句更为确切的话来说，它就像一只大萤火虫一样“不发光了”。它逃走了吗？大家害怕的就是这个，谁都不希望是这样。然而，到了凌晨一点差七分的时候，我们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呼

啸，如同被极强的压力压迫的水柱所发出的呼啸声一般。

法拉格特舰长、尼德·兰和我当时都在舰楼上，正在凝神眺望着深沉的夜色。

“尼德·兰，”舰长问，“您经常听见鲸鱼叫吗？”

“是的，先生，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像这只能带给我两千美元的鲸鱼那样的叫声。”

“不错，您有权得到这笔赏金。不过，您得告诉我，是不是那鲸类动物鼻孔喷水而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正是这样，先生，不过这个声音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因此谁也不可能弄错。在我们所处的这片海域里，一定有这种鲸鱼类动物。”捕鲸手接着说道，“先生，请您允许，我明天天亮时对它说几句话。”

“听你说话吗？它恐怕没那耐性吧，尼德。”我用不太相信的语气回答道。

“我要和它保持四鱼叉远的距离，”这位加拿大人抗争着说，“那时它就非听我说不可！”

“不过要靠近它，”舰长说，“要我为您准备好一艘捕鲸艇吗？”

“是的，先生。”

“这会不会是在拿我舰员的生命去冒险？”

“也包括我的生命！”鱼叉手回答得更利落。

早晨两点钟左右，在“林肯”号上风处五海里的海面上，又出现了以前看到的那种强烈的亮光。尽管隔着很远的距离，还有风声和浪涛声，但是这动物尾巴搅水时发出的巨大响声和它喘息时的声响仍然清晰可辨。这只巨大的独角鲸浮到海面上来呼吸的时候，空气好像吸入了它的肺部，如同蒸汽被送进两千马力的大汽缸里那样。

“嗯！”我想了想，“这只鲸鱼的力量抵得上一个骑兵团的兵力，它肯定是一只很了不起的鲸鱼。”

人人都在严阵以待，直到天亮。大家都作好了战斗的准备，沿舷墙边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捕鱼器械。人们装填好舰艇上的两副喇叭口短铳，它们可以将鱼叉射到一海里远的地方，此外还让人给长枪装上了开花弹，被其击中可是必死无疑，就连最强大的动物也不能幸免。尼德·兰只是在磨自己的鱼叉，这鱼叉握在他手上可是一件可怕的武器。

六点，天刚刚亮，曙光初现，这时候，独角鲸的电光就熄灭了。七点，天已经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天亮了,可是一团浓密的晨雾却使得视野变得很小,就连上好的望远镜也无济于事,人们都很沮丧和愤怒。

我爬到了舰艇后的桅杆上。一些军官早就站在桅头上了。

八点,浓雾在海波上沉重地滚动着,随后浓厚的雾气渐渐地散开了。天际在扩大,在明朗。

突然间,尼德·兰又像昨天晚上那样大声喊了起来。

“看那家伙,就在左舷后面!”捕鲸手喊道。

大家都朝着他的手所指的方向看去。

在那边很远的地方,在距离战舰一海里半左右,有一个长长的、黑黝黝的躯体浮出水面,有一米高。它的尾巴在剧烈地抖动,搅出一个巨大的旋涡。任何一种动物的尾巴都不可能这么有力地拍打海水。这只动物经过的地方,便留下一条巨大的、白晃晃的动物浪迹,还描画出一道长长的弧线。

战舰靠近了这个家伙。我于是留意观察了一下。“香农”号和“海尔维蒂亚”号船的报告是有点把它的体积夸大了,据我看,它顶多长二百五十英尺。至于它的宽度,我就难以估量了;但不论怎么说,我都觉得这动物的躯体各部分的尺寸比例真是匀称极了!

正当我注意观察这个与众不同的动物的时候,两道水汽交融的水柱,从它的鼻孔里喷涌而出,哺乳纲,单豚鱼亚纲,鱼类,鲸鱼目……到此为止,我便不能再往下数了。鲸鱼目共分三科:长须鲸、抹香鲸和海豚,独角鲸划归最后一科。这些科又包括好几种属,属又分种,种又分变种。它应属于什么变种、种、属、科,等等,眼下我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相信,借助上帝和法拉格特舰长的帮助,我最终会完成这个分类的。

官兵们都在急切地等待着上级的命令。舰长认真地察看了这个动物,然后叫来了机械师。机械师跑来了。

“先生,”舰长问,“压力够了吗?”

“是的,先生。”机械师答道。

“好,加大马力,全速前进吧!”

迎接这道命令的是高声欢呼。战斗的号角响起来了。没过多久,“林肯”号舰的两个烟囱喷出道道黑烟,在锅炉的震动下,甲板也同时出现阵阵颤动。

在螺旋桨猛力推动下,“林肯”号战舰向前疾驶,径直朝那动物冲去。怪物显得满不在乎,当战舰接近它有半链距离时,才做出逃跑的样子,假装着潜入

水中,但仍与“林肯”号保持着一定距离。

如此这般追逐持续了三刻钟左右,“林肯”号都不可能多接近这个鲸类动物四米。显而易见,照这样追下去,“林肯”号是永远也追不上这个怪物的。

法拉格特舰长烦躁地用手捻着下巴上乱蓬蓬的胡须。

“尼德·兰!”他喊了一声。

这位加拿大人遵命到来了。

“怎么样,兰师傅,”舰长询问道,“您觉得是不是应该把小船放下海去呢?”

“不,先生。”尼德·兰答道,“除非它心甘情愿,否则它是不会让人捉住的。如果您认为可能的话,就尽量加大马力,先生。至于我,就爬到舰头斜桅绳索上去,等我们到了鱼叉能够得着的距离时,把鱼叉投出去。”

“行啊,尼德。”法拉格特舰长回答,“机械师,加大马力。”

尼德·兰到了他的岗位上。在不断加大马力后,螺旋桨每分钟转动四十三圈,蒸汽从阀门中冒出。测速器抛下去后,测得“林肯”号舰此刻的时速为十八点五海里。

不过,那个该死的动物却也以同样每小时十八点五海里的速度疾行。

在这以后的一个小时内,“林肯”号舰一直保持这样的速度,它想多前进一点儿都不成!全体官兵都憋着一肚子气,水手们都在咒骂眼前这个奇异的怪物,可怪物对此却显得不屑一顾。法拉格特舰长不只是在捻他那撮胡须了,而简直是在扯自己那山羊胡子了。

机械师再次得到召唤。

“您已经将压力增加到极限了吗?”舰长问。

“不错,先生。”机械师答。

“那您的阀门载荷情况怎么样?”

“六点五个大气压。”

“将负荷增到十个大气压。”

这是一道纯粹的美国式命令!恐怕在密西西比河上和与人打赌的船只都不敢这样做!

“康塞尔,”我对站在我身旁忠实的仆人说,“你觉得我们的驱逐舰会不会爆炸?”

“悉听先生尊便!”康塞尔回答道。

嘿!我承认,这是次奇遇,我不妨去碰碰运气。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阀门已处于超负荷状态。炉中添加了大量的煤炭。风机已将炉中的炭火吹得旺旺的。“林肯”号的速度又加大了，舰桅剧烈震动至桅座，由于烟囱太窄了，滚滚的浓烟几乎都排不出去。

第二次投落测速器测速。

“舵手，现在怎么样？”法拉格特舰长问。

“十九点三海里，先生。”

“再加大马力吧。”

机械师照办了。气压表上标明十个大气压。然而，那个鲸类动物好像也加速了，因为它正在以十九点三海里的速度行进，而且显得毫不困难。

多么精彩的追逐！不，我无法描述这种使我全身都为之颤动的激情。尼德·兰手中握着鱼叉，守候在他的岗位上。有好几次，这动物让我们接近了它身旁。

“我们追上它了！我们追上它了！”这位加拿大人高兴地喊道。

接下来，就在我们准备攻击的时候，那怪家伙又跑掉了，它这次逃跑的速度我难以估算清楚，时速至少有三十海里。甚至，当我们的舰速达到极限的时候，这个鲸类动物竟然还可以围着我们的舰兜圈子，耍弄我们！此时此刻，大家心中都不约而同地迸发出阵阵愤怒的呐喊！

中午，跟早上八点钟的时候一样，我们没有取得丝毫进展。

法拉格特舰长于是采取了一些更直接的措施。

“啊！”他说，“那畜生比我们的‘林肯’号还要快！那么好吧！我们倒要看看它能不能躲得过锥形炮弹。水手长，叫炮手们都到前面大炮边上来。”

舰楼上的大炮立即被装上炮弹并且发射了出去。炮声响起来了，可是，炮弹却落在了相距半海里的那个怪物的上方。

“换一个好炮手来！”舰长喊，“打中这家伙的，赏五百美元。”

一位胡子灰白的老炮手——他的形象如今仍然浮现在我眼前——他有着镇定的目光、冷静的神情，他走近大炮，摆好炮位，瞄了很久。只听一声巨响，其中还夹杂着全体官兵的欢呼声。

这发炮弹击中了目标，打在那动物身上。奇怪的是，炮弹却从它圆溜溜的身体上滑过去，落进了两海里远的海中。

“这真是太怪了！”老炮手说，他气得发昏，“这无赖身上一定披着一层六英寸厚的铁甲。”

“该死的家伙！”法拉格特舰长吼了一声。

追逐又开始了，法拉格特舰长低下身子对我说：“我要追到这动物，直到战舰爆炸为止！”

“当然，您说得对！”我答道。

大家只能寄希望于这动物精疲力竭，它总不能跟蒸汽机一样不知道疲劳吧。可是它一点儿也不疲倦。过了很久，却丝毫看不出它疲惫的样子。

不过，“林肯”号舰艇是应该受到嘉奖的。它同这个奇奇怪物进行了一场坚韧不拔的战斗。我估计，在11月6日这不走运的一天里，“林肯”号走了不下五百公里！夜幕降临了，夜色笼罩着波涛汹涌的海面。

这时候，我以为我们的这次远征结束了，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神奇的动物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晚上十时五十分，电光又出现在战舰前方三海里的洋面上，而且就像前一天夜里出现的电光一样强烈。

独角鲸好像停止不动了。或许，它白天跑累了，现在正在睡觉，随着海波飘荡呢。好机会！法拉格特舰长决定碰碰运气。

他下达命令。“林肯”号舰减低速度，谨慎行驶，为的是不惊醒对手。在大海中碰到熟睡的鲸鱼并成功地袭击它们，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尼德·兰就不止一次地在鲸鱼睡觉时又中了它们。于是，这位加拿大人又回到他在舰头斜桅绳索的岗位上。

战舰在静悄悄地逼近那个动物，在距离它不到一千三百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全凭余力滑行。全舰人员都屏住呼吸。甲板上一片寂静，我们离炽热的焦点处不到一百英尺了，此时，亮光渐渐增强，刺得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

这个时候，我伏在舰头的栏杆上，看见尼德·兰就在我下面，他一只手抓住绳索，另一只手挥动着他那柄极其锋利的鱼叉。他与那个一动不动的动物相距还不到二十英尺。

突然间，他的胳膊猛地一伸，鱼叉投了出去。我听到鱼叉发出响亮的声音，像是碰到了坚硬的躯壳。

电光忽然熄灭了，两股巨大的海浪同时扑上“林肯”号战舰甲板，急流般地自舰首冲向舰尾，冲倒了舰上的人，还折断了舰桅上的缆绳。

紧接着一次令人猝不及防的撞击发生了，我还来不及站稳脚跟，便被从栏杆上抛了下去，摔落到大海中了。



第七章 无名类鲸鱼

尽管这一次意外落水让我感到非常害怕,然而,我仍然对当时的感觉印象十分深刻。

我首先沉入大约二十英尺深的水中。虽然不能同游泳大师拜伦和爱伦·坡相比,但我也还是游泳好手,并没有因为目前的窘况而吓昏了头,而是使劲蹬了两下又浮出了水面。

浮出水面后我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战舰在哪里?舰上有没有人发现我失踪了?“林肯”号是不是改变了航向?法拉格特舰长有没有放救生艇?会不会有人救我呢?

黑沉沉的夜晚,我隐约瞥见一团黑黑的东西渐渐地自东方消失,它的航标灯在远方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林肯”号驱逐舰。天哪!我该怎么办?

“救救我!救救我!”我一面拼命地朝“林肯”号游去,一面大声喊道。

我穿的衣服非常碍事,湿淋淋地贴在身上,影响了我的动作。我要沉下去了!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救命啊!”这是我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喊。海水灌进我的嘴里。我挣扎着,缓缓沉向海洋深渊……

忽然间,一只有力的手抓住我的衣服,我感觉到自己被猛地拉出水面,我听见,没错,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了这样几句话:“如果先生肯靠在我肩膀上,先生就能更自在地游了。”

我一把抓住了忠实的康塞尔的胳膊。

“是你!”我说,“是你啊!”

“不错,”康塞尔答道,“我来为先生效力。”

“我们是同时掉到海里的吗?”

“不是的。为了侍候先生，我就跟来了！”

这位忠厚的年轻人倒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战舰怎么样了？”我问。

“战舰？”康塞尔转过身来答道，“我看先生不要对它抱有太大希望的好！”

“你说什么？”

“在我跳下来的时候，我听到舵手们在喊‘螺旋桨和舵都碎了……’”

“都坏了？”

“不错！都被怪物的牙齿咬坏了。‘林肯’号虽然只是受了一处创伤，可是我想，这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战舰无法掌握航向了。”

“那么，我们完了！”

“也许吧，”康塞尔平静地答道，“不过，我们还可以坚持几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康塞尔如此沉着冷静，对我也算是一种鼓舞。我更加起劲地游着，但我的衣服却好像一层铅似的紧紧地裹着我，妨碍着我的动作，我觉得很难支撑下去了。康塞尔发现了这一点。

“请先生允许我割开你的衣服吧。”他说。

他在我的衣服内插进一把打开了的折刀，一下便将我的衣服从上至下割开了。随后，他利索地脱掉了我的衣服，而我则拖着他一起游水。

接着，我也帮他脱去了衣服，于是，我们俩在海面上并肩“航行”起来。

不过，我们的处境仍然很危险。可能没有人发觉我们失踪，也许发现了，但战舰的舵坏了，也不能掉转头来救我们。现在只能指望舰上的那只小艇了。

毫无疑问，我们唯一的获救机会，就是得到“林肯”号上小艇的接应，这样，我们就必须坚持下去，而且越久越好，以等待小艇的到来。于是，我们决定节省力气，不要把两个人同时弄得筋疲力尽，这就是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我们两个人中一人平躺，浮着不动，两腿伸直，双臂交叉，而另一人则游着，并将前者往前推，两个人每隔十分钟轮换一次，交替进行。这样的话，我们便能漂浮好几个钟头，也许能够支撑到天亮。

这就全凭运气了！不过，希望在人心中又是何等的重要！况且，我们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后，我要重申一下，虽然这似乎不太可能——哪怕我心中的一切幻想破灭了，哪怕我想“绝望”，我都不可能做到的了！

“林肯”号在夜间十一点钟前后与那个鲸类动物冲撞。这样，我们还得游上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八个小时才能挨到日出。我们交替地游着,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海面相当平静,我们几乎感觉不到疲劳。偶尔,我还试图使自己的目光能够刺破那黑沉沉的夜幕呢。可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我却只能看见我们游泳时所激起的点点星光。我看到明净的水波在我手下破碎,镜子般反光的水面上泛起许许多多银白色的点缀碎块。我们仿佛浸泡在水银之中。

凌晨一时左右,我感到十分疲倦。四肢剧烈痉挛,变得僵硬起来了。康塞尔只得拖住我,保全性命重担便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喘息声,他的呼吸变得短促了。我知道他也不能支持多久了。

“别管我,丢下我吧。”我对他说。

“抛弃先生?绝对不能!”他回答说,“我打定主意,就是死,也要死在先生的前头!”

这时,风把一簇厚厚的云团朝东吹去,月亮透过云层露出脸来。月光照耀在海面上,海面波光粼粼。柔和的月光又重新激起了我们的力量。我抬起头,目光朝向天际各处搜索。我看见了“林肯”号战舰。它距离我们有五海里远,漆黑一团,根本看不清楚。至于小艇,更是不见踪影!

我很想呼喊。但又何必呢,这么远的距离!我双唇肿胀,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康塞尔还能说几句话,我听到他喊了几声:

“救命呀!救命呀!”

我们停止运动片刻,还听见了声音。尽管我的耳朵因充血而嗡嗡作响,可是,我仍然觉得有个声音在回应我们的求救。

“你听到了吗?”我低声问道。

“是的,听到了!”

康塞尔再一次朝空中发出绝望的呼喊。

这一次,绝不会再听错了!确实有人在回应我们!这声音难道来自一个被抛到海里的遇难者吗?还是来自撞舰造成的又一个受害者?难道不是我们战舰的救生艇上的人在黑暗之中呼唤我们吗?

康塞尔使出全身力气,斜靠在我的一边肩膀上,而我则全力克服着刚才发生的一次痉挛,他把半个身子探出水面,随后就精疲力竭地落了下来。

“你看见什么了吗?”

“我看见……”他小声说道,“我看见……我们还是别说话好了……省着点力气吧……”

他看见了什么？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就想到了那个奇怪的动物……可是那声音呢……如今可不是约拿躲避在鲸鱼肚子里的那个年代了。

不过，康塞尔还是拖着。他有时抬起头来，看看前面，同时大声呼喊，回应他的声音越来越近了。那声音我听不清楚；我的力气用完了；我的手指僵硬了，渐渐支持不住了；我的嘴麻木地张开着，灌满了海水；寒气侵袭着我。我最后一次将头抬起来，随后，就沉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坚硬的物体碰了我一下。于是我紧紧地抱住了它。随后，我感觉到有人在拉我，将我拽出水面。我的胸部不发胀了，然后我晕了过去……

幸亏有人给我按摩全身，我又醒了过来，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我慢慢睁开了双眼……

“康塞尔！”我低声喊道。

“先生叫我吗？”康塞尔答应着。

这时，月亮渐渐从天边消失了，借着最后几缕月光，我看见一张脸，这不是康塞尔的脸，但我马上认出了他。

“尼德！”我喊了起来。

“不错，先生，我可是来追那笔奖金的！”这位加拿大人答道。

“在撞舰的时候你也掉进海里了吗？”

“是的，教授先生，比起您来幸运些，我几乎是立刻就站在一个浮动着的小岛上了。”

“一个小岛？”

“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站在咱们那只巨大的独角鲸身上了。”

“真难以置信，尼德。”

“不过，我很快就知道了我的鱼叉为什么不能伤害它，为什么碰到它的皮就变钝了。”

“为什么？尼德，那为什么？”

“这是因为那家伙是用钢板做的，教授先生！”

说到这儿，我必须振作精神，使我的记忆复活，我需要对我的看法进行一番检讨。

听了加拿大人最后的几句话，我迅速改变了我的看法，赶紧爬到那个做了我们避难所的、一半浸泡在海水里的生物或者物体上面。我用脚踢了踢它。很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显然,这是一个很难穿透的坚硬物体,而不是构成大多数巨型海洋哺乳动物的柔软物质。

那么,这个坚硬的物体就有可能是一种骨质甲壳类动物,就跟太古时代动物的背甲差不多,这样,我便可以推翻原来的看法,而将这怪物归入两栖爬行纲,就像乌龟或者鳄鱼那样。

啊!不对!我脚下的这个浅黑的背脊可是平滑而有光泽的,不像鱼鳞那样粗糙。它被撞时发出的又是一种金属般的声音。这同样令人不可思议,那我只能说它可能是由铁钉铆成的金属板制造的了。

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这动物,这怪物,这使整个学术界惊恐不安,使东西两半球的航海家想入非非、捉摸不透的怪物,不得不承认,它是一种更加奇特的东西,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东西。

最怪诞离奇、最富神话色彩的生物的存在,也不会令我如此吃惊。伟大的造物主能造出种种神奇的东西,这一点不难理解。但一下子亲眼目睹那样难以置信的事情竟然是由人类自己实现的,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了!

到现在,不能不相信了。我们此刻正躺在一艘潜水艇的背上,我可以判断,这艘潜艇形似一条巨大的钢鱼。对此,尼德·兰已发表了他的看法。康塞尔和我只能赞同了。

“那么,”我说,“这船里是不是有动力装置和一组操作人员?”

“不错,”捕鲸手回答说,“不过,我在这家伙上待了三个小时,它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呢。”

“这船没有走动过吗?”

“没有,阿罗纳克斯先生。它顺着波涛漂动,而不是自己走的。”

“不过,我们都知道,它的速度很快,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这样的速度需要有相应的机器配置,还得有一个操纵机器的人。因此,我的结论是……我们得救了。”

“嗯!”尼德·兰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这时候,似乎是要证明我的推理似的,这个奇怪的机械后部沸腾起来了,它的推进器肯定是螺旋桨式的,它开始走动了。我们赶紧抓住它那浮出水面约八十厘米的上部。幸好它的速度此刻不算特别快。

“它要是一直在水面上行驶,”尼德·兰悄悄地说,“我还不在乎。但是,如果它突发奇想沉入水中,那我们可就没命了!”

这位加拿大人说得一点儿不错。所以，眼前最要紧的是需要同船里的人取得联系。我努力在它的上方找到一个开口，一块盖板，用专门术语来说，找到一个“人员出入孔”；可是，一排清晰均匀的螺钉牢牢地铆着钢板，不见一道隙缝。

然而，这个时候月亮消失了。我们便笼罩在一片深沉的黑暗之中。只有等到天亮，才能设法进入这艘潜水艇内部。

如此一来，我们的安危就完全取决于操纵这机器的神秘领航员的意志了。如果他们潜入水中，那我们就完了！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我并不怀疑我们能够同他们取得联系。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制造空气，他们就会时不时到海面上来，补充新鲜的氧气。这样，船上肯定有一个孔，可以将空气输送到船内去。

至于希望得到法拉格特舰长援救的想法，现在只能完全放弃了。我们被拖着往西走，我估计船速还挺慢，每小时不过十二海里。螺旋桨有规律地搅动着海水，船有时离水面高一些，并朝高空喷射出闪着磷光的水柱。

早晨四点钟左右，船速加大了。海浪扑面而来，我们都被拖得晕头转向，就快支持不住了。幸好，尼德·兰找到了一个钉在钢脊上方的大圆环，于是，我们便紧紧地将它抓住。

长夜终于过去了。我不完整的记忆不容许我清楚地描述当时的印象。至此记忆犹新的只有一个细节：当海上的风浪稍稍平静下来的时候，有那么几次，我仿佛曾听到隐约的声音，好像是一种来自远方而又很快消失的悦耳和音。世人一直在探索，而至今却没有收获的这类海底航行的秘密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活在这只怪船里的人又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机械能使这只船移动时有如此惊人的速度？

天亮了。晨雾笼罩着我们，但不一会儿就消散了。就在我准备仔细察看这只船上部像平台一样的船壳的时候，我感觉到船在渐渐地往下沉。

“天呀！真见鬼！”尼德·兰喊叫了起来，同时用力地踢钢板，“开门吧，你们这些不好客的海盗！”

但是，在螺旋桨旋转的隆隆响声中，人们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幸运的是，船停止了下沉。

突然，船里发出一阵掀动铁板的猛烈声响。一块铁板被挪开，出来了一个人，他怪叫一声后又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八个身强体壮的蒙面大汉，一声不响地走了出来，将我们拖进他们那令人生畏的机器里。



第八章 动中之动

这几个人迅速地把我们架进船里，我和我的同伴还来不及辨明方向。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呢？没准儿是跟一伙儿新奇的、特立独行的、横行四海的海盗打交道吧。

我刚一进去，那块窄小的盖板便立即盖上，我感觉四周一片漆黑，只感觉到我光脚踩在一架铁梯上。尼德·兰和康塞尔则是被人紧紧抓着，跟在我身后。在铁梯下面，打开了一扇门，等我们走进去之后又随即关上。

现在可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我说不上来，也难以想象得到。四周黑漆漆的，几分钟过后，我的双眼都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在最深沉的黑暗之中浮现出来的那种若隐若现的亮光。

而尼德·兰则对这种接待方式极为不满，他在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愤慨。

“浑蛋！”他叫喊道，“这些人待客简直跟苏格兰人一样，就差没吃人肉了！即使吃人我也不觉得奇怪，不过我得声明：谁要来吃我，我就给他点厉害看看！”

“冷静点儿，尼德朋友，冷静点儿，”康塞尔心平气和地说，“现在还没到发火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被放进烤盘里呢。”

“放进烤盘里？倒是还没有，”这位加拿大人答道，“可已经被丢进烤炉里了，这是真的吧！周围这么黑。好在我的尖板刀还带在身上，用得着它的时候，我照样能看清楚。这些海盗，看他们谁敢对付我……”

“别为此生气了，尼德，”我对捕鲸手说，“暴跳如雷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天晓得人家是不是能听得见！还是先设法弄清楚我们现在身在何处吧。”

我摸索着朝前走。走了五步，我摸到了一堵铁墙，实际是用螺钉衔接起来的铁板。紧接着，我转过身来，又撞着了一张木桌，桌旁放有几张椅子。这间囚室的地板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新西兰麻席，用来消除行走时发出的脚步声。四周

光溜溜的墙壁上摸不到门窗的痕迹。康塞尔从反方向折回来，和我碰在一起，于是我们回到了这间舱房中间。这间舱房长约二十英尺，宽十英尺。至于它的高度，虽然尼德·兰身材高大，但也未能测得出来。

过了半个钟头，情况没有任何变化。就在这时，我们眼前的极度黑暗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极其耀眼的光芒。我们的囚室霎时间明亮了，牢房里充满了光，非常强烈，我一开始简直忍受不了这种亮光。在这如此强烈而又洁白的光亮下，我辨认出，这种像磷光一样美的电光是从潜水艇的四周发出的。我不由自主地闭上双眼，然后又睁开眼睛，才发现光线是从船舱上方一个近乎透明的半球体中发出来的。

“好了！我们看清楚了！”尼德·兰高喊道。此刻，他正拿着把刀，准备自卫。

“是的。”我答道。与此同时，我说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可我们的处境依然见不到光明。”

“请先生耐心点儿吧。”冷静的康塞尔说。

凭着舱房内突然出现的光亮，我可以看清楚里面的一切。舱房里头仅有一张桌子和五把椅子。看不见门，想必是关得很紧吧。我们都听不到一丝声响。这船里头似乎是死一般的沉寂。船在走吗？是在海面上呢，还是已沉落海底了？对此，我无法预测。

然而，那个明亮的球体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亮起来的。因此，我估计船上的人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要是他们忘记这舱里有人，就不会让黑牢充满亮光。

我没有弄错。门响了，门被打开，两个人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人身材矮小、肌肉发达、肩膀宽阔、四肢强健、头颅坚挺、黑发蓬松、胡须浓密、目光犀利，具有法国普罗旺斯人特有的气质。狄德罗说得非常正确，人的手势是富有隐喻的，这个矮小的人的确为这句话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人们会感觉得到，在他的日常用语中，一定充满了那些拟人、暗喻或置换等等修辞手法。不过，我还没有机会证明这一点，因为他对我说的是一种奇特的、完全让人听不懂的方言。

第二个陌生人更值得在这里详细描述一番。格拉第奥莱或思格尔的弟子一看他的模样或许就可以知道他的性格，我一下子便找到了他的主要特点：首先是自信，因为他的头在肩部弧线上面高傲地扬着，那双阴郁的眼睛冷静沉着地注视着别人；其次是镇定，因为他的皮肤苍白而不红润，说明他性情平和；还有坚毅，这从他皱眉肌的疾速收缩就能看出；最后是果断，因为他的深呼吸显



示出了十分旺盛的生命力。

我不得不补充几句：这个人看上去很高傲，他那坚定沉着的目光似乎反映出高深的思想。从他的整体形象上看，从其举止和表情的一致性来看，按照照相学家的说法，他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率性格。

看到他的出现，我不由自主地放心了，我预感到我们之间的谈话将会进行得很顺利。

这个人的年龄是三十五岁还是五十岁，我无法确定。他身材高大，前额宽阔，鼻直口方，牙齿整齐，两手纤细，用相面的术语来说，极富“通感”，也就是说，与他高傲而又富于情感的心灵保持一致。可以说，这个人可能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为完美的一类人。还有一个细微特征，他的两眼隔得稍大了些，可将周围景色尽收眼底。这种功能我后来得到了证实——他的眼力比尼德·兰要高出一倍。当这位陌生人眼睛盯住一件东西的时候，他总是紧蹙双眉，宽大的眼皮微微闭拢，眼皮包裹着眼珠，因而缩小了视野。他用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远处缩小了的东西都被他放大了！他一眼可以看穿你的肺腑！我们看似一片模糊的海水，他竟能够看透！他可以洞察海洋最深处的全部奥秘……

这两个陌生人，都戴着水獭皮缝制的便帽，脚蹬海豹皮制作的筒靴，身上穿着一一种用特殊织料制成的衣服，衣服并没有束缚住身体，他们行动起来都灵活自如。

两个人之中高大的那个——显然他是这艘船的头领——非常仔细地打量着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他转过身去，与他的同伴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那是一种明快、和谐、婉转的语言，其中元音的声调似乎非常富于变化。

另一个人在不住地点头，插了两三句完全听不懂的话。然后他看了我一下，像是在直接问我。

我用纯正的法语回答说听不懂他的话；但他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情形太尴尬了！

“先生就讲讲我们的经历好了。”康塞尔对着我说道，“这些先生们恐怕能听懂一点儿！”

于是我重新开始讲述我们的冒险经历，我把每个音节都发得很清晰，而且也没有漏掉任何细节。我说出了我们的身份及姓名；然后，我还作了正式的介绍：阿罗纳克斯教授，我的仆人康塞尔，以及捕鲸手尼德·兰。

这个目光温和而且镇定的人，安静地、彬彬有礼地、非常用心地听完了我

的话。可是他的脸上并没有显示出有一丝一毫听懂了我的叙述的表情。当我说完以后，他仍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现在用英语来试一试吧。他们或许可以听懂这种时下非常通用的语言。我懂英语，还有德语，能够很流畅地阅读，但讲起来却不够地道。可是眼下，主要是得相互理解。

“来吧，该你了，”我对捕鲸手说，“你来说吧，尼德，把你所知道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最纯正的英语讲出来，同时试着比我说得更加清晰些。”

尼德·兰没有推却，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我基本上可以听懂他讲的话。内容是一样的，但形式可就大不相同了。这位生性易怒的加拿大人说起话来十分激动，姿势极多。他极为抱怨他们蔑视人权，把我们关在这里，质问他们有什么法律依据将他拘留，他引证人身保障法，威胁着说要控告非法拘留他的人，他走来走去，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最后，他用表现力丰富的手势让对方明白：我们快要饿死了。

这一点儿不假，可我们几乎都忘记了饥饿。

捕鲸手惊愕异常，他的话同我的话一样，并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这两个造访者没皱一下眉头。显然，他们既不懂得阿拉哥的语言，也不懂得法拉第的语言。

我们白白消耗了所有的语言资本，因此我感觉到非常难堪，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康塞尔突然说道：“如果先生允许，我就用德语讲述一番吧。”

“什么！你会德语？”我喊道。

“就像任何一个佛兰芒人一样，先生不会因此而不高兴吧。”

“不是这样，我非常高兴。小伙子，说吧！”

于是，康塞尔便以沉着的语气将我们经历的各个细节作了第三次叙述。但是，尽管说话者话语婉转、音调和諧，德语也一样没能产生功效。

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得尽力搜寻起早年曾经学习过的各种语言，我尝试着用拉丁语讲述我们的遭遇。西塞罗听了，没准儿会堵住耳朵，把我赶进厨房，不过，我还是勉强说下来了。结果仍旧是白费劲儿。

最后这一次尝试又失败了。两个陌生人用他们那种没法理解的语言交谈了几句后，便离去了，他们走时甚至没有对我们做一个世界各国都通用的叫人放心的手势。门又关上了。

“太可恶了！”尼德·兰叫起来，他已经是第二十次发火了，“怎么回事？我们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对他们讲法语、英语、德语、拉丁语，可这些浑蛋，谁都不愿意回答一声，太不像话了！”

“安静些吧，尼德，”我对恼怒的捕鲸手说，“发火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可是您知道，教授先生，”我们这位脾气暴躁的同伴答道，“难道我们不会饿死在这铁笼子里吗？”

“得了！”康塞尔说，“放心吧，我们还可以坚持很久呢！”

“我的朋友，”我说，“不要失望。我们眼前的处境更糟糕了。让我想一想，请给我一点儿时间，说说你们对这条船的船长和船员的看法吧。”

“我的看法全都说过了，”尼德·兰生气地答道，“他们全都是浑蛋……”

“好！可是，他们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呢？”

“浑蛋国的！”

“我诚实的尼德，你说的这个国家，在世界地图上恐怕找不到吧。我承认，这两个陌生人的国籍现在很难确定。他们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我们所能肯定的也就这些。可我想说的是，这个船长和他的助手出生在低纬度地带。他们具有南方人的特点，这样的话他们会不会是西班牙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呢？仅仅根据他们的体形还不能让我作出判断。说到他们的语言，那可是绝对没法听懂的。”

“看吧！这就是不能懂得所有语言所带来的不便，”康塞尔答道，“或者说语言不统一的弊端！”

“这又有什么关系！”尼德·兰回答道，“你们没看见吗？这些人有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是为了叫咱们没法向他们要饭吃才创造出来的！不过，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里，张张嘴，动动下巴，咬咬嘴唇，这意思难道还不明白吗？在魁北克就跟在帕摩图一样，在巴黎就跟在其他不远的地方一样，这意思不就是说，我饿了，给我点吃的！”

“噢！”康塞尔说，“真有如此蠢的人呢……”

就在康塞尔说这话的时候，门打开了。一位侍者走了进来。他给我们送来衣服，是海上穿的上衣和短裤，是用一种我不认识的料子做成的。我赶紧拿来穿上，我的同伴也学着我的样子，穿上了衣服。

这时候，那个侍者——没准儿是哑巴，也可能是聋子，整理好桌子，放上了三份餐具。

“这还差不多，”康塞尔说，“看来，这是个好兆头。”

“得了吧！”耿耿于怀的鱼叉手说，“你想想吧，这会有什么鬼东西好吃的？不就是甲鱼肝、鲨鱼片、海狗排什么的！”

“待会儿我们看吧！”康塞尔说。

食物用银制的盖子盖着，对称地摆放在桌布上。我们在饭桌前坐了下来。看得出来，我们是在跟有教养的人打交道，如果不是有强烈的电光照着我们，我简直以为自己面部刻有一个字母，周围还有一行题名，现照原样抄录如下：

M O B I L I S I N M O B I L I S
N

动中之动！这句题名只要把其中的介词 IN 翻译成“中”而不把它翻译成“上”，就正好符合这艘潜水艇的情况。字母 N 想必就是那个在海底下发号施令的神秘人物姓名的头一个字母！

尼德和康塞尔并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随即也像他们一样吃得津津有味。我觉得事情很容易搞清楚，我们的主人也不想将我们饿死，因此，我对于我们未来的命运也就放心了。

不过，人世间，什么都会有个了结，一切都将会过去，就连饿了十五个小时，没有吃一点东西这样的事也不例外。我们的胃口满足了，又迫切地想要睡觉。同死亡连续斗争过一夜之后，这种反应也是极其自然的。

“说实话，我真想好好地睡上一觉。”康塞尔说。

“说得对，我也要睡觉！”尼德·兰回答道。

这样，我的两个同伴躺在船舱的地毯上，不一会儿便鼾声大作了。

至于我，可没那么容易就睡得着，哪怕我有着同样强烈的睡眠需要。太多的想法涌入了我的脑际，太多的不可思议的问题等待我去解决，太多的幻象使得我合不上眼睛！我们现在在哪里？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奇异力量是什么？我感觉到，不如说我以为自己感觉到——这船正朝海洋最深的地方下沉。此刻，我被一些噩梦纠缠着。我在这神秘的避难所里，隐约看见一大群陌生的动物，这艘潜水艇看起来是它们的同类，像它们那样活着，那样动着，一样的可怕！然后，我的思绪平静了下来，我进入了一片朦胧的想象之中。接着，我就这样若有所思地睡着了。



第九章 尼德·兰的怒气

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一定是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疲劳了。我第一个醒过来,那时,我的同伴们还没有动静,好像一堆发臭的货物搁在那里一样躺在他们那个角落。

从那发硬的地板上起来,我马上感到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多了。于是,我再次对我们的这间牢房仔细察看起来。

房间的内部陈设没有发生什么变动。牢房还是牢房,囚徒还是囚徒。不过那位侍者趁我们熟睡的时候,将桌子上的东西拿走了。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我们的处境会马上改变。我暗自想道,我们会不会注定要在这铁笼里无限期地住下去呢?

这个想法似乎令我非常不快,然而,更使我难受的是,尽管我的头脑不像昨天那样受顽固念头困扰,可我的胸口却沉闷发慌,我的呼吸变得困难起来。浑浊的空气已经满足不了我肺部的活动。虽然牢房还算够大,但我们显然已经消耗掉了里面的大部分氧气。事实上,每个人每小时要消耗一百升空气中所含的氧,但这空气一旦含有差不多等量的二氧化碳时,就不能再呼吸了。

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的牢房换换空气。再说,这艘潜水艇大概也该换换空气了。

我立刻想起一个问题:这座浮动着的房子,它的首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是用化学的方法合成空气的吗?是用氯酸钾加热释放出氧气,还是通过氢氧化钾吸收二氧化碳?要是这样,他一定要同陆地保持某种联系,来得到这类操作所必需的原料。没准儿他只是利用高压将空气储存在储气罐里,然后根据船上人员的需要再释放出空气来?这也很有可能。或许用更方便、更经济,而同时又是更具可能性的方法,就像鲸鱼一样,仅仅浮出水面呼吸,隔二十四

小时再换一次空气。这样说吧,不管用哪一种方法,为了慎重起见,我认为现在都该马上使用了。

其实,我已经被迫加紧呼吸,尽量呼吸着这牢房内仅有的一点点氧气。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凉爽,呼吸到了一股清新的、带有咸味的空气。这正是使人心旷神怡的、含有碘质的海风!我张大嘴,让肺里充满了清新的气体。与此同时,我感到一阵摇晃,摆动的幅度不是很大,可以精确地测出。没错,这个铁皮怪物分明是刚刚浮出洋面,用鲸鱼那种方式呼吸呢。所以,这船的换气方式现在完全可以确定了。

我一面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一面寻找着将这有益的气体输送给我们的那条管道——确切地说,是“输气管”,不一会儿我便找到了。房门上方设有一个通风孔,这艘潜艇正是透过它将一阵阵新鲜空气输送进来,弥补牢房内空气的不足。

我继续着我的观察,这个时候,尼德和康塞尔在这股清新空气的刺激下,几乎同时醒了过来。他们擦擦双眼,伸伸胳膊,很快站了起来。

“先生睡得好吗?”康塞尔就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问道。

“不错,我诚实的年轻人。”我回答说,“你怎么样,尼德·兰师傅?”

“非常好,教授先生。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我弄错了,我觉得我现在呼吸到的像是一种海风似的。”

水手是不会弄错常识的,于是,我便向这位加拿大人叙述了他熟睡时曾发生过的事情。

“对呀!”他说,“这就完全证明了当我们在‘林肯’号舰艇上看到这条所谓的独角鲸时所听见的那类吼声。”

“说得对,兰师傅,就是它在呼吸!”

“但是,阿罗纳克斯先生,现在是几点钟了?我完全不知道,至少也该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诚实的鱼叉手!哎呀呀,这起码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因为从昨天到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那么,”康塞尔应道,“我们已经睡了二十四小时了。”

“我想是的。”我答。

“我同意你的意见。”尼德·兰抗争着说,“管它午饭晚饭,管他送来什么饭食,总之,侍者都是受欢迎的人。”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午餐晚餐，都一块儿拿来好了。”康塞尔说。

“没错，”这位加拿大人答道，“我们有吃两顿饭的权利，说起我来，能两顿一起吃反倒引以为荣呢。”

“得了！尼德，等一会儿吧，”我说，“这些陌生人并不想饿死我们，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要是想让我们饿死，那么昨天那顿晚饭就毫无意义了。”

“我看他们并不是想喂肥我们！”尼德反驳道。

“我不能同意你的话，”我回答说，“我们又不是落在吃人肉者手里。”

“就这么一顿饭，不能下结论，”这位加拿大人严肃地说，“谁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久都没有吃到过鲜肉了，要是这样的话，像教授先生，您的仆人，还有我这样的三个身体健康的大活人……”

“不要这么想吧，尼德·兰师傅，”我回答这位鱼叉手说，“尤其不要从这一点出发去反对我们的主人，这样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不管怎么样，”这位鱼叉手说，“我肚子可是饿得要命，午餐也好，晚餐也好，现在全看不见有人送来！”

“兰师傅，”我辩驳道，“得遵守船上的规定呀，看来我们的食欲是走在厨师的时间前头了。”

“不错！我们是要将食欲同就餐的时间协调起来。”康塞尔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我总算认清你了，康塞尔朋友，”这位性急的加拿大人反驳道，“你不发火，也不着急，总是那么镇定。你可以把饭后经挪到饭前来念，竟然到了饿死也不会抱怨一声的地步！”

“抱怨有什么用呢？”康塞尔问道。

“可以出口气！这样就已经不错了。如果这些海盗——我这样说是尊重他们了，而且，我也不想令教授先生感到不快，他不让我叫他们是吃人肉的家伙——如果这些海盗以为可以把我关在这让人窒息的铁笼子里，同时又对我发脾气时的咒骂声置之不理，那他们就错了！好了，阿罗纳克斯先生，请您说看看吧，您认为他们会不会将我们长久地关在这个铁笼子里呢？”

“说真的，我知道的也并不多，兰朋友。”

“但是，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

“我想，这次偶然事件使我们知道了一个重大秘密，如果这潜水艇上的人一定要保守住这个秘密的话，如果这种想法又比三个人的性命还重要的话，那

么我认为我们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如果我说错了的话，那一有机会，这个吞掉我们的怪物就会把我们送回我们同类居住的大陆。”

“要是他们把我们编进船员行列，”康塞尔说，“就这么把我们留下来……”

“直到有一艘比‘林肯’号速度更快、更加灵巧的驱逐舰出现，捣毁这个海盗窝，把全体人员解救出来。”尼德·兰接着说道。

“说得很有道理，尼德，”我应答道，“可是，据我所知，人家还没有向我们提出过这方面建议。这样一来，在情况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来讨论对策是没有用的。我再说一遍，我们得等待，伺机行事，不要庸人自扰了。”

“我不同意！教授先生，”这位捕鲸手回应道，他一直不肯松口，“非得干点儿什么不可。”

“唉！干点儿什么呀，兰师傅？”

“我们逃跑吧。”

“逃离陆地上的监牢往往都很困难，更何况是逃离海底监牢呢，我想这事儿成不了的。”

“喂，尼德朋友，”康塞尔问道，“您怎样回答先生的异议呢？我不相信一个美洲人是会用尽才智的呀！”

这位捕鲸手显出一副窘相，在那儿一声不吭。在我们偶然遭遇到的这种情况下，想逃跑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这位一半是法国血统的加拿大人——尼德·兰，他用自己的回答让我们看清了这一点。

“这样的话，阿罗纳克斯先生，”他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又说道，“您有没有想过，那些逃不出监牢的人该怎么办呢？”

“还没想过哪，我的朋友。”

“这很简单，他们必须想方设法留在里面。”

“自然的！”康塞尔说，“待在里面总比待在上面或下面好得多了！”

“不过得先将狱卒、看守和卫士赶出去。”尼德·兰补充道。

“什么，尼德？你真想抢这条船吗？”

“那还有假！”这位加拿大人回答。

“这可不行。”

“为什么呢，先生？说不定会碰上好运气的，而且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利用它。如果这机械船上不过才二十来人，我想，他们是不能打败两个法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接纳这位捕鲸手的提议比起讨论它要好些，因此我只得回答说：

“尼德，我们见机行事吧。不过，我请求你，在这种机会到来之前，千万要忍耐。我们只能依计行事，光靠发火是创造不出有利时机的。所以你得答应我，委屈一下，别太怒气冲冲了。”

“我答应您，教授先生。”尼德·兰带着一种让人不太放心的语气回答道，“我不说一句粗话，也不做对我们不利的粗暴动作，就是饭菜不按时送来，我也认了。”

“我们说好了，尼德。”我回答这位加拿大人说。

然后，我们停止了谈话，每个人都各自思考起来。我承认，不管捕鲸手怎样自信，在我看来，却不抱什么幻想。我对尼德·兰所说的那些有利的机会始终怀疑态度。这艘潜水艇上一定有一大堆人，才会开得这么稳当，所以，要是发生冲突，我们面对的将会是非常强大的对手。再说，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获得自由，可我们现在却一点儿机会都不具备。我简直想不出任何办法能够从这密闭的铁皮牢房中逃脱出去。再说，只要那位古怪的船长有一丝一毫要保守秘密的念头，他就不会让我们在船上随意行动。现在，他会不会用暴力把我们干掉，或者有那么一天把我们扔到地球上的某个角落？这可说不清楚。所有这些假设我觉得都极有可能，因此，必须成为像捕鲸手那样的人才有可能指望得到自由。

这下我明白了，尼德·兰的脑子未免想得太多了，他的想法便越发显得乖戾。我渐渐地听到他喉咙里咕噜着阵阵咒骂，而且看见他的动作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他站起来，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猛兽那样转来转去，用脚踢着墙壁，并且还用拳头敲。时间过得真快，大家都感到饿得难受，可这一次，侍者却没有来。要是人家真对我们还算不错的话，那这一次可是太长时间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些遇难者的处境了。

这时，外面传来了声音。一阵脚步声在金属地板上响起。有人转动门锁，门被打开，那侍者出现了。

我还没来得及上前拦阻，我们这位加拿大人就已经朝那个可怜人猛扑了过去，把他打倒在地，扼住了他的喉咙。这位侍者被尼德·兰那有力的大手掐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康塞尔正试图将这个被掐得半死的倒霉蛋从鱼叉手手中救出来，我也正准备去帮忙的时候，突然我听到了几句法语，于是我呆住了：

“别冲动，兰师傅，还有您，教授先生，请听我说吧！”

第十章 水中人



是这条船的船长说出了这些话。

尼德·兰听到这些话，立即站了起来。侍者被掐得几乎没命，在主人的示意下，他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这个人并没有表现出对尼德·兰有什么不满情绪，只能说明船长在这条船上有着很高的威信。康塞尔感到非常奇怪，我被这事惊得发呆，我们都在默默地等待着这出戏的结局。

船长靠在桌角上，叉着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们。他为什么半天不说话呢？他现在是否后悔刚才说了几句法语？我们有理由这样想。

片刻沉默之后，终于，他用一种平静的、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说道：

“先生们，我会说法语、英语、德语和拉丁语。本来在我们初次会面的时候就可以回答你们，但我想先认识你们，然后再考虑怎么对待你们。你们复述了四遍经历，内容完全相同，这使我确信了你们的身份。我现在知道，偶然的让我见到了肩负出国考察使命的巴黎博物馆自然科学教授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他的仆人康塞尔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海军驱逐舰“林肯”号上的捕鲸手加拿大人尼德·兰。”

我欠了欠身，并做出表示同意的姿势。船长对我说的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需要作出回答。这人说起法语来非常流利，不带一点儿口音。他遣词造句准确恰当，表达能力很强。然而，我还是感觉不出他是我的一位同胞。

他用这样的一些字眼继续说下去：

“先生，现在我才来再次拜访，大概您会觉得我耽搁得太久了吧。这是因为明确了你们的身份之后，我要反复考虑一下应该如何对待你们。我很是犹豫。同一个早已与人类断绝了联系的人打交道是很头疼的事情，你们都已经感觉到了。你们的到来，打扰了我的生活……”



“这不是故意的。”我说。

“不是故意的？”这人稍稍提高了一点儿声调反问道，“‘林肯’号战舰在海上到处追我，这不是故意的吗？你们登上这艘驱逐舰，这不是故意的吗？你们的炮弹打在我的船上，这还不是故意的吗？尼德·兰师傅用鱼叉叉我，这也不是故意的吗？”

我发现在这些言语中充满了抑制不住的愤怒。不过，对于这一连串的质问，我有一种很自然的回答，于是，我说：

“先生，大概您不知道在美洲和欧洲发生的与您有关的争论吧？您不知道由于您的潜水艇的冲撞而导致的各类事故在这两大洲所引起的轰动吧？我并不想告诉您人们试图解释那种怪现象，他们作出的无数假设，也只有您才知道原因。但您要明白，‘林肯’号战舰一直将您追到太平洋北部海面，可它始终认为是在追捕某种强大的海怪，并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它从海上清除掉。”

船长的嘴角出现了一丝微笑，接着，他换了一种较为温和的语气说：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能肯定那驱逐舰不会像追杀海怪一样，击沉我的潜水艇吗？”

这个问题真令我难以回答，因为法拉格特舰长肯定不会有所迟疑，他一定相信：摧毁这样一艘潜水艇同消灭独角鲸一样，都是他的职责。

“您可要明白，先生，”这个陌生人继续说道，“我有权把你们当敌人对待。”

我没有回答，其原因不用解释了。即使拥有最强有力的理由，讨论这类话题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犹豫了很久，”船长又说，“我没有任何款待你们的义务。如果要抛弃你们，我就没有兴趣再来看你们了。我会把你们放回曾作为你们避难所的平台，然后沉下海去，忘记你们曾经存在过。难道这不是我的权利吗？”

“也许这只是野蛮人的权利，”我回答说，“可不是文明人的权利。”

“教授先生，”船长生气地反驳道，“我不是您所谓的文明人！我已经同整个人类社会决裂了。理由是否正确，只有我有决定权。因此我不会服从人类社会的法规。我奉劝您永远都不要在我面前提到这些东西！”

这话说得够干脆利落。这个陌生人的眼里闪现出一种愤怒与轻蔑的光芒。我感受到，这个人必然有过很不平凡的经历。他不仅仅是置身于人类法律之外，而且，他在任何一方面都让自己变得绝对独立，绝对无拘无束，完全地与世隔绝了！既然他在海面上击败了他的对手，谁还敢到海底下去惹火他呢？什么

样的舰船能够经受得住他的潜水艇的碰撞呢？不管装甲舰的钢板有多厚，可没有哪一艘能吃得消那潜水艇船头冲角的撞击！现在，没有谁能对他所做的事情提出质疑。要是他还相信上帝，还有良心，那就只有上帝和良心才是他唯一的仲裁者了。

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很快闪过，这段时间，这怪人却是一言不发，显得神情专注，像是在想着心事。我盯着他，害怕之中带有几分好奇，这情形大概就跟俄狄浦斯注视着人面狮身的斯芬克司的情景差不多吧。

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沉默之后，这位船长又说话了。

“我之所以一直犹豫，”他说道，“只因为我曾考虑过，我的利益是可以同人类那种固有的、天生的怜悯保持一致的。现在，既然命运将你们抛弃在这里，那你们就留在我船上吧。你们在这里是自由的，不过，这毕竟是相对的自由，为了换取这种自由，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口头上答应也行。”

“好吧，先生，”我答道，“我想这一定是正直人所能接受的条件吧？”

“没错，先生。这个条件是这样的，某些意外事件可能会迫使我将你们关在你们的卧室里，也许几小时，也许是几天，这得看情况了。我可不想使用暴力，我希望你们在这种情况下，而且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必须服从。这样做了，我负一切责任，一切都与你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能让你们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你们可以接受这种条件吗？”

如此看来，船上一定有一些离奇的事情发生，而且是遵纪守法的正直的人们不该看到的！在将来我会碰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事件之中，眼前这件事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事情了。于是，我便回答道：

“就这样吧。不过，先生，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问题，就一个。”

“您说吧，先生。”

“您说过我们在这船上自由的，对吧？”

“没错。”

“那么我要问的是，这种自由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由地往来，自由地观看甚至观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某些特殊情形除外——总而言之，是我们——我的同伴和我所享有的那种自由。”

显然我们彼此都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

“先生，对不起，”我又说道，“可是，这种自由只不过是犯人可以在监狱中走动的自由。我们对于这并不满足。”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应当说,这种自由对于你们是足够的了!”

“什么?这样我们会永远见不到我们的祖国,见不到我们的朋友,见不到我们的亲人?”

“不错,先生。这只不过是使您抛弃了世俗的羁绊罢了,可人们还以为那是自由呢。这么做也许还不至于像您想的那么糟糕吧!”

“啊,”尼德·兰吼了起来,“我可不能保证我不想办法逃走!”

“我不需要你保证,兰师傅。”船长冷漠地答道。

“先生,”我不由得发起了脾气,我说道,“您仗势欺人,蛮不讲理!”

“不,先生。这就是仁慈!你们是我的战俘,我一句话就能把你们再次扔到海底下去,但我还是留下了你们!你们攻击我,你们来窃取世上没人应该知道的秘密,这可是我一生的秘密。你们以为我会把你们送回到陆地上去吗?那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不可能!我留住你们,并非为了你们,而是为了我自己!”

这些话表明船长已经下定了决心,任何理由都不可能使之动摇了。于是,我又说道:

“先生,这么说,您是让我们在生与死之间作出选择了?”

“正是这样。”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朋友们实在是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说道,“我们对这条船的主人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不需要什么承诺,先生。”这位陌生人答。

接着,他以一种比较温和的口气再次说道:

“现在,您得让我说完我想要对您说的话。我了解您,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和您的同伴不一样,恐怕不会极力抱怨将您同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偶然机会吧。在那些我喜欢的研究书籍当中,您将会发现您所写的那本关于海洋深处的著作。我常常阅读这本书。您的著作包括了陆地上的科学所能涉及的一切,但您并不是什么都懂,什么都见过。因此我对您说吧,教授先生,您不会对您在我船上度过的时光而感到后悔的。您将会到那奇异的王国中漫游。奇怪、惊愕或许会成为您的心理常态。那不断呈现在您眼前的景象将会使您大开眼界。在我下一次环游海底世界的时候——也许是最后一次,谁知道呢,我们也许会在多次走过的海洋深处重新看见我曾经研究过的一切,您也会成为我科学研究的伙伴。从今天开始,您将进入一种新环境,您将看见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我

和我的同伴们除外，正是由于我，我们这颗星球将会向您揭示它最后的秘密。”

不可否认，船长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中下怀。我暂时忘记了即使观看那些壮观的景象所无法补偿的自由。不过，这个严重的问题我打算留到日后再说。所以，我只是作了如下这般答复：

“先生，虽然您已经同人类断绝了关系，但我想您并没有否认人类的情感。我们是被您好心收留到船上来的遇难者，这一点我们是不会忘记的。至于我，必须承认，要是对于科学的兴趣能让人放弃自由的需要，那么，我们之间的相遇将会使我得到满意的补偿。”

我想船长会马上同我握手，以肯定我们之间的默契。可他并没有这样做。我真替他惋惜。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正当这个神秘人物想离开的时候，我对他说道。

“请说吧，教授先生。”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先生，”这位船长答道，“对您来说，我不过是尼摩船长，对我来说，您和您的同伴只是‘鹦鹉螺’号上的乘客。”

尼摩船长喊了一声，走进来一位侍者。船长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对他吩咐了几句。然后，他转过身来，向那位加拿大人和康塞尔说：

“你们的饭菜在船舱里正等着你们去享用，请跟这个人走吧。”

“这正合我意！”这位捕鲸手答应道。

康塞尔和他终于走出了这间关闭了我们三十多个小时的牢房。

“现在，阿罗纳克斯先生，我们的午餐也已经准备好了，请让我来给您带路吧。”

“悉听尊便，船长。”

我跟在尼摩船长身后，出了房门，踏上一条电光照耀的走廊，这似乎是船上的纵向通道。在走了十多米以后，第二道门在我面前打开了。

于是我走进餐厅。室内装饰陈设精致考究，餐厅两端摆放着高大的乌木花饰的橡木餐柜，柜内流线型隔板上，摆放着价值连城的陶器、瓷器和玻璃器皿，它们发出耀眼的光彩。金银餐具在明亮的天花板上倾泻的光线照耀下更显得灿烂辉煌，天花板上是精美的绘画，使光线也变得柔和悦目。

餐桌上摆满丰盛的菜肴。尼摩船长请我坐在我该坐的座位上。

“坐下吧，”他对我说，“您饿得够戗了，请尽量地吃吧。”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这顿午餐有好几个菜,全是海物,其中有几样我不知是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尽管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但不得不承认,菜做得很不错,我很爱吃。我觉得这些食品含有丰富的磷质,因此我认为它们都是海里的东西。

尼摩船长看着我。我什么也没有问,可他还是猜到了我的心思,于是他主动地回答了令我疑惑的问题。

“这些菜,您大部分不认识,”他对我说,“不过,您不必担心,尽量吃吧。这些菜是干净而又富有营养的。很久以来,我就不吃陆地上的食物了,可我的身体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在我船上的人,个个精力充沛,他们所吃的全都是这些东西。”

“如此说来,”我问道,“所有的食物都是海产品了?”

“是的,教授先生,大海向我提供了我取之不尽的食物。有时我撒下拖网,拉起来的时候,网都满得快撑破了。有时我去人们看来无法生存的海域渔猎,去追逐那些居住在我的海底森林里的猎物。那些猎物,就像尼普顿老牧人的那些家畜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海底牧场上吃草。我在海底拥有一笔用之不竭的巨额财富。而这财富是由造物主亲手制造的。”

我看了看尼摩船长,非常惊奇地问他:

“先生,我完全清楚您的渔网能够提供这餐桌上各种美味的鱼,我不明白的是您在您的海底森林中如何捕捉这些海兽;我更不明白的是在您的菜谱上怎么会有肉类,尽管这肉并不是很多。”

“因为大海向我慷慨地提供一切,先生,”尼摩船长回答我说,“我从来都不吃陆地动物的肉。”

“那么,这又是什么?”我指着一个盘子里剩下的几片肉问道。

“这就是您以为是肉的东西,教授先生?这不过是海龟的里脊罢了。这盘是海豚肝,也许您会将它当成猪肉杂烩。我的厨师可是一位烹调高手,擅长烹饪各种海味。请品尝所有这些菜肴吧。这是一种罐头海参,马来他会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尝点儿奶油,是用鲸鱼乳房里挤出来的奶做的,糖是从北极海中的大海藻里提炼出来的。最后,我要向您介绍的是银莲花果酱,其味道同最甜蜜的果酱不相上下。”

我全都品尝了一遍,与其说是嘴馋,不如说是好奇,而尼摩船长那些叫人无法相信的故事把我给迷住了。他说:

“这片海洋,阿罗纳克斯先生,是奇妙的、取之不尽的生命之源,它不仅给我

提供吃的,而且还给我提供穿的。现在您身上穿的,是用一种贝壳类的足丝织成的,而且染了古代人喜爱的绯红色,还调配了我从地中海海兔毛中提取的紫色。您在您舱房梳妆台上看到的香水,是用海产植物经过蒸馏制成的产品。您睡的床是用海洋里最柔软的大叶藻做的。您使用的笔是鲸鱼的触须,墨水是墨鱼或枪乌贼的分泌物。现在大海所给予我的一切,有那么一天我会如数奉还!”

“您爱大海吧,船长?”

“是的,我爱大海。大海就是一切!它占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七。它有着纯洁、健康的气息。在这浩瀚的海洋中,人绝对不是孤立的,因为他会感觉到在他的周围处处都有鲜活的生命。海仅仅是一种超然和奇妙存在的媒介。正如你们的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大海就是无限的生命。其实,教授先生,自然三界一体——矿物、植物和动物,在海洋之中也同样存在。就动物来说,主要有四群植虫动物、三类节肢动物、五类软体动物、三类脊椎动物,也就是哺乳类、爬虫类以及无数成群的鱼类。鱼类是动物中无法计算的一类,有一万三千多种,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生活在淡水中。大海是自然界的巨大储存库。可以说,地球是从海洋开始的,谁知道它将来会不会又回归海洋呢!海里有着一无比和平的环境。大海是独裁者。在海面上,他们还可以使用某些极不公正的权利,相互攻击,相互吞噬,把陆地上的种种暴行带到那里。可是,在海平面以下三十英尺的地方,他们的权利完结了,他们的影响消失了,他们的威势失去作用了!啊!先生,要生活,就生活在海中吧!只有在这里才能独立!在这里我不承认有什么主人。我在这里是自由自在的!”

尼摩船长说得兴高采烈,突然间停了下来。他是不是超出了他平时的那种矜持?他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呢?有一阵子,他走来走去,非常激动。不一会儿,他的情绪便安定下来,脸上又出现了他那一贯的冷漠神态。他转过身来,说道:

“现在,教授先生,要是您愿意参观‘鹦鹉螺’号,我很乐意奉陪。”



第十一章 “鹦鹉螺”号



尼摩船长站起身来,我也跟着走出来。餐厅后部的双重门打开了,我走进了一个与我方才离开的餐厅差不多大的房间。

这里是图书室。高大的紫檀木书架上镶嵌着铜饰,一层宽大的隔板上摆放着许多风格相近的书籍。书架放在室内四壁,内侧正对着一排栗色的皮质长沙发,沙发曲度合适,坐上去极其舒服。另外,还有一些轻便的活动书案,可以随意移动,供人们将书放在上面阅读。室内中央有一张上面放满了小册子的大桌子,桌上还有些看起来过期的报纸。这般和谐一致的布局沐浴在一片电光之中,电光是从四个半嵌在涡形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球里发出的。我留意观看着这间图书室,对它的布置十分欣赏。它布置得如此精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尼摩船长,”我对我的主人说,他刚在一张长沙发上躺下,“这样一间图书室,就是放到陆上许多宫殿里也是非常豪华的,而我呢,一想到这图书室能随您一同来到海洋最深处,便禁不住由衷赞叹。”

“哪儿能找得到比这儿更隐秘更安静的地方?您说说,教授先生?”尼摩船长说道,“您博物馆的工作室能够提供一个比这儿更完善的安宁场所吗?”

“不能,先生。我还要补充一句,跟您这儿相比,我的工作室真是太简陋了。您这里有六七千册书吧……”

“是一万两千册,阿罗纳克斯先生。这些书是我同陆地的唯一联系。从我的‘鹦鹉螺’号第一次潜入水中的那天起,人世间对我就没有意义了。那一天,我买了最后一批书,最后一批小册子,最后一批报刊,从那以后,我就认为人类不再有思想,也不再有著述了。教授先生,现在这些书交给您支配了,您可以随意使用它们。”

我谢过尼摩船长，走近书架。书架上全是各种文字撰写的科学、伦理学和文学类书籍；但是，我没有见到一本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这类书籍似乎完全被严厉地摒弃了。有一点挺奇怪，所有书籍都没有分门别类地放置，并且也不管是用哪一种文字写的，这一现象表明，“鹦鹉螺”号的船长随便拿起哪一本书都可以流畅地阅读起来。

在这些书籍中，我看到了许多古代和近代大师们的杰作，也就是说，全都是人类在历史学、诗歌、小说和科学方面的最卓越的成果，从荷马到雨果，从翟诺芬到米歇莱，从拉伯雷到乔治桑夫人，应有尽有。至于科学类书籍，则显得特别具体，它们是这个图书室的主要内容。机械、弹道、水文、气象、地理、地质等学科的书籍与博物史方面的著作均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我知道，这都是船长重点研究的内容。我发现书架上有洪堡全集、阿拉哥全集，以及福柯、亨利·圣克莱尔·德维勒、沙勒、密尔纳·爱德华兹、卡特勒法热、丹达尔、法拉第、伯特洛、薛希修道院长、贝特曼、莫利少校、阿加西兹等人的著作；还有科学院的论文，各种地理学会的会刊等等。我的两卷著作也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也许正是这两册书使我得到了尼摩船长相对热情的款待。在约瑟夫·勃特朗的著作中，他那本名为《天文学的创始人》的书竟使我推算出了一个确切日期，我发现这部书于1865年出版，由此可以知道，“鹦鹉螺”号的制造不会是在这个时间之前下水的。这么说，尼摩船长开始他的海底生活也不过三年时间。当然，我希望有更新的著作来让我更加精确地确定这个日期。是的，我会有时间来作这项研究的，而现在，我可不愿意多耽误我们游览“鹦鹉螺”号上的奇异景观的时间。

“先生，”我对船长说道，“我感激您让我随意使用这些图书。这里面有科学的宝库，而我将从中获益匪浅。”

“这座大厅不只是图书室，”尼摩船长说，“同时也是吸烟室。”

“吸烟室？”我很吃惊，“那么说，船上可以吸烟了？”

“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先生，我只能想象您同哈瓦那还保持着某种联系。”

“这倒没有，”船长答道，“阿罗纳克斯先生，请尝尝这支雪茄，这虽然不是哈瓦那来的，但您要是内行的话，也是会喜欢的。”

我接过他送来的雪茄。烟的样子有点像哈瓦那的伦敦式雪茄，但却像是用金铂卷制的。我在一个精制的钢支架上面的小火炉前沿点燃了这支雪茄，只吸了几口，便感觉到浑身畅快，我爱吸烟，可我已经两天没有吸过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妙极了，”我说，“但这不是烟草。”

“没错，”船长答道，“这种‘烟草’不是哈瓦那来的，也不是东方来的。这是大海向我提供的含有大量烟碱的一种海藻，虽然数量并不很多。先生，您抽不到哈瓦那雪茄觉得遗憾吗？”

“船长，从今天起我就看不上那些烟了。”

“那您就别管这些烟的来历了，请随便抽吧。没有任何烟草专卖局对它们进行过检验，但我想，它的质量也不会很差劲。”

“恰恰相反。”

这时候，尼摩船长打开了一扇门，这门正对着我走进图书室的地方，于是我进入了一个宽敞明亮、富丽豪华的客厅。

这是一个有着隅角斜面的长方形大厅，长十米，宽六米，高五米。天花板上装饰着淡雅的阿拉伯式图案，放射出白昼般明亮柔和的灯光，照耀着这里的各种珍藏。实际上这是一所博物馆，一只充满神奇、智慧的手将自然的和艺术的一切珍品全部集中在这里，同时还配上那种不同于画室的富有艺术美感的镜框。

三十来幅名画装点着张挂着朴素图案壁毯的墙壁，画框格式一致，每幅画之间隔有闪闪发光的盾形板。我看到这里有一些极其名贵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我曾经在欧洲的私人收藏中或是在绘画展览会上欣赏过。有古代各派大师的作品，如拉斐尔的一幅圣母像，达·芬奇的一幅圣母像，戈列治的一幅仙女，提香的一幅妇人，维罗内兹的一幅膜拜图，缪利罗的一幅圣母升天，贺尔拜因的一幅肖像，韦拉斯格兹的一幅修士，里贝拉的一幅殉教者，鲁本斯的一幅节日欢宴图，狄尼埃父子的两幅弗兰德风景，吉拉尔·杜·米苏、保罗·波特莱的三幅“世态画”，热里科和普吕多姆的两幅油画，以及几幅巴克于森和维尔耐的海景图。在近代的绘画作品中，有签着德拉克鲁瓦、安格尔、戴尚、杜罗扬、梅索尼埃、多比尼等名字的油画。而在这华丽的博物馆边角的雕像柱座上，还摆放着几尊模仿古代最漂亮的模特儿制作的缩小铜像和石像。“鸚鵡螺”号船长所预言的那种使人目瞪口呆的奇异状况已经开始抓住了我的心灵。

“教授先生，”这个古怪的人说道，“请原谅我这样不拘礼节地接待您，现在厅里处处显得杂乱无章，请不要见怪。”

“先生，”我答道，“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但可以允许我称您是一位艺术家吗？”

“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先生。从前我喜欢收藏人类用手创作出来的这些美妙的作品。那时，我是一个热心的追求者，一个不知疲倦的搜索狂，因此我便得以收集了一批价值很高的作品。这是那片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的陆地留给我的最后纪念了。在我眼里，你们那些近代的艺术家也同古代的艺术师一样，两者都已经存在两到三千年了。所以，我觉得古代、近代艺术家都是一回事，名家大师是不必用年代划分的。”

“那么这些音乐家呢？”我指着韦伯、罗西尼、莫扎特、贝多芬、海顿、梅斯比尔、海罗尔、瓦格纳、奥比、古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乐谱说。这些乐谱散乱地摆放在一架大型管风琴上，风琴占据着厅内的一方地面。

尼摩船长回答说：“这些音乐家跟俄狄浦斯是同时代人。因为，在死者的记忆中，年代的差别消失了——我已经死了，教授先生，我跟您那些长眠在地下六英尺深的朋友们一样，已经死掉了！”

尼摩船长沉默不语，仿佛陷入了深沉的梦幻之中。我非常激动地注视着他，想猜透他那奇怪的表情。他的胳膊靠在一张精致的雕花桌子的一角，不再看我了，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

我尊重他的沉思，于是，继续观看厅内那些丰富的珍藏。

同艺术作品相比，自然界的稀有品种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主要是植物、贝壳和其他海中生物，它们大概都是尼摩船长个人的独到发现。大厅中央，有一道电光照射下的喷射水柱，水落在仅有的一只砗磲壳制作的水池内。这只巨大无头的软体类动物的贝壳，从它那装饰有精细月牙形花纹的边缘开始测量，其周长大约是六米，比威尼斯共和国奉献给弗朗索瓦一世的那个美丽的砗磲还要大得多，巴黎的圣地——修尔佩斯教堂曾用这种贝壳做了两个巨型圣水池。

在这个水池的周围，用铜架支撑着的精致玻璃橱内，有一些连博物学家都难以见到的最为珍贵的海产品。它们都被一一分类，还贴上了标签。作为教授，我此时所感到的喜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

植形动物门中的水螅类和棘皮类在这里都有珍奇的标本。前一类里，有管状珊瑚、扇形珊瑚、叙利亚柔软海绵、摩鹿加群岛海木贼、磷光珊瑚、挪威海中奇妙的逗点珊瑚、各式各样的伞形珊瑚、海鸡冠珊瑚，整整一组石珊瑚——我的导师米尔纳·爱德华曾将它们仔细地分门别类。在它们中间，我注意到有一些惹人喜爱的扇形石珊瑚、波庞岛眼状珊瑚、安德列斯群岛的“海神之车”、各种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各样的美丽珊瑚虫,以及所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珊瑚骨,这类珊瑚骨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珊瑚岛,而这类珊瑚岛将来有朝一日会变成大陆。在外表有很多刺的棘皮类动物中,则有海盘车、海星、五角星、流盘星、海胆、海参等等,完整地代表了这一种群的个体标本。

即使一位不太容易激动的贝壳类专家,只要他站在另外一些有着更多数目的陈列软体动物类标本的玻璃柜前,他都可能会昏厥过去。在这里我看到一套价值连城的标本,可我却无暇一一加以描述了。在这些珍品中,我想列举几样,仅为备忘而已:印度洋里的美丽王槌贝,贝身上长着一些排列有序的白色斑点,在红棕底色的映衬下,显得十分鲜明;海菊王蛤,色彩鲜艳,全身布满棘刺,是欧洲博物馆里的稀有珍品,我估计其价值为两万法郎;新荷兰岛海中的普通贝槌,这种贝是很难捕获的;塞内加尔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唇贝,这种贝有两瓣白色贝壳,就像肥皂泡一样脆弱,似乎一吹就会消散;爪哇的几种喷水壶形贝,它像边缘有叶状褶皱的石灰质管子,深受收藏者喜爱;整整一组马蹄螺,有一些黄绿色的,是从美洲海里捞上来的,还有另外一些是棕赭色的,生长在新荷兰岛水域里,这些棕赭色的马蹄螺来自墨西哥湾,壳上鳞片层层,十分抢眼,而前一种黄绿色的则是在南冰洋中发现的星形螺,所有这些中,最珍奇最漂亮的要数新西兰的马刺形螺;此外,还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硫磺质樱贝、珍贵的西德列和维纳斯贝、特兰格巴尔海滨的格子花盘贝、闪闪发亮的螺细质细纹蹄贝、中国海的鸚鵡绿贝、锥形贝类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圆锥贝、在印度和非洲各种各样作为货币使用的磁贝,以及东印度群岛最珍贵的贝壳“海之荣耀”;最后还有纽丝螺、燕子螺、金字塔螺、海蛤蚧、卵形贝、螺旋贝、僧帽贝、笔螺、铁盔贝、朱红贝、油螺、竖琴螺、岩石螺、法螺、化石螺、纺锤螺、袖形贝、双翼贝、笠形贝、硝子贝、棱形贝等,分类学把最美妙动听的名字赋予了这些精致的贝壳。

另外,在一些专门的格子内,还有串串美丽的珍珠,在电光的照射下闪烁着点点亮光,比如,有从红海的尖嘴螺中提取的粉红色珍珠,有蝶形海耳螺里的绿色珍珠,还有黄色、蓝色、黑色的珍珠,它们是各大海洋中各种软体动物以及北部海里一些蚌蛤类的神奇产物。最后是几枚无法估量价值的珠宝标本,是从极其少见的珠母中提取的。这些珠宝有的比鸽蛋还大,价值远远超过旅行家达威尼埃以三百万卖给波斯国王的那颗珍珠,而且,同马斯加提教长的另一颗价值连城的珍珠相比,可能还要更贵重。

因此,要算出所有这些收藏的价值,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尼摩船长一定耗

去数百万巨资来购置如此多的珍奇标本。我暗自思考,他哪儿来这么多钱用于满足他那收藏家的欲望呢。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绪被下面一席话语打断了:

“您在认真观看着我的贝壳吧,教授先生。当然啦,这些贝壳会使任何一位博物学家感兴趣的。不过,对我来说,它们可另有一番意义。因为,它们全都是我亲手收集的,地球上没有哪一处海域我没有搜索过。”

“我明白了,船长,我知道漫步这些宝贵财富之间所产生的那种愉悦心情。您就是亲手建造这座宝库的人。欧洲没有一座博物馆拥有类似的海洋产品珍藏。即使我对这些美丽的珍宝非常赞赏,可我对于装载它们的那艘船,又该说什么好呢!我一点也不想要更多地了解您的秘密!不过,我得承认,‘鹦鹉螺’号蕴涵的动力,使它运转的机器,给它以活力的那么强大的原动力,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引起了我的好奇。我看见这个客厅四壁悬挂着一些仪器,可我对它们的用处却是一无所知。我能不能对这些有所了解呢……”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我说,“我对您说过,您在我船上自由的,这样一来,‘鹦鹉螺’号上的任何地方全都向您敞开着。因此,您可以随意参观,我将会很乐意为您解释。”

“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您才好,可我不会滥用您的好意。我只想知道,那些物理仪器有什么用处……”

“教授先生,我房间里也有相同的仪器,到了那儿,我将会很高兴地向您解释如何使用它们。然而在此之前,请您先去参观一下为您预备的卧室。您有权知道自己在‘鹦鹉螺’号上将会居住得怎么样!”

我跟在尼摩船长身后,经过客厅里的一道隅角斜门,他又把我领回到船上那条纵向的通道里。他领着我朝船头走去,在那里,我看到的并不是一间舱室,而是一间有床、有梳妆台以及各式家具的雅致房间。

我没法不感激我的主人。

“您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他打开门对我说,“而我的房间,则正对着我们刚才离开的那个客厅。”

我走进了他的房间。房内陈设朴实无华,就像修士住的一样,有一张铁床、一张写字桌以及一些梳洗用具。淡淡的灯光照亮着屋里的一切。房中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有的仅仅是一些生活必需品。

尼摩船长指着一把椅子对我说:

“您请坐吧。”

于是我坐了下来,他便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



第十二章 一切全靠电



尼摩船长指着挂在自己房间墙壁上的仪表对我说：“先生，这些就是‘鹦鹉螺’号航行时依据的仪表。在这里就跟在客厅一样，我总是观察这些仪器，它们指出我在大海大洋之中确切的位置和方向。这些仪表您都了解了，比如说标明‘鹦鹉螺’号船内温度的温度计；测量大气压力的晴雨表，同时还可以预告天气变化；湿度计，标示空气的干湿程度；风暴镜，其中的混合物一旦分解，就预示暴风雨即将来临；罗盘仪，可以为我指示航道；六分仪，通过测量太阳的高度，告诉我船所处的纬度；能让我计算出船的经度的经线仪；最后是日间和夜间所使用的望远镜，当‘鹦鹉螺’号浮出水面的时候，我可以用它来观测天际四周。”

“这些都是航海家使用的仪器，”我回答说，“我了解它们的用途。可是，还有一些仪器，看来是为了满足‘鹦鹉螺’号的特殊需要而设计的。就说这个刻度盘吧，上面有一根能走动的针，这不就是流体压力计吗？”

“没错，这的确是一个流体压力计。它跟海水接触，就可以测出海水的外部压力，我便可以知道我这艘船的吃水深度。”

“那这些新式探测仪呢？”

“这是温度探测仪，用来报告各水层深度。”

“另外还有这些我想不到其用途的仪器呢？”

“这里，教授先生，我得向您作些解释了。”尼摩船长说道，“那么，请听我说吧。”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动力，它强大、快捷、方便。它具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是我船上的主宰。一切全都靠它了。它给我光，给我热，是我所有机械的灵魂。这

种原动力,就是电。”

“电!”我十分惊奇地喊叫起来。

“没错,先生。”

“可是,船长,您这船有着不同寻常的移动速度,这跟电的能量是不太相称的。时至今日,电的动力仍很有限,只能产生很小的能量啊!”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答道,“我的电并非是人世间的那种电,而这正是我所要对您讲述的一切。”

“我不是要探究秘密,先生。我只是对这种效果感到非常惊奇。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要是问得不合适,您可以不必回答。用来制造这种神奇原动力的材料一定会很快用完吧。比如锌,既然您跟陆地完全没有了联系,那又如何补充这种元素呢?”

“您这个问题将会找到答案。”尼摩船长答道,“首先,我要对您说,海洋底下有锌、铁、银、金等矿藏,开发起来很容易。因此,我根本不需要依靠陆地上的同类材料,我只向大海要生产电力的原材料就行了。”

“朝大海要?”

“是的,教授先生。我的办法可多着呢。举个例子,我将浸泡在不同水层的金属线连接成电路,通过金属线受到的不同热度,这样就能产生电。但我更喜欢采用一种更为方便的方法。”

“什么办法?”

“您知道海水的成分。在一千克海水里有百分之九十六点五的水,百分之二点七左右的氯化钠,还有少量的氯化镁、氯化钾、溴化镁、硫酸镁、硫酸和石灰酸。因此您也知道,海水中含有氯化钠的比例是可观的。而我,要从海水中提取出来的东西就是钠,我正是用它来制造我所需要的物质。”

“钠吗?”

“没错,先生。钠与汞混合,成为一种用以代替本生蓄电池单元里锌元素的合金。汞是消耗不尽的,消耗掉的只有钠,而大海本身就给我供应了用不完的钠。此外,我还要告诉您,钠电池能量是最强的,其电力是锌电池的两倍。”

“船长,我非常明白您具有获取钠元素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大海中含有钠,这没错。不过得将它制造出来,就是说,要把它提取出来。那么,您又是怎样做的呢?您的电池当然可以用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电动机所需要消耗的钠的数量恐怕要超出提取出来的钠的总量。要是这样,您为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生产钠而消耗的钠本身就超过了您所生产出来的数量了！”

“所以，教授先生，我不是用电池提取钠的，非常简单，我是利用煤的热力。”

“陆地上的？”我强调说。

“如果您同意，就算是海底煤吧。”尼摩船长答道。

“那您可以开采海底煤矿了？”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将会亲眼看到我开采。我只不过是请您耐心一点，因为您有等待的时间。我请您注意这一点，我的一切全都取自海洋——利用海洋发电，电供给‘鹦鹉螺’号热、光、动力，总之一句话，电给了这艘船生命。”

“但电总不能提供您呼吸的空气吧？”

“啊！我可以制造出我所需要的空气，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我高兴，我就浮到海面上来。虽然电不能直接供应我呼吸用的空气，但却能使强大的抽气机转动起来，将空气储存进特殊的储气室里，我可以根据需要而潜入海洋深层，同时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船长，”我应答着，“那我就只有佩服的分儿了。很明显，您已经找到了人类有那么一天可能会发现的东西，那便是真正的电力。”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找到。”尼摩船长冷冷地回答说，“不管怎样，您已经清楚了我对这种宝贵的原动力所作的第一次应用。正是它，用阳光所没有的均衡性和持续性为我带来了光明。现在，请看这座时钟，它是电动的，走时十分准确，可以跟最完美的计时刻表相比。我将它分为二十四小时，就像意大利时钟一样。因为对我来说，无所谓白天黑夜，无所谓太阳与月亮，只有这种我能把它带到海洋深处的人造光！看，现在是早上十点了。”

“完全正确。”

“电还有其他用途。挂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刻度盘，是用来标明‘鹦鹉螺’号行驶速度的。有一根电线把它同计程仪的转轮连在一起，由上面那根针告诉我船的实际速度。您看吧，此时此刻，我们正以十五海里的中等时速行驶。”

“太了不起了，”我答道，“船长，我非常清楚您使用这种原动力的理由，因为它完全可以替代风、水以及蒸汽。”

“我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站起身来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就随我来参观‘鹦鹉螺’号的后部吧。”

实际上，我已经了解了这艘潜水艇的前面部分，下面就是从船中心到船首

冲角的准确布局：五米长的餐厅，由一扇密封而且不透水的隔板与图书室相隔；五米长的图书室；十米长的大客厅，另一扇密闭隔板将它同船长的房间分隔开来；五米长的船长室；我那二点五米长的房间；最后是七点五米长的空气储存室，它紧挨着船头。船前部总长为三十五米。密闭隔板上都开着门，用橡胶塞堵得紧紧的，即使出现几个漏水洞，也能确保“鹦鹉螺”号的安全。

我跟在尼摩船长身后，穿过船翼的纵向通道，来到船的中央。在那里，两扇密闭隔板之间有一个井口一样大小的开口，一架铁梯沿内壁一直通向井口上方，我询问船长这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它通往小艇。”船长答道。

“什么？难道您有一只小艇吗？”我非常惊奇地反问道。

“总该有吧。还是一只很不错的小艇哩，轻便而又不会沉没，是用来游览和钓鱼的。”

“那么，登上小艇的时候，您必须浮到海面上去吗？”

“不是这样。这只小艇系在‘鹦鹉螺’号船身上部，放在一个为它专门设计的凹洞里。它全身都装有甲板，绝对密封，用结实的螺钉铆紧。这架梯子通向‘鹦鹉螺’号船身上的一个‘入孔’，而这个‘入孔’又紧挨着小艇一侧的一个大小相当的洞孔。我正是通过这两个孔口到小艇上去的。一个人关上‘鹦鹉螺’号船的孔门；我就会关上小艇的孔门，这一切都通过压力螺钉来完成；我一松开螺钉，小艇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浮上海面。于是，我就打开一直闭紧的盖板，竖起桅杆，扯开风帆或荡起双桨，在海上漫游起来。”

“不过您怎么回到船上去呢？”

“我不需要回去，阿罗纳克斯先生，是‘鹦鹉螺’号到我身边来。”

“按照您的命令吗？”

“是这样的。一根电线把它跟我连在一起。只要我发一个电报，事情就解决了。”

“的确，”我被这种奇迹震惊了，我说道，“没有什么比这更便利的了！”

我经过通往平台的梯笼，看见一间两米长的舱房，康塞尔和尼德·兰正狼吞虎咽地吃着饭，样子显得蛮快活的。接下来是一道通向三米长厨房的门，厨房在宽大的食品储藏室中间。

厨房里全部用电烹调，这比起煤气更有效、更方便。电线接在炉子下面，将热传递到白金片上，热量四处传播，均匀分布。电还能加热蒸馏器，经过汽化，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提供优质的饮用水。厨房旁边是一个浴室,布置得十分舒适,浴室里的水龙头可以方便地提供冷热水。

厨房挨着船员的舱房,全长为五米。但房门关着,我看不到内部陈设,我觉得它是按照操纵“鹦鹉螺”号所需要的人数来安排的。

船的尽头有第四道密闭隔板,将这间舱房同机房隔开。打开一扇门,我走进这个机房,尼摩船长自然是第一流的机械师,他在机房里安装了种种驾驶器械。

机房里灯火通明,至少有二十米长,里面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堆放着生产电力的原料,另一部分则放置着使螺旋推进器运转的机械。

于是,我继续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鹦鹉螺”号船上的机器。

“您瞧,”尼摩船长对我说道,“我使用的是本生电池的装置,不是兰可夫的电池装置。兰可夫的装置功率不强。本生电池装置虽然简单,但电力强大,效果更好,这是经验证明的。产生的电输送到船后部,通过大面积的电磁铁作用于杠杆和齿轮传动系统组成的特殊机构,这套机构可以使推进器的轮轴转动起来。推进器直径为六米,螺距为七点五米,每秒钟转速可达一百二十转。”

“那您能够得到怎样的速度呢?”

“每小时五十海里。”

这里面还有一个秘密,但我并没有坚持要知道。电怎么能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这种几乎是无限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从一种新型线圈产生的强电压里来的,还是从一种不为人知的杠杆系统可以无限增强的运转中得到的?我对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

“尼摩船长,”我说,“我观察到结果,但不想对此作出解释。我看见过‘鹦鹉螺’号在‘林肯’号前面行驶,对于它的速度我还是很清楚的。但仅仅行驶是不够的,还必须看着它行驶到哪里去,还得指挥它向右、向左、向上、向下。在海洋最深处,您会发现阻力在不断增强,相当于成千上万个大气压,这样,您怎么能到达最深的海底呢?又是如何升到海面上来?最后,您怎样维持您认为合适的深度呢?我这么问是不是太冒昧了?”

“当然不是,教授先生。”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回答我说,“既然您是无法离开这艘潜水艇了,那就请到客厅里来吧。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室,到了那里,您就会了解到您想要知道的关于‘鹦鹉螺’号的一切了!”

第十三章 几组数字

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悠闲地吸着雪茄，坐在客厅的一张长沙发上。船长放置在我面前一幅详图。这是“鹦鹉螺”号船的平面图，包括剖面图和投影图。然后，他便对他的船只如此描述了一番：

“阿罗纳克斯先生，这些就是您所在的这条船的各个部位的尺寸。船身像长长的圆筒，两端是圆锥状的。它看起来就像一支雪茄烟，在伦敦，有些船只的制作中已经采用过这种形状。这个圆筒的长度，从头到尾，正好是七十米，船的横梁，最宽处为八米。所以，这艘船完全不像你们那些高速汽船，它的宽度和长度的比是一比十，这个长度已经足够了。整个轮廓呈流线型，这是为了船只在移动时便于排水，航行时也不会受到什么阻碍。

“这两个尺寸数字可以让您很容易计算出‘鹦鹉螺’号的面积和体积。它的面积是一千零一十一·四五平方米，体积为一千五百·二立方米。也就是说，当船完全沉到水中时，它的排水量或重量就是一千五百吨。

“当我绘制这艘用于海底航行的船的平面图时，我希望船的入水部分占十分之九，浮出水面的部分占十分之一，以便能在水中保持平衡。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它的排水量只能是其体积的十分之九，即一千三百五十六·四八立方米。也就是说，船的重量要和这个吨数保持一致。于是我参照上述数字来制造这艘船，使船不超出这个重量。

“‘鹦鹉螺’号由双层船壳构成，一层是内壳，另一层是外壳。两层船壳之间，使用一些 T 字形蹄铁连接，使得船身坚硬无比。事实上，由于这种细胞形结构，船体是实实在在的，有如一块实心铁块，可以抵御强大的冲击。船壳不会弯曲，也不会折断；船身浑然一体，这并不是由于铆钉坚固的原因，而是材料的适当配置决定了船体结构的一致性，这使船能够抵抗最汹涌的海浪。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这两层船壳是用钢板制作的。钢的密度与海水密度之比大约为十比七或十比八。第一层船壳的厚度至少为五厘米，重量是三百九十四点九六吨；第二层船壳，也就是龙骨，高五十厘米，宽二十五厘米，只有六十二吨重。机器、压载物、各种附属物和装置物、内部的隔板和木材等等，重量为九百六十一吨，这个重量加上上面的三百九十四点九六吨，总重量就是一千三百五十六吨四八吨了。您明白了吗？”

“是的。”我答道。

“所以，”船长接着说，“在这些条件下，当‘鹦鹉螺’号在海里的时候，它只有十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但是，如果我装设一些容积相当于这十分之一的贮水池，即容量为一百五十点七二吨，当它装满水时，船的排水量或重量就达到一千五百零七吨，它将完全潜入水中。事情就是这样，教授先生。这些贮水池在‘鹦鹉螺’号船的下部两侧。我打开水阀，水池就装满了水，上浮的船便渐渐下沉，与水面处于同一高度。”

“不错，船长，可我觉得还是有实际困难。您可以让船面与海面齐平，这我明白。但是，再往下一点，沉到水面之下，您的潜水艇难道不会遇到一种压力，接着承受一种自下而上的浮力吗？这力是由一个三十英尺水柱高的大气压力来计算的，也就是每平方厘米承受一千克左右的压力。”

“说得没错，先生。”

“所以，除非您将‘鹦鹉螺’号船全装满水，不然的话我就无法想象您怎么能够将它潜到海底。”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答道，“请不要将静力学和动力学混到一起，否则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我不需要花费很大气力就可以达到海洋下层，因为物体本身均有一直下沉的倾向。请听我的推论。”

“洗耳恭听，船长。”

“当我决定增加‘鹦鹉螺’号潜入水底下需要的重量时，我只要根据海水随着其深层的变化改变它的体积和缩减量就行了。”

“这是自然的。”我答道。

“不过，虽然说水不是绝对不可压缩的，但起码它是不易压缩的。事实上，根据最近的那些计算，在每一大气压或每三十英尺高的水柱压力下，水的压缩量不过零点零零零四三六。要深入到一千米以下的水层，我必须注意水在相当于一千米水柱即一百个大气压的压力下的体积压缩量。其压缩量是零点三四

六。因此我必须将重量增加到一千五百一十三点七吨,而不是一千五百零七吨二吨。照此计算,增加的重量只会是六点五七吨。”

“就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阿罗纳克斯先生。再说,通过计算便很容易证明这一点。当然,我还有一些容量为一百吨的补充存水池。所以,我可以下降到很深的地方。当我想要上升到与海面齐平时,我只需将水排出,如果我要让‘鹦鹉螺’号整体浮出水面十分之一,我把所有储水池里的水放光就行了。”

对于这些依据数字作出的推理,我无从反驳。

“我承认您的计算很对,船长。”我回答道,“既然我们每天都在证明着这些计算的正确性,我再提出异议就显得不自量力了。但是,我还是觉得目前存在着一种实际困难。”

“什么样的困难,先生?”

“当您进入一千米深度时,‘鹦鹉螺’号的内壁便会承受着一百个大气压的压力。此时,如果您想排干那些补充贮水池来减轻船的负载,并让它升到水面,那么,抽水机的力量就非得大于每平方米一百个大气压这种压力。因此,这种力量……”

“光靠电就能给我提供这种力量。”尼摩船长连忙说,“我再说一遍,先生,我的这些机器,其动力几乎是无限的。‘鹦鹉螺’号船上的抽水机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那一次,它们对‘林肯’号舰艇喷出的水柱,速度之猛,有如一股激流,这您应该是见过的了。再说,只有当船达到一千五百到两千米这样的中等深度的时候,我才会启用那些补充贮水池的,这是从爱护设备的角度考虑。因此,当我突发奇想要到水面下两三千法里的海域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应用其他操作方法,虽然有些费时,但效果也不差。”

“什么方法呢,船长?”我问道。

“这么说,我一定得告诉您‘鹦鹉螺’号是怎么驾驶的了。”

“我是很想知道的。”

“操纵这艘船,令其向左向右,要它变换方位,总而言之,想让它在水平面上行驶,我使用的是舵板宽大的普通舵。这舵装在船尾后部,使用机轮和滑车转动。但我还可以借助两块纵斜机板让‘鹦鹉螺’号上上下下自由地进行纵向移动。纵斜机板装在船两侧吃水线的中央,可以活动,变换位置很容易。依靠动力强大的杠杆在船内部操纵,机板的位置一旦平行于船体,船便水平行驶。如果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机板倾斜，‘鹦鹉螺’号即根据它们倾斜的位置，同时在推进器的驱动下，沿着倾斜的方向或是沿着这条我所要的对角线往上浮起。而且，要是我想更加快速地浮出水面，我就让推进器加速，这时水的压力便使‘鹦鹉螺’号垂直上浮，像一只充满氢气的气球快速直冲向云天一样。”

“玻璃能够顶得住这么强大的压力吗？”

“没有问题。这种水晶玻璃虽然一撞就碎，但却有很强的耐压性能。我们从1864年在北方海域中所进行的电光捕鱼试验中得知，这种玻璃片只有七毫米，却能顶住十六个大气压的压力，同时还可以让强热光线通过，让热力不均衡地分布在上面。再说，我所使用的玻璃，中央厚度至少是二十一厘米，也就是说，这相当于那时使用的玻璃片厚度的三十倍。”

“我同意您的观点，尼摩船长，但说到底，要想看得清，就得有光亮驱除黑暗，我想知道的是，在漆黑的海水中怎样……”

“在舵手舱的后面，装有一个强电光反射镜，光线可以将半海里内的海洋照射得一片明亮。”

“啊！了不起！真是了不起，船长！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所谓的独角鲸发出的磷光是怎么一回事了，可它确实曾使学者们感到极度困惑啊！对了，顺便问一句，那引起极大轰动的‘鹦鹉螺’号同‘斯戈蒂亚’号两船的相撞事件，是一次偶然的的结果吗？”

“是这样的，先生。当撞击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水面下两米深处航行。不过，我看那艘船并没有受到重创。”

“是的，先生。但是跟‘林肯’号船的相撞呢？……”

“教授先生，我要对勇敢的美国海军中一艘最优秀的战舰表示歉意，可是人家来攻击我，我也不能不自卫呀！不过，我所做的也仅仅是使这艘驱逐舰不能再伤害我——它可以到最近的海港去修复伤害，这并不困难。”

“啊，船长！”我佩服地喊道，“您的‘鹦鹉螺’号可真是一艘奇异的船！”

“是的，教授先生。”尼摩船长十分骄傲地回答道，“我爱它，就像爱我的生命一样！虽然你们的船时常遭受海洋意外事故，到处充满了危险；但是，在‘鹦鹉螺’号船上，人们心中却是无所畏惧。没有必要担心船会变形，因为船的双层船壳如钢铁般坚硬；它不用会烧光的煤炭，因为它的机械原动力是电；不会遇到可怕的碰撞，因为它在深水之中独来独往；它不用去迎击风暴，因为它能在几米深的水下获得绝对的平静！就是这样，先生。这可是一条无比杰出的船！对

于这艘船,设计师可能比建造师更有信心,而建造师的信心又比船长本人更加坚定,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对我的‘鸚鵡螺’号船会如此信赖了,因为我既是这艘船的船长、设计师,又是建造师!”

尼摩船长滔滔不绝,话语不停。他眼中闪现着火花,激动地用手比画着,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没错!他爱他的船,就像父亲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但是,有一个冒昧的问题,既然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也就忍不住又问他。

“那么您是这船的设计师了,尼摩船长?”

“没错,教授先生。”他回答我说,“当我还是陆地上居民的时候,我曾在伦敦、巴黎、纽约学习过。”

“可是,您是怎么秘密地建造这艘令人钦佩的‘鸚鵡螺’号的呢?”

“阿罗纳克斯先生,船上的每一部构件,都来自地球上不同的地点,写上假地址运到我这里来的:在克勒索铸造了龙骨,在伦敦庞尼公司制作了推进器的主轴,船壳钢板是利物浦利尔德工厂造的,格拉斯哥斯各脱工厂制造了螺旋推进器。船上的贮水池是巴黎嘉依公司造的,机器是普鲁士克鲁伯工厂造的,船头的冲角是在瑞典的摩达拉工厂造的,精密仪器来自纽约的哈提兄弟公司等。这些制造商都收到我不同署名的设计图。”

“不过,”我又说道,“这些部件制成后,还得将它们组装起来,对吧?”

“此前,教授先生,我在大洋中一个荒岛上已经建起了我的加工厂。在那里,我的工人,也就是我曾经培养和训练过的那些同伴,和我一起,共同组装好我们的‘鸚鵡螺’号。完成工程以后,我便一把火烧毁了我们留在那荒岛上的痕迹,要是可能的话,我恐怕还会把这座岛炸掉。”

“那么,可想而知,这艘船的成本是极其昂贵的了?”

“阿罗纳克斯先生,一艘钢铁制造的船,每吨成本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法郎。‘鸚鵡螺’号容量是一千五百吨,那成本就是一百六十八万七千法郎,再加上装备费,一共是二百万法郎,还有船内的艺术品和收藏,总共为四五百万法郎。”

“您一定很富有吧?”

“相当富有,先生。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还清法国上百亿的国债!”

我注视着这个跟我这样说话的怪人。他以为我那么容易受骗吗?我将来一定会了解到真相的。



第十四章 黑潮



海水的面积在地球上约占三百八十三万两千五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也就是三千八百多万公顷,体积是二十二亿五千五立方海里,可以形成直径为六十古法里、重量为三百亿亿吨的大球。不过,要想了解这一概念,就必须设想十的三十次方同十亿之比,相当于十亿同一个单位之比,即十的三十次方里包含的十亿数的总和,相当于十亿中所有的单位数。而海水的总量差不多等于四万年中陆地上所有江河的水流量。

在地质纪年中,火的时期过后是水的时期。起初到处都是海洋。接下来,在志留纪初期,渐渐露出山峰,逐渐浮现出岛屿,同时又被局部的洪水淹没,重新再出现,结为一体,形成大陆,最后固定为地理上的陆地,就像我们今天看见的那样。地球上固体部分从流体部分获取的面积为三千七百万六千五百七十万平方英里,有一千二百九十一万六千万公顷。

海水被大陆的形状分成了五大部分:北冰洋、南冰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

太平洋从南到北处在两个极地之间,东西两端是亚洲和美洲,经度范围是一百四十五度。太平洋是最安静的海洋,海潮宽大而缓慢,潮水来势一般,有充沛的雨量。在命运的支配下,我在最奇异的环境下首先经过了这片海洋。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对我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就准确地记下现在所处的方位,确定这次航行的出发点吧。现在是差一刻十二点,我们要浮到水面上去。”

船长按了三下电铃。抽水机开始排出贮水池的水,气压表上的针从不同的气压度,指示出“鹦鹉螺”号的上升运动,接着,船停了下来。

“我们浮出海面了。”船长说。

我走到通往平台的中央扶梯上。脚踏着一层层金属阶梯，经过打开的铁盖板，来到了“鹦鹉螺”号的上部。

平台浮出水面不过八十厘米。“鹦鹉螺”号的前后两部分呈纺锤状，好像一根长长的雪茄。我注意到船体的钢板呈瓦状排列，好像陆地上爬虫身上的片片鳞甲。因此我很自然就明白了：不管望远镜的功能有多好，这船也会被看成是一只海洋动物。

靠近平台中央，那只半截隐在船壳中的小艇，就像一个微微突出的瘤。在平台前后，立着两个不太高的笼子，向侧前方倾斜。笼子的一部分装有厚厚的玻璃透镜。其中一只笼子给“鹦鹉螺”号的领航人使用，另一只笼子，是照亮航道的强力信号灯。

天空晴朗，海景美极了。长长的船几乎感觉不到海洋大幅度的波动。水面被一阵轻柔的东风吹皱了。天际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雾气，我们的视野极其开阔。

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没有一块礁石，没有一处小岛，同样也看不到“林肯”号的踪影，只看见一片浩瀚无边的海洋。

尼摩船长带着他的六分仪，测量了太阳的高度，这能让他知道船所在的纬度。他等了几分钟，让太阳跟地平线平齐。视察的时候，他的肌肉没有丝毫颤动，仪器仿佛握在铁石般的手中，纹丝不动。

“是正午了，”他说道，“教授先生，您在想什么？”

我朝着那微微发黄临近日本海岸的海面投去了最后的一瞥，然后回到客厅中来。

在那里，船长标记下了方位，极其准确地计算了经度，还用以前做的时角观测记录来检验结果。然后他对我说道：

“阿罗纳克斯先生，我们现在位于西经一百三十七度十五分……”

“您是根据哪种子午线算出来的？”我急忙问道，希望船长的回答能够向我泄露他的国籍。

他回答我说：“先生，我有各种不同的精密时计，根据巴黎、格林威治或是华盛顿子午线计算都行。但是，由于您的关系，我今后将使用巴黎子午线计算。”

这个回答让我一无所获。于是我点了点头。船长又接着说道：

“根据巴黎子午线计算，现在的经度是西经一百三十七度十五分，纬度是北纬三十度七分，就是说，我们现在离日本海岸大约三百海里。就是今天，11月8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日,正午时分,我们的海底探险旅行开始了。”

“上帝保佑我们!”我应答道。

“那么,教授先生,”船长补充说道,“我将让您作自己的研究。我的航线定在海面下五十米深处,东北偏东方向。这些是标记清晰的航海图,您从上面可以对照我们的航路。这个客厅供您使用,现在,恕我告辞了。”

尼摩船长向我行了个礼,就出去了,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默默地沉思着。这时我的思绪全集中在这位“鹦鹉螺”号的船长身上。我到底能不能知道这个自称不属于任何国度的怪人究竟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呢?他对人类怀有的那种怨恨,那种激怒了他的,而且可能会令他寻求可怕报复行为的怨恨,又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正如康塞尔曾经说过的“有人给他受过痛苦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学者,一位那样的天才?是不是一位现代伽利略,抑或是一名像美国的莫里那样的,由于政治革命而夭折了学术生涯的科学家呢?这我都还说不准。偶然的机会有我抛到了他的船上,我的生命就在他的手中。他冷淡地,但却是客气地收留了我。不过,他从来不握我向他伸出的手,而他,也从不主动向我伸出手来。

整整一个小时,我都沉浸在这些思绪之中。我试图解开这个对我来说十分有趣的秘密。然后,我的目光盯住了铺在桌上的巨大的地球的两半球平面图,我把手指放在上面标出了经纬度相交的那点上。

大海大洋同大陆一样也有江河。那是一些特殊的水流,通过它们的温度、颜色便可以识别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家知道的暖流。学界已经确定了地球上五条主要水流的方向:第一条在大西洋北部;第二条在大西洋南部;第三条在太平洋北部;第四条在太平洋南部;第五条在印度洋南部。当里海和咸海与亚洲各大湖汇流,形成一片汪洋的时候,可能在印度洋南部这个地方,还存在过第六条水流。

然而,从标注在平面球图上的那一点起,伸展出上述暖流中的一条,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黑水流。它从孟加拉湾流出,在热带太阳光线的垂直照射下会变暖,它横穿马六甲海峡以后,沿着亚洲海岸延伸,在太平洋北部形成圆弧形,一直到达阿留地安群岛,顺流冲走樟树树身和当地物产,暖流那种纯净的靛蓝色与大海大洋的波涛形成鲜明对照。“鹦鹉螺”号即将经过的就是这条水道。我目送着它,看着它消失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之中,我感觉自己正在和它一起奔流而去,就在这时,尼德·兰和康塞尔出现在客厅门口。

看到摆放在他们眼前的奇妙物品，我那两个诚实的伙伴都惊呆了，愣在那里。

“我们现在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这位加拿大人惊呼道，“是在魁北克博物馆吗？”

“先生要是高兴，”康塞尔回答，“倒不如说是在桑美拉大厦好了！”

“我的朋友们，”我让他们进来，同时说道，“你们不在加拿大，也不是在法国，而是在‘鹦鹉螺’号上，是在海洋底下五十米处。”

“既然先生如此肯定，那一定要相信先生了。”康塞尔回答说，“不过，说实在的，就连我这样一位佛兰芒人都对这个客厅感到惊奇。”

“你惊奇吧，我的朋友。好好看吧，因为，对于你这么能干的分类者来说，这里有许多事可做哩。”

我并不需要鼓励康塞尔。这个诚实的年轻人已经伏在橱窗上了，同时自言自语地道出了一串博物学家常用的词汇：腹足纲、油螺科、磁贝属等等。

在此期间，对贝类学几乎没有了解的尼德·兰问起我同尼摩船长会谈的情况。他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尼摩船长是什么人，从哪儿来，要到哪里去，他要把我们带到多深的海底。他一直问了那么多的问题，我简直不知从哪儿答起。

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他了，或者说，我把我还不知道的也全都告诉他了。然后我问他，他到底听到或是看到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见！”这位加拿大人答道，“就连这船上的人影，都没有看见过。这么说，船上的人也都是电做的了，嗯？”

“电做的人？”

“说真的，没准儿我会这么想的。可是您，阿罗纳克斯先生，”尼德·兰问道，他总是坚持他的想法，“您就不能告诉我船上一共有多少人吗？是十个，二十个，五十个，还是一百个？”

“这我可说不上来，兰师傅。而且请您相信，现在，您得抛弃那个夺取或者逃离‘鹦鹉螺’号的念头。这条船是现代工业的杰作，要是没看见过它，我恐怕会很遗憾的！有许多人只是为了在这些神奇怪异的东西中间游览一番，就乐于接受我们眼前这样的处境了。这样一来，您就必须保持镇静，我们得注意观察我们周围的事物。”

“观察！”这位捕鲸手喊道，“我可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这铁板一样的监牢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是在瞎跑，是在胡乱行驶……”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尼德·兰说最后几句话的时候，黑暗突然降临了，而且是绝对的黑暗。明亮的天花板失去了光辉，光亮熄灭得太快了，就连我们的眼睛都有疼痛的感觉，这跟在深沉的黑暗中突然出现一片光明那种相反的情况有相似的感觉。

我们都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地待着，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忽然，一阵滑动的声响传来了，仿佛两侧的壁板都动了起来。

“现在全完了！”尼德·兰说道。

“水母目！”康塞尔低声说。

这时，光线通过两个椭圆形的孔洞，从客厅四周射了进来。海水在电光的照射下，显得亮极了。两块水晶玻璃将我们同海水隔开。一开始，我想到这脆弱的隔板会发生破裂，心里就不禁害怕起来，但强有力的铜框架支撑住了隔板，并给了它近乎无限的抵抗力。

在距离“鹦鹉螺”号一海里的范围内，海水清澈透明。多么奇妙的景色啊！即便是生花妙笔也难以描绘！谁能描绘出光线穿过透明的水面时所出现的美丽场面呢？谁能画出光线直至海洋上下两层依次递减所带来的柔和光度呢？

人们都知道海水的透明性。大家都知道海水甚至比溪涧更澄清透明。海水所含的悬浮状态的矿物质和有机物质，甚至可以大大增加它的透明度。在海洋的某些部分，如安的列斯群岛，一百四十五米深的海水可以让人看见它清澈异常的沙床，而太阳光的穿透力似乎直到三百米的深度时才会停止。但是，在“鹦鹉螺”号经过的水域中，电光在水波中间出现，这就不仅是明亮的水，而是流体亮光了。

艾伦堡相信海底有磷光照明。如果我们承认他的设想，那么，为了海里的居民，大自然就一定保留了它那些最为奇妙的景色之中的一种，而我，凭着这种万千变幻的光线，现在就可以将它识别出来了。客厅的每一边，都有一扇窗户开向此处还没探测的深渊。客厅内的黑暗使得外面的光亮变得更加明显，在我们看来，这个水晶体仿佛是一座巨大水族馆中的玻璃。

在“鹦鹉螺”号中感觉不到移动，这是因为水中没有了标志。可是，不时可见被船头冲角分开的水波纹，在我们眼前急速掠过。

我们心醉神迷，胳膊肘放在玻璃窗前，我们谁都没有打破由于惊愕而引起的那种沉湎状态。这时候，康塞尔说起话来了：

“你不是想看吗？尼德朋友。那好，你仔细看吧！”

“奇怪！真是奇怪！”这位加拿大人说道，他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忘记了自己的愤怒和他那逃跑的计划了，“人们还可以从更远的地方来欣赏这般景象呢！”

“啊！”我喊了起来，“我明白这个人的生活了！他与众不同，独自营造了一个世界，世界为他保留了最震撼人的奇观！”

“可是鱼呢？”这位加拿大人提醒说，“我没看见鱼！”

“这事与你无关，尼德朋友，”康塞尔说，“因为你认不得它们。”

“我！我可是位打鱼人！”尼德·兰喊道。

对于这个问题，两个朋友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因为他们都认得鱼，但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认识的。

大家都知道，鱼属脊椎动物门中的第四纲和最后一纲。人们已经给鱼类下了很确切的定义：“具有双重循环功能的、冷血的、用鳃呼吸的、注定在水中生活的脊椎动物。”鱼类有两种不同的类别：硬骨鱼类，即脊柱由硬骨脊椎构成；软骨鱼类，即脊柱由软骨脊椎构成。

这位加拿大人可能知道这种区别，但康塞尔却知道得更多。现在，他同尼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能承认自己的知识比尼德少。于是，他这样对尼德说：

“尼德朋友，鱼类都怕你，你是位很能干的捕鲸手。你曾经捕捉过大量有趣的动物。不过我敢打赌，你并不知道人们怎样将它们分类。”

“不，我知道。”这位捕鲸手一本正经地答道，“人们将它们区分为可食用和不可食用两类！”

“那是对于美食家来说的，”康塞尔应答道，“但请你告诉我，你明白硬骨鱼类与软骨鱼类之间存在的差别吗？”

“大概知道吧，康塞尔。”

“还有这两大类的小分类呢？”

“我想我能猜出来。”这位加拿大人答道。

“是吗，尼德朋友？还是听我说说吧，记下来吧！硬骨鱼类分为六目：第一目，棘鳍目，上鳃完整，可以活动，鳃像梳子一样。这一目共有十五科，包括已知鱼类的四分之三。典型是：河鲈。”

“味道非常好。”尼德·兰答道。

“第二目，”康塞尔继续说，“腹鳍目，腹鳍垂在肚腹下面和胸鳍后面，而不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是长在肩骨上。这一目分为五科,包括绝大部分的淡水鱼。典型是:鲤鱼、白斑狗鱼。”

“嗯!”这位加拿大人带着些不屑的神气说道,“原来是些淡水鱼。”

“第三目,”康塞尔说道,“副鳍鱼,腹鳍连着胸鳍,并且紧悬在肩骨上。这一目包括四科。典型是:鲈鱼、黄盖鲈、大菱鲆、菱鲆和鳎鱼,等等。”

“好吃极了,好吃极了!”这位捕鲸手大声喊道,他只是从可食用的角度来看待鱼类。

“第四目,”康塞尔的兴趣丝毫未减,继续说道,“无鳍目,有长长的身体,却没有腹鳍,身上是一层厚厚的通常是有黏性的皮,这一目只含一科。典型是:鳗鱼、电鳗。”

“不太好吃!不怎么样!”尼德·兰应答着。

“第五目,”康塞尔说道,“总鳃目,鳃是完整自由的,却是由一些小束构成,一对对沿鳃弓排列。这一目只有一科。典型是:海马、海天龙鱼。”

“糟透了!味道不好!”这位捕鲸手回答。

“最后,第六目,”康塞尔说道,“固颌目,颌骨固定在颌间骨边上,形成上颌。上颌的颌弓与头盖骨缝连接在一起,固定不动。这一目没有真正的腹鳍,由两科组成。典型是:单鼻鲀、翻车鲀。”

“这鱼用锅煮简直是糟蹋锅哩!”这位加拿大人叫喊着。

“你清楚了吗,尼德朋友?”擅长分类的康塞尔问道。

“还是没有明白,康塞尔朋友。”这位捕鲸手回答道,“不过你说下去吧,既然你很感兴趣。”

“说到软骨鱼类,”康塞尔镇定地接着说道,“它们只有三目。”

“这样就更省事了。”尼德应和着。

“第一目,圆口目,上颌联结成一个活动的圆环,开合的鱼鳃上有许多小孔。这一目只有一科。典型是:七鳃鳗。”

“这鱼应当是人们爱吃的。”尼德·兰说。

“第二目,横口亚目,鳃同上一目相差无几,但是下颌是活动的。这一目是同一类中最重要的,包括两科。典型是:鳐鱼和角鲨。”

“什么?”尼德·兰高声喊叫起来,“鳐鱼跟鲨鱼同属一目?那么,康塞尔朋友,为了鳐鱼的安全,我建议你别将它们放到同一个鱼缸里!”

“第三目,”康塞尔应声道,“鲟鱼目,鱼鳃由一条覆盖着鳃盖骨的缝开合,跟

普通的鱼类一样。这一目分为四属。典型是：鲟鱼。”

“啊！康塞尔朋友，你将最好吃的放在最后说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全说完了吗？”

“没错，我诚实的尼德。”康塞尔答道，“不过你得注意，尽管你知道了这些，但你却仍然了解甚少。因为科又分为属，属又分为亚属，又分为种，分为变种……”

“好了，康塞尔朋友，”这位捕鲸手一面朝玻璃隔板弯下身去，一面说道，“各种各样的变种都游过来了，看啊！”

“没错！真的，是鱼呀，”康塞尔喊起来，“我们好像是在水族馆里呢！”

“不，”我回答道，“其实水族馆只是一个笼子，可这些鱼却好像天上的鸟儿那样自由自在。”

“好呀！康塞尔朋友，那你就说一说这些鱼的名目吧。你说吧！”尼德·兰说道。

“我嘛，”康塞尔回答说，“可说不上来，这是我主人的事啦！”

其实，这个令人钦佩的年轻人，是个分类狂，而不是一位博物学家。我怀疑他是否能从舵艙中分辨出金枪鱼来。总之，他跟这位加拿大人相反，后者倒是可以毫不犹豫地說出所有这些鱼的名字。

“这是一条鳞鲀。”我说道。

“还是一条中国鳞鲀！”尼德·兰应答着。

“鳞鲀属，硬皮科，固颌目。”康塞尔低声说。

毫无疑问，如果把尼德·兰和康塞尔两人合在一起，一定会造就出一名杰出的博物学家。

这位加拿大人并没说错。确实有一群鳞鲀，它们身体扁平，表皮粗糙，背部带有针状物，在“鸚鵡螺”号周围游来游去，晃动着排列在尾鳍两边的四行尖刺。还有什么能比它们的外表更令人赞叹的呢？上灰下白，金色的斑点在海浪阴暗的旋涡中间闪闪发光。在这些鳞鲀中间，还有几条鳐鱼摆动着身躯，看起来好像一块迎风招展的台布。在它们当中，我还看到了我最为喜欢的那种中国鳐鱼，它的上半身为黑黄色，肚子下面呈淡玫瑰色，眼睛后面带有三根刺；这是稀有品种，在拉塞拜德那个年代，人们甚至不敢相信这种鱼的存在，而拉塞拜德本人也不过是在一本日本画册中见过这种鱼的样子。

在两个小时内，“鸚鵡螺”号受到了整整一支水族部队的欢迎。这支水族部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队在戏耍、在跳跃。就在它们展现美丽、光彩和速度，并以此相互比赛的时候，我辨认出了青色的海婆婆，一种身上有双层黑线的海鲱绸鱼，鱼尾呈弓形、白色、背上饰有紫色斑点的虾虎鱼，身体是蓝色、头部是银白色的日本鲭鱼，它是这一带海中值得赞美的鲭鱼，仅是名字就能使人想象出其辉煌的碧琉璃鱼，鱼鳍时而变蓝时而变黄的条纹鲷鱼，尾上配有一条黑带的线条鲷鱼，优雅地裹在六条带中的线带鲷鱼，形状像笛孔一样的笛孔鱼或叫海山鹑，其长度达到了三英尺的日本火蛇，多刺的鳗鱼，眼睛小巧而有神、大嘴里满是利齿的六英尺长蛇，等等。

我们始终惊叹不已，而且，惊叹声一直都没有停过。尼德列举出鱼的名目，康塞尔就开始分类。我呢，我在这些活蹦乱跳而且非常美丽可爱的鱼的面前显得心醉神迷。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会，来观赏这些在天然环境中自由自在活动着的动物。

我不能逐一列举所有这些在我眼前经过的水中动物，这些简直就是日本海和中国海里的全部标本。这些鱼比空中的鸟还多，也许是受到明亮的电光的吸引，全都游了过来。

突然，客厅内亮了起来，铁皮护板关上了，迷人的景象消失了。过了很久，我仍然像处在梦幻般境地，一直到我的目光注意到壁板上悬挂的仪器才清醒过来。罗盘仪总是指着东北偏东方向，气压计指着五个大气压，这个数字与船只所处的五十米的深度相符合，而电力测速器表明该船每小时行驶十五海里。

我在等尼摩船长。可他没有出现。现在时钟正指向五点。

尼德·兰和康塞尔回到他们的舱房去了，我也回到了我的房间。房内，我的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其中有用最美味的大海鳌做的汤，有一份羊鱼的白肉，切成薄片，鱼肝另行加工制作，做成一份美味佳肴，还有金鲷鱼的脊肉，我觉得味道比鲑鱼还好。

这天晚上，我一直都在看书、记笔记、思考问题。过了一会儿，感到困倦了，我便躺在大叶藻制成的床上，沉沉地睡着了。这个时候，“鹦鹉螺”号正穿行在黑潮的急流中。

第十五章 一封邀请信

第二天,11月9日,我呼呼大睡了十二个小时以后才醒过来。康塞尔走了进来,像平时一样,他问了“先生晚上睡得好不好”之后,便按我的吩咐干起活来。加拿大人还在酣睡着,仿佛这辈子就没打算醒过来似的。

我允许这诚实的小伙子随心所欲地喋喋不休,基本没有应答。我关心的是为什么看不见尼摩船长,昨天的会谈结束之后,他就再没露过面,我希望今天能见到他。

我尽快穿好了足丝制成的衣服。它的质料不止一次地引起了康塞尔的注意。我告诉他,这些料子是由光滑柔软的纤维制成的,而纤维是由生活在地中海岸的一类叫做“猪脰介壳”的贝壳留在礁石上的。

穿好衣服之后,我便到大厅里去了。可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

于是我埋头研究那些堆积在玻璃柜中的贝类学珍藏,又搜索一些丰富的植物标本。

一天过去了,可始终见不到尼摩船长露面。客厅的隔板没有开启。也许是人家不想让我们对这些美好的东西感到厌烦吧。

“鹦鹉螺”号的航向始终保持东北偏东走向,时速为十二海里,船正行驶在海面下五十至六十米深处。

第二天,11月10日,同样没有人来,冷冷清清的。我没有见到船上的任何人。尼德和康塞尔同我一起度过了大半天的时间。他们都对船长莫名其妙地不露面感到不解。这个奇怪的人生病了吗?他要改变安置我们的计划吗?

后来,我们就按照康塞尔提醒的意见,享受这种完全的自由,同时吃得很讲究。我们的主人遵守他所约定的条款。我们不应该抱怨,再说,我们这么奇异的遭遇却又得到这么好的待遇,因而我们就更没有权利再去指责他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这一天,我开始记日记,写下这些奇遇。这样做,我可以更详尽、更确切地把这些情形叙述出来。有趣的是,我是用海中的大叶藻造出的纸来写日记的。

11月11日一大早,“鹦鹉螺”号船内弥漫的新鲜空气让我知道我们又浮出了海面,这是为了补充氧气。我朝中央扶梯走去,登上了平台。

早晨六点,我发现天色阴沉,海面呈灰色,却很平静,几乎看不见波浪。尼摩船长会来吗?我希望能平台上碰到他。我只看见那关闭在玻璃间里的领航员。我坐在小艇外壳的突出部分,悠然自得地呼吸着带海腥味儿的清新空气。

浓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地消散了,光芒四射的太阳涌出了东方地平线。大海在阳光照射下闪着金光,犹如一根导火线燃着发出的火花一般。云彩飘散在高空,颜色深浅不一,非常好看,无数的“猫舌头”预告了全天都会有风。

可是对于连大风暴都不惧怕的“鹦鹉螺”号来说,风又能把它怎么样呢?

于是,我欣赏着这令人愉快的日出,充满了喜悦和兴奋,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有人走到平台上来。

我正准备招呼船长,发现上来的却是船上的大副,我第一次与船长会面时曾经见过他。他一直在平台上往前走,似乎没发现我的存在。他拿着自己那高倍数的望远镜,双眼在极其专注地观察着天际各处。然后,察看完毕,他走近隔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拼法就是下面所写的那样。我把这句话记了下来,因为每天早晨,在同样的情况下,总能听到这样一句话,其内容如下:

“*Natron respoc lorni virch.* ”

这意味着什么,我可就说不上来了。

一说完这些词语,大副就下去了。我想,“鹦鹉螺”号就要进行海底航行了。于是,我又回到隔板处,再经纵向通道返回到我的房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五天,情况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变化。每天早晨,我都走上平台。那句一样的话语还是由同一个人说出。尼摩船长并没有露面。

我已经放弃了要和他见面的念头。11月16日,当我跟尼德和康塞尔一起回到我房间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写给我的条子。

我迫不及待地展开条子。上面的字写得潇洒、清晰,而且带点哥特字体的风格,并令人想起德文字来。

条子上面写有这些字,内容如下:

“鹦鹉螺”号船上的阿罗纳克斯教授先生启:

尼摩船长邀请阿罗纳克斯教授先生参加明天早晨在克利斯波岛森林中的一场狩猎活动。他期望着教授先生到场,同时也欢迎其同伴一起参加。

“鸚鵡螺”号船上指挥官 尼摩船长

1867年11月16日

“一场狩猎!”尼德喊道。

“而且是在克利斯波岛上森林中!”康塞尔补充说道。

“这个怪人,那么他要到陆地上去了?”尼德·兰又问道。

“我觉得,关于这点信中写得非常清楚了。”我将信再看了一遍,说道。

“那么,应当接受邀请!”这位加拿大人回答说,“一踏上坚实的陆地,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的想法。再说,能得上几块新鲜的野味,我将会非常高兴。”

尼摩船长对于大陆和岛屿明显反感,现在却邀请我们去林中狩猎,我没法解释这其中的矛盾,我只是回应道:“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克利斯波岛是什么样子的吧。”

于是,我去查看了平面球图。在北纬三十二度四十分、西经一百六十七度五十分的地方,我找到了这个小岛。这岛屿是克利斯波船长在1801年发现的,可是,古代的西班牙地图却都把它叫做洛加·德·拉布拉达,意为“银石”。此外,这距离我们的出发点大约有一千八百海里,稍稍改变了航向的“鸚鵡螺”号,这时便朝东南方向航行。

我将把这个淹没在北太平洋中的小岛告知我的同伴们。

“尼摩船长就算有时想到陆地上去,”我对他们说,“他也只会选择一些绝对没有人烟的岛屿。”

尼德·兰摇摇头,没有作答,随后,他和康塞尔都走开了。在用那个不露声色的侍者给我端来的晚餐之后,我睡下了,但仍在想着心事。

第二天,11月17日,我一觉醒来,觉得“鸚鵡螺”号停止不动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走进了客厅。

尼摩船长正在那里等我。他站起身来,向我打招呼,同时问我愿不愿意陪他一起去打猎。

因为他只字不提一周来为何不露面一事,我又不便打听,于是我告诉他,我的同伴和我,我们随时准备跟他一起去。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不过，先生，”我补充说道，“请允许我向您提个问题。”

“您说吧，阿罗纳克斯先生，而且，只要我能回答，我就一定会回答您。”

“那好，船长，既然您已经同陆地断绝了一切联系，您在克利斯波岛上怎么还会拥有森林呢？”

“教授先生，”船长回答我说，“我所拥有的森林不需要太阳——既不需要它的光，也不需要它的热。狮子、老虎、豹子，任何四脚兽都不会出没在那里。只有我才知道这座森林，它只为我一个人而生长。因为它不是陆上森林，完全是海底森林。”

“海底森林？”我惊奇地说道。

“没错，教授先生。”

“那您愿意带我到海底森林中去吗？”

“没错。”

“步行去？”

“是的，甚至不会将脚弄湿。”

“同时还狩猎？”

“一边狩猎。”

“猎枪拿在手中？”

“猎枪拿在手中。”

我注视着“鹦鹉螺”号的船长，没有流露出对他本人丝毫谄媚的神情。

“毫无疑问，他精神有问题。”我想，“他病发了一次，持续了八天，甚至还要继续下去，真遗憾！我宁可脾气古怪一点，那总比发疯强吧！”

我的这个想法清楚地反映在脸上，而尼摩船长却只是要我跟着他走。我便跟随着他，一切听天由命好了。

我们到了餐厅，在那里，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开始，尼摩船长只是吃，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才对我说道：

“教授先生，当我向您提议去我的克利斯波岛上森林里狩猎的时候，您以为我是自相矛盾吧。当我告诉您那是海底森林的时候，您又以为我是疯了。教授先生，您可不应该如此轻率地对人作出判断啊。”

“不过，船长，您得相信……”

“请听我说，然后您就知道该不该认为我发疯或者自相矛盾了。”

“好的。”

“教授先生，您和我也很清楚，人一旦备足了可供呼吸的空气，就可以在水底下生活。在海底下干活的时候，工人穿着一件防水服，头戴一顶金属帽，借助冲气泵和节流器，便可以获得水上面的空气。”

“那是一套潜水设备。”我说道。

“是这样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自由的。他跟冲气泵连在一起，泵通过一根胶皮管输送给他空气，简直就是一条把他挂在陆地上的锁链。要是我们这样同‘鹦鹉螺’号拴在一起，那我们就不能走远了。”

“那怎样才是自由的方式呢？”我问道。

“那就是使用您的两位同胞卢格洛尔和德纳卢兹发明的器械。不过，为了我的需要，我对这种器械进行了改良，这样，您就可以让您在生理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冒险，而您的身体器官又不会感觉到痛苦。经过改进后的这种器械由一个厚钢板制作的密封瓶组成。我把五十个大气压的空气存在瓶中。这个密封瓶就像士兵的背囊一样，用背带绑在人的背上。瓶的上部就像铁盒，空气由吹风机控制，在正常压力下才能从瓶内流出。在目前通用的卢格洛尔器械里，有两根胶皮管从铁盒通出，同操纵器鼻口上罩着的一种喇叭筒连在一起；其中一根用于吸气，另外一根用来呼气，人可以根据呼吸需要，决定开通哪一根皮管。可是，我在海底遇到的压力太大了，因此我必须像潜水员那样，用一个铜制的圆球套装在头上，而那两根吸气和呼气的管子就接在这个铜制的圆球内。”

“太妙了，船长，不过，您所携带的空气很快会用完的，当空气中只含有百分之十五的氧气时，就不能再用于呼吸了。”

“没错。然而，我曾经对您说过，阿罗纳克斯先生，‘鹦鹉螺’号船上的冲气泵可以让我把空气通过高压储存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这套器械的密封瓶可以提供九到十小时内呼吸所用的空气。”

“我再提不出什么异议了，”我应答着，“只不过我还想问一问，您在海底下靠什么来照明呢，船长？”

“用兰可夫灯，阿罗纳克斯先生。如果背上背着呼吸器，那探照灯就挂在我的腰间。灯里装有一组本生电池，不用重铬酸钾，而是用钠来发电的。一些感应线圈将把产生的电收集起来，传送到一种特殊装置的灯里。这灯里头有一根弯曲的玻璃管，管里只有少量的二氧化碳气体。探照灯工作时，气体就亮起来，同时发出一种持续的白光。这样装备起来，我就可以呼吸，也可以看见了。”

“尼摩船长，对我提出的异议，您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我也不再有所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怀疑了。可是，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卢格洛尔呼吸器和兰可夫探照灯，但对于您给我配备的那支猎枪，我仍然不能相信。”

“可这并不是一支火药枪呀。”船长答道。

“那么，是一支气枪了？”

“是这样的。因为船上没有硝石，没有硫磺，没有木炭，您要我怎么去制造火药呢？”

“再说，”我应声道，“要在比空气重八百五十倍的水底下开枪，还必须克服强大的压力呢。”

“这似乎不能成为理由。有一些枪支，是继富尔顿之后由英国人菲力普·哥尔、法国人傅尔西、意大利人兰蒂改进过的，枪上装有特殊开关，可以在您所说的情况下射击。所以，我再一次告诉您，我并没有火药，是用高压空气来代替的，而‘鹦鹉螺’号船上的冲气泵可以为我提供大量的这类空气。”

“可是，这空气很快便会用完的。”

“不会的！我不是有卢格洛尔瓶嘛！而它会按我的需要为我供气的，只需要装上一个开关就够了。”

“但是，在那样的半昏暗状态中，在那与空气比起来密度极大的海水中间，我觉得枪弹不会射得很远的，并且也难以命中吧？”

“不是这样的，先生。使用这种枪射击，是很有威力的。而且，动物一旦被击中，不论多么轻微的伤势，都会立刻毙命。因为这枪射出的并不是一般的子弹，而是一种小玻璃球。这是由奥地利化学家列尼布洛克发明的玻璃球，我储备了许多这些小球。这种玻璃球外面有一层钢套，里面还有铅底，像真正的莱顿小瓶一样，里面具有非常强大的压力，遇到一点儿撞击，都会炸裂开来，不论动物怎样强壮，也会很快死去。我还得补充一句，这些小圆球不比四号子弹更大，普通的枪弹盒就可以装上十个。”

“我再没什么不明白的事了，”我从桌旁站起身来说道，“而我现在要做的只是拿起枪来，然后，您去哪里，我就跟着您去哪里。”

尼摩船长领着我向“鹦鹉螺”号船的后部走去，经过尼德和康塞尔的舱房门面前时，我叫上我的两位同伴，他们也马上跟着我们一起走了。

没过多久，我们来到靠近机房前面的一间小屋，我们要在里面穿上我们的打猎服装。

第十六章 漫步海底平原

说实在的,这间小屋就是“鹦鹉螺”号的军火库和储衣间。墙上挂着十二套潜水服,为去海底散步的人提供服务。

看到这些潜水服,尼德·兰显得很不高兴,不愿意穿上。

“可是,我诚实的尼德,”我对他说道,“克利斯波岛上的森林可是海底的森林呀!”

“哎呀!”这位捕鲸手发现自己吃鲜肉的梦想破灭了,显得非常失望,他说道,“阿罗纳克斯先生,那么您呢,您也要钻到这类衣服里去吗?”

“可那是必须穿上的呀,尼德师傅。”

“那是您的自由,先生。”这位捕鲸手耸了耸肩膀,回答道,“至于我嘛,除非是别人强迫我穿上,不然的话,我是决不会把这种衣服穿在身上的。”

“不会有人强迫你穿上的,尼德师傅。”尼摩船长说道。

“那康塞尔也将一起去吗?”尼德问。

“先生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康塞尔应答道。

依照船长的吩咐,走过来两个船员帮助我们穿上那沉甸甸的防水衣服;这衣服是用橡胶做的,没有缝,以便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像一副柔软而又坚固的盔甲。上衣和裤子连在一起,裤子下面有厚厚的鞋,鞋底装着沉重的铅板。上衣的质料全是薄钢片,像护胸甲一样,可以防止水压迫胸部,使肺部得以自由呼吸;衣袖与手套连在一起,手套柔软,一点儿也不妨碍手的活动。

大家将会发现:那些有缺陷的潜水衣服,比如树皮胸甲、无袖潜水服、入海服、潜海筒等等,它们都是18世纪发明的,而且在当时备受称赞,可跟眼前这类潜水服相比,确实存在着很大差距。

尼摩船长、他的一位同伴——一个赫拉克勒斯般臂力过人的大力士、康塞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尔和我,都很快穿上了这种潜水衣服。只要将那金属圆球套到我们各自的头上就可以了。然而,在完成这一举动之前,我要求船长让我们熟悉一下我们要带上的那些猎枪。

“鸚鵡螺”号的一位船员向我展示了一支轻便的猎枪,枪托用钢片制成,中间是空心的,体积相当大,用来储藏压缩空气,上面有活塞,随着机件转动,便能使空气进入枪筒。枪托内装有一盒子弹,弹盒里有二十颗电气弹,借助弹簧,子弹自动上膛。于是,一发子弹射出去后,另一发就会自动上膛等待发射。

“尼摩船长,”我说道,“这枪真不错,而且容易使用。我只想试一试罢了。可是,我们如何才能到达海底呢?”

“教授先生,‘鸚鵡螺’号此刻停留在水下十米深处,因此,我们只要动身起航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您很快就会知道的。”

尼摩船长将头套进圆球帽里。康塞尔和我,也都照着他的样子做了。这时,我们还听到那位加拿大人朝我们说出“祝你们狩猎愉快”这样嘲讽的话。我们的衣服上部有一个用螺钉铆住的铜领子,领子上钉着金属头盔。头盔上有三个用厚玻璃防护着的孔,只要人的头在圆球内转动,就可以看清各个方向。把头一套进圆球帽,我们背上捆着的卢格洛尔呼吸器便开始工作了,我觉得呼吸很顺畅。

我腰挂兰可夫灯,手持猎枪,整装待发了。不过,说实话,身上受着这般沉甸甸的衣服的束缚,双脚又被铅做的鞋底紧坠在甲板上,看起来我寸步难行。

不过,这种情形他们早就已经料到了,因为我觉得有人把我推进一间与藏衣室相连的小屋里。我的同伴,也跟在我身后,被推了进来。我听见一道装有紧塞阀的门在我们身后关上的声音,之后,我们便处在一片黑暗之中了。

几分钟过后,一声尖利的呼啸声传入我的耳中。我感觉有一股冷气从脚底一直蔓延至胸部。显然是有人打开了船上的水阀,让外面的水向我们涌来,这间小屋立刻充满了水。这个时候,“鸚鵡螺”号船侧的另一道门也被同时打开了。一道朦胧的光线照射着我们。片刻之后,我们的双脚便行走在海底了。

那么,我现在怎样才能把这次海底漫步留下的印象描绘出来呢?要叙述这样罕见的事,单靠词汇是不够的呀!当画笔都不能将水中的特殊景象反映出来的时候,文字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尼摩船长走在前面，而他的同伴，离我们有好几步远，跟在我们后面。康塞尔和我紧挨着，仿佛可以通过金属壳进行交流似的。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衣服、鞋子以及空气瓶的重量了，也觉察不出那厚厚的圆球帽的分量。我的脑袋在这圆球内转动，就像杏仁在核中滚动一样自由。所有这些物体，泡在水里，失去一部分重量，也就是排出的水的重量，由此我更为深刻地体会了阿基米德发现的那条物理学定律原理。我不再是一个惰性物体，相反我获得了较大的活动自由。

阳光一直照射到洋面下三十英尺处的海底，我对它的穿透力感到惊奇。阳光辐射非常容易地穿透水层，驱散了水中的颜色。我能清楚地分辨出百米之内的物体。百米之外，海底微微呈现出越来越弱的浅青色，在远处变成浅蓝色，并消失在一片模糊的黑暗之中。其实，这包围着我的海水不过是一种空气，它比起陆地上的空气密度要大一些，但透明度却相差无几。在我的上方，我所看到的，就是一片平静的水面。

我们在一种细腻、平滑、没有褶皱的沙上行走，这类沙如同海滩上的沙一样，留着涨潮时的痕迹。这块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毯，这面真正的反光镜，正在极其强烈地将太阳光反射开来。由此产生的强大光辐射穿透了所有水层。要是我肯定地说，在三十英尺深处的海水之中，我也能像在阳光照射下一样看得清楚，人们会相信我吗？

约有一刻钟，我都是在这炽热的、由细得摸都摸不出来的贝壳粉末形成的沙上行走。“鸚鵡螺”号的船体，轮廓仿佛一座长长的礁石，正渐渐远去，可是，当水中出现黑暗的时候，它的探照灯却放射出非常明亮的光，能够照着我们回到船上。对于一位只在陆地上看见过如此辉煌的白光的人来说，这种光电效应的景色实在难以想象。在陆地上，充斥于空气中的尘埃使光线呈现出雾一样的状态；可是，在大海大洋之中，它的海面 and 海底相同，电光的折射使眼前的海水显得更加透彻清纯。

这时，我们不停地走，宽阔的细沙平原仿佛无边无际。我用手拨开水流，它在我身后又自动地合上，而我的足迹，在水的压力下，也都很快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某些有形的东西，尽管在远处显得并不清楚，但其轮廓却在我的眼前展现出来。我看得出来，那是一块漂亮的礁石，石上铺满了各色最为美丽的植虫类动物，我早就被那特有的美景震撼了。

这时是早上十点。太阳光正以相当倾斜的角度照射在水面上，光线像是通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过三棱镜一样被折射分解,海底里的花、礁石、胚芽、介壳、珊瑚虫等,一接触到这样的光照,它们的边缘上便微微呈现出太阳光谱的七色亮彩。多么美丽的奇妙景色,真是令人大饱眼福。这各种各样色调的组合交错,的确是一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缤纷的万花筒,总而言之,宛如一位善于运用色彩,而且具有狂热激情的画家的正在使用着的整套调色板!我怎样才能将所有涌入我脑海中的这般强烈的感受告诉给康塞尔,并同他一起发出赞叹呢!我又怎样才能像尼摩船长跟他的同伴那样,利用一些暗语进行思想交流呢!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我就只好自己同自己说话了。这样一来,我便在罩着头的铜盔里喊叫起来,而说这些空话兴许要消耗掉比预计的更多的空气。

在这美不胜收的壮观景致面前,康塞尔也像我一样停止了行走。很明显,这个诚实的小伙子,正为眼前所有这些植虫动物和软体动物进行着分类,而且一直在分类着。珊瑚虫和棘皮动物到处都是。斑驳的叉形虫,孤独生活的角形虫,纯洁的眼球丝(从前被称为“白珊瑚”),蘑菇般耸起的菌生虫,肌肉纤维带贴在地上的银莲花等等,构成一个巨大的花坛,再点缀上结了天蓝色触须褶皱的菌圈,散在沙上的星星般的海星,瘤状的海盘车,真像水中仙女手绣的精美花边,齿形的边饰因为我们行走时引起的轻微波动而左右摇晃。对我来说,把成千上万密布海底的软体动物,环纹海扇、海槌鱼、水叶甲——真正的会跳跃的贝、马蹄螺、朱红胄、天使翅膀一般的风螺、叶纹贝,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海洋生物踩在脚下,实在是于心不忍。但我们必须行走,不断前进。我们的头顶上方浮游着成群结队的管状水母,伸展着它们那天蓝色的触须,散乱地漂在水中;还有月形水母,它们有乳白色或是淡红色的伞膜,装饰着天蓝色的花边,为我们挡住了阳光;还有那发亮的半球形水母,在黑暗之中发出磷光,照亮了我们的道路。

我几乎没有停下过脚步,尼摩船长在向我招手,于是我跟在他的身后前进,在四分之一海里的距离内,所有这些海洋珍品,我都隐约可以见到。又走了不多久,土壤改变了性质。细沙平原之后是一片黏糊糊的泥沙,美国人称之为“乌兹”,这是由硅土或者介壳石灰土构成的。接着,我们来到了一处海藻地,这是海水没有冲走的深海植物,具有极其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纤维结实的草坪,踩上去很软,可以跟手工织出的最为柔软的地毯相比。而且,不光我们的脚下是一片翠绿,就连我们的头顶上也都满是绿色。水面上密布着一层薄薄的海洋植物,属于种类繁多的海藻类。这类植物,我们认识的就有两千多种。我看到水

中漂浮着长长的带状墨角藻，有些呈球形，有些呈管状，还有红花藻，叶子纤细的藓苔，酷似仙人掌扇的掌状蔷薇藻。我注意到距离海面较近的一层多为绿色植物状态，而红色的海藻则位于较深一些的地方，至于黑色或棕色的水草，便构成了海底深处的花园和草地了。

这些海藻实在是海底世界的奇迹，宇宙万千植物的一种奇观。海藻一族造就了地球上最微小的以及最巨大的植物，因为在五平方毫米的空间内，可以存在着四万种肉眼看不见的胚芽，而也有人曾经采集到长度超过五百米的墨角藻。

我们离开“鹦鹉螺”号已经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此时已接近下午了。我看到太阳光垂直照射下来，再没有折射了。那种颜色的魅力在渐渐地消失，碧玉和蓝宝石的色泽变幻在我们的头顶上也都不那么明显了。我们步伐一致地走着，脚踏地面发出一种令人惊奇的密集的声音。在海底，一点点声响都会比陆地上传得更快，让人听得很不习惯。事实上，对于声音来说，水较之空气，是更佳的导体，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比在空气中要快四倍。

这时候，海底地面由于很大的斜坡而低下去一截。亮光呈现出均匀一致的色泽。我们抵达一百米深处，承受着十个大气压的压力。不过，我们的潜水服是为适应这类情形而制作的，因而这股大气压力并没有使我感到丝毫的痛苦。我只是觉得手指关节部位活动不那么方便，而这种不适一会儿也就消失了。至于穿上如此不习惯的笨重装束，在漫步了两个小时后，我本该产生一种疲惫感，此刻却是毫无感觉。在水的帮助下，我行动得非常自由。

到了三百英尺深的地方，我还能看见微弱的阳光，密集的光芒之后是淡红色的余晖，是白昼与黑夜之间的边界线。不过，这足以使得我们看清行走路线了，倒还没有必要使用兰可夫探照灯。

就在这时，尼摩船长停了下来。他在等着我赶上他，同时用手指指给我看，极近处阴影里渐渐显露出一堆堆模糊不清的东西。

“那就是克利斯波岛上的森林。”我想，这点我还会不会弄错。



第十七章 海底森林

终于，我们来到了这片森林的边缘，这里可能是尼摩船长那无边无际的领地之中最为美丽的地方。他把这片森林看成是他自己的，就像创世纪时最初出现的一批人所做的那样，他把这个森林归自己。再说，又有谁能够跟他争夺这处海底财富的占有权呢？还会有更加大胆的拓荒者，手里拿着利斧，到这里来开发这片阴森森的海底丛林吗？

在这林中尽是高大的乔木状植物，我们一走进它那阔大的拱形枝干下面时，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奇形怪状的枝叶——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分布的情形。

林间地面，看不见一寸草，灌木上丛生的枝杈一根也没有伸出，既没有向下弯曲，也没有向着水平方向伸展。所有的植物都向上生长，直冲着水面。没有细丝，没有叶带，无论多么薄，都犹如铁杆般挺直。墨角藻和藤本植物，受它们生长的海水密度的影响和支配，都依据着垂直线挺拔向上地生长。而且，它们都毫不晃动，当我用手将它们分开的时候，这些植物很快又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垂直线在这里支配着一切。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习惯了这种奇怪的布局，也习惯了这种包围着我们，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那种黑暗状况。林中地上满是尖利的石块，行走时难以躲避。在我看来，这里的海底植物是非常丰富的，甚至比南北极地区或者热带区域还多得多，而在那些地区，海底植物就少多了。可是，在几分钟内，我不知不觉地将动物和植物混淆了起来，把植虫动物当成了水产植物，把动物当成了植物。然而，又有谁能够不出差错呢？在这个海底世界里，动物和植物可是非常接近的呀！

经过观察后我发现：这里所有的植物界物产，跟土壤只有一种表层的联

系。它们都没有根，固体对于它们是无要紧要的，沙、贝、介壳、卵石都可以支撑住它们，它们只求有一个支撑体，而并不需要那种帮助生长的力量。这些植物只是自身发展，它们生存的资源就是那维持着它们、滋养着它们的海水。它们大部分长出的也不是叶子，而是奇形怪状的胞层；表面色彩也不丰富，只有玫瑰红、胭脂红、青绿、暗绿、浅黄、灰褐等颜色。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鹦鹉螺”号船上看见过的那些风干了的标本，而是像扇子般展开着的、似乎在迎风招展的孔雀彩贝，朱红色的陶瓷贝，伸展着它那可食用嫩芽的片形贝，纤细柔软、能有十五米高的古铜藻，茎生长在其顶端上的一束束瓶形水草，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深海植物，所有这些植物全都没有花。一位幽默的博物学家曾经说过：“海洋确实是一个反常的、稀奇古怪的环境与场所，在那里，动物类开花，而植物类却不开花！”

在这类高大得就像温带林木的各种不同的灌木之间，在它们各自潮湿的阴影下面，分布着一些有着绚丽花朵的真正的荆棘丛，一排排植虫动物，上面有像花一般开放的斑纹状脑珊瑚，须触透明的黑黄色石竹珊瑚，像草地般丛生的石花珊瑚，还有像成群结队的蜂鸟一样的蝇鱼，正从这一枝到另一枝般地飞来飞去，而那些两肋耸起、鳞甲尖利的黄色蠹虫鱼、飞鱼、单鳍鱼等，就像一群鹤鹑，正在我们的脚下跳跃着。

将近一点钟时，尼摩船长发出休息的信号。对于我来说，这一做法令我十分满意，于是，我们便在一个海草华盖下面躺了下来，而那海草的细长枝条却像箭一样地直立着。

这短暂的休息令我感觉舒适，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能交谈，说实在的，我们彼此间既不能说上话，也不可能有什么应答。我只好把我那笨重的铜头帽挨近康塞尔的头部位置。我看见这诚实的年轻人眼里闪现出兴奋的光芒，而且，他还任其潜水服里扭动着身体，做出种种滑稽可笑的样子，以表示自己那种满意的心情。

这样漫游了四个小时之后，我很奇怪自己竟然没有强烈的食欲。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上来。然而，反过来，我却感觉到有一种不可抑制的睡眠的欲望——正如所有的潜水者那样，因此不一会儿，我的眼睛便在厚厚的玻璃后面闭拢起来，陷入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昏睡之中。在此之前，我只是靠行走来阻止这种昏睡。尼摩船长和他那位强壮的同伴，都已经躺在那水晶般晶莹透明的水中了，他们在给我们作出睡眠的示范。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沉迷于这种昏睡之中，不知有多久，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太阳正在西下。尼摩船长早就已经起来了，而我也开始伸展着四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发现使我一下子站立起来。

在距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有只一米高的巨型海蜘蛛，正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想要向我扑过来。尽管我穿的潜水服相当厚，可以保护我不至于被它咬伤，但我还是禁不住地打了一阵寒战。康塞尔和那位“鹦鹉螺”号上的水手这时也都醒过来了。尼摩船长向着他的同伴指了指那只丑陋的甲壳动物，他的同伴立刻给了它一枪，我看见这怪物很很难看的脚爪猛烈地抽搐着，很快就一命呜呼。

这次遭遇使我想到了，一定还有其他更加可怕的动物，它们会时常来到这黑沉沉的海底。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潜水服恐怕就无力保护我免遭它们的袭击了。在这以前，我并没有考虑到这类情形，因此我决心时刻保持自己的警觉。此外我还猜想，这次休息意味着我们这一次徒步旅行的结束。可是我错了，尼摩船长并没有要返回到“鹦鹉螺”号上去的意思，而是继续进行这次大胆的海底远足旅行。

地面一直处于下陷态势，坡度变化得更加明显，将我们带到了更深的海洋深层。这时，大概快要三点钟了，我们来到了一个狭小的海谷，它位于两个陡峭的峭壁之间，处在 一百五十米深处的海底。幸好我们的器械十分完善，才得以超越九十米的范围，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大自然强迫人类进行海底徒步旅行的极限。

虽然没有什么仪器可供我丈量，但是我认为，我们是处在水面下的一百五十米深处。而且，我知道，即便在最清澈的海里，太阳光线也不可能再向下照射了。果真如此，在这个深度，黑暗笼罩着四周，十步以外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我便摸索着前行。就在这时，我看到忽地闪出一道相当明亮的白光。原来是尼摩船长刚刚打开了他的探照灯。他的同伴仿照他的样子做了。康塞尔和我，我们也模仿着他们的举动。我转动螺丝，让线圈与玻璃弯管接通起来。于是，大海便处在我们四盏探照灯的照射之下，我们周围二十五米内呈现出一片光明。

尼摩船长继续朝森林中幽深的地带深入，所经之处灌木越来越稀少。我感觉到，在这里，植物生命力要比动物差些。那些深海植物已经放弃这片荒凉的土地，而一些神奇的动物，如植虫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以及鱼类，却仍然到处都有。

我一面行走，一面思索着：我们那兰可夫灯的灯光想必会吸引这沉沉的海底下的某些居民们。然而，它们即便过来，也只是停留在狩猎者无法达到的范围以内。曾有好几次，我看见尼摩船长停下脚步，并开始举枪瞄准；可观察了一阵之后，他又把枪收起来继续前行。

终于，在四点钟左右，这次令人惊奇的海底徒步旅行结束了。在我们的前面，矗立着一道壮观的、由一大堆岩石组成的高墙。那是巨人般的岩石层，花岗岩的峭壁，上面形成一些阴暗的岩洞，但是没有可以攀登的坡道。这里就是克利斯波岛的边缘，同时也是陆地。

尼摩船长突然停了下来。他向我们做着停止的手势。于是，尽管我此刻很想穿过这道墙，但也只好停住自己的脚步。尼摩船长的领地到这里终止了，他不愿意越过这道界限。再往前走，那就是他不愿涉足的地球的陆地部分了。

我们开始往回走了。尼摩船长仍旧走在这支小队的前面，而且，他始终是大步流星地朝前走。我似乎觉得，我们并不是顺着原路回到“鹦鹉螺”号船上去的。这条新路很陡峭，所以，走起来非常艰难，不过，却能让我们尽快地接近海面。返回到海水上层不可太快，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使压力的减缓过快，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身体里引起严重的机能紊乱，从而导致致命的内伤。迅速地，亮光又出现了，而且变强了，同时，太阳已经处于天际的低处，阳光的折射重新给那些各色物体套上了七彩光环。

在水下十米深处的地方，我们走在一大群各种各样的小鱼中间。它们比空中的飞鸟数量还要多，而且更加灵活。不过，还没有哪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值得我们开枪的猎物。

就在这个时候，我瞥见船长迅速将枪抵住肩膀，准备射击。他瞄准着灌木丛中一个正在活动着的東西。枪响了，一声轻微的子弹声过后，便有一只动物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应声倒下了。

这是一只漂亮的海獭，一只水兽，它兴许是海洋中唯一的四足兽了。这只海獭长一米半，想来可以卖到大价钱。它的皮，上面是栗褐色，下面是银白色，可用来制成一种美观的皮料，就像俄罗斯和中国市场上那些珍贵的皮料一样。柔软精细、色泽光滑漂亮的皮毛决定了它的价值少说也得两千法郎。我非常欣赏这珍稀的哺乳类动物——溜圆的脑袋，长着一副短耳朵，眼睛圆圆的，髭须纯白，像猫一样，脚呈掌形，带有趾甲，尾巴蓬松一团。由于渔人的追猎围捕，这种珍贵的食肉类动物已经变得十分稀少。它们大部分躲藏在太平洋的北极圈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里,就算是在那里,它们一族也快要灭绝了。

尼摩船长的那位同伴走过去,拾起了这只海獭,将它扛在自己肩上,我们又上路了。

一个小时之后,一片细沙平原在我们脚下出现。平原经常上升到距离海面不到两米深的地方。那时候,我看见我们的身影清清楚楚地映现在水中,可是方向相反;因此在我们的上方,出现了同样的一群人,重复着我们的动作和姿势,总而言之,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发现,他们行走的时候,脑袋向下,两脚悬空。

还有另外一种现象,也值得在此一提。那就是有一阵阵浓云掠过,而且聚散都非常快;但仔细一想,我明白了这所谓的云不过是海面上厚薄不一的波涛层变幻导致的,我甚至还看见浪涛奔腾在水面之上,碎起的无数汹涌的浪花;我同样为疾速掠过海面、在我们头顶上飞翔的大鸟的阴影甚感惊奇。

在这样的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亲眼目睹了一次最为漂亮的射击。这一射击,无论何时都会让一名猎手看得惊心动魄的。一只大鸟,展翼飞来,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尼摩船长的那位同伴看到大鸟距离水面仅仅几米之上,便瞄准了它,并且开了枪。大鸟被击中后,跌落下来,直落到这位身手矫健的猎人身旁,他一把抓住了它。这是一只美丽的信天翁——远洋中一种令人赞叹的鸟类品种。

这件事情并没有令我们停止不前。在两个小时当中,我们时而沿着细沙平原行进,时而顺着苔藓草地走,横穿行动十分艰难。坦白地说,我实在是不能再走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半海里远的地方,一道模糊的闪光撕破了海水的黑暗。那是“鹦鹉螺”号船上的舷灯在闪烁。用不了二十分钟,我们就可以上船了。

到了船上,我就能自由自在地呼吸了,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氧气筒只能供给我一些稀薄的空气了。不过,我并没有把那次使我们延误了片刻才回到船上的遭遇估算在内。

我走在尼摩船长身后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我看到他突然转身向着我走来。他用那强有力的手,将我按倒在地,而他的同伴,对康塞尔也是同样的动作。一开始,我对这个突然的袭击只知道作出种种猜测,然而,我看到船长也躺在我的身旁,并且一动不动,我的心也就安定了下来。

我们就这样地躺在地上,正好躲藏在藤藓丛后面。当我抬起头时,发觉有

一些巨大的家伙在喧闹着游过来，同时散发出一些磷光。

霎时，我的血液都凝固了！我认出了威胁着我们的是那些异常凶猛的角鲨。这是一对火鲛，属于可怕的鲨鱼类，尾巴极大，目光暗淡无神，鼻口周围有一些孔洞，分泌出闪光的磷质。这火鲛身躯异常巨大，样子凶残。它们铁一样的牙床可将人整个嚼成肉泥！我不知道康塞尔是不是正忙着将它们分类，而我呢，却在观察着它们那银白色的肚腹，那全是利齿的令人生畏的大嘴。然而，我是用很不科学的眼光来观察的，与其说是站在博物学家的角度，倒不如说是以快要遇难的遇难者的身份。

非常走运，这对狼吞虎咽般贪食的动物，它们的眼神并不太好。它们没有发现我们就走过去了，只不过用它们那淡褐色的鱼鳍擦了我们一下罢了。我们就这样躲过了这次危险，确实是预料不到。毫无疑问，这比起在森林深处碰到一只老虎还要危险得多。

半小时以后，在那道电光的指引之下，我们到达了“鸚鵡螺”号所在的位置。外面的门依然是敞开的，等我进入第一间小房间后，尼摩船长就关上了门。接下来，他按下了电钮。这时我听到船上的抽水机转了起来，我感觉到周围的水位低了下去，很快地，小房间里的水就被排干了。就在这时，里面那道门打开了，于是我们走进了储衣间。

在储衣间里，我们脱下了潜水服，脱的时候也费了挺大劲。我终于回到我的房间了，可饥饿和困倦已经将我弄得精疲力竭，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都要昏过去了。但是，我却完全沉浸在这一次难忘的海底徒步旅行之中，它的确让我感到惊奇与赞叹。



第十八章 太平洋下四千里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的清晨,我基本上从昨天夜里那种疲劳状态中恢复过来了。这时,我走上平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鹦鹉螺”号船上的大副说出那句他每日都必定说出的话。那时我就在想,这样的一句话一定是同当时海面上的情况有关,它的意思也许是:“目力所及之处,不见一物。”

事实上,海面上也的确是空空荡荡的。远方天际间,看不见有船的踪影;克利斯波岛上的那些高地,也已经在夜里消失在地平线上了。海洋吸收了棱镜分出来的各种颜色,唯独那蓝光,正在向着各个方向反射。于是,大海就裹上了一层令人惊叹不已的靛蓝色,就好像一幅条纹宽大的蓝色织物,在起起伏伏的波涛上面有规律地展开。

就在我欣赏着海洋如此壮观景色的时候,尼摩船长出现了。他似乎没有看到我在那儿,开始了他一系列的天文观测。过了一会儿,他结束了观测,便走到舷灯处,将手肘放在上面,同时仔细地观察着大海洋面。

这个时候,有二十多名“鹦鹉螺”号船上的水手——个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也登上了平台,他们来收拾昨晚撒在船后面的渔网。尽管他们看上去都是欧洲人的身材,但这些水手显然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我认出他们中有爱尔兰人、法兰西人、几个斯拉夫人、一个希腊人或克里特岛上的人,想必我不会弄错。再说,这些人讲话都不多,而且他们之间使用的又是一种我猜都猜不出来的奇怪方言。于是,我就不得不打消向他们询问的念头。

渔网被拉上来了。这是些拖网,同诺曼底沿海渔民使用的很像,是由一根漂浮的横木和一条穿起下层网眼的链索支撑开来的巨大网袋组成的。这些网袋系在船上的铁框上,在海底拖着,所到之处,可将遇到的所有海底动物一网打尽。这天,捕捞上来一些鱼类,新奇品种有:海蛙鱼,它们的动作非常滑稽,因

而被称为小丑鱼；带有触须的黑色喋喋鱼；带波纹的鳞鲀，这家伙浑身都是红色的细纹；有毒性极强的弯月形鳗鱼；几条橄榄色的八目鳗；海豹鱼，银白色的鳞遍布全身；旋毛鱼，身上的电力与电鳗和电鳐相当；有鳞片的纹翅鱼，身上有棕色的横斜带纹；淡青色的鳖鱼；好几种虾虎鱼，等等。最后，还有几条体型较大的鱼：一条有一米长的、头部隆起的加郎鱼；好几条漂亮的鲑鱼，身上天蓝色与银白色相间；三条漂亮的金枪鱼，它们的速度非常快，但也没能逃过拖网。

这一网下来，我估计可捕获一千多磅鱼。数量虽不少，可也不能算是奇迹。因为网在船后面拖着已有好几个钟头了。我们倒是不用担心会缺乏优质食品，只要“鹦鹉螺”号的速度以及它的电光的吸引力能够不断更新。

各种各样的海产立刻通过隔板被送往指定的食品贮藏室，有的需要趁鲜食用，其他的将要保存起来。

这次捕到的鱼弄好了，换过了空气，我想，“鹦鹉螺”号马上又要去海底旅行了吧。想到这里，我打算回到我的房间里去。这时候，尼摩船长转身对着我，开门见山地说道：

“看看这海洋，教授先生。它不是也具有真正的生命吗？它不是也有发怒和温柔的时候吗？昨天，它像我们一样沉睡着，经过一个平静的夜晚，它又苏醒过来了！”

不说早安，不说晚安！这个言行奇特的怪人，已经将我们之间的对话继续下去了？

“您看，”他又接着说道，“它在太阳的爱抚之下正在苏醒着呢！它就要过上自己的白昼生活了！观察它机体的变化，的确是一项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它有脉搏、有血管、会痉挛，我认为学者莫利说得很有道理，他发现海洋也有真正的循环系统，就跟动物身上的那种血液循环一模一样。”

当然，尼摩船长不是在等我回答什么，即便是一句话，也都不期待。所以，我觉得跟他说“显然”、“一定”、“您说得有理”等等词儿都是没有用的。确切地说，他是在自言自语，而且每句话之间都停顿很长的时间。这就是一种有声的沉思。

“没错，”他说道，“海洋有真正的循环功能，要引发这种功能，造物主只需在海洋中增加热、盐和微生物动物就可以了。因为，热力造成海洋中不同区域不同密度，导致海洋出现顺流和逆流。蒸发现象在北极区域不会发生，在赤道地带就非常活跃，导致热带海水和极圈海水间的一种无休无止的互为换流。另外，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无意中还发现那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水流，构成了海洋那种真正的呼吸。我发现了海水的分子，在水面上受热，沉到海水深处，到摄氏零下二度的时候密度达到最大，然后，温度继续下降，重量变得更轻，于是便上浮起来。在极地，您就会看到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同时您将了解到，只有依靠富有远见卓识的大自然的这种规律，冰冻才会得以在水面上发生！”

尼摩船长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暗想：“极地！这个大胆的人，他竟然打算把我们一直带到那儿去！”

不过，船长并没有流露出来，而是注视着眼前那片被他时时刻刻地研究着的，并且研究得如此全面细致的海洋世界。然后，他又说道：

“海洋里含有大量的盐，教授先生。您要是把溶解在海中的盐提取出来，您就可以造一个四百五十万立方里的盐堆，在地球上摊开，可以铺十米高的一层。不过，请不要以为这些盐的存在，只不过是大自然的随意安排。不是的，盐使海水不易蒸发，不让海风把过多分量的水汽带走；水汽如果消散，热带地区就会被淹没。这种作用真是太巨大了，这可是使全球布局能够协调的作用呢！”

尼摩船长中断了说话，他站起身来，在平台上走了几步，然后又转身向我走来接着说道：

“至于那些纤毛虫，这种一个小水滴中就以上百万单位计算的数目巨大的微生物，一毫克的水中就有八十万个。它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它们吸收海水中的盐，消化水中的固体物质。它们是石灰质陆地的制造者，珊瑚以及水螅便是它们制造出来的呀！而水滴呢，一旦其中的矿物质被吸收，就会变轻，同时又将浮上水面，而在那儿吸收了因为蒸发作用被抛弃的盐质，又变重了，再沉下去，给那些微生物带来新的可以吸收的物质。这样一来，便会形成上下循环往复的水流，造就出永不停息的运动、永不终止的生命！这种生命力，较之陆地上更加强盛，同时在海洋的各个部分更加丰富地、更加无止境地发展。有人说过，海洋是人类的墓地；但是对无数的动物而言，却是生活场所——对我来说也是一样！”

当尼摩船长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脸发生了变化，同时，我的内心也产生出一种澎湃的激情。

“所以，”他继续说道，“大海大洋之中，那才是真正的生存场所！这样，我打算建设水中城市、海底住宅群，就像‘鹦鹉螺’号那样，每天早上浮到水面来呼吸，要是可能，那将会是自由的都市、独立的都市！不过，谁知道会不会有个什

么暴君……”

尼摩船长以一种可怕的、强有力的手势结束了他的这句话。随后，他像是要把一种不祥的念头驱逐出去似的直接向我请教：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知道海洋有多深吗？”

“船长，不管怎样，我知道一些我们得到的主要探测数据。”

“你能给我列举一下，来让我在必要时加以检查吗？”

“下面是我记忆中的一些数据，”我回答说，“要是我没有记错，北大西洋的平均深度是八千二百米，地中海是两千五百米。最引人注目的探测是在南大西洋，南纬三十五度的地方进行的，结果有一万两千米、一万四千零九十一米和一万五千一百四十九米不等，总而言之，如果把海底铺平，其平均深度是七千米左右。”

“不错，教授先生，”尼摩船长答道，“我希望，我能向您展示一个更为确切的数据。至于我们眼前所在的这片太平洋海域的平均深度，我可以告诉您，它只有四千米。”

说完话，尼摩船长便朝隔板走去，同时消失在铁梯处。我跟着他下去了，回到了客厅。船上的螺旋推进器立刻发动起来，在这时，测速器的指数是每小时二十海里。

好几天，好几周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尼摩船长很少来访，我也很难见上他一面。他的副手按时将船经过的地方标记在航海图上，所以我能准确地指出“鸚鵡螺”号的航行路线。

相当长一段时间，康塞尔和尼德·兰都同我一起度过。康塞尔向他的朋友讲述了我们漫游海底时见到的奇观，那位加拿大人后悔没有跟随我们一起去。但我希望还能有机会再次游历海洋森林。

几乎每一天，客厅的隔板总要打开几个小时，这样，我们的眼睛总是百看不厌，将海底世界的秘密尽收眼底。

基本来说，“鸚鵡螺”号是朝东南方向行驶，其入水深度始终保持在一百米至一百五十米之间。可是有一天，我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它使用纵斜机板斜向下潜，达到两千米的深度，温度计指着四点二五摄氏度。在这个深度，不管是什么地方，温度几乎都是一样的。

11月26日凌晨三点，“鸚鵡螺”号在西经一百七十二度越过了北回归线。27日，它与桑威奇群岛遥遥相望，1779年2月14日，著名航海家库克就是在这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个地方遇难的。从出发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四千八百六十法里。这天早上,我登上了平台,望见了在下风两海里处的夏威夷岛,它是形成这个群岛七个岛屿之中最大的那一个。我清楚地看到了它那已成为耕作地带的边缘,以及与海岸线平行的各列山脉和岛上的火山群,摩那罗亚火山高高在上,海拔高度达五千米。在这一带海域的海洋动物中间,还曾打捞起孔雀扇形珊瑚,它是外表美观的扁平状水螅型珊瑚,是太平洋这一部分海域的特产。

“鹦鹉螺”号的前进方向仍旧保持在东南方。12月1日,它在西经一百四十二度越过了赤道线;同月4日,它快速行驶,没有出现什么事故,我们看见了马贵斯群岛。在三海里以外——南纬八度五十七分、西经一百三十九度三十二分的地方,我看到了奴加衣瓦岛的马丁岬头,它是这个法属群岛中最重要的岬头。我只是看见天边丛林密布的山峦,因为尼摩船长不喜欢接近陆地。在那里,船上的渔网捕获到一些漂亮的鱼,其中有天蓝色鳍、金黄色尾巴、肉味无比鲜美的哥利芬鱼;几乎没有鱼鳞,但味道非常可口的赤裸鱼;带骨鳃的骨框鱼;味道如同舵鲣的黑黄色的塔查鱼,所有这些鱼都值得放进船上的配膳室。

离开了这些在法国国旗庇护下的迷人的海岛后,从12月4日到11日,“鹦鹉螺”号总共跑了大约两千海里。这次航行我们碰见了一大群枪乌贼——这些奇异的软体动物,同墨鱼非常相似。据生活在加利安之前的希腊医生阿典尼所说,这些家伙在有钱的希腊人的餐桌上,同样是一道美味佳肴。

就在12月9日至10日夜間,“鹦鹉螺”号碰上了一大群喜欢在夜间活动的软体动物。它们的数目多得可以用百万单位计数。我们隔着厚厚的水晶玻璃,看见它们正以很快的速度倒游着,借助其自身运动唧管活动,追逐鱼类和软体动物,吃着小鱼,或者是被大鱼吃掉。它们在以无法形容的方式胡乱地拍打着头上天生的十只脚爪,好像一根根长长的蛇形吹气管。虽然“鹦鹉螺”号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好几个钟头以内,它都行驶在这一大群动物中间。

在这一次横渡太平洋的经历中,我们看见的情形是:大海大洋在不断地展现出种种奇妙景象。这般景况无穷无尽地变化。海洋时时都在更换布景与场面,这让人大饱眼福。我们不仅被吸引着去观察造物主在海洋中的杰作,而且还要去揭开大海大洋之中那最令人害怕的奥秘。

12月11日一整天,我都待在客厅里看书。尼德·兰和康塞尔通过开启了的隔板,观看着那明亮的海水。“鹦鹉螺”号停了下来,船上的储水池盛满了水,船停在一千米深处。这是海洋中几乎没有生物居住的区域,只有大鱼才会偶尔在

这儿出现。

此时，我在读让·马西的一本有趣的书——《胃口的奴仆》。正当我品味着书中机智的训诫的时候，康塞尔打断了我的阅读。

“先生能过来一下吗？”他奇怪地对我说道。

我站起身来，走到隔板玻璃前，手肘靠着玻璃看着。

在电光照射下，只看见一团巨大且黑黝黝的东西，一动不动地停在水中。我仔细地观察它，希望辨认这只巨大鲸类动物的性质。但一个念头却突然闯入我的脑海里。

“一艘船！”我高喊着。

“没错，”这位加拿大人应答道，“正是一艘触礁沉没的船！”

尼德·兰没有说错，我们面对的是一艘船，它那几条被撞断了的支索仍然挂在铁柱上面。船壳看起来尚完好，这说明它充其量是在几小时前遇难的。三根断桅是从甲板上面两英尺高处砍下的，说明船这时侧倾着，被迫赔上了它的桅杆。因为船是侧躺着，进满了水，还是向着左舷倾斜的。这在波涛之中遇难的残骸，其景象实在是惨不忍睹。而更加凄惨的是，在甲板上还能看到几具尸体，身上系着缆绳，横在那里！我数了数，有四具尸体——四个男子，其中一个站在舵旁。另外，还有一位妇女，半身探出艙楼甲板窗，而且双手还抱着一个孩子。这女人还年轻，在“鸚鵡螺”号的灯光照耀下，我可以看出她那尚未被海水浸泡变形的面容。她在作着最后的努力，把孩子举过自己的头顶。这可怜的孩子，两只胳膊还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呢！四位水手的姿态我觉得非常吓人，身体抽搐得不成样子，看得出来，他们是作了最后的一番努力，试图挣脱将他们缚在船上的缆绳，只有那个舵手显得比较镇定，脸部线条刚毅、严峻，他那灰白的头发紧贴在前额，痉挛的手放在舵轮上面，似乎还在大洋深处驾驶着他那遇难的三桅船！

多么恐怖的场面！我们默不作声，在这样活生生的海难面前，可以说，在这最后一刻拍摄下来的沉船景况面前，我们大家的心都在剧烈地跳动！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一些巨大的角鲨，它们的眼睛闪着火花，被这些人肉诱饵所吸引，已经游过来了！

这时，“鸚鵡螺”号仍向前行驶，它绕着沉船兜三个圈子，因此不一会儿，我便能够辨认出船尾牌子上的文字：佛罗里达号，山德兰港。



第十九章 瓦尼科罗群岛

上面那种可怕景象拉开了这样的序幕：“鸚鵡螺”号在以后的航程当中，经常会遇见许多类似的情形。自从“鸚鵡螺”号顺着船只来往较为频繁的航线行驶以来，我常常看到那些在深海中腐烂的遇难船身，在更深的海底，我们还看到锈蚀了的大炮、子弹、锚、链，以及许多其他的铁器具。

这段时间，我们总是被“鸚鵡螺”号带着前行，在船上过着封闭式的生活。12月11日，我们看见了帕摩图群岛。这是古老的布干维尔岛上的“危险的群岛”，从东南偏东至西北偏西，分布在五百法里长的海面上，处于南纬十三度三十分和二十三度五十分之间，西经一百二十五度三十分和一百五十一度三十分之间，从度西岛直到拉查列岛。群岛面积有三百七十平方海里，由六十多个岛屿组成，其中包括作为法国强制性保护领地的甘比尔群岛。这些岛屿全是珊瑚石灰质岛，珊瑚虫发生的作用使得地面缓慢地、连续地上升，终有那么一天，它将会使得这些岛屿连成一片。然后，这片新岛又会跟邻近的群岛衔接起来，于是，从新西兰和新喀里多尼亚岛起，到马贵斯群岛为止，将会展现出第五大洲。

这天，我在尼摩船长跟前详述这一理论。但他对此显得漠不关心，并且答道：

“陆地上所需要的并不是某些新大陆，而是新人！”

就在这时，“鸚鵡螺”号正向着克莱蒙—托耐尔岛驶去。这是群岛中最奇特的一个岛屿，是“米涅娃”号船长贝尔于1822年发现的。这样，我便能够研究此海洋中小岛所构成的石珊瑚系列。

石珊瑚与普通珊瑚不能混淆，石珊瑚的纤维组织上覆盖着一层石灰质表皮，表皮构造的变化致使我那著名的导师——麦尔纳·爱德华先生将之分为五组类别。这些以其分泌物累积成珊瑚骨的细小的微生物，上亿地生活在细胞之

中。正是它们分泌的石灰质的积累，形成了岩石、礁石、小岛以及岛屿。在这里，它们形成一个圆环，围绕着一个珊瑚洲或者一个小小的内湖，它的边缘缺口可与大海相通。在这里，它们像一些礁石屏障，与新喀里多尼亚沿岸和帕摩图群岛好些岛屿的情形相似。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在联合岛和毛里求斯岛，它们筑起裙礁，就像直立的高墙，而在高墙近旁的海洋水域，水是非常深的。

沿着克莱蒙—托耐尔岛的暗礁轮廓才走了几链远，我便对这些微生物工人所完成的巨大工程表现出赞叹。这些高墙主要是由被称为干孔珊瑚、滨珊瑚、星珊瑚以及脑形珊瑚的石珊瑚造就的杰作。这类珊瑚一般在海面上波涛滚滚的表层繁衍，因此，这些水下建筑是从其上层开始的，渐渐地向下深入，分泌物却是支撑着上面一层。至少，达尔文的学说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解释珊瑚岛的形成的——在我看来，他的学说，比起那种把浮出海平面几英尺的山顶或火山峰作为造礁工程的基础理论，可是要高明得多。

我可以非常仔细地观察这些奇特的高墙，因为它们平衡稳定。在探测器上显示出三百多米的深度，我们船上的电光正把这巨大的石灰岩照得闪闪发亮。

康塞尔向我提出一个有关这些巨大的屏障堆积起来所需要的时间的问题，我的回答令他大为吃惊。我对他说，学者们断言，堆积八分之一英寸厚度的珊瑚墙需要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么一来，建造这些高墙，”他问我说，“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十九万两千年，我诚实的康塞尔，这将《圣经》中记载的时间大大拉长了。另外，煤的形成，也就是说，被洪水冲积的森林的矿化，还需要更加长的时间。而且我还要补充一点，《圣经》的时间只能表明一个个时期，还不包括两次日出的间隙，因为，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太阳并不是创世的第一天就有的。”

当“鹦鹉螺”号回到海面上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低洼的、树木丛生的克莱蒙—托耐尔岛一览无余。岛上的石珊瑚礁受到旋风和暴风雨的冲刷，很快变成了沃土。不知哪一天，一粒种子被风暴吹到邻近土地，落在石灰岩层上，岩层里夹杂着鱼类和海产植物的分泌物，形成腐殖土。一个椰子被海浪推着，漂到了这新岸上。种子生了根，树渐渐长大，阻止了水蒸气的蒸发，接着形成了水流，慢慢生成草木。有些微生物，如爬虫、昆虫，它们攀在那些上风岛屿的树干上，顺风飘过来。龟鳖也到这里来产卵。鸟雀在绿树上做窝。就这样，动物繁衍起来了，人类被这里的绿绿的肥沃的土地所吸引，也来到这儿了。这些岛屿是微生物付出巨大努力的惊人杰作，它就是这样形成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大约在傍晚时分,克莱蒙—托耐尔岛消失在远处,而“鸚鵡螺”号的航线明显发生了变化。在西经一百三十五度与南回归线交会之后,船又溯流而上到了两回归线相交的海域,向着西北偏西的方向驶去。尽管夏天的太阳光照强烈,不过,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难受的炎热,因为在水面下三四十米的地方,温度不超过十度至十二度。

12月15日,我们从东面经过迷人的社会群岛和作为太平洋王后的、婀娜多姿的塔希提岛。清晨,我在下风处几海里的地方,看见这岛上高耸的山峰。这一带海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美味的鱼:鲭鱼、鲣鱼、乳白鱼,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属于鳗鱼类的海蛇。

“鸚鵡螺”号到现在已行驶了八千一百海里的航程。当它穿过汤加—塔布群岛和航海家岛屿中间的时候,测程器的读数上升到九千七百二十海里。汤加—塔布群岛是“阿尔戈”号、“太子港口”号和“博特兰公爵”号船员的丧生之处,而航海家群岛则是拉·贝鲁斯的朋友——郎格尔船长被害之地。后来我又望见了维提群岛,岛上的土人曾经屠杀过“联盟”号全船的水手和指挥可爱的“约瑟芬”号的南特人布罗船长。此处群岛自南向北延伸一百法里长,从东到西宽有九十法里,位于南纬六度至二度、西经一百七十四度至一百七十九度之间。此处群岛由许多岛屿、小岛和礁石所组成,其中包括维提岛、万奴岛和杜朋岛。

这一群岛是塔斯曼在1643年发现的,正是在这一年里,托利色利发明了晴雨表,路易十四登上了王位。现在,请让我思考一下,这些事件中哪一件对人类最有好处。随后,库克在1714年,当特加斯托在1793年,曾经来过这里,而最后,是杜蒙·居维尔,他在1827年的到来,才使这一处群岛的地理形势得以澄清。“鸚鵡螺”号又靠近了魏利亚湾,那位迪荣船长曾在这里经历了可怕的冒险,他第一个弄清了拉·贝鲁斯沉船事件的秘密。

经过若干次捕捞之后,我们从这个海湾获得了许许多多美味的牡蛎。我们遵循薛尼克的训导,在餐桌上将牡蛎剥开,之后大吃其肉。这些软体动物在科西嘉岛十分普遍,是众所周知的贝壳蚝类。魏利亚湾想必正是由于盛产牡蛎而出名的,当然,要是没有那些毁灭性原因,这些成群结队的牡蛎定会充斥这一带海湾的,因为有人计算过,单是一只牡蛎,它所产的卵就高达二百万个之多。

如果说尼德·兰师傅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他贪吃的行为没有后悔的话,那是因为牡蛎是唯一的一种不会导致消化不良的食物。其实,要提供一个人每天营养所需要的三百一十五克含氮物质,根本不需要十六打的牡蛎。

12月25日，“鸚鵡螺”号行驶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之中。此处群岛是由居洛斯在1606年发现的。布甘威尔曾于1768年到过这里探险。在1773年，库克给它取了现在这个名字。此处群岛主要由九个大岛组成，在南纬十五度至二度、西经一百六十四度至一百六十八度之间形成一道由西北偏北到东南偏南的一百二十法里长的海洋边岸。我们的船紧挨着奥卢岛驶过，在正午时分观察，我发觉这个岛屿好像一片葱绿的树林，上面耸立着一座又高又大的山峰。

这一天是圣诞节。于是，我觉得尼德·兰为不能欢度圣诞而深感遗憾，因为圣诞节是新教徒们所喜欢的、真正的家庭团聚日。

整整一个星期我没有见过尼摩船长，到了27日早晨，他走进客厅，而且又带着一副和你分手不过才五分钟那样的神情。这个时候，我正在平面图上查看“鸚鵡螺”号经过的路线。船长走过来了，同时用手指指着航海图上的一点，只说了一个词：

“瓦尼科罗群岛。”

这个名字是魅力无穷的。这正是拉·贝鲁斯的船在里面失踪的那片群岛的名字。于是，我立刻站起身来。

“难道‘鸚鵡螺’号要带领我们去瓦尼科罗群岛吗？”我问道。

“没错，教授先生。”尼摩船长答道。

“这么说，我可以去看看把‘罗盘仪’号和‘星盘’号两只船撞击成碎片的那些著名岛屿了？”

“只要您愿意，随时都可以，教授先生。”

“那么，我们将在什么时候到达瓦尼科罗？”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教授先生。”我走上平台，尼摩船长跟在我身后。在平台上，我的眼睛在急切地向着天边搜寻。

在东北方向，浮现出两座大小不一的火山岛，周围环绕着四十海里长的珊瑚礁。眼下，我们正待在瓦尼科罗岛的面前，杜蒙·居维尔非要把它叫做搜索岛。瓦尼科罗岛位于南纬十六度四分、东经一百六十四度三十二分之间，正对着万奴岛的小港口。从海滩一直到岛内的山峰，岛上的土地好像被绿荫覆盖着，而加波哥山峰则俯瞰着全岛，高约九百米。

“鸚鵡螺”号经过一段狭窄的通道，穿过外围的石带，来到了防波堤的内部，这里的海深有三十至四十法寻。在青翠的树荫底下，我见到几个土人，他们对我们的船只驶近表现出极大的惊奇。看到这么个长长的黑家伙在波浪上行走，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他们会不会以为是某种应该加以防范的可怕的鲸类动物呢？

此时，尼摩船长向我询问我所了解的有关拉·贝鲁斯遇难的情况。

“说起这事，可是人人都知道的，船长。”我回答他说。

“那么就请您把大家都知道的情况告诉我吧，好吗？”他用略带嘲讽的口气对我说。

“那容易得很。”

我向他讲述了杜蒙·居维尔在最近那些著作中提到的有关这事的状况，下面就是简要的概述：

拉·贝鲁斯和他的副手郎格尔船长，在1785年受路易十六的委派，进行环绕地球的航行。他们登上了“罗盘仪”号和“星盘”号两艘轻型巡航舰，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法国政府对这两艘战舰的命运非常关注，1791年，装备了两艘大型运输舰，即“搜索”号和“希望”号，由布鲁尼·当特加斯托指挥，于9月28日驶离雷斯特港。两个月以后，人们从指挥“阿尔贝马尔”号的一个名叫波温的人的证言中知道，遇难船只的残骸在新佐治亚沿岸被发现了。然而，当特加斯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再说这消息也不一定可靠——他朝着海军部群岛驶去，因为韩特船长在一份报告之中，把该群岛说成是拉·贝鲁斯遇难的地方。

他的搜索毫无结果。“希望”号和“搜索”号甚至在经过瓦尼科罗群岛之前都没有停留过。说起来，这次航行非常不幸，因为当特加斯托、他的两名副手以及船上的数名水手，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位非常熟悉太平洋情况的航海老手——迪荣船长，他是第一个发现遇难者确切踪迹的人。1824年5月15日，他的“圣·巴特利”号船经过蒂科比亚岛附近——这个岛屿属于新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在那里，一个印度水手乘着一只独木舟，上前和他交谈，卖给了他一柄银质利剑，柄上有用雕刻刀刻下的字迹。这个印度水手同时还说，六年前，当他在瓦尼科罗岛逗留期间，曾经见过两个欧洲人，他们是多年前在这个岛触礁遇难船只上的成员。

迪荣猜测这就是拉·贝鲁斯的船只。这些船只的失踪，曾经惊动了整个世界。他计划去瓦尼科罗群岛，据这位印度水手说，那里还有许多遇难船只的残骸；但是，海风和激流使得他没能够前往。

迪荣又回到了加尔各答。在这个地方，他得知自己的发现引起了亚细亚公司和印度公司的注意。有一艘被命名为“搜索”号的船奉调交给他指挥，这样，

1827年1月23日，他便在一名法国官员的陪同下起航出发了。

这艘船经过在太平洋上好多的地方停船搜索之后，在1827年7月7日靠在瓦尼科罗群岛前，也就是现在“鸚鵡螺”号所在的这个万奴岛的小港口之中。

在这里，迪荣搜集到了遇难船只好多的遗物，有铁制用具、锚、滑车的铁链环、石炮、一颗十八号炮弹、天文仪器的残骸和船上拱顶的断片。此外还有一座铜钟，上面有这样的标志——“巴赞为我而造。”这是1785年前后布雷斯特军械局铸造厂的标志。因此，不需要再有任何怀疑了。

迪荣为搜集到更加充实、更加完备的材料，便在这灾难之地留了下来，一直到10月份才离开。然后，他离开了瓦尼科罗群岛，向新西兰方向驶去，并于1828年4月7日到达加尔各答，然后回到了法国。在法国，他得到了查理十世非常热情的接待。

但在这个时候，杜蒙·居维尔却不清楚迪荣所做的工作，他先前已经出发，到别的地方去寻找那失事的场所了。而且，人们早先已从一艘捕鲸船的报道中得知，在路易西安尼省和新喀里多尼亚岛上的土人那里发现了一些徽章和一枚圣·路易十字勋章。

杜蒙·居维尔于是指挥着“星盘”号向大洋出发，在迪荣离开瓦尼科罗群岛的两个月以后，他的船来到了霍巴特市的前面。在霍巴特市，他了解到迪荣所获得的结果。另外，他还得知，一个名叫詹姆士·霍布斯的加尔各答轮船公司“联盟”号船的大副，曾经到达过一个位于南纬八度十八分和东经一百五十六度三十分之间的岛屿，看到过一些当地土著使用的铁条和红布。

杜蒙·居维尔感到十分困惑，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一些不太可靠的报刊所报道的事实，最后，他还是决定步迪荣的后尘。

1828年2月10日，“星盘”号来到蒂科比亚岛的前方，请一名在岛上生活的逃兵作为向导兼翻译，他的船便朝着目的地——瓦尼科罗群岛前进。2月12日，瓦尼科罗群岛就快看到了，直到14日，船始终沿着这群岛的礁石脉行驶，而到了20日，才到达这小岛的防波堤圈内，也就是万奴岛的海港里边。

23日，船上的几名高级船员在岛上兜了几圈，捡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残余物品。当地土著采取否认及躲避的办法，拒绝带领他们去出事地点。这种十分可疑的行为举止，正好让人相信他们曾经虐待过遇难的船员，而且，他们好像很是担心，似乎杜蒙·居维尔是来为拉·贝鲁斯以及他不幸的同伴们报仇的。

不过，在26日这一天，这些土著们得到了一些实惠的礼物，同时也明白了自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已不用担心会遭受任何的报复行为，于是，他们终于作出决定，领着大副雅居诺先生，去了船只出事的那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三至四法寻的海水深度处，巴古和万奴两个岛屿的礁石间，堆积着一些锚、大炮、铁块和铅块，表层都粘着石灰质凝结物。“星盘”号船的小艇和捕鲸船到了这个地方，船员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一个重九百千克的锚、一尊口径为八厘米的铸铁炮、一块铅锭和两门铜炮打捞了上来。

杜蒙·居维尔询问过那些土著，知道拉·贝鲁斯在岛屿旁的礁石上损失了两艘船之后，又制造了一只较小的船，可是，第二次又失踪了……在哪里失踪的呢？没有人知道。

这样，“星盘”号船的指挥官，就在一丛红树下造了一座衣冠冢，来纪念那位著名的航海家及其同伴们。这冢为一个四棱锥简单形体，坐落在石珊瑚基地上，上面没有竖起任何能够引起土著们贪欲的金属饰物。

然后，杜蒙·居维尔便打算动身离开这里，可是，他的船员们却受到了这海岛正在流行的热病的侵袭，而他本人也病得很厉害。所以，他们一直到了3月17日才得以起航。

可是，法国政府担心杜蒙·居维尔尚未得知迪荣获得的那番业绩，派出了由列哥郎·德·托美林指挥的“巴沿尼”号小型护卫艇前去瓦尼科罗群岛。当时这艘战舰就停在美洲西部海岸。在“星盘”号船离开几个月以后，“巴沿尼”号才到达瓦尼科罗岛屿前沿，这艘舰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材料，只是看到当地土人并没有损坏拉·贝鲁斯的墓地，而是对它表示尊重。

以上就是我给尼摩船长讲述的有关拉·贝鲁斯遇难事实的基本情况。

“这样一来，”船长对我说道，“瓦尼科罗岛上的遇难者造出的第三只船是在什么地方沉没的，迄今为止仍没有人知道。”

“是这样的。”

尼摩船长没有回答，而是示意我跟着他一起到客厅里去。“鸚鵡螺”号此时已潜入水下几米处，同时，盖板敞开着。

我赶忙朝着玻璃隔板前面走去，只看见珊瑚石基地上面覆盖着一些菌生植物、管状植物、翡翠海草和石竹小草，而在基地下面，透过那成千上万的可爱的鱼类——其中有鲷鱼、雕纹鱼、唧筒鱼、裂骨鱼、金鳃，我认出了一些捞网无法捞起的残骸，比如铁锚索、锚、炮、炮弹、绞盘架、艄柱等等，全都是遇难船只上的东西，现在都布满了鲜艳的花朵。

正当我注视着这些毁坏了的遇难船只的残骸时，尼摩船长以一种严肃的口吻对我说道：“拉·贝鲁斯船长于1785年12月7日，带领‘罗盘仪’号和‘星盘’号两艘船出发。他最初停泊在植物湾，到访过友爱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朝着圣克鲁斯群岛驶进，停在那摩加岛的前面，这是哈巴依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接下来，他的船开到了瓦尼科罗群岛中那些人们不了解的礁石上面。走在前面的‘罗盘仪’号撞到南边海岸的礁石上了。‘星盘’号前来救援，也同样触了礁，第一艘船几乎是立刻被毁，第二艘船搁浅在下风处，又坚持了几天。当地土著对遇难船员给予了相当不错的款待。这些遇难的船员被安置在岛上，同时用两艘大船的残骸建造了一只较小的船。有几名水手自愿留在了瓦尼科罗群岛上。其他的船员，体弱的、多病的，都随同拉·贝鲁斯一同离开。他们向着所罗门群岛开去，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同船只一起，在这群岛中主岛的西部海岸，在失望岬与满意岬之间，再出事故并船毁人亡！”

“可是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大声说道。

“你看，这就是我在那最后遇难地点发现的东西！”

尼摩船长向我展示了一个白铁盒，上面印有法国国徽，而且，整个盒子全都被盐水腐蚀了。他打开铁盒，我看见了一沓发黄的纸，不过，纸上的字迹仍是清晰可辨。

这是法国海军大臣给拉·贝鲁斯船长的训令，旁边还有路易十六的亲笔批语！

“啊！对于一个海员来说，这真是悲壮的死，真令人难忘啊！”尼摩船长这样说道，“这珊瑚墓地实在是太幽静了！我希望老天让我和我的同伴不要葬身别处！”



第二十章 托里斯海峡



12月27日到28日晚上，“鹦鹉螺”号超速行驶，离开了瓦尼科罗海域。它朝西南方向行驶，三天里，它走过了从拉·贝鲁斯群岛到巴布亚群岛东南端的七百五十法里行程。

1868年1月1日清晨，在平台上，康塞尔朝我走来。

“先生，”这个诚实的小伙子对我说道，“我祝先生这一年顺利，好吗？”

“当然好啦，康塞尔，并且全都像我在巴黎、在植物园里我的工作室中那样。我接受你的祝贺，并谢谢你。不过，我想问问你，在我们目前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一年顺利’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指要结束我们囚禁生活的一年呢，还是要继续这种奇特旅行的一年？”

“实话实说，”康塞尔答道，“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先生说才好。当然，我们是看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东西，而且两个月以来，我们也没有厌倦过。最近那些离奇怪事也总是最惊人的事儿，即使一直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怎么样。可我总是觉得，我们将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的确是这样，康塞尔。”

“再说，尼摩先生这个人，正如他的拉丁文名字所证明的那样，这个人存在与否好像并不碍事。”

“你说得对，康塞尔。”

“要是先生不见怪，那么我想，顺利的一年就是可以让我们看见一切的一年……”

“能够看到一切吗，康塞尔？这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呢。不过，尼德·兰是这样想的吗？”

“尼德·兰想的正好和我相反，”康塞尔答道，“他是一个讲求现实利益的人，

而且是急胃口。观赏鱼的时候，他老想着吃鱼。对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撒克逊人来说，没有酒，没有面包，没有肉食，是不舒服的，因为他的家常便饭是牛排，喝适量的白兰地或杜松子酒，这里的生活不能让他满意！”

“至于我，康塞尔，令我苦恼的并不是这个。而且，我很快就适应了船上的饮食。”

“我也是这样，”康塞尔应答着，“因此，我想留下来，而兰师傅却在想着逃跑。所以，如果说开始的新年对我不顺利的话，对他则是相反，反过来也是一样。总之，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会是满意的。最后，作为结语，我祝先生事事顺心如意。”

“谢谢，康塞尔。不过，新年贺礼的事情推后再说，我们好好握手，互为祝贺吧，根据我们的处境，我只能这么做了。”

“先生从来没有如此宽宏大量过。”康塞尔答。

说完上面的这一番话后，这位诚实的年轻人便离开了。

1月2日，自我们从日本海出发以来，我们已经走了一万一千三百四十海里，也就是五千二百五十法里，这时，伸展在“鹦鹉螺”号船首冲角前方的，是澳大利亚东北海岸那珊瑚海的危险水域。我们的船在相距几海里远的地方，沿着这类可怕的暗礁脉前行，1770年6月10日，库克的船就在这个地方差一点沉没，他乘坐的那一艘船碰撞在一座岩石上，要是说这船没有沉没，那是因为这样一种情况，一块珊瑚石受到撞击而崩下，堵住了被撞破船身的裂开处。

我很想看一看这列长三百六十法里的暗礁脉，它上面常受波涛汹涌的海水冲击，海潮来势凶猛，浪花朵朵飞溅，好像隆隆惊雷。然而此时“鹦鹉螺”号的纵斜机板却将我们带到了海洋深层，于是，我也没有见着那珊瑚砌成的高墙。我只能看到渔网捕获的各种不同的鱼类。在这些鱼中，我看到白金枪鱼，这是一种金枪鱼一般大小的鲭鱼类，两侧为浅蓝色，身上有横斜带纹，随着鱼的长大，带纹逐渐消失。这些鱼成群结队地伴随着我们，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了大量美味可口的肉食。我们同样打捞到了大量的青花鲷鱼，这种鱼身长为半分米，有着海鲱鲤一样的味道；还有几条锥角飞鱼，这些鱼是名副其实的海底飞燕，黑夜里，它们身上的磷光交替在空中和水中闪烁。在拖网网眼里，我看到了软体动物和植虫动物中各种不同的海鸡冠目虫、海胆、槌鱼、马刺鱼、罗盘鱼、蟹守螺、硝子鱼。植物类以漂浮着的美丽的海藻、昆布以及大包裹为典型，这些海藻身上布满了从气孔中渗出来的黏液。在这些海藻里面，我采集到了一种惹人喜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爱的胶质海藻,这种海藻在博物馆里是属于天然珍宝那一类的。

横渡珊瑚海两天之后,1月4日,我们看见了巴布亚海岸。在这个时候,尼摩船长告诉我,他打算经过托里斯海峡到印度洋去。他所要告诉我的也仅限于此。尼德·兰很高兴地发现,这条路线使他逐渐地同欧洲海域更接近了。

托里斯海峡同样被看成是最危险的地带,不仅因为这个地方暗礁丛生,而且还因为这一地带常常出没那些土著居民。这海峡把新荷兰岛与巴布亚岛(也叫新几内亚岛)分隔开来。

巴布亚岛有四百法里长、一百三十法里宽,面积为四万平方里。这个岛位于南纬零度十九分和十度二分、西经一百二十八度二十三和一百四十六度十五分之间。中午时分,正当大副测量太阳高度的时候,我看见了阿尔法克斯群山的山峰,山峦层层叠叠,顶端是峻峭的峰巅。

这片土地是葡萄牙人佛朗西斯科·薛郎诺于1511年发现的。其后接踵而至的,1526年有唐·约瑟·德·梅耐塞斯,1527年有格利耶瓦,1528年有西班牙将军阿尔瓦·德·萨维德拉,1545年有尤哥·奥尔戴兹,1616年有荷兰人舒唐,1753年有尼古拉·舒留克,还有塔斯曼、唐彼埃、傅美尔、嘉特莱、爱德华、布丹维尔、库克、佛莱斯特,1792年有当特加斯托,1823年有杜比列,1827年有杜蒙·居维尔。雷恩兹曾经这样说过:“这里是占据了整个马来西亚的黑人的聚集地。”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这次航行的偶然机会,将把我放在那可怖的安达曼人面前。

“鸚鵡螺”号就这样来到了地球上最危险的海峡口上。这个地方,就连最大胆的航海家都不敢从这里通过。路易·巴兹·德·托列斯从南部海面回到美拉尼西亚群岛时,曾经冒险穿过这个海峡;1840年时,杜蒙·居维尔的几艘小型护卫舰搁浅在这里时,差一点儿弄得所有的船只都沉没掉。“鸚鵡螺”号尽管对海洋中的一切危险都显得无所畏惧,但是现在,它却一样要来领教一下这个地方的珊瑚礁石群的厉害了。

托里斯海峡宽三十四法里左右,然而它里面却充斥着无数的岛屿、小岛、岩礁和岩石,使得船只几乎无法通行。因为这个原因,为了要通过这处海峡,尼摩船长已经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防范措施:“鸚鵡螺”号漂浮在水面上,以中等时速行驶着。此时,它的螺旋桨像是一条鲸鱼的尾巴,正缓缓拍打着海洋的波涛。

趁着这个机会,我和我的两个同伴,登上了始终不见有人的船上平台。这时,领航员的观察哨就在我们的前面。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尼摩船长一定在里面,而且在亲自指挥他的“鸚鵡螺”号。

我把几张标注得很详细的托里斯海峡地图缓缓打开，它们是由水利工程师万森东·杜姆兰以及海军少尉——现在是海军上将——古望·戴博瓦测绘并编制出来的。他们在杜蒙·居维尔最后一次进行环球航行期间，曾经做过参谋人员。这些地图跟船长所绘制的地图一样，都是水平最高的，可以用来排除通过这狭窄水道的十分混乱的航道障碍。于是，我便极为认真地查看这几张地图了。

在“鸚鵡螺”号四周，海水猛烈翻滚，波涛汹涌澎湃。浪涛以二点五海里的速度，从东南奔腾着朝向西北而去，碎起的浪花，飞溅在四处尖利陡峭的珊瑚礁石上。

“嘿，这里真可恶！”尼德·兰对我说道。

“是的，实在是可憎，”我回答着，“就连‘鸚鵡螺’号这样的船也都不太好对付它呢。”

“那个古怪的船长，”这位加拿大人又说道，“一定非常熟悉他所经过的路线，因为，我看见那里有成堆的珊瑚礁石，船身只稍擦一下，便会被撞得粉碎！”

其实，这时的情形是十分危险的，但“鸚鵡螺”号却像是施过魔法似的，在那些险恶的暗礁丛中很快溜过去。船只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星盘”号和“罗盘仪”号两船所经过的航道行驶，那航道曾经使杜蒙·居维尔遭受过致命的打击。“鸚鵡螺”号在朝着偏北方向行驶，沿着莫利岛前进，再回到西南方向，朝着甘伯兰海道驶去。我以为这个时候它一定是要从这里通过的了，可它却又转向了西北方，穿过许多几乎不为人知的小岛和岛屿，向着通提岛和魔鬼海峡开去。

我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尼摩船长是不是轻率得发了疯，正想将他的船只驶入杜蒙·居维尔那两艘战舰曾经触礁的航道呢？可突然地，他的船只又一次改变了方向，转而向着格波罗尔岛驶去。

此时是下午三时。浪花飞溅，海潮几乎涨满。“鸚鵡螺”号逼近了这个岛屿。于是，岛上那引人注目的班达树林的边缘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种情景，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际。我们沿着这个海岛走了至少两海里的行程。

突然之间，我受到一次冲击，跌倒了。“鸚鵡螺”号刚刚触到一处暗礁，同时，船停止不动了，左舷在微微倾斜。

我站起身来的时候，看见船的平台站着尼摩船长和他的大副。他们正在检查船的情况，同时还用他们之间使人不可理解的语言交谈了几句。

这就是“鸚鵡螺”号当时面临着的处境：距离右舷两海里的地方就是格波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罗尔岛,它的海岸从北到西呈现出圆弧形状,仿佛一只巨型手臂。南面和东面显露出一些退潮后浮出水面的珊瑚石尖。我们的船只整个搁浅在水里,而在这样一种涨潮不高的海里,“鹦鹉螺”号船想要脱身是不容易的。不过,船只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创伤,它的船身可是非常坚固的。然而,尽管它不会沉没,不会裂开,可它却很有可能永远地搁浅在那些暗礁上。如此看来,尼摩船长的潜水艇可就要彻底报废了。

我这么想着,然而尼摩船长却依然一脸的冷漠与镇静。他总能控制住自己,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激动或是沮丧的表情。他走近我的身旁。

“这算是一次事故吗?”我问他道。

“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件罢了。”他应答着。

“可这一桩偶然事件,”我接着说,“兴许会迫使您重新成为您不喜欢做的陆上居民呢!”

尼摩船长以一种怪异的神情注视着我,同时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这就很清楚地向我证明,什么事情也不可能让他再次回到陆地上去。过了不久,他又说道:

“实话实说,阿罗纳克斯先生,‘鹦鹉螺’号还没有遭到损坏呢。它仍旧可以载着您航行在那海洋奇观之中。我们的旅行现在仅仅是个开头罢了,而我也不想这么快就放弃陪伴您的那种荣幸呢。”

“可是,尼摩船长,”我没有在意他说这话时的讽刺意味,又接着说道,“‘鹦鹉螺’号是在海水涨至满潮时搁浅的。再说,太平洋的涨潮并不是很厉害的。因此,要是您不能使‘鹦鹉螺’号减轻压载——我是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那我就不知道您要如何让它脱浅了。”

“您说得对极了,教授先生。太平洋里的涨潮的确不高,”尼摩船长回答道,“但是,在托里斯海峡,高潮与低潮之间却仍然还有一点五米的差距。今天是1月4日,再过五天,月亮就圆了。这样,到了那时,这颗让人喜爱的行星,要是不掀起足够的水量,助我一臂之力,去做我寄希望于它的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说完这番话后,尼摩船长在其大副的跟随之下,转身回到“鹦鹉螺”号船的里面。至于该船,仍旧是停在那里,纹丝不动,好像那些珊瑚虫类动物,这时已经开始用它们那牢固的胶结物对船只进行建设改造了。

“有什么事?先生!”在船长离去后,尼德·兰来到我跟前,发问道。

“是这样，尼德朋友，我们得耐心等到9日涨潮那天。只有到了那一天，月亮才会愿意把我们送回到大海洋面上去。”

“仅仅是这样吗？”

“就是这样。”

“这位船长不把锚抛到海里，也不用链索拴住机器，只是这样，船就能脱险吗？”

“既然潮水足可以做到，那就行了！”康塞尔爽快地应答道。

这位加拿大人看了康塞尔一眼，然后便耸了耸双肩。一名水手就是这样来表示自己是内行的。

“先生，”他又争辩道，“您尽可以相信我，我是对您说，这块铁再也不能够在海面上或是在海底下航行了。如今只好将它按重量出售。所以我想，跟尼摩船长不辞而别的时候到来了。”

“尼德朋友，”我回应着，“对于这勇敢的‘鸚鵡螺’号，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绝望，四天以后，我们还是可以盼望太平洋潮水的到来。再说，如果我们接近英国或者普罗旺斯海岸，逃走的主意没准儿更切实可行。但现在，在巴布亚海面，情况可就不同了；再说，要是‘鸚鵡螺’号真的最终无法脱险，再采取这过激的办法，也还来得及呢。所以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呀。”

“但我们至少得试试看吧？”尼德·兰又说道，“这里是一个岛屿。在这个岛屿上有树，树底下有陆上的动物，能给我们带来排骨及烤肉，我真想咬它几口。”

“这一点，尼德朋友说得很对，”康塞尔说道，“所以，我同意他的意见。先生难道不能请求您的朋友——尼摩船长，把我们送到陆地上去吗？哪怕仅仅是为了不忘掉我们在这颗星球的地面上行走的习惯也好啊。”

“我可以问问他，”我回答着，“但他恐怕不会答应。”

“先生试一试吧，”康塞尔说道，“我们是不会辜负船长的那番美意的。”

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尼摩船长居然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是很高兴、很殷勤地答应了我，甚至没有要我保证一定会回到船上来。可是，穿越新几内亚土地的任何一种逃亡，本身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是不会让尼德·兰尝试的。在“鸚鵡螺”号上当俘虏，比起落在巴布亚土人手里还要好一些。

第二天早晨，小艇可供我们使用。我没有设法打听尼摩船长是否陪着我们一起去。我甚至还想过，大概船上不会派什么人来，这样，驾驶小艇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了尼德·兰一个人身上。再说，当时我们距离陆地至多只有两海里，在暗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礁之间行驶,对于大船来说是危险的,可对这位加拿大人来说,驾着一只小舟,这简直是如同玩耍一样。

第二天来临了,这是1月5日。小艇被解开了,并且从它的巢穴中被拖了出来,从平台高处放入海里。两个人就足以做这项工作。桨原先放在艇里,我们只需要坐好就行。

八点钟,我们带上枪和斧头,从“鹦鹉螺”号船上走了下来。这时,海面上十分平静,一阵轻风从陆地上吹起。康塞尔和我坐在桨旁,我们使劲地划着,而尼德则在礁石间狭窄的水道中掌舵,小艇行驶顺利,而且走得飞快。

尼德·兰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现在是从监牢中逃出来的一名犯人,可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过,他还得回到那牢里去呢。

“可以吃肉啦!”他说了好几遍,“我们可要吃上肉了。多好的美味呀!吃上真正的野味了!啊!就是缺少面包!我没有说鱼不是好食物,可也不能天天都吃它呀。一块新鲜的野味,放在滚热的炭火上烤一下,终于能美美地让我们换一换口味了。”

“馋猫!”康塞尔回答道,“简直说得我嘴里都流口水了。”

“我们还得弄明白,”我说道,“这森林里是不是有许多猎物,同时,这些猎物的身材是不是大得可以吓跑狩猎人。”

“没错!阿罗纳克斯先生,”这位加拿大人应答道,而且,他的牙齿似乎磨得如同刀刃般尖利了,“如果这岛上没有别的走兽,那我就要吃老虎,并且还是吃老虎的腰窝肉。”

“尼德朋友可真让人担忧。”康塞尔回答道。

“不管怎么说,”尼德·兰继续说道,“那些没有羽毛的四足兽,或是有羽毛的两脚鸟,等候着它们的,肯定是我的第一声枪响。”

“那好啊!”我回答道,“尼德·兰师傅又开始跃跃欲试了!”

“不用害怕,阿罗纳克斯先生,”这位加拿大人说道,“你们只需要用力地划桨就行!不出二十五分钟,我便可以按照我的办法给你们弄出一道菜来。”

八点半钟左右,“鹦鹉螺”号船上的这只小艇,安全地穿过了环绕格波罗尔岛的珊瑚地带,在一处沙岸边沿慢慢地停了下来。

第二十一章 陆地上的几天

一接触到陆地，我便产生了一种十分强烈的印象，尼德·兰则用脚踩着这片土地，并品尝着土壤，好像要把它据为己有似的。不过，照尼摩船长的说法，我们作为“‘鹦鹉螺’号船上的乘客”，也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几分钟以后，我们与海岸的距离只是在枪弹射程以内了。岛上的土地差不多全是由于石珊瑚的沉积形成的，其中还有一些干涸的急流河床，中间夹杂着花岗岩残骸，表明这岛屿形成于太古时代。整个天际覆盖着一片令人赞叹的森林帷幕。地面上还有一些含羞草、榕属植物、火鸟树、柚木、木槿植物、班达树及棕榈树，树木枝繁叶茂，交织在一起，在这些树木那青绿的树荫之下，在它们那齿形树干脚的边缘，还生长着一些兰科、豆科以及蕨科植物。

不过，这位加拿大人对所有这些巴布亚植物的美丽品种并不注意，他抛弃了美观而去追求实利。见到了一棵椰子树，他就打下几个椰子，把它们劈开，我们喝了椰汁，吃了椰肉，感觉到一阵舒心畅快，这显示出我们对于“鹦鹉螺”号船上那日常食物的不满。

“妙不可言！”尼德·兰说道。

“味道好极了！”康塞尔回应着。

“我并不认为，”这位加拿大人说，“您的尼摩船长将会反对我们把这些椰子带回到他的船上去，对吧？”

“我想是这样，”我答道，“不过，他是不会品尝的！”

“谁让他没口福呢！”康塞尔说。

“那就该我们享受了！”尼德·兰应声道，“要是那样的话，剩下的会更多呢。”

“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兰师傅，”这位捕鲸手在准备打另一棵树上的椰子了，我接着说道，“椰子是一种很美的东西，但在把小艇盛满之前，我看还得考虑一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下,岛上是否出产其他有用的东西,那才是明智之举呢。‘鸚鵡螺’号上配餐的地方,恐怕非常欢迎一些新鲜的蔬菜吧。”

“先生说得很对,”康塞尔答道,“我建议把我们的小艇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放水果,另一部分放蔬菜,还有一部分应该放置猎物。不过,直到现在,我连猎物的影子都没见着呢。”

“康塞尔,对什么都不应该失望啊。”加拿大人应着。

“那么,我们就继续慢慢前行吧。”我说道,“不过,我们也要戒备,双眼可不能有所放松。这岛上看起来无人居住,但也可能会有某些人来,他们对于猎物性质的看法想必没我们挑剔!”

“嘿,嘿!”尼德·兰喊了起来,而且还用牙床做出了那种意义明显的动作。

“尼德,怎么啦!”康塞尔大喊道。

“我的天呀,”这位加拿大人说,“现在我开始明白吃人肉的诱惑力了!”

“尼德,尼德!你在说什么呢?”康塞尔问道,“如果你是个吃人肉的家伙,那我与你住在一间船舱里,连性命都不保了。”

“我很喜欢你,康塞尔朋友,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吃你的。”

“这个嘛,我可不太相信,”康塞尔答道,“走,狩猎去!我一定要打到猎物,来满足这食人肉者的愿望,不然的话,总有一天早晨,先生只会看见他仆人的肉,被用来一块一块地喂他了。”

当我们互相说着这类笑话的时候,进入了森林中阴森的树荫之下,在两小时里,我们走遍了各个方向。

出乎意料,我们寻找可食用的植物的愿望满足了。这个地方有一种植物,是热带地区最有用的产品,它正向我们提供一种船上没有的珍贵食物。

我要说的是面包树,格波罗尔岛上盛产这种树,而我特别留意到了那其中没有核仁的品种,它的马来语名字叫“利马”。

利马树与其他树的不同之处就是其树干笔直,而且高达四十英尺。它的顶端优雅地弯成弧形,而且是由多裂片的阔大树叶组成的,在它那一片青翠的枝叶之中,清楚地显露出那粗大的球形果实,有一分米大小,外表粗糙,呈六边形。这是大自然恩赐给不产小麦地区的有益植物,同时无须耕种,一年之中有八个月的时间就能结出果实。

尼德·兰对这些果子非常熟悉,在他以前的多次旅行之中,他就已经吃过了。所以,他懂得怎么调制这种美味的东西。于是,他一看见这些果子,食欲就

被引发了,再也按捺不住了。

“先生,”他对我说,“如果不吃一点儿面包树上的面团,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好的,尼德朋友,那你就随便尝好了。我们来这儿是为了获取经验的,我们来试试看吧。”

“用不着太多时间的。”这位加拿大人答道。

于是,他拿出透镜,往枯枝上点火,火苗欢快地噼啪作响起来。在这个时候,康塞尔和我选了面包树上最好的果子摘下来,有些果子还没有达到熟透的程度,厚厚的表皮上蒙上了一层白肉,可几乎没有纤维。其余的则绝大多数变黄了,成了胶质状态,只等着被摘取了。

这些果实完全没有果核。康塞尔递给尼德·兰十二个,他将它们切成了厚片,然后放置在炭火上面,一面烤,一面还不停地说:

“瞧着吧,先生,这面包可真好吃!”

“尤其是当我们很久以来都没能吃上面包的时候。”康塞尔说道。

“甚至可以说,这已经不再是面包了,”这位加拿大人补充道,“而是美味的糕点。您从来没吃过吧,先生?”

“是的,尼德。”

“好吧,那您就作好准备,尝尝这美味的东西吧。要是吃过后不想再吃,那我就不是天底下第一号捕鲸手!”

几分钟以后,果子朝向炭火的那一面完全烤好了,里面露出白白的面团,就像新鲜的面包心,它的味道让人想起了南瓜。

必须承认,这面包的味道好极了,因此,我在吃的时候,的确是怀着非常浓厚的兴致的。

“遗憾的是,”我说道,“这样的面团不能够保鲜,因此在我看来,这没办法带回船上去贮藏。”

“啊,先生!”尼德·兰叫喊了起来,“您是作为博物学家说这话的,而我,以面包师的身份来做这件事,康塞尔,请你去采摘这些果子,等我们回去时带走。”

“你想如何调制这些果子呢?”我问这位加拿大人。

“用它们的果肉做成发面团,就可以长期保存起来。当我要食用它的时候,到船上的厨房里一烤就行。这样,虽然味道会有点酸,但它仍然十分美味。”

“那么,尼德师傅,有了这面包,我想我们还缺了点什么吧……”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不是这样,教授先生,”这位加拿大人答道,“就算不缺水果,至少还缺少蔬菜呢!”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水果和蔬菜。”

为了充实我们那“陆地上的”晚餐,我们采摘完面包果,起程上路了。

我们的寻找大有收获,因为接近正午的时候,我们摘到了大量的香蕉。除了这些香蕉外,我们还采摘到了味道非常不错的巨大的树菠萝、美味的芒果及那些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菠萝。这一次采摘耗费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感到遗憾的。

康塞尔总是在注意尼德·兰。这位捕鲸手走在前面,每当他在树林中走过的时候,总能以熟练的手法采摘到美味的果子,这样一来,他所采得的食物便源源不断地充实起我们的食物储藏室来了。

“怎么样,”康塞尔发问道,“你不缺什么了吧,尼德朋友?”

“嗯!”这位加拿大人哼了一声。

“那么,你还不能满足吗?”

“所有这些植物食品都不能成为一道正餐,”尼德答道,“那是一餐中最后的佐食而已,也就是餐后的小食。可是汤呢?烤肉呢?”

“对呀,”我说道,“尼德·兰答应过我们的排骨,现在看来,是有些问题了。”

“先生,”这位加拿大人答道,“狩猎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还没有开始呢。耐心一点吧!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长着羽毛或者长着长毛的动物。这一处没有,那一处总会有……”

“而且,今天碰不着,明天一定会碰到,”康塞尔进一步说道,“我想我们不能走得太远,甚至,我要提议回小艇上去了。”

“什么!这就回去了?”这位加拿大人喊道。

“天黑之前,我们一定要返回。”我说。

“那么,现在几点钟了?”这位加拿大人问道。

“至少两点钟了。”康塞尔答。

“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尼德·兰师傅惋惜地叹了口气,同时高声喊道。

“上路吧。”康塞尔应答着。

于是,我们便从林中折回,同时还采摘到大批的马来人称做“阿布卢”的小

豆,以及上好的芋薯,我们的收获物再一次得到了补充。

当我们回到小艇的时候,真可谓满载而归,然而,尼德·兰觉得食物还是不够。他的运气真不错。在临登上小艇前一刻,他发现了几棵树,树高二十五到三十英尺,属于棕榈类,这些树与面包树一样珍贵,确切地说,这可是美拉尼西亚最为有用的产物。

这些西米树,是不用种植就能生长的植物,就像桑树那样,凭着其根蘖和种子,自然地生长繁殖。尼德·兰知道对付这些树的办法。他操起斧头,并且猛挥起来,不一会儿就将两三棵西米树砍倒在地,从散布在棕榈叶上的白色粉末,就可以得知,这几棵树已经成材了。

我看着他,与其说是以一个饥饿的人的眼神看着他,倒不如说是以一名博物学家的眼光看着他干活。一开始,他把每根树干都剥去一层皮,皮有一英寸厚,覆盖着一层长长的纤维网,有一种胶质般的粉末粘在上面。这粉末,就是西米,是美拉尼西亚居民拿来作为主食的一种可食性植物。

这时,尼德·兰只是把树干砍成一块块的,好像是在砍烧柴一样,打算着日后再从树干上将那粉末提取出来,用一块布将粉过滤,使它与纤维丝分开,放置在太阳下晒干水汽,然后便将它放入模中凝固。

最后,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我们装载上所有我们找到的财富,离开了这处岛屿。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停靠在“鸚鵡螺”号旁边。当时,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我们的到来。那个巨大的钢板圆锥筒内一直寂静无声。我回到我的房间中去。我发现房间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晚餐。吃了饭,我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1月6日,船上没什么新情况。船里面听不到任何声音,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气。小艇依然是停靠在船只旁边,就是在我们原先将它搁置下的那个地方。我们决定再到格波罗尔岛上去。从猎人的角度看,尼德·兰希望今天会比昨天运气好些,同时打算着要去那森林中的另外的地方去看看。

日出时分,我们开始上路。小艇在哗哗的海浪的推送下,不一会儿就到了那小岛上。

由于感觉到凭着这位加拿大人的直觉引路会好一些,我们下了小艇后,便都跟在尼德·兰身后。这段时间,他那双长腿常常把我们落下一段距离。

尼德·兰沿着海岸,朝西向上走了一阵,然后,他渡过一些急流,来到一处高地平原。在这平原边上,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树林。几只翠鸟在沿着岸边飞来飞去,但它们却不让人接近。它们的谨慎让我了解到,这些飞禽懂得怎么躲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避我们这种两足动物。于是我得出结论：这岛上即使没有人居，也是时常有人前来的。

穿过一片相当翠绿的草地，我们来到了一处小树林的边缘地带，当时群鸟飞舞歌唱，使这小树林呈现出迷人的生气。

“这不过是一些鸟罢了。”康塞尔说道。

“但里面也有可以吃的呢！”那位捕鲸手答道。

“我没发现，尼德朋友，”康塞尔说，“因为我看见那儿不过只有一些鸚鵡。”

“康塞尔朋友，”尼德·兰一本正经地回答，“对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人来说，鸚鵡就跟野鸡一样。”

“我说一句，”我说道，“这种鸟如果烹调得好，也很值得动刀叉。”

的确，在这林中茂盛的树叶之下，有一大群鸚鵡在飞来飞去，只要耐心教它们，它们就能说人话。而现在，它们只是陪着那五颜六色的雌鸚鵡，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那些神情严肃的白鸚鵡，像是在思考着某些哲学问题，而大红色赤鸚鵡，飞舞之时则犹如一块随风飘荡的薄纱，嘈嘈杂杂地一掠而过。在这类飞时鸣叫的加罗西鸚鵡中间，有天蓝色的、最美丽漂亮的巴布亚鸚鵡，以及各种各样的、美丽而又可爱的飞鸟，不过严格说来，这些鸟是不能食用的。

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有一种独特的鸟。它从不飞过阿卢群岛和巴布亚群岛的边界，可却没出现在这一群飞鸟中间。命运把这鸟替我保存起来，可过不了多久，我仍能看到其芳姿。

我们穿过一处不太浓密的丛林，又来到了一片长着许多灌木丛的平原。我看到许多漂亮的鸟儿正在空中飞翔，它们那长长的羽毛使得它们必须逆风飞行。它们波状起伏的姿势，它们在空中飞翔时优美的曲线，它们身上鲜艳夺目的色彩，完全吸引着、迷惑着人们的眼光，我倒是毫无困难地就认出了它们。

“极乐鸟！”我大声地喊叫着。

“燕雀目，直肠亚科。”康塞尔应声答道。

“鸚鵡属吗？”尼德·兰问。

“我想不是，兰师傅。不过，我希望凭着你熟练的技艺，能把这种可爱的热带动物打下一只来！”

“我试一试吧，教授先生，尽管我使枪不像捕鲸那么自如。”

马来人靠这种鸟与中国人进行大宗贸易，他们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捕捉这些鸟儿，但是，我们都不会使用这类方法。有时，他们把罗网放置在极乐鸟喜

欢栖息的高大树木的顶端上。而有些时候，他们则是使用强力雀胶，把鸟粘得无法动弹。他们甚至还在这种鸟经常饮用的泉水中投放毒药。至于我们，眼前便只能在它们飞行时进行射击，这种方法很少有效果。因此，事实上，我们只是白白地浪费子弹。

接近上午十一点时分，我们翻越了形成这个岛屿中心的第一层山脉，这时，我们仍旧没有打着一只鸟。饥饿在折磨着我们。狩猎者原以为自己会有所收获，可惜错了。很走运，康塞尔出乎意料地命中了两枪，使我们的午餐得到了保障。他打下了一只白鸽和一只山鸠，并急忙穿在烤钎上头，放置在枯枝燃起的旺火上烧烤起来。就在这些令人感兴趣的动物被烤着的时候，尼德·兰做好了面包果。不一会儿，鸽子和山鸠，连骨带肉都被吃得光光的，大家都说好吃。

“这味儿就跟吃香菌长大的子鸡的味道差不多。”康塞尔说道。

“现在，还缺少什么吗，尼德？”我问这位加拿大人道。

“还少一只四足猎物，阿罗纳克斯先生，”尼德·兰答，“这些鸽子不过是些零食小吃。所以，除非我打到有排骨的动物，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满足的！”

“我也一样，尼德，除非我抓到一只极乐鸟。”

“那我们就继续狩猎吧，”康塞尔回答道，“不过得从大海这一边走回去。我们已经来到了山上第一道斜坡，我想再回到森林地带要好一些。”

这真是一个明智的想法，于是我们采纳了。走了一个来小时，我们来到了一处真正的西米森林。极乐鸟等我们一走近就飞远了，我无法捉到它们，的确是很失望。就在这个时候，走在前面的康塞尔突然偏下身子，同时发出一声胜利的呼喊，紧接着，他举着一只美丽的极乐鸟来到了我的身旁。

“啊，太好了！康塞尔。”我欢呼着。

“先生过奖了。”康塞尔应答道，“要是先生细心地将它观察一番，就会明白其实我并没多大的功劳。”

“为什么呢，康塞尔？”

“因为，这鸟儿如同鹤鹑般地醉着呢。”

“醉了？”

“是的，先生。它在豆蔻树下吃豆蔻吃醉了，而我就是在那儿捉到它的。你看吧，尼德朋友，瞧瞧这无节制吃喝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吧！”

“真见鬼！”这位加拿大人反驳道，“从这两个月以来，我只是喝了点杜松子酒，没有必要这么责备我吧！”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于是,我查看了一下这只奇异的鸟儿。康塞尔没有弄错,这只极乐鸟是被豆蔻汁迷醉了,因此就变得软弱无力,不能飞起来,连行走都很难。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让它自己醒过来就是了。

这只鸟属于巴布亚岛以及邻近岛屿中八种极乐鸟中最美丽的一个品种。这是那种“大翡翠”极乐鸟,是最为稀有的一种,身长三分米。它的头比较小,两只眼睛长在嘴边,而且不大。它是各种各样美丽色彩的组合:嘴巴是黄色的,脚爪和指甲是褐色的,翅膀是浅褐色的,翼端为朱红色,头上和颈后是浅黄色的,喉间是翡翠色的,胸部和腹部则都呈栗子色。它的尾巴上耸立着两个角形绒球,与它十分轻柔细腻的长长的羽毛连成一片。所有这一切,把这只奇特的鸟的整体形象完全美化起来,于是,当地土著便将它富有诗意地称为“太阳鸟”。

我非常希望能把这只美丽的极乐鸟带回巴黎去,赠给植物园,目前,园里还没有这样的一只活鸟呢。

“这种鸟真的非常罕见吗?”这位加拿大人,不是从艺术的角度去估计,而是带着猎人看待猎物的眼光发问道。

“的确是,我诚实的伙伴。尤其是非常难抓到活的,就是死了,这些鸟仍然是重要的交易物品。因而土著们都在想方设法制造假的,就跟有人制造一些珍珠和一些钻石那样。”

“什么?”康塞尔叫了起来,“制造假极乐鸟?”

“没错,康塞尔。”

“那么,先生知道土著人怎么制作了?!”

“那当然。极乐鸟在东方季风起来的时候,便脱掉了尾巴周围漂亮的羽毛,博物学家称这类羽毛为副翼羽毛。假鸟制作者们这时就将这些羽毛收集起来,同时巧妙地插在预先被拔光毛的虎皮鹦鹉身上。然后,他们再将毛皮的缝合处粘贴好,给鸟身上涂釉,并将这些制作奇特的产品运送到欧洲的博物馆和那些喜欢鸟的人那里。”

“不错!”尼德·兰说道,“虽然不是这鸟,但总算是这鸟的羽毛。如果不是用来吃的东西,我看也没有什么大的坏处!”

尽管我的欲望由于捕捉到了这只极乐岛而得到了满足,可是这位加拿大猎人的愿望却还是没有实现。不过到了两点钟左右,幸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尼德·兰打中了一头肥大的野猪。正当我们计划弄到真正的四足兽肉的时候,这动物恰巧出现了,所以它很受欢迎。尼德·兰为自己的这一枪感到十分满意。这

野猪中的是电气弹，因此马上就死去了。

这位加拿大人，先是从猪身上剔下六根排骨，准备晚餐烤着吃。紧接着，他又将猪剥去皮毛，同时开膛破肚，清理干净。过了不久，这种将要继续表现尼德·兰和康塞尔两人功劳的狩猎行动又重新开始了。

真的是这样，两个朋友在搜索灌木丛的时候，撵出了一群袋鼠，这些动物虽然跑得很快，可逃跑时仍然躲不过电气弹。

“啊！教授先生，”尼德·兰喊道，他此时打猎行动正在兴头上，“多么美味的猎物呀，尤其是焖了吃！这是‘鸚鵡螺’号船上多么难得的食品呀！两只，三只，地上有五只哪！一想到我们将要把所有的这些肉都吃掉，而船上的那些傻蛋连点肉渣也吃不到的时候，我可真高兴！”

我想，在这种过度的欢乐之中，这位加拿大人要不是说了那么多话，恐怕他会将那一群袋鼠杀个精光！可他只打了十二只左右罢了。这些动物是平腹哺乳类的第一目，康塞尔当时这样说。

这些动物身材短小，是“兔袋鼠”的一种，通常居住在树洞里，不过跑动起来速度极快；尽管它们不算太肥，但是至少可以提供极其美味的肉食。

我们都非常满意这一次狩猎的成果。快乐的尼德·兰提议第二天再到这迷人的岛上来，他想要打尽这岛上所有的可食用的四足兽。

下午六点，我们回到了海滩。我们的小艇停在原来的那个地方，“鸚鵡螺”号就如同一座长长的礁石，这时正在距离海岸两海里处的水波中浮现出来。

尼德·兰一点儿时间也没有耽搁，立即忙起了晚餐这件大事。他擅长这类烹调，这点确实令人羡慕。“巴利—奥唐”猪排骨在炭火上烤着，不一会儿就发出了一种令人流口水的香味，就连空气之中都充满了香味……

还有更厉害的，我发觉我在步这位加拿大人的后尘了。面对那新鲜的烧烤猪肉，我竟然也十分开心！请大家原谅我吧，这就像我原谅兰师傅一样，毕竟，这都是因为那同样的理由呀！

说起来，这晚餐真是太美妙了！有西米粉、面包果、几只芒果、六个菠萝，以及一种椰子核肉酿成的饮料，我们吃得太高兴了！我甚至认为，那些忠实的同伴们的头脑，就连必要的清醒都已丧失掉了。

“我们要是今晚不回‘鸚鵡螺’号上去，怎么样？”康塞尔说道。

“我们要是永远都不回去呢？”尼德·兰进一步地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一块石头落到我们的脚旁，突然打断了捕鲸手的那个建议。



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雷电

我们盯着树林那一边，不过没有起身。我正往嘴里送食物的手停了下来，而尼德·兰此时正把东西放进嘴里，他的手也停住不动了。

“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康塞尔说，“要不然就该叫它陨石了。”

这时，第二块加工过的圆形石头，打落了康塞尔手中的一块美味可口的鸽子大腿。这只能说明，他的这种看法很正确。

我们三个人全都站起身来，同时把枪放在肩上，准备迎接任何攻击。

“难道是猴子吗？”尼德·兰大喊起来。

“我看差不多吧，”康塞尔答着，大喊起来，“好像是些野蛮人。”

“快回到小艇上去。”我一面向海边走去，一面说道。

我们现在必须向后退。这时，有二十来个土著人，手里拿着弯弓和石器，出现在与我们相隔不到百步之远，那遮住了右半边天际的矮树丛的边缘。

我们的小艇这个时候停在距离我们二十米远的地方。

野蛮人离我们越来越近，虽然他们没有跑，但却做出了许多最最充满敌意的动作——石块和箭像雨点一样飞一般向我们袭来。

尼德·兰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他的食物，便不顾那近在眼前的危险，一边拿野猪，一边拿袋鼠，极其快速地拾掇好东西。

两分钟过后，我们便来到了沙滩上。把食物和武器放进小艇，然后把小艇推进海里，再装上两把桨，这都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这样，我们还没划出二百米，就看见一百来个土著人在大喊大叫，而且还手舞足蹈地走进了那齐腰深的海水之中。我在留心地观察着，这些土人的出现会不会把“鹦鹉螺”号船上的一些人吸引到船的平台上来？不过没有。这庞大的机器此刻待在海上，而且完全不见动静。

二十分钟后，我们登上了“鹦鹉螺”号。嵌板是敞开着。我们将小艇拴好了之后，便进入到船里去了。

我来到客厅所在处，此时，那里传来阵阵音乐声。尼摩船长正低下身子朝向他的管风琴，而且陶醉在那音乐之中，显得心醉神迷。

“船长！”我喊着。

他没有听见。

“船长！”我又叫了一遍，还用手碰了碰他。

他稍稍动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说道：

“啊！是您啊，教授先生。那么，你们的狩猎还好吧？你们采集植物标本很有成效吗？”

“没错，船长，”我答道，“可惜的是，我们带回来一群两腿动物，就在附近，对于这件事，我感到非常不安。”

“什么两腿动物？”

“是一群野蛮人。”

“野蛮人！”尼摩船长带着讽刺的语气说道，“您觉得奇怪吗，教授先生，您一踏上那地球的陆地，就在那里发现了野蛮人？这样的野蛮人，陆地上哪里没有？再说，您叫做野蛮人那些人，会比其他别的人更糟吗？”

“可是，船长……”

“对于我来说，先生，我到处都遇见过这样的野蛮人。”

“好啊！”我回答，“如果您不想在‘鹦鹉螺’号船上接待他们的话，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吧。”

“您放心吧，教授先生，不需要这样担心的。”

“土著人人数的多着呢。”

“您数过他们的人数吗？”

“大约有一百人，至少是这么多。”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应答着，同时又把手指放在那管风琴的琴键上，“就是巴布亚的所有土著人全都聚集在这海滩上，‘鹦鹉螺’号也用不着担忧他们的攻击！”

于是，船长的手指又在琴键上跳动了，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他只是在按动黑色琴键，这样，奏出来的和声便带有苏格兰音乐的味道。过了一会儿，他便忘记了我的存在，沉浸在一种梦幻之中了，这样一来，我也就不敢去打扰他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又一次登上了船的平台。这时夜幕已经降临,因为,在这低纬度地区,太阳会很快落下,而且是没有黄昏的。我只是在朦胧的状态下望见那格波罗尔岛。不过,有许多火花在海滩上闪耀,表明土著人并不打算离开那个地方。

于是,我独自一个人待了好几个钟头。我有时想起那些土著人——并不特别害怕他们,因为船长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在影响着我,时而又忘却了他们,欣赏着热带地区那夜间的美景。我的思绪跟随黄道十二宫的星辰一同飞往法国,而这些星辰还将会有几个小时照着那块土地。月亮在那天顶上的星宿中间发着光亮。于是我便想到,这忠实、殷勤的地球卫星后天又会回到这同一地方,掀起那股股海洋波浪,使得“鹦鹉螺”号脱离它那珊瑚石床。快到午夜时分,当我看到黑沉沉的大海波浪上面,和那海岸的树木下边都一样地寂然无声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我的舱房里,同时,安静地入睡了。

一夜过去,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那些巴布亚人一看见海湾中搁浅着一只怪物,想必是害怕了。因为,船上嵌板仍然是打开的,他们很容易就能走进“鹦鹉螺”号船里来。

1月8日早晨六点,我又登上平台。晨雾在逐渐地消散开去,不久,岛屿就从消失着的雾气中显露了出来,先是海滩,然后是山峰。

那些土著人一直等在那里,人数比昨天还要多——可能有五六百人。有几个土著人,趁着低潮时来到了珊瑚石的尖顶上面,该处距离“鹦鹉螺”号不到四百米。我很容易就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真正的巴布亚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前额宽阔隆起,鼻子肥厚但不扁平,牙齿洁白。他们羊绒般的头发染成红色,和漆黑发亮的、好似纽比人一样的身躯形成鲜明对比。在他们那割开拉长了的耳垂上,还挂着骨质耳环。这些土著人通常光着身子。在他们中间,我看见有些女人,从腰身到膝盖,穿着一条草裙,上面系着一根草绳。几个首领脖子上带着一个弯月形饰物以及几条红白双色的玻璃珠项链。几乎所有人都带着弓、箭和盾牌,肩膀上扛着一种网,网里面装着圆石头,他们的投石器可以将这些圆石头巧妙地投掷出去。

其中一个头领,处在距离“鹦鹉螺”号相当近的地方,还在仔细地打量着这艘船,这也许是一名高级“马多”,因为,他披着一条香蕉树叶编织的披肩,边缘上还有花饰,同时还染上了鲜明的颜色。

这个土著人这时就在射程里,我本来可以非常容易就把他击毙;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等他表现出真正的攻击行为时再还击吧。在欧洲人和野蛮人之

间,欧洲人自然是反击,而不是进攻。

在整个海水低潮期间,那些土著人在“鸚鵡螺”号周围心怀敌意地转来转去,但却没有高声喧闹。我听到他们时常不断重复着“阿喜”这个词,根据他们做出的手势,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邀请我到岛上去,不过我觉得,我应当谢绝这种邀请。

于是那一天,小艇没有离开大船,兰师傅也就不能充实他的食物,他显得很失望。这位灵巧的加拿大人于是便利用时间,调制他从格波罗尔岛上带回的肉和西米粉。说到那些土著人,在早上十一点左右,当珊瑚石尖顶端开始隐没在上涨的潮水下面时,他们都回到海岸上去了。不过,我还是感觉到,在海滩上,他们的人数是明显地增加了。兴许,他们来自临近岛屿,或者确切地说,是从巴布亚岛来的。可是,我仍然没有见着土著人的一只独木舟。

因为没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而这片海里又有大量的贝壳类、植虫类和其他海产植物,所以,我便打算在这清澈的水里打捞一下。再说,今天是“鸚鵡螺”号在这地区停留的最后一天了,根据尼摩船长的许诺,只要明天一涨潮,船就将驶向大海。

因此,我就叫康塞尔给我拿来一个轻便的小型捕捞器,就好像用来捞牡蛎的那种。

“那些野蛮人呢?”康塞尔问我,“先生不要奇怪,我觉得他们并不太凶恶呀!”

“不过他们会吃人肉的,我的小伙子。”

“人可以既吃人肉,而同时也是诚实的,”康塞尔答道,“就像一个既贪吃又诚实的人一样。两者并不矛盾。”

“对!康塞尔,我同意你的想法。他们是吃人肉的诚实人,他们老老实实在吃俘虏的肉。不过,我可不想被吃掉,哪怕是被老老实实在的人吃掉。我可得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鸚鵡螺’号船的船长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捕捞吧。”

在两个钟头里,我们忙于打鱼,但没捞到任何稀罕的东西。打捞器里全是些驴耳贝、竖琴贝、河贝子,此外,还捞到一些我今天才见着的最漂亮的鲱鱼。我们还捞到一些海参、一些珠母贝和一打小鳖,这些都是为船上配膳室准备的东西。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手竟然抓到了一件珍品,应当说,是抓到了一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件自然变形的珍品,这次偶遇,实在少见。康塞尔将打捞器才放下,接着就拉了上来,里面装的都是那十分平常的各类贝壳。突然,他发现我将胳膊迅速伸进网内,同时拿出一个贝壳,且发出一声贝类学家的喊声,也就是说,发出人类的喉咙所能发出的最为尖厉的呼喊声。

“啊!怎么啦?先生,”康塞尔显得非常奇怪,于是问道,“先生被咬到了吗?”

“不是的,我的小伙子。不过,我情愿用一根手指来换取我的发现啊!”

“有什么发现呢?”

“这种贝壳。”我指着我的战利品说道。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只斑岩橄榄贝,橄榄贝属,栉鳃目,腹足纲,软体类门……”

“没错,康塞尔,但是,这只橄榄贝的纹路,不是从右往左旋,而是从左向右旋呀!”

“真的吗?!”康塞尔喊道。

“没错,我可爱的小伙子。看哪,这就是一只左旋贝!”

“一只左旋贝!”康塞尔重复着,这时他的内心非常激动。

“你来看看它的螺旋纹吧!”

“哎呀!先生可以相信我,”康塞尔用一只颤抖的手拿着这珍贵的贝壳说道,“我从来没感受过如此这般的激动心情!”而这却真令我兴奋!事实上,正如博物学家们所观察到的那样,右旋是自然的法则。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其公转或是自转运动,都是从右向左的。同左手相比,人更多地使用右手,因此,人类的工具或器械、楼梯、门锁、钟表的发条等等,也都是以从右至左的使用方式配制的。于是,大自然通常是依据这一法则,制出了贝壳类的纹路,贝纹都是向右旋,极少有例外。而一旦贝纹偶有左旋,那些喜好收藏的人便会用重金将它买下来。

这样,康塞尔和我,都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我们的这个宝贝,而此时此刻,我还在盘算着用它去丰富我们博物馆的珍藏呢。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倒霉的事情:一个土著人扔过来一块石子,打碎了康塞尔手中的那件珍品。

我发出一声绝望的喊叫!康塞尔拿起枪来,同时瞄准了十米以外一个摇晃着投石器的土著人。我正想制止他,可他的枪响了,击碎了挂在土著人胳膊上的护身灵镯。

“康塞尔!”我喊道,“康塞尔!”

“嗨，怎么回事！难道先生没看见那个土著人已经开始攻击了吗？”

“可一只贝壳不能跟一个人的生命相比呀！”

我对他说道。

“嘿，坏蛋！”康塞尔高声大叫，“我宁可他将我的肩胛骨打碎！”

康塞尔说的是实话，不过，我可不赞成他的看法。其实在当时，情况发生变化已经有些时间，只不过我们没有觉察到就是了。这时，有二十只左右的独木舟正围着“鸚鵡螺”号打转。这些独木舟是用掏空的树干做的，长而且窄，为方便行驶，还配有两条浮在水面上的竹制长竿，这样，独木舟便可保持平衡。独木舟由上身赤裸、技术娴熟的荡桨者驾驶，我看见他们驶来，心里就不由得感到害怕。

显然，这些巴布亚人曾经与欧洲人有过交往，而且，他们能够识别欧洲人的船只。不过，对于那个躺在海湾里的、既没有桅樯又没有烟囱的长条形钢铁圆锥形体，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他们开始待在相当远的距离以外，而且还不肯上前。不过，看到船总是停着，总是不动，于是，他们便渐渐地恢复了信心，并在想尽办法了解这只船的习性。然而，应该有所制止的正是这些亲近行为。我们的武器不能发出轰鸣声，因此对那些土著人就只能产生一般的威力，他们所畏惧的可是那些能发出巨响的大炮。虽然雷电的危险在于闪电而不在于雷声，但是，要是没有那轰轰响的雷鸣，恐怕也不会那么吓人的。

这个时候，那些独木舟更加接近“鸚鵡螺”号了，而且，雨点般的箭一支支落在了船上。

“真见鬼！下冰雹了！”康塞尔说道，“再说，有可能还是有毒的雹子呢！”

“必须告诉尼摩船长。”我边说边从嵌板处回到船舱里面来。

我来到客厅。在这里没有发现任何人。我冒昧地敲敲通向船长房间的那扇门。

回答我的是一声“请进”。我进去了，同时发现船长正在仔细地计算，里头还有许多X和其他代数符号。

“我打扰您了吗？”我礼貌地说道。

“是这样的，阿罗纳克斯先生。”船长答复我道，“不过，我想您来见我，一定是有重要原因。”

“太重要了。那些土著人的独木舟把我们围起来了，而且，再过几分钟时间，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们一定会受到好几百名土著人的攻击。”

“噢！”尼摩船长平静地应答道，“那些人坐着他们自己的独木舟？”

“没错，先生。”

“好吧！先生。只要把嵌板关上就是了。”

“是的，不过，我是来告诉您……”

“没有比这事更容易的了。”尼摩船长说道。

于是，他按动一个电钮，将一个命令传达到船员的舱位。

“你看，这就办好了，先生。”不一会儿他就对我说，“小艇放置好了，嵌板关闭住了。您不需要担惊受怕，我想，那些先生们是不会把这铜墙铁壁撞破的，再说，就连你们的那艘战舰的炮弹都奈何不得它呀？”

“不错，船长，但是，仍然有危险存在。”

“什么危险呢，先生？”

“因为到了明天，在同一时刻，必须再次打开嵌板，以便更换‘鹦鹉螺’号船上的空气……”

“那是没有问题的，先生，因为我们的船是像鲸鱼一样呼吸的。”

“不过，如果到了那时，巴布亚人占据了船上的平台，那我就不知道，您怎样能够阻止他们进到船里面来呢？”

“先生，那么，您以为他们能上船来吗？”

“我是这样想的。”

“说实在的，先生，让他们上来好了。我找不到什么理由阻止他们上来。说起来，这些巴布亚人都是些可怜人；再说，我在格波罗尔岛上的访问，哪怕是以仅仅牺牲一个这样的可怜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我也不愿意！”

他的话刚结束，我就要退出去了；但尼摩船长又将我留住，同时请我坐到他的身旁。他很有兴致地问我，关于我们在陆地上游览的情况，我们那次狩猎的情形，他似乎并不了解那位加拿大人对肉食的需要。接下来的谈话，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尼摩船长并不比以前更有感情，但却显得更为和蔼可亲了。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谈到了“鹦鹉螺”号的处境，它现在正搁浅在杜蒙·居维尔差一点儿就失掉生命的那个海峡里，船长在此接着说出的那番话，其内容如下：

“这位居维尔，是你们那些伟大的海员中的一个，他是你们那些最有智慧的航海家之中的一位！他是你们法国的库克船长。真是不幸的学者啊！他不怕

南极的冰层，不怕大洋洲的珊瑚礁，不怕太平洋那些吃人肉的野人，可竟然在火车失事不幸地失去了生命！要是这位精力充沛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思考什么的话，那您一定会想象得出，他最后的想法会是什么了！”

尼摩船长这样说着，他显得很激动，而我，好像也受到了他那种情绪的感染。

然后，我们手拿着地图，再一次地回顾了这位法国航海家的功业。他那环球航行，他的两次南极探险，使他发现了阿德利海岸和路易—菲力普海岸，还有，他对大洋洲地区的主要岛屿还作了详细的海洋测量记录。

“你们的居维尔在海面上能够做到的，”尼摩船长对我说道，“我在海洋里也都做了，而且做得比他更方便、更全面。‘星盘’号和‘罗盘仪’号两艘船，不断受到大风暴的袭击，不停摇晃，不能跟‘鹦鹉螺’号相比。‘鹦鹉螺’号可是宁静的工作室，它在海洋之中可真是安安稳稳哪！”

“可是，船长，”我说道，“杜蒙·居维尔的小型护卫舰和‘鹦鹉螺’号，它们是有一点相似的呀。”

“哪一点呢，先生？”

“就是，‘鹦鹉螺’号像它们一样搁浅了。”

“‘鹦鹉螺’号没有搁浅，先生，”尼摩船长冷冷地回答我说，“它还在海床上面休息。居维尔要想他的船只脱浅，必须做艰难的工作，并且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他们所做过的活儿，我可是什么都不用干，‘星盘’号和‘罗盘仪’号两艘船几乎是沉没了，但是，我的‘鹦鹉螺’号却没有什麼危险。明天，在那指定的日子，指定的时刻，潮水就会把它平平安安地托起。它又会在大海大洋之中穿梭航行起来。”

“船长，”我说，“我并不怀疑……”

“明天，”尼摩船长这时站起身来，又说道，“就在明天，下午两时四十分，‘鹦鹉螺’号就会浮出海面，又会毫无损伤地离开那托里斯海峡。”

船长语气十分干脆，说完了这番话，然后就微微欠下身来。这意味着我可以离开了，于是，我便回到了我的房间。这时，我看见康塞尔在我房里，他是想知道我同船长会晤的结果。

“我的好小伙子，”我应答着说，“我好像觉得，每当我涉及到他的‘鹦鹉螺’号遭受巴布亚土著人的威胁的问题时，船长总是带着非常讽刺的语气回答我的问话。因此，我只有一件事能对你说：相信他吧，放心地睡你的觉好了。”



“先生没事要我做吗？”

“不错。没有，我的朋友。尼德·兰在干什么？”

“先生请原谅我，”康塞尔回答道，“尼德朋友正在做袋鼠肉饼，我相信那味道一定不差！”

我独自一人待着，我是睡下了，但却难以入眠。我听到那些土著人弄出的声音，他们在船的平台上的脚，同时发出那种震耳欲聋般的吼声。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而船员们却还是无动于衷。他们完全没有因为土著人的出现而感到不安，就像守卫铁甲堡垒的哨兵对铁甲上爬动的蚂蚁毫不在意一样。

清晨六点，我起床了。嵌板还没有打开，所以船里面的空气还没调换。但是，储藏库里总是装满了空气，这些储藏库运转起来，同时将几立方米的氧气输送到“鹦鹉螺”号的缺氧的空气中。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一直干到中午，一直没能见上尼摩船长。这时，船上似乎也没有作任何起航的准备。

我又等了一些时候，然后，就上客厅去了。此时挂钟正指向两点半，十分钟以后，海潮就要达到最高点了。要是尼摩船长没有想错，“鹦鹉螺”号马上就要脱浅了。不然的话，在它离开这珊瑚石床之前，不知道还要度过多少这样的岁月呢。

然而，不一会儿，便可感觉到船身有着某种预兆性的颤动。我听见珊瑚石凹地处石灰质高低不平的表面在船沿上摩擦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

二时三十五分，尼摩船长出现在客厅里。

“我们就要起航了。”他说道。

“啊！”我喊着。

“我已经发出打开嵌板的命令了。”

“可是那些巴布亚人怎么办？”

“哪些巴布亚人？”尼摩船长微微耸了耸肩，同时回问。

“难道他们不会进入‘鹦鹉螺’号的里面来吗？”

“怎么进来？”

“从您将要叫人打开的嵌板口中进来。”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平静地回答我，“他们是不能就这样地经过‘鹦鹉螺’号船上的嵌板口处进入到里面来的，即使是嵌板口开着的时候。”

我看了看船长。

“难道您不明白吗？”他对我说道。

“我还是不明白。”

“好吧！跟我来吧，您就会明白的。”

我朝着中央扶梯走去。尼德·兰和康塞尔已经在那里了。他们眼看着船上的几个人打开嵌板，心里觉得很是惊奇，可就在同时，外面却响起了阵阵疯狂的吼声和可怕的叫骂声。

嵌板朝外面放了下来。二十副吓人的面孔出现了。可是，第一个将手放置在铁扶梯上的土著人，却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推到了后面，他逃走了，同时还发出阵阵喊声，而且还十分吓人地又蹦又跳的。

他的十个同伴尾随其后，一个接一个地触摸那铁扶梯。这十个人也都遭遇到跟他相同的命运。

康塞尔此时高兴得发狂。尼德·兰的急躁天性发挥出来，冲到铁扶梯那里去。但是，当他的双手一抓住扶梯扶手时，也被击得仰面朝天。

“真见鬼！”他叫喊着，“我遭雷击了！”

这句话为我说明了一切。那不只是扶梯扶手，还是一根金属电缆，它完全充载着船上的电，直通到船的平台上面。谁摸到它，都会遭受到一种可怕的电击——要是尼摩船长将他的机器上的所有电流都传送进这导体中，那这种电击将会是致命的！人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来犯的敌人和他之间拉起了一张电网，任何人都别想穿越它而自己又不受到伤害。

于是，那些被吓坏了的巴布亚土著人现在都在向后退缩，他们都害怕得手足无措了。至于我们，有半数的人都在笑，我们都在安慰尼德·兰，同时替他按摩身体，因为现在，他像魔鬼附身一样不停地咒骂，他可是个倒霉的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鹦鹉螺”号受到海潮最后一次惊涛骇浪的掀动，离开了它搁浅的珊瑚石床，时间正是船长说的两时四十分。船的螺旋桨慢慢地、庄严地搅动着海水。船的速度渐渐加快，同时向着大海洋面行驶，安安全全地将托里斯海峡这条危险水道抛在了自己的身后。



第二十三章 强迫睡眠

第二天,1月10日,“鹦鹉螺”号又开始它那无所畏惧的航行了。它的行驶速度真是快得出奇,我无法准确估算,但至少要在时速三十五海里。它的螺旋桨的转速是如此快,以至于我实在看不出它在转动,也无法计算它转了多少圈。

我在想着那种神奇的电动力,它给“鹦鹉螺”号动力、热量,还有亮光,同时还保护船只免遭外界的攻击。这电动力把“鹦鹉螺”号变成了一艘神圣的船,任何敌人碰着它都会遭到雷电的劈击。我这么想呀想的,于是,我的赞美便没有止境,而且从赞美机器本身又很快转而赞美制造出这艘船的那位工程师来。

我们一直向西行驶,1月11日,我们绕过了处于东经一百三十五度和南纬十度的韦塞尔角。这个海角是构成卡奔塔利亚海湾的东端部分。这里仍然存在许多礁石,但是很零散,并且在航海图上有着极为精确的标示。“鹦鹉螺”号很容易就避开了在左舷处的莫耐礁石,以及它那右舷处的维多利亚暗礁群。这些礁石都位于东经一百三十度,而我们的船正沿着南纬十度海域前进,此时此刻,其境遇相当危险。

1月13日,我们到达帝汶海。尼摩船长早就知道与此海同名的那个岛屿。该岛屿由印度王公统治,面积是一千六百二十五平方里。王公们自称是鳄鱼的子孙,就是说,他们是起源于人间任何一个人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所属的那个最古老的支系。因此,在岛上河流之中栖息繁殖着的那些披着鳞甲的祖先,便成了人们特别崇拜的对象。人们保护它们,溺爱它们,奉承它们,喂养它们,甚至把年轻的女孩子送给它们当食物,因而,外来人要是谁敢碰一碰这些神圣的蜥蜴类动物,那他就惹祸上身了。

然而,“鹦鹉螺”号却没有跟这些丑陋的动物一争高下。帝汶岛只是在中午,

在船上大副记录船的方位的时候,才出现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也只是隐约看见那个岛。此岛属于整个群岛的一部分,岛上的女人在马来亚市场上享有美女的声誉。

从这个航位开始,“鹦鹉螺”号的行驶方向,在纬度上偏向了西南方,向着印度洋航行了。尼摩船长又想出将我们带到何处的怪念头呢?他是不是要朝亚洲海岸溯流而上?他将要接近欧洲海岸吗?从一个想要躲避有人居住的陆地的人的角度来看,以上决定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他要朝南去吗?他是要绕过好望角,然后是合恩角,向着南极挺进?他最后还会不会再回到这太平洋海中来?他的“鹦鹉螺”号现在在太平洋的航行,就像吃甜点一样轻松自由。究竟要去哪里,不久之后就会知道。

我们沿途经过的暗礁群有:加地埃、依比尼亚、塞林加帕坦、斯科特。这些便是我们在海面上见到的最后一些礁石了,到了1月14日,我们就已经望不见陆地了。“鹦鹉螺”号于是特地减慢了速度,它在随心所欲地行驶,时而在海水中航行,时而又浮出水面。

在这次航行期间,尼摩船长对于各层海水的不同温度进行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实验。通常条件下,这些实验记录是利用相当复杂的仪器得到的,但是,无论是用温度探测器——它的玻璃管总因水压而破裂,还是使用根据带电流的金属电阻变化制成的仪器,其结果总还不是很可靠。这样取得的结果是不能充分检验的。而尼摩船长亲自到海洋深层去探测水温,他的温度计和各水层接触,及时准确地将所得度数告诉他。

“鹦鹉螺”号或是将它的全部储水池装满,或是采用纵斜机板倾斜下落,这样,它就可以陆续达到三千、四千、五千、七千、九千、一万米的深度,而那些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在水底一千米以下的深度,任何纬度下的海水温度都是永恒不变的,为四度半。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这些实验。尼摩船长对这件事投入了一种真正的热情。我经常思考,他进行这类观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人类的利益着想吗?那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总有一天,他的工作定会跟他一起,在那没有人知道的海洋里销声匿迹!除非,他打算将他的实验结果交给我。但除非确定,我这奇异的旅行将有个终结,不过这个期限,我却还没看到。

不管怎样,尼摩船长还是让我了解了他所获得的各种数据,这些数据构成了一份关于地球上主要海洋海水密度的报告。从这些交流中,我得到了与科学



无关的个人教益。

1月15日,在上午这段时间里,船长跟我一起在平台上散步,这时,他问我清不清楚各处海水的不同密度。我作出否定的回答,同时还补充道:“对于这个问题,至今科学仍缺少精确的观测报告。”

“这类观察,我已经作过了,”他跟我说,“再说,我可以肯定它们的准确性。”

“不错,”我应答着,“可是,‘鸚鵡螺’号却是另外一个世界,它的学者们的秘密是不会传到陆地上面去的。”

“您说得对,教授先生,”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这是另一处世界。正如陪伴着地球绕着太阳转的那些星球一样,这个世界对于陆地同样是一无所知。土星和木星上的学者们所做的工作因此将永远没有人知道。不过,既然命运凑巧将我们俩连在了一起,我可以把我观测到的结果告诉您。”

“我在洗耳恭听,船长,您说吧。”

“您知道,教授先生,海水比淡水密度大,但海水的密度却不是统一的。这么说吧,我用‘一’来代表淡水的密度,那么,大西洋海水的密度就是一又千分之二十八,太平洋的是一又千分之二十六,地中海的是一又千分之三十……”

“啊!”我想,“他要去地中海冒险吗?”

“爱琴海海水密度是一又千分之十八,而亚德里亚海的是一又千分之二十九。”

很明显,“鸚鵡螺”号并不回避那热闹非凡的欧洲海面,这样,我就可以得出结论:它将会把我们——可能就在不久之后,带到文明的大陆。我想尼德·兰听到这个特别的消息,一定会非常满意。

1月16日,“鸚鵡螺”号像是在海洋波涛下不过几米的深度处沉睡了。它的电机不转了,它的机轮停了下来,于是,船便随波逐流起来。我猜想船员们正忙着进行内部修理,因为机器运行起来时动作剧烈,维修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同伴和我,这时都亲眼看到了有趣的一幕:客厅里的嵌板敞开了,可“鸚鵡螺”号船上的航灯却还没有打开,因而那水中充满着一种模糊的暗影。浓云密布、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昏暗天空,洒下来的只是一种不充足的光线。

我正在这种情形下观察着海洋状况,于是,最大的鱼在我看来也就变成了模糊不清的暗影。就在这个时候,“鸚鵡螺”号变得一片光明。一开始,我以为是船的舷灯先前已开始亮灯,再将电光投射到海里去。但我错了,经过短暂的观察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错误。

“鹦鹉螺”号此时漂浮在一片磷光之中，在这片阴暗的海里，磷光变得格外光彩美丽。它是由无数会发光的微生物产生的，当它们经过金属板的船身时，光亮变得更加强烈。此时我处在那光亮的水层中间，突然看到一些闪光，这闪光就像从炽热的熔炉中熔化出来的铝块，或者是烧到白热化的金属块中泛出的那红白亮光；由于位置上相对的关系，使得这亮光中的某些明亮的部分也变得暗淡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阴影似乎都应该不存在了。不！这不是我们寻常光线那种柔和镇定的光辐射！这里面有着一一种非同寻常的活力与运动！这种光，人们可以感觉到，它是生机勃勃的！

实际上，那是深海中纤毛虫类、粟粒状夜光虫没有完结的集聚，是名副其实的透明胶质小球。它们有着像丝那样纤细的触须，在三十立方厘米的水中，它们的数目可以达到两万五千个。又由于有水母、海盘车、海月水母、海笋，以及浸满海水分解了的有机物的泡沫，而且也许还有鱼类分泌出来的黏液，所有其余这些发着磷光的植虫动物产生的那种特殊微光，使得纤毛虫类、粟粒状夜光虫们的光变得更加明亮起来。

一连好几个小时，“鹦鹉螺”号都是在这一片闪烁生辉的波涛中漂浮。每当看到海洋中像蝶螈那样的巨形动物在那里嬉戏的时候，我们都赞叹不已。我看见在那里，在那没有热量的火光中间，有着一些外观非常漂亮、行动迅速快捷的鼠海豚。它们是海洋之中那不知疲倦的丑角。还有一些身长三米的剑鱼，它们算是大风暴的先知者，它们那巨大的剑锋有时还在大厅的玻璃上面乱碰。接着，在眼前出现的是一些较小的鱼类，各种各样的鳞鲀，活蹦乱跳的鲭鱼，人头形的狼鱼，还有许多别的鱼类。

这光彩夺目的景象可真是一种奇观！是这环境中的一些条件变化使得这种现象越来越多？还是海面上有某种风暴掀动的缘故？但是，无论怎样，在这海上水面下几米深的地方，“鹦鹉螺”号并没有感觉到有风暴带来惊涛骇浪，而它，仍旧是在安静的海水之中，处于一种平稳的摇摆晃动的状态。

我们就这样行驶着，而且还不断为许多新奇景象所陶醉。康塞尔在观察着，他在对他的植虫类、节肢类、软体类、鱼类等进行分类。日子过得太快了，我都算不过来了。尼德想尽办法将船上的日常伙食变换花样。我们变成了真正的蜗牛，被关在我们的壳中，而且，我还要确定地说，想变成一只十足的蜗牛，其实并不太困难。

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生活是方便的、自然的。于是，我们就不再去想象，在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地球表面上还会存在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不过，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联想到我们所处的境地。

1月18日，“鹦鹉螺”号位于东经一百零五度和南纬十五度之间的海面。暴风雨即将到来，海上风急浪大、波涛汹涌。大风猛烈地从东方吹来。晴雨表几天来一直处于低度，这预告着一场自然力的斗争即将来临了。

我在船上大副测量时角的时候，早就已经登上了船的平台。按照以往的惯例，我正在等待他每天都要说的那句话，不过，那一天，这句话却被另一句同样听不懂的话代替了。

这时，我看见尼摩船长几乎立刻就走出来了，而且，眼睛对着望远镜，向远方天际望去。

有那么几分钟光景，船长都在那儿待着不动，在盯住其视线内的那一点。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望远镜，同时还跟大副交谈了十几句话。大副看来情绪很激动，而且是无法控制。尼摩船长则比较能自持，显得不动声色。另外，他似乎还提出一些异议，大副态度明确地回答了他，至少是这样，我是从他们的语气及姿势中作出这种理解的。

说到我，我同样仔细地注视着他们所观测的方向，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这时天空和海水相互交融在那同一条地平线上。

可是，尼摩船长却依然在船的平台上来回踱着步，并没有看我一眼。也许是他没有发现我吧。他步伐坚定，但不像往常那样有规律。他有时停下来，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仔细地观察着大海。在这片广阔的空间里，他能找到什么呢？再说这个时候，“鹦鹉螺”号距离最近的那处海岸已经有好几百海里！

船上的大副又拿起望远镜来，固执地搜索着天空。他来回走动，还不住跺脚，他那种神经质的冲动，与他的船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这个奥秘必须弄清楚，而且要快。因为，根据船长的命令，机器加大了推动力，机轮转动得更快了。

就在这时，那个大副又把船长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船长停下了脚步，同时用望远镜对着指定的那一点。他仔细观察了很久。我感到非常纳闷，于是我拿出了我常用的高倍望远镜。然后，我靠在船舷灯笼间壁上，就是船上平台前沿突出的部分，我计划将天际和海面的所有景象统统一览无余。

但是，我的眼睛都还没有挨上目镜，望远镜就被一只大手猛然夺走了。

我转过身来，尼摩船长站在我的面前，可我简直是不认识他了：他的脸完

全变了，他的眼睛闪着阴森的光，在紧蹙的睫毛下显得有些下陷。他半露着牙齿，身体挺直，双拳紧握，脑袋陷在两个肩膀之间，说明他的全身充满了强烈的仇恨。他没有动弹。我的望远镜从他手里掉了下来，滚落在他的脚旁。

这么说来，是我无意中激起了他的愤怒吗？这位令人不可思议的人物，难道他认为，我忽然间发现了“鹦鹉螺”号的客人不该知道的一些秘密吗？

不！我并不是这仇恨的对象，因为，他的双眼并没有看着我，而是依然固执地注视着远处天际那难以猜透的一点。

终于，尼摩船长又控制住自己。他那完全变了样的面容又恢复到往日的镇定。他用那令人听不懂的语言对大副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向我转过身来了。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用一种很不讲理的口气对我说道，“我恳求您履行您和我之间曾经约定好的其中一项诺言。”

“关于什么呢，船长？”

“我想应该将您关起来，您和您的同伴都一样，一直关到我觉得可以让您恢复自由的时候再说。”

“您是这艘船的主人，”我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回答他说，“但我能否向您提个问题呢？”

“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行，先生。”

一听这话，我马上知道没有争执的余地了，只能照办，因为，一切抗拒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走到尼德·兰和康塞尔住的舱房里，同时将船长的决定告诉他们。读者可以想到，那位加拿大人知道这个消息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另外，也没有时间对这些事情作出解释了。四个船员等在门口，将我们领到了我们曾经在“鹦鹉螺”号船上度过第一个晚上的那间小牢房里。

尼德·兰想要质问，可他刚一进去，门就关上了。而这就是完全的回答。

“能对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先生？”康塞尔问我道。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的同伴们。他们也跟我一样感到惊奇，一样没有头绪。

这时，我便竭尽全力地思考着，可尼摩船长脸上那种奇怪的忧虑神情却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办法把两种合乎逻辑的想法联系起来，如此一来，我便沉浸在那最为荒诞不经的种种假设之中，这时，尼德·兰说了一句话，把我从冥思苦想中解脱出来：



“看哪！送上午餐来了！”

的确，饭菜已经摆好，只等坐下吃了。显然是尼摩船长下的开饭命令，与此同时，他还令“鹦鹉螺”号加快了行进速度。

“先生能听听我的劝告吗？”康塞尔问道。

“好的，我的小伙子。”我回答。

“那好！请先生快用餐吧。这样稳妥些，因为说不定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说得没错，康塞尔。”

“真够倒霉的，”尼德·兰说道，“他们只是给我们送来那船上的菜。”

“尼德朋友，”康塞尔应声说道，“如果完全没有午餐，你又能怎么样呢？”

他的话把这位捕鲸手的种种指责一下子堵住了。

我们开始入席用餐了。这顿饭吃得够沉闷的，我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康塞尔由于一向处事稳妥，勉强吃了一点。说到尼德·兰，不管怎样，可是吃了个没完没了。后来午餐结束，我们便各自斜靠在一个角落里。

就在这时，照亮这间小牢房的光球忽然熄灭了，我们处在一团黑暗之中。尼德·兰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令我奇怪的是，康塞尔竟然也昏昏入睡了。我在考虑着，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那样迫切需要睡眠。现在，我觉得我的头脑充满着一种沉重的麻木感。我的眼睛想睁开，却又不由自主地闭拢上了。我被一种痛苦的幻觉所俘获。很明显，我们刚才吃过的食物里被放入了安眠药！看起来，为了不让我们知道尼摩船长的那些秘密，把我们关起来仍不够，而且还必须让我们尽快地沉睡不醒！

我听见这时嵌板又被关上了。那给人以慢慢转动之感的海洋波动也停止了，这样说来，“鹦鹉螺”号离开洋面了吗？它回到那静止不动的水层中了吗？

我想要抵制睡眠，但是，这不可能做到。我的呼吸减弱了，我感觉到，有一种致命的冷冻僵了我的肢体，而且就像瘫痪一般。我的眼皮，好像真正的铅盖，罩住了我的双眼，我再也睁不开它们了。一种病态的、充满了幻觉的困乏感抓住了我的整个身心，紧接着，幻觉不见了，我便进入了一种完全的筋疲力尽的境地。

第二十四章 珊瑚王国



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时,觉得头脑特别清醒。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竟然睡在自己的房中。我的同伴们看来也被送回他俩合住的那间舱房里去了。他们可能也是同我一样毫无察觉。这一晚所发生的事情,他们跟我一样并不知情,而想要揭开这个秘密,我只有指望将来的偶然机遇了。

于是在这个时候,我盘算着怎样才能离开我的房间。我将再次获得自由,还是同眼前一样,成为一名囚犯?我可是完全自由了!我打开房门,走出过道,登上了中央扶梯,前天夜里关闭着的嵌板现在敞开了,这样,我就来到了船只的平台上面。

这个时候,尼德·兰和康塞尔正在那里等着我。我问过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昏昏沉沉就睡着了,任何记忆都没有留下。

关于“鹦鹉螺”号,我们觉得还是像往常一样安静和神秘。它现在漂浮在海面上,同时在缓缓地行进着。船上好像没发生任何的变化。

尼德·兰用他那犀利的眼睛盯着大海,海面上一片荒凉。这位加拿大人又非常注意地看了看远处天际,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既没有船只,也没有陆地。这时西风呼啸,掀起阵阵大浪,使船明显地摇摆晃动起来。

“鹦鹉螺”号换过空气以后,保持在平均深度十五米的水中前进,这样,它就能很快地回到水面上来。这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在1月19日这一天进行过多次。船上大副这时登上了平台,他那句习惯的话同时在船里面回响起来。

而尼摩船长,此后也不见他露面。船上人员中,我只看见那个冷漠的侍者,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准时地、不动声色地给我送饭。

接近两点时,我在客厅里,忙着整理我的记录。尼摩船长打开门进来了。我向他打过招呼,他还了我一个几乎是察觉不到的致意,没有跟我说话。我又开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始做自己的事情,同时期望他能对昨夜发生的事件给我作些解释,可他一声不吭。我仔细地看了看他,觉得他面容疲惫;他那双红红的眼睛,并没有因为睡眠而恢复过来;他的脸上显现出一种深沉的忧伤,一种真正的痛苦。他来回走动,坐下去又站起来,偶尔拿起一本书,不久又放下来,看看他的仪器可又不作往常的记录,如此这般,他似乎是一刻都不能安定下来。

他终于向我走过来了,而且询问我道:

“您是医生吗,阿罗纳克斯先生?”

我真没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尽管我认真地看了他许久,可我还是没有回答。

“您是医生吗?”他又一次问道。

“是这样,”我说道,“我是大夫兼任住院医师,在我进博物馆工作以前,我曾经做过数年医生工作。”

“好的,先生。”

我的回答显然使尼摩船长感到满意。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提到这事,我等着他提出新问题,好让自己根据情况作出答复。

“阿罗纳克斯先生,”船长对我说道,“您愿意帮我治疗我的一名船员吗?”

“您这儿有病人吗?”

“不错。”

“我现在就跟您去。”

“好的。”

我得承认,我的内心相当激动。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位船员的病跟昨晚发生的事情中间有着某种关联。

尼摩船长领着我到了“鹦鹉螺”号后部,同时让我进入水手舱隔壁的一间船舱里。

在这间舱里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外貌坚毅,是真正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人。

我朝他弯下腰去。这个人不光有病,而且还有伤。他的头部缠着血淋淋的绷带,用两个枕头垫着。我解开绷带,这位伤员用两只发呆的大眼睛看着我,让我解开,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那伤口太吓人了,头盖骨被一种撞击器械碰碎了,脑髓裸露着,脑质受到了很大的擦伤,到处都是血块,颜色就像酒渍,这表明他脑子受到挫伤,同时还

有震荡。病人呼吸缓慢，肌肉痉挛，脸部在抽搐，整个大脑都在发炎，而且感觉和动作都僵硬了。

我为这位伤者把了把脉搏。脉搏已是时有时停，身体的各部分已经变冷，我看是就要死亡，无可救药了。包扎完这个不幸的人之后，我还为他调整了一下头上的绷带，然后我就转身朝向尼摩船长。

“这伤是怎么搞的？”我询问他道。

“这可无所谓！”船长支支吾吾地回答，“‘鹦鹉螺’号撞断了机器上的一根操纵杆，打中了这个人。不过，您觉得他的伤势如何？”

我有些吞吞吐吐。

“您讲吧，”船长对着我说，“这个人不懂法语。”

我注意地看了伤者一眼，然后回答道：

“这人活不到两个小时。”

“完全没法救活了吗？”

“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尼摩船长的手颤抖起来，同时几滴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但我一直都不觉得他还会掉泪呢。

一瞬间，我又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垂死的人，他的生命正在缓缓地离他而去。在笼罩他的床的电光照射之下，他的脸色变得愈发苍白起来了。我想从他的两片嘴唇里吐出的那最后的话语当中，能够意外地发现他那生平的秘密。

“您可以走了，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对我说。

于是，我便任凭船长留在那垂危病人的房间里。我回到自己的房中，仍为刚才所见的一幕深深感动着。整整这一天里，我始终摆脱不掉一些不祥预感的纠缠。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了甲板。尼摩船长已经先比我到那里了。一看见我，他就朝我走过来了。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道，“您愿意在今天去进行一次海底旅游吗？”

“可以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去吗？”我问道。

“只要他们高兴就可以。”

“我们听从您的吩咐，船长。”

“那就请你们去穿上潜水衣吧。”

他再也没有提到那个濒临死亡的人——或者已经死去的人的消息。我到了尼德·兰和康塞尔那里，把尼摩船长的建议告诉了他们。康塞尔立刻就要去。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这一次,那位加拿大人也表示打算跟我们一起去了。

此时正好是早晨八点,到了八点半,我们为这次新的漫步穿戴完毕。同时,我们还带上了探照灯和呼吸器。那扇双重门打开了,尼摩船长和紧随其身后的十来个船员一起走了出来。我们到达水面下十米深度的地方时,便停留在“鹦鹉螺”号停靠的那坚实的土层上。

一道轻微的斜坡通向一处高低不平的洼地。这处洼地大约有十五法寻的深度,和我第一次在太平洋海底下散步时看见的根本不同。在这个地方,既没有细沙,又没有海底草地,完全看不见深海森林。我立刻意识到,尼摩船长那一天答应领我们去的那神奇的地方便是珊瑚王国。

在植虫动物门和海鸡冠纲中,可以看到柳珊瑚目,这一目又含柳珊瑚、木贼和珊瑚三科。珊瑚属于最后那科,这种奇怪的物质先后被归入到矿物、植物和动物类。古人把它当成良药,近代人把它看做珍宝,一直到了1694年,马赛人贝桑耐尔才将它明确地归入动物一类。

珊瑚是聚集在容易破碎的石质珊瑚骨上的一群微小动物。可这类珊瑚虫又有一种独特的繁殖力。它们就像枝芽般生长,有自己的生命,同时又有彼此共同的生命,因此这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主义。我知道关于这种奇怪的植虫动物的最新研究成果,根据博物学家正确的观察结果,这类动物起着矿化作用,同时形成树枝状结晶体。对我来说,去参观大自然在海底培育的那片石化森林,没有比这更令我感兴趣的了。

兰可夫探照灯打开了,于是,我们就顺着正在形成的珊瑚层走去。随着时间的改变,这珊瑚层将来总有一天会封住印度洋上的这部分海面。路旁长满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树丛——这是由混杂的小珊瑚树形成的,小树上面布满闪烁着白光的星形小花朵。可是,与陆地上植物的生长情形相反,这一类固定在岩石上的珊瑚树杈,其生长情形是从上到下生长着的。

灯光照射在这类色彩艳丽的珊瑚树的树叶中间,处处闪烁生辉,生出许多迷人的景象。我仿佛看见那些圆柱形薄膜细管,在水波底下颤动着。我尝试着采过几片它们那带有纤细、娇嫩触须的新鲜花冠。这些花冠,这时有的刚刚开着,有的还在含苞待放。

这次偶然的机,让我能够置身其中,看到这种植虫动物的最为珍贵的品种。这类珊瑚可以跟地中海、法国、意大利和巴巴利海岸处打捞到的相比。它们中间最漂亮的几个品种,在贸易中得到了“血花”、“血沫”这类富有诗意的名字,

它们的艳丽色彩,证明这是名副其实的。这种珊瑚一千克卖到五百法郎。而在这个地方——海水下面,还覆盖着无数珊瑚打捞者们的财富。这种常常夹有其他珊瑚骨的珍贵物质,形成了叫做“马西奥达”的斑驳、密集的整块珊瑚,在这里,我也看到了一些美妙的玫瑰珊瑚品种。

过了不久,珊瑚树丛变得更加茂密起来,它们那结晶体树枝正在越来越高地生长着。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真正的石质丛林。尼摩船长走进一条阴暗的长廊,长廊那缓缓的斜坡把我们引到了一百米深处的地方。我们蛇形玻璃管的灯光照射在那些粗糙的、凹凸不平的门拱上面,照射在像分支吊灯一样分布的、火花点缀般的头顶上面,不时地产生种种魔幻效果。在这类珊瑚灌木丛中间,我观察到一些奇怪的珊瑚骨:海虱形珊瑚,节肢蝶形珊瑚;还有一些珊瑚藻,它们有绿有红,是埋在石灰盐里的真正的海藻,博物学家们经过长期争论之后,最终将它们归到植物一类。

行走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最后来到一处海洋深度约三百米的地方,那是珊瑚在这上面形成的海底深层范围。在这种地方,所见到的不再是那类孤零零的珊瑚灌木丛,同时也不再是那种不显眼的、低矮的乔木丛林,那可是宽阔的森林,是那些又高又大的矿化草木,那些巨大的石化树。它们同一些漂亮的羽毛花彩状植物汇集到一起,而这类海洋藤类植物,披上各种各样颜色的盛装,打扮得光鲜美丽。我们在它们那隐没于海水阴暗之中的高大树枝下面自由自在地穿过,而在我们的脚下,那些管形珊瑚、脑珊瑚、星形贝、菌状贝、石竹形珊瑚,则形成一条鲜花铺成的地毯,在闪烁着宝石般耀眼的光芒。

这时,尼摩船长停了下来。我和我的同伴,我们也都停止了行进。我回过头来,看见船员们都围在船长身边,形成一个半圆的形状。我更为仔细地看了一下,看见其中有四个人,肩上正抬着一个长方形的东西。

我们占据着林中空地中一处宽大的中心地带,围绕这四周的是海底森林那些高大的树杈。我们的探照灯投射在这片森林空间的,是一种朦胧的光亮,把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拉得特别长。在空地的尽头,昏暗程度更为严重,只有几缕微光被珊瑚的尖刺留住。

尼德·兰和康塞尔就在我的身边。我们都在观看,这时,一个念头却从我的脑海中冒了出来,不久以后,我将会看到一个奇特的场面。我看着地面,发觉有些地方鼓了起来,有微微隆起的石包,这是由于石灰质的沉淀,以及人工有规律的安排导致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在这片林中空地中间，在一处胡乱堆成的岩石石基上面，竖起一个珊瑚制作的十字架，上面伸出两条长长的胳膊，仿佛是用石化了的血制成的。

尼摩船长做了个手势，其中一个船员走到前边来，并且在离十字架几英尺的地方，用从腰间拿出来铁锹开始挖坑。

坟坑挖得很慢。那些鱼群都被惊动了，四处奔逃乱窜。我听见铁锹在石灰质地面上发出的响声，有时碰到丢在水底之下的火石，还溅起火星来。墓穴逐渐变长、变宽，过了不久，它就深到可以装下那具尸体了。

于是，那些抬尸人便走上前来。尸身被包裹着白麻布，放进了它那湿润的墓穴之中，尼摩船长交叉双臂，放置在胸前。死者曾经爱过的、他所有的朋友都跪了下来，在作祈祷状……我的两位同伴和我，我们也都虔诚地鞠躬致敬。

这个坟墓当时被从地上挖出的碎石块盖了起来，还微微突出一个坟包。

这坟填好以后，尼摩船长和他的船员都站起身来；接着，大家走到墓前，屈膝伸手，作最后的告别……

送葬的行列抄原路折回。于是，我们便在那森林的门拱之下，在那矮树丛之间，沿着那珊瑚丛，一直往上走着。

最后，船只上的灯光显现出来。它那道长长的光线把我们一直引到了“鹦鹉螺”号所在的地方。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回到了船上。

换过衣服，我便立刻登上了船的平台。这时，我的心里受到一种可怕意念的纠缠困扰，我走到船只舷灯旁边坐了下来。

尼摩船长来到了我的面前。我站起身来，同时问道：

“就像我预料的那样，那人是晚上死去的吗？”

“没错，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答道。

“那他现在长眠在他的同伴身旁，在那块珊瑚墓地里，是吗？”

“是的，他们会被一切人忘记，但是，我们却是例外！我们挖好了坟墓，而那些珊瑚虫，就会把我们的死者永远封闭起来！”

这时，这位船长用他颤抖的双手，将脸猛地遮住，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小声地哭泣起来。过了不久，他又说道：“在那里，在那距水面几百英尺深度的地方，就是我们安静的坟墓！”

“船长，至少您那些死去的同伴，可以安安稳稳地在那里长眠，远离那些鲨鱼的伤害！”

“没错，先生，”尼摩船长神情严肃地说道，“远离鲨鱼，并远离人类的伤害！”

下卷

第一章 印度洋

珊瑚墓地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告别那里,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旅行。的确如此,尼摩船长的一生都是在这广袤的海洋中度过的,并早已在那深邃的海底为自己造好墓穴。因为这样,“鹦鹉螺”号船长和他的兄弟们就可以远离尘嚣,在此长眠啦!“我们决不会受到骚扰的!”船长补充道。

对于人类社会,这位船长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无法改变的不信任和愤怒的情绪。

对我而言,康塞尔那些引以为豪的种种猜测已不再让我满足。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并一直认为“鹦鹉螺”号船上的这位指挥官是被埋没的学者之一,认为他蔑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在他眼里,船长还是一位不为人所理解的奇才,由于对陆地上的一切非常失望,便逃避到这个世人难以到达而他的本性又可以得到自由发挥的地方。但依我看,这种猜测具有片面性。

的确,我们被关押在房中且被强迫睡眠的那个神秘的晚上,船长以防范的姿态,极其粗暴地夺走了我正准备向天际观望的望远镜,接着,“鹦鹉螺”号受到莫名的撞击从而使那个水手受到致命的伤害,这一切都促使我往一种更合乎情理的方向去考虑问题。不,尼摩船长不只是在逃避人类!他那神奇的装备不仅仅服务于他追求自由的天性,还可能用于满足一种可怕的报复念头,这种念头我至今仍没弄明白。

眼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只是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几丝光亮。所以说,



我仅仅是在叙述过去的事情。

再说,尼摩船长并没有约束我们什么。因为他知道逃出“鹦鹉螺”号的希望几乎为零。我们没有承诺过要履行什么诺言,所以在口头上我们也不是囚犯。但是,我们也仅仅是礼貌上的客人,事实上,把我们称为俘虏或者说是囚徒会更贴切些。因此,尼德·兰还对自由抱有希望和幻想。哪怕是非常偶然的機會,他也肯定会死死抓住的。我也如此。但是,如果我把慷慨大方的船长告诉我的“鹦鹉螺”号的秘密带走,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一件憾事啊!那么,我们是该憎恨他,还是该赞美他?是把他看做一个受害者呢,还是一个刽子手呢?再者,坦白说,在永远离开他之前,我想完成这次海底之旅,因为它的开始是这样的奇妙。我想饱览这藏匿着一系列奇观的深海世界,我想看看这些人类还未曾看过的东西,哪怕要我付出生命,只要能满足我的愿望,也在所不惜。可是,我们在太平洋底已经走了六千法里,迄今为止我发现了什么?没有,什么也没有。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鹦鹉螺”号正在接近一块有人居住的陆地。一旦有逃脱的机会,要是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牺牲自己的伙伴,那未免太残忍了。我必须跟他们一起逃走,甚至指挥他们逃走。真的会有这样的机会吗?被强行剥夺了自由的人急切地盼望着这个机会的到来,但作为学者的我,强烈的好奇心使我犹豫不决。

1868年1月21日中午,大副从船里出来测量太阳的高度。我抽着烟站在平台上,看着他操作。据我观察,此人显然听不懂法语。因为我好几回大声地说出我的想法,如果他能听懂的话,至少会下意识地作出某些反应,但他始终不动声色,一言不发。

当他用六分仪观测时,“鹦鹉螺”号上的一名水手——在克利斯波岛进行第一次海底旅行时,一直尾随着我们的那个身体健壮的人也过来帮助清洗探照灯玻璃。于是我仔细观察起这个探照灯的构造,灯里有一些凸状镜片,像灯塔的玻璃那样放置着,这样可以把灯光聚焦在一个有效的面上,使亮度剧增数倍。电灯设计得如此完美,使它的照明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实际上,灯光是产生在真空中的,这就使光的稳定性和强度同时得到了保障。而且,真空还可以减少石墨的消耗,灯的弧光正是从两根石墨棒之间产生的。对于尼摩船长来说,更新石墨棒可能不是很容易。但在真空条件下,石墨棒的消耗速度慢得人几乎难以察觉。

当“鹦鹉螺”号准备继续它的海底旅行时,我回到了客厅。舱门被重新关上,

“鸚鵡螺”号径直向西航行。

我们在印度洋五点五亿公顷的广阔海域中劈波前进，海水清澈透明，以至于人俯看水面时会产生眩晕的感觉。“鸚鵡螺”号一般在印度洋底一百至二百米深处游荡，几天来一直如此。我对海的情感与生俱来。对于其他人来说，时间自然显得枯燥而漫长。而我则每天在平台上漫步，享受着海洋新鲜空气的沐浴，透过客厅玻璃窗观赏水中的各种景观，阅读图书室里的书籍，撰写我的论文。这一切都把我的时间填得满满的，所以也就没有空闲庸人自扰了。

我们所有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也完全适应船上的特殊食谱。而尼摩船长为了防止我们有抵触情绪，仍在不断创新菜式。还有，在这种恒温的状态下，我们甚至连感冒也不会染上。另外，加上珊瑚草树，也就是法国普罗旺斯有名的“海茴香”，在船上还有一定的贮存，把它放在煮烂的珊瑚虫肉里，还是一剂治咳的良方。

几天里，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水鸟、蹼足类动物、大海鸥和海鸥。有些水鸟被我们巧妙地杀死，再经过精心的烹制，便成了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水禽佳肴。那些从四面八方飞来的、进行长途飞行的海上水鸟，因过度劳累，停在水波上休憩。在它们中间，我看见了长翼类的骄傲——美丽非凡的信天翁，它们的叫声就像驴叫那样刺耳。蹼足家族的代表是善于在水面快速捕鱼、飞行速度极快的军舰鸟和数目繁多的鸚，或一种叫“稻草尾”的鸚，这类鸚身上长有血红色条纹，身体和鸽子大小相当，乳白色的羽毛略带一点玫瑰色，这就使它羽翼上的黑色看起来比较醒目。

“鸚鵡螺”号船上的渔网还捞起了好几种海龟。它们的背部隆起，龟甲价值连城。这类善于潜水的爬行动物能够翕上鼻腔外孔的肉阀，因此能长时间地待在水里。在我们捉住的海龟中有几只还躲在龟壳里睡觉呢，它这一招还可以抵御海里动物的袭击。客观点说，海龟肉的味道很一般，不过它的蛋却可称为人间美味。

至于鱼类，当我们透过敞开的嵌板窥视它们神秘的海底生活时，不由得发出声声惊叹。

我发现了好多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鱼。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红海、印度海和赤道美洲一带海域里盛产的牡蛎。这类海底动物像海龟、玳瑁、海胆等甲壳动物一样，身上披着一层真正的骨质的护甲。它们的甲壳都不相同，有的是立体三角形，有的是立体四边形。立体三角形的牡蛎身长约半分米，尾部多棕色，鳍部呈黄色。其肉更是美味爽口，营养丰富。我甚至想把它们引进到不少海鱼都能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很容易适应的淡水中养殖。还有一些立体四边形的牡蛎，它们背部长有四个粗节，有的身体下部长有花白斑点，可以像鸟类一样被驯养。身上的骨质甲壳突出成刺的三棱牡蛎，由于它们叫声奇特，类似于猪叫而又得名“海猪”。还有一种单峰牡蛎，它们肉质粗糙，不易入口。

在康塞尔的日记中，写到这一带海域中特有的单鼻类动物，如红背鱼，身上有三道纵纹的白腹针鱼，长七英寸、色彩鲜艳的电鱼。其次是身上长有白色条纹、样子犹如一枚黑褐色的蛋的秃尾卵鱼，这类鱼是其他鱼类的样本；还有一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海底豪猪的鱼虎，它们浑身长刺，身体一鼓，便成了一个长满利刺的刺球；最常见的海马；唇长，鳍像双翅一样宽大，算不上是飞行但至少是飞跃的海蛾鱼；尾部长满鳞片、体形扁平的鸽子鱼；身长九英寸，色彩艳丽、口味纯美的长颌鱼；头部凹凸不平的暗黑色美首鱼；身上长有无数的黑纹、腹鳍长、能在水面以惊人的速度潜行的鲍鱼；味道鲜美、能扬起腹鳍顺流而下的风帆鱼；造物主用黄、海蓝、雪白和金黄等各种色彩装扮起来的色彩斑斓的彩鱼；鱼翅呈网状的织翼鱼；身上沾着泥沙、能发出嗯嗯声的杜父鱼；肝脏有毒的魴魴；眼睛上罩着一个会动的眼泡的波帝恩鱼；最后是嘴尖长如管的哨子鱼，它是海洋中真正的猎手，有着一支连夏斯波公司或雷明顿公司都设计不出的长枪，不知有多少虫子死于从它枪口中射出的水滴。

按拉塞拜德的划分法，第八十九种鱼属属于骨质鱼类第二次纲，它有一块鳃盖和一片鳃膜。我就看到这一鱼属里的头上长有长刺、仅有一个脊鳍的鲑鱼。按这种鱼所属的次属来说，它们有的长有鳞片，有的没有。第二次属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身长十二至十六英寸的指鱼图样，它们身上遍布着金黄色条纹，头部怪异。在第一次属里，则有一类名曰“海蟾蜍”的怪鱼样本，此鱼头大，时而布满深深的皱纹，时而鼓起很多泡，长有细刺和癞子，有一些不规则的可怕的角，浑身長满小茧，一旦被它扎伤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既令人生厌而又令人生畏的鱼。

1月21日至23日的三天里，“鸚鵡螺”号每天前进二百五十法里，即五百四十海里，速度为每小时二十二海里。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各种各样的鱼类，是因为鱼类受到电光的吸引，极力追随我们。它们中大部分跟不上“鸚鵡螺”号的速度，很快就落到后面了；而小部分则可以紧跟着“鸚鵡螺”号好长一段时间。

24日早晨，在南纬十二点五度、东经九十四点三三度上，我们发现了一个长满可可树的珊瑚岛——奇林岛。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先生和菲特兹华船长

都来这里考察过。“鸚鵡螺”号紧靠着这个荒岛的悬崖峭壁行驶。船上的拖网网上来许多珊瑚虫和棘皮动物,还有些软体动物,以及各种各样怪异的贝壳。当中一些珍贵的珊瑚成了尼摩船长的宝贝,我看到其中有一种星点状的、寄生在贝壳上的珊瑚骨。

没过多久,奇林岛就在天际边消失了。“鸚鵡螺”号继续驶向西北方向的印度半岛。

“这是一片开化的土地,”尼德·兰对我说,“与野人多过孢子的巴布亚岛相比,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教授先生,印度这片土地上,有公路、铁路,又有英国人、法国人和印度人居住的城市。五英里路内,相信我们一定会碰到我们的同胞。嗯!这正是和尼摩船长翻脸的最好时机啦!”

“不,尼德。不可以这样做。”我口气强硬地说,“正如你们水手说的,让我们继续上路吧。‘鸚鵡螺’号只要接近有人居住的陆地,它就总有一天会回到欧洲的。就让它带我们回去吧。那时到了我们的欧洲海域,我们再见机行事。而且,尼摩船长是个精明的人,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再允许我们四处打猎了。”

“那这样,先生,不通过他允许不行吗?”

我没有回答加拿大人。因为我不想争辩下去。其实,我认为是命运让我到了“鸚鵡螺”号船上,我在内心深处一直思考着命运中的这些偶然性。

从奇林岛起,船开始减速,也没有固定的航行线路,时常潜入很深的海底。船员好几次用船内的纵斜机板把船的斜面板转动到吃水线处。我们就这样一直沉到六千至九千英尺深的海底。印度洋深海广阔,即便是潜水深度达到四点三万英尺的探测器都无法到达,我们也没法加以勘探。至于深海层的温度,船上的温度计总是稳定在零上四度。我只是注意到,在水表层,低层的水总比海面的水冷。

1月25日,洋面一片空旷,“鸚鵡螺”号在海面上行驶了一整天,轮机有力地拍打着水波,溅起一排排水花。看,这样人们怎么会不把它当做一只巨大无比的鲸鱼呢?我这天大部分时间都站在甲板上,遥望着漫无边际、空无一物的大海。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一艘长长的蒸汽轮朝我们迎面开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清楚地看到了蒸汽轮的桅杆,而蒸汽轮却丝毫察觉不到贴着水面行驶的“鸚鵡螺”号。我想这是印度半岛和东方汽轮公司的蒸汽轮,它航行于锡兰与悉尼之间,途中曾在乔治王角和墨尔本港停靠过。

下午五时,海上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景观,康塞尔和我都对此赞叹不已,此时已接近黄昏。我们看到了一种可爱的动物。相传它具有灵性,可以给人带来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好运。亚里士多德、阿德尼、普林、奥彼思曾经研究过这种动物的嗜好，并用意大利学者和希腊学者诗篇中所有富有诗意的言辞来形容它，称它为“鹦鹉螺”和“旁比里斯”。然而如今这种记载已找不到了，科普书上称之为“船蛸”。

问过康塞尔的人都会从这位正直的小伙子那里得知软体动物支分为五纲：第一纲为头足纲动物，它们有的有介壳，有的没有。头足纲动物按鳃的数目分为两鳃和四鳃两个科，两鳃科又分船蛸、枪乌贼、墨鱼三属；四鳃科则只有鹦鹉螺一属。按这种分类标准，如果还有顽固不化的人把带吸盘的船蛸和带触须的鹦鹉螺混为一谈的话，那可就不能原谅了。

当时海面上漂浮着估计有上千只船蛸，它们应属于长有节块的那类，是印度洋的特产。这些动作优美的软体动物吸进一管水，再把水射出来，借助水的反作用力向后游动。它们有八根触须，六根较为细长的漂浮在水面，另外两根则向下弯呈掌状，像风帆一样随风飘荡。我清晰地看到了它们螺旋状的波纹介壳。居维埃给它们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精巧的小舟”。这真是一叶真正的小舟啊！船蛸用分泌液做成自己的外壳，它不把外壳粘在身上，可外壳却时刻装载着船蛸。

“船蛸本来可以自由地离开介壳，”我对康塞尔说，“但它却从没想过要离开它。”

“尼摩船长就是这样的，”康塞尔说得简直对极了，“所以他把自己的船命名为‘鹦鹉螺’号。”

“鹦鹉螺”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之间大约游荡了一个钟头。突然，它们不知受了什么惊吓，好像听到了一声信号似的，所有的风帆骤然放了下来，爪子收回去，身体蜷缩，介壳翻了个身，调转重心。顷刻间整个小船队便消失在茫茫的海波中。这一切就发生在一刹那间。我还从没见过一支船队能像它们一样，行动起来这么协调一致。

这时，夜幕骤然降临。微风温柔地拨动着海上吹起的浪花，在“鹦鹉螺”号周围悠悠地吟唱着。

次日，即1月26日，在子午线八十二度处，我们穿越了赤道，又重新回到北半球。

在这一整天里，一群令人生畏的角鲨紧紧尾随着我们。这种动物异常凶猛，它们在这一带海域里迅速地繁殖，使这里成了危险十足的禁地。烟色角鲨背部呈褐色，腹部乳白，武装着十一排尖牙；眼睛角鲨在颈部处有一大块被白色圈起来的黑斑，乍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眼睛；橘黄色角鲨的喙部为圆形，身上布满暗斑。这些力大无比的动物不时用力地撞击着客厅的玻璃，让人心惊肉

跳。尼德·兰几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他真想冲到水面去，用鱼叉杀死这些庞然大物。特别是某些嘴巴里像嵌地板砖一样布满了牙齿的星鲨和一些长达五米的大虎鲨，更使他愤怒至极。但过了一会儿，“鹦鹉螺”号开足马力，十分轻松地把这些速度最快的鲨鱼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1月27日，在孟加拉湾的出口处，我们好几次见到了一幕幕阴森恐怖的景象：一具具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一个个面无血色，眼珠外鼓，几乎接近腐烂。这是印度城市中的死尸，被恒河水冲入大海中。秃鹫作为这个国家唯一的“收尸人”，还没能把这些尸体清理干净。而在这里，并不缺少角鲨来帮它们完成这项收尸任务。

晚上七点钟左右，“鹦鹉螺”号半浸着行驶在乳白色的海水中。展望远方，海水好像牛奶似的。这难道是月光的杰作吗？不，在太阳的余晖中，才两天的新月还在海平面以下呢。夜空中，繁星点点，此景虽美，却不及海水的万分之一。

眼前的一切实在是太美妙了，康塞尔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简直和梦中一样。他问我这种奇特的现象是怎么出现的，幸好，我还能回答他的问题。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乳白色的大海’，”我对他说，“在盎波尼岛海岸和这一带广阔的沿海这种白色波浪随处可见。”

“可是，”康塞尔说，“不知先生可否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我想该不是这里的海水本身就是牛奶吧？”

“不，年轻人。这让你惊讶的白色是因为水中有成千上万条细小发光的纤毛虫。这些胶质虫是透明的，像一根头发那么细，长不到五分之一毫米。这些纤毛虫相互粘在一起，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这太夸张了吧！”康塞尔惊讶地叫了起来。

“一点儿也不，年轻人。千万不要费尽心思去算这些小虫！因为你算不出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些航海家曾经漂流过四十多平方海里‘乳白色的海’，还没有看到尽头。”

我不知道康塞尔是否会采纳我的劝诫，但他好像已经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可能正在努力地计算着四十多平方海里究竟能有多少五分之一毫米的小虫。而我呢，则继续观察着这一现象。在几小时内，“鹦鹉螺”号的船头划破着这股白色的海流。我注视着它静静地奶油缸里航行，就像挣扎在海湾的顺流和逆流的交叉处引起的白色泡沫漩涡中一样。

正值午夜，海面突然恢复了它以往的平静。而在我们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海平面，天空映射着白色的水波，似乎长时间浸在朦胧的北极光中。



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主张

1月28日正午,在北纬九点四度处,我们的“鹦鹉螺”号终于浮出水面,接受阳光的照射。顺着光线我们发现在西面八海里远的地方是一块大陆地。尤其醒目的是一座两千英尺高的山峰,连绵起伏。我锁定目标后才知道这就是锡兰岛——印度半岛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我在图书馆找到了有关这个被称为地球上土地最肥沃的岛屿的资料,是一本由H.G.希尔先生编写的、名为《锡兰和锡兰人》的书。我一回到客厅,就记下了锡兰的方位。历史上,这个岛屿一直是人们所偏爱的对象,人们为它取了许多自己喜欢的名字。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五点五五度和九点四九度、东经七十九度和八十二点四度之间。岛长二百七十五英里,最宽处有一百五十英里,周长约八百五十英里,面积两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平方英里,也就是说,它只比爱尔兰岛稍小一点。

这时,尼摩船长和大副走了进来。

船长看了一眼地图,然后转身对我说:“锡兰岛是一个以采珠业闻名的地方。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想不想去看一看它的采珠场?”

“多此一问,船长先生。”

“好,这很容易。只不过一年一度的采珠季节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只能看看采珠场,却不能遇到采珠人。无论如何,我会下令把船向马那阿尔湾开去的,天黑之前我们就能到达那儿。”

不知船长对大副说了什么,大副就马上出去了。不一会儿,“鹦鹉螺”号又重新潜回水中,压力表指示在三十英尺深处。

我两眼盯着地图,搜索着马那阿尔湾的方位。这个海湾处于北纬九度,锡兰岛的西北岸,是马那阿尔小岛延伸而成的。要到达马那阿尔湾,锡兰岛的西

岸是必经之路。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继续对我说，“在孟加拉湾、印度海、中国海、日本海、美洲南部沿海、巴拿马湾、加利福尼亚湾，人们都在采捞珍珠。但唯有锡兰的珍珠采捞业成就最为卓越。我们或许来早了点。这里的采珠人三月份才在马那阿尔湾汇集。到那时，在三十天之内，他们的三百只采珠船就会不断地从事着采集大海宝藏这一有利可图的工作。每只船有十个桨手和十个采珠人。十个采珠人分成两组，交替潜入水中。他们把绳子一头拴在船上，一头拴在一块大石头上，两脚夹着石头潜入三十九英尺深处。”

“这么说，他们还是一成不变地使用这种落后的采珠方法吗？”我问道。

“是这样的，”尼摩船长回答说，“尽管 1802 年亚眠条约签订后，这些采珠场就属于世界上最工业化的英国人所有，但原始的采珠法仍被广泛使用着。”

“喏，依我看，您使用的潜水服在采珠业方面似乎大有用武之地呢。”

“的确，这些可怜的采珠人毕竟不能在水底下待太久。一般情况下，采珠人在水中平均可以待上三十秒。在这三十秒中，他们得拼命地把抓到的珍珠贝往网袋里装。而且，这些采珠人一般都不会长寿。他们的视力很快会衰退，眼部溃烂，身上有多处创伤，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时常会在潜入海底时中风。”

“没错，”我说，“这是一种艰苦异常的职业，它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些骄奢淫逸的人的需要。可是，请告诉我，船长，一只船平均一天能采到多少珍珠贝呢？”

“大约四五万只吧。我甚至听说，在 1814 年，英国政府为了谋求高额利润，雇人采珠，在短短的二十天里，采珠人共采集到七千六百万只珍珠贝。”

“可他们至少会付给采珠人丰厚的雇金吧？”我问。

“哼，真是异想天开，雇金简直少得可怜啊，教授先生。在巴拿马，采珠人每周才赚不到一美元。而且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摸到一个含有珍珠的珠贝就得一个苏，可是他们抓到的珠贝里毕竟有珍珠的占少数啊！”

“这些可怜人用命养肥了他们的主子，到头来才换得一个苏！真是可悲啊！”

“这样，教授先生，”尼摩船长对我说，“您和您的同伴一起去参观参观马那阿尔湾吧，运气好的话也许会碰到提早来的采珠人呢。”

“太好啦，船长。”

“顺便问一句，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害怕鲨鱼吗？”

“鲨鱼？”我叫了起来。

对于这个问题，那还用说吗？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怎么样？”尼摩船长追问道。

“实话跟你说吧，船长，我对这种动物还不太了解。”

“我们这些人对它早就了如指掌了。”船长说，“时间久了，您也会慢慢适应的。况且，我们还会带上枪。在途中，说不定还可以捕杀到角鲨呢。这种打猎很有趣的。就这么决定啦！教授先生，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尼摩船长从容地说完这句话，就走出了客厅。

试想一下，倘若有人请您到瑞士山上猎熊，您或许会说：“简直妙极了！我们明天要去猎熊了。”如果有人请您到阿特拉斯平原狩狮或到印度丛林里打虎，您或许会说：“啊！啊！看来我们要去打老虎或狮子了。”但如果有人请您到鲨鱼的老巢里去捉鲨鱼，在接受邀请之前，恐怕您还得考虑一番。

我用手轻轻地擦了擦额头上的几滴冷汗。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我心想，“我们现在不着急。到水下森林猎水獭，就像我们在克利斯波森林一样，那还是可以商量的。但在深海里游来荡去，而且有可能碰到鲨鱼，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于是，我心里想象着鲨鱼的模样，想象着它那硕大的颌部，长满一排排锋利的牙齿，能把人一下子撕成两半。我似乎感觉到腰部隐隐作痛。哎，我不明白船长为什么这么不客气地提出这种糟糕的邀请！他觉得这和去树林里抓一只不伤人的狐狸一样吗？

“对了！”我想，“康塞尔是不会去的，这样我也就有借口不陪船长去了。”

至于尼德·兰，说句老实话，我不能完全肯定。他生性就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对他好斗的本性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引诱。

我再次拿起希尔的书，但我只是机械地翻着。在书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全都是一只只张大着嘴的、硕大无比的鲨鱼。

此时，康塞尔和那个加拿大人走了进来，他们心平气和，甚至还略带高兴。他们或许还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在等着他们呢。

“不敢相信，先生，”尼德·兰对我说，“您的尼摩船长——真是见鬼了——刚刚跟我们提了个不错的建议。”

“啊！”我说，“原来你们知道了……”

“请原谅，先生，”康塞尔说，“‘鹦鹉螺’号的指挥官邀请我们明天陪同您到锡兰美丽的采珠场去参观。他言辞得体，举止优雅，堪称一位真正的绅士。”

“他没跟你们说别的吗？”

“就这些，先生。”加拿大人回答。

“和我说实话，”我说，“他没跟你们提过别的细节，比方说……”

“真的没有，博物学家先生，您不打算和我们一起去吗？”

“我嘛……当然！我看您对这次出行兴趣十足啊！兰师傅。”

“是的！这很有趣，很令人向往。”

“可能会危险点儿！”我旁敲侧击地说。

“危险？”尼德·兰回答说，“在珍珠贝滩上走一趟哪来的危险！”

很明显，尼摩船长并没有把鲨鱼的存在放在心上。我不安地盯着他们，好像他们现在已经体无完肤了。我要不要提醒他们呢？要，当然要，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先生，”康塞尔说，“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采珠的细节？”

“是关于采珠本身，还是关于事故……”我问。

“当然是关于采珠的，”加拿大人回答说，“在去现场之前，多了解了解也是有好处的。”

“那好！请坐吧，我亲爱的朋友，我就给你们讲一讲我刚从英国人希尔那里学到的所有知识吧。”

尼德·兰和康塞尔坐在沙发上，加拿大人首先发问：“先生，什么是珍珠？”

“我忠厚的尼德·兰，”我回答说，“在诗人眼里，珍珠是大海的眼泪；在东方人看来，它则是一滴凝固了的露珠；对于妇女，它是一种椭圆形的首饰，晶莹剔透，光彩夺目，戴在她们手指上、脖子上或耳朵上；在化学家看来，它是有点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的混合物；然而，在生物学家看来，这仅仅是某些双壳软体动物分泌螺钿质器官的病态分泌物。”

“它属于软体动物支，”康塞尔说，“无头类，甲壳属的。”

“一点也没错，聪明的康塞尔。但是，在甲壳属中，鲍子、大菱鲆、砗磲、海珧，总之，所有分泌螺钿质的动物，即那些内瓣充满蓝色、浅蓝色、紫色或白色螺钿质的动物，是无法产出珍珠的。”

“贻贝也一样吗？”加拿大人问。

“是的。在苏格兰、加勒比海地区、爱尔兰、萨克、波艾米和法国的某些河流里，贻贝产不了珍珠。”

“好哇！那我们以后得留意点儿。”加拿大人补充说。

“但是，”我又说，“像贝母、乳白珠贝还有珍贵的小纹贝，就非常能产珍珠。”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珍珠仅是一种圆形的螺钿质凝聚物而已。它有的黏附在珠贝的壳上,有的嵌在珠贝的肉缝里。在壳上的珍珠是粘着的,而含在肉里的则是活动的。但珍珠的形成总是要有一个坚硬的东西作为核心的,它或许是一个石卵,也可能是一粒沙子,螺钿质在沙石的表面长年累月地、一层一层地淤积。”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珠贝里可以同时找到几颗珍珠吗?”康塞尔问。

“是的,小伙子。有一些小纹贝简直就是珠宝盒。我甚至听说有人见过一个珠母,它至少含有一百五十只鲨鱼,我是对此表示怀疑。”

“一百五十只鲨鱼!”尼德·兰喊道。

“我有这么说过吗?”我也叫了起来,“我是想说一百五十颗珍珠。说鲨鱼可就有些跑题了。”

“确实如此,”康塞尔说,“可是先生,您给我们讲讲人们是怎样采集珍珠的吧?”

“方法有很多种。比较普遍的方法是,在珍珠是附在贝壳上的情况下,采珠人就用钳子把珠贝夹出来。但最原始的方法是把小纹贝晾在铺有草席的海岸边,让它们在露天中自然死亡。十天之后,小纹贝就腐烂得差不多了。人们再把小纹贝重新倒进一个大水池中,然后打开冲洗。接下来就是取珠的两道工序:人们先把在贸易中称为‘纯白’、‘杂白’和‘杂黑’的珍珠分别盛放到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五十千克的小匣子里,然后摘下珠贝的腺组织,煮一煮,再筛一筛,直到看到最小的珍珠。”

“珍珠是按大小判断其价值的吗?”康塞尔问。

“不只根据大小,”我说,“还根据形状,根据水色,也就是颜色,还有光泽,也就是肉眼看上去柔和绚丽的色泽。最常见的是球状或梨状的珍珠。球状的可以用来做手镯,梨状的可以做耳环。这些因为很贵,所以论颗买卖。其他附在贝壳上、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则按重量买卖。最后,那些被称为小粒珠的小珍珠是最低一级的珍珠,买卖时就更夸张了,是按箱算的。这些小珍珠用途很窄,主要用来绣在教堂的装饰品上。”

“可是,把珠子按大小分开这活儿,肯定又费时又麻烦吧?”加拿大人说。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朋友。这道工序使用十一种筛孔大小不同的筛子。留在二十至二十四孔的筛子里的是上等的珍珠。剩在一百至八百孔的筛子里的是次等品。最后用九百至一千孔筛出来的是小粒珠。”

“太有意思了,”康塞尔说,“我明白了,分珠的方法很机械化。先生,再讲一讲有关珍珠开采的情况好吗?”

“据希尔的书上所说，”我说道，“锡兰珠场每年的利润丰厚。”

“大量的法郎收入？”康塞尔说。

“是的，大量的法郎收入！三百万法郎，”我重复着，“可是我觉得，这些珠场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的好收入了。锡兰、美洲的珠场都一样，在查理王朝统治时期，年收益为四百万法郎，可今天呢，减少了三分之一。总之，估计目前珍珠开采总收入最多为九百万法郎。”

“那么，”康塞尔问，“您能不能说一说那些价值连城的珍珠呢？”

“当然可以，小伙子。听说恺撒当年送给塞维利亚一颗现价高达十二万法郎的珍珠。”

“我甚至听说过，”加拿大人说，“古代有一位贵妇人把珍珠泡在醋里吞服。”

“那个人叫克娄巴特拉。”康塞尔说。

“这可不怎么好。”尼德·兰补充说。

“的确是糟透了，朋友，”康塞尔说，“这样一小杯醋就喝掉了十五万法郎，简直不可思议啊。”

“真遗憾我没生在那个年代，要不没准儿能娶到这个贵妇。”加拿大人说着，挥动着手臂，神情有些恍惚。

“尼德·兰想娶克娄巴特拉！”康塞尔喊道。

“我本应该早就结婚的，康塞尔，”加拿大人表情庄重，“可我最后没结成，这一切并不是我的错。我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一串珍珠项链给我的未婚妻凯特·唐德，可她最后还是嫁给了别人。瞧！这条项链整整花了我一块五美元，教授先生，您千万要相信我，项链上的珍珠的确是二十筛孔筛子里头的货啊。”

“我憨厚的尼德·兰，”我笑着说，“那是人造珠，是一颗外表涂着珍珠香精的玻璃珠。”

“噢！珍珠香精，”加拿大人说，“也应该不会便宜吧。”

“一文不值！它是附在欧帕壳上的银白色物质，从水里采集到，保存在氨水中，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可能正因为如此，凯特·唐德才决定嫁给了别人。”尼德·兰通达地说。

“不过，”我说，“说到价格昂贵，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君王的珍珠可以和尼摩船长的珍珠媲美。”

“就是那颗。”康塞尔指着玻璃罩里华丽的首饰匣说。

“当然啦。如果我没估错的话，它最少价值二百万法郎。尼摩船长也许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才采到它。”

“喂！”尼德·兰叫起来，“说不定明天的散步中，我们也能像船长先生那样有好运气。”

“做你的白日梦吧！”

“凭什么这么说？”

“我们现在在‘鸚鵡螺’号上，即使我们有一百万法郎也没有有什么用！”

“不是在船上，”尼德·兰说，“是……在别的地方。”

“什么？别的地方？”康塞尔摇摇头说。

“确实，”我说，“尼德·兰说得有道理。如果我们能带着一颗价值几百万的珍珠回到欧洲或美洲去，这至少可以证明我们这次历险的真实性，还可以增添点儿传奇色彩。”

“这我相信。”加拿大人说。

“但是，”康塞尔说，他总是想到事情会有不好的一面，“采珠会有危险吗？”

“不会的，”我赶快说，“特别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安全性就更高了。”

“这一行哪里来的危险？”尼德·兰说，“最多是喝几口海水呗。”

“尼德说得很有对。不过，”我尽量像尼摩船长那样，用从容不迫的口气说，“你们害不害怕鲨鱼？”

“我，”加拿大人说，“一个职业捕鲸手！捉鲨鱼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这可不是用鱼钩钓鱼那么简单。”我说。

“照你这么说……不会是在水里吧？”

“是在水里。”

“我的老天爷，得用一个上等的鱼叉！先生，您知道鲨鱼这种畜生身体有缺陷，要攻击人必须翻过身子，就在它转身时……”尼德·兰做了一个“咬”的动作，让人感到脊背上都凉飕飕的。

“那，康塞尔，你呢，你怎么想？”

“我呀，我要坦诚地和先生说说心里话。”康塞尔说。

“还等什么。”我想。

“如果先生真的要去捉鲨鱼，”康塞尔说，“我是他忠实的助手，没理由不和他一起去的。”

第三章 一颗价值千万法郎的珍珠

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凶猛的鲨鱼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让我想起，词源学说鲨鱼(requin)这个词源于安魂曲(requiem)，想来的确有些道理。

第二天清晨四点，尼摩船长派专人来叫醒我。我马上起床，很快就来到客厅里。

尼摩船长看上去已经等了有一会儿了。他说：“阿罗纳克斯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当然。”

“那么请跟我来吧。”

“船长，我的同伴呢？”

“通知过几个了，他们正等着我们呢。”

“我们不穿潜水服吗？”我问。

“还没必要。我没让‘鹦鹉螺’号太靠近海岸，我们离马那阿尔湾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准备了一只小艇，它将载着我们到达目的地，这样我们就省下一段时间。艇上有潜水设备，下水之前，我们就把它穿上。”

尼摩船长带着我走向通往平台的中央扶梯，我已经看见了尼德·兰和康塞尔，他们为即将进行的“有趣游戏”兴奋不已。“鹦鹉螺”号船上的五个水手拿着桨，在甲板上的小艇里等着我们。

天色依然灰蒙蒙的。云块遮住了天空，星辰稀落。我向对面的陆地望去，只看见一道模糊的海岸线，从西南到西北只能看到四分之一的天际。夜间，“鹦鹉螺”号沿着锡兰岛的西海岸上溯，已顺利到达了海湾西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陆地和马那阿尔岛之间的海湾西侧。这里的深水海域延伸着一条小纹贝礁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石岩脉,它有二十多海里长,是取之不竭的珍珠库。

尼摩船长、康塞尔、尼德·兰和我,我们坐到了小艇的尾座。掌舵人把好舵,他的四个同伴扶着船桨,小艇的掣索被解开,我们出发了。

小艇向南驶去。桨手们不慌不忙地划着。我注意到桨叶吃水很深,桨手们按战艇常用的节奏十秒一下地划着。小艇全速前进,激起的水珠像熔化的铅液飞溅起来,噼噼啪啪地打入漆黑的水波中。这时,一个不小的海浪向我们扑来,小艇摇摇晃晃,还好有惊无险。

我们沉默不语。尼摩船长在想什么呢?或许他正在想,这片他正在靠近的陆地,距他仅是咫尺之间。而对于加拿大人来说,则正好相反,那还离他远着呢。至于康塞尔,他仅仅是觉得好奇而已。

五点半左右,天色放亮,海岸的轮廓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海岸东边比较平坦,向南则高低起伏。距海岸还有五海里路,海滩和雾气浓浓的水面混成了一片。眼前的这片海域荒凉至极,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一艘船,也没有一个潜水人。孤寂的气氛深深地笼罩着这片采珠人将要云集的地方。恰如尼摩船长事先提过的那样,我们早了一个月来到这片海滩。

六点钟,天色瞬间变得透亮了,这是热带地区特有的快速的日夜交替——看不到晨曦,也看不到黄昏。万丈光芒穿透了堆积在东边天空上的厚厚云层,一轮光芒四射的旭日冉冉升起。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树木稀稀落落的陆地。

随着小艇向马那阿尔岛划近,岛南端的海岸线渐渐显露出圆形。尼摩船长从位子上站起来观察海面。

他摆摆手示意小艇抛锚靠岸。这里的海底是小纹贝暗礁山脉的一处峰顶,水深不超过一米,因此锚链只滑下去了一点。小艇随着退潮退了回去。

“我们已经到了,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说,“你们看看这狭长的港湾。短短的一个月内将会有大量的采珠船云集于此。这片水域,也正是采珠人要肆意地进行搜索的地方。好在这片港湾很利于采珠,它可以躲避强风,海面波涛又不大,这样的条件最适合潜水了。我们现在就穿上潜水服,开始水下漫步吧。”

我望着这片让人不放心的水波,默不作声。在随行水手的帮助下,我开始穿上这笨重的水下服装。尼摩船长和我的两位同伴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可是,没有一个“鹦鹉螺”号船上的船员将陪我们进行这次刺激紧张的行动。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除了头以外的整个身体都被囚禁到了这橡胶衣服里。背上用背带绑上了氧气筒。至于兰可夫灯，我们没有带。在把脑袋钻进铜盔前，我向尼摩船长提起过带灯的建议。

“我们不需要灯，”船长回答说，“我们下游的深度很浅，阳光就足够能为我们的行程照明。再说，在这片水中，带上照明灯是不明智的。它的光亮会意外地招来附近水域中的危险动物。”

尼摩船长说话时，我回头看了看康塞尔和尼德·兰。可是这两位朋友倒是很有速度，已经戴上了铜盔，他们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也回答不了。

我再次向尼摩船长提出最后一个问题：“那武器呢，我们的枪呢？”

“带枪有什么用？你们以前上山打猎不也是只带一把匕首吗？枪会比钢刀更实用吗？这有一把刺刀，别在您的腰间，我们出发吧。”

我瞧了一眼我的同伴，他们的装束也和我们的一样。此外，尼德·兰还挥动着他在离开“鹦鹉螺”号前放入小艇里的大鱼叉。

我学着尼摩船长的样子，戴上了这沉甸甸的铜球。一戴上头盔，背上的氧气筒就立即开始工作了。

很快，艇上的水手就把我们陆续放入了水中。在一米半深的水里，我们踩到了沙子。尼摩船长向我们做了个手势。我们紧跟着他，走下一个倾斜的缓坡，消失在水波中。

一到水中，脑海中那些总是纠缠我的想法都通通忘光了。我异常平静。我动作熟练，这大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此外，海底奇异的景象引起了我的想象。

太阳已经把水底照得透亮，连最细小的东西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十分钟以后，我们已潜入十六英尺深的地方，这里地面相当平坦。

我们脚到之处，一群群单鳍属的、除了尾鳍外没有别的鳍的奇怪鱼类，像一群群扇尾沙锥一样，惊得四处乱窜。其中有我认识的形如水蛇的爪哇鳗，它们身长三十一英寸，腹部是灰白色的，因此很容易和身子两侧没有金线的海鳗混淆；在身体扁圆的硬鳍属中，我看见了镰刀状脊鳍、色彩艳丽的燕雀鱼，这种鱼晾干腌制，就成了一道名为“卡拉瓦德”的名菜；还有长轴属的唐格巴尔鱼，它身上的甲壳有八条斑带。

随着阳光越来越充足，越来越大的水域被照得通亮，海底的地表状况也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先是细沙地，接着是一片卵石地，上面覆盖着一层软体动物和植虫动物。它们当中，我看到了红海和印度洋中特有的胎盘贝，它有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着两片薄薄的、大小不对称的贝壳；还有贝壳呈圆形的黄色满月贝、地螺贝；在“鹦鹉螺”号船上曾见过的波斯紫红贝；长六英寸、像抓人的手一样竖立在水下的角岩贝；长着尖刺的角螺贝；张口舌贝；印度斯坦市场上的鸭科贝；发荧光的带甲水母；还有这一带海域中最常见的枝状动物之一——像一把漂亮的扇子一样的扇形圆眼贝。

在这些生物之间，在水生植物的绿荫底下，我们看到了这一带海域中特有的比格蟹和面目可憎的单性虾。另外有一种我以前见过很多次的讨厌的动物，那便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观察过的大蟹。这种大蟹天生力大无穷，靠吃椰子核为生。它们爬到岸边的椰子树上，把椰子果实从树上扔下来摔破，再用有力的钳夹把椰子剥开吃掉。在这透明可见的水里，大蟹正活动自如地跑来跑去。而经常在马拉巴海岸出没的悠闲自在的龟鳖，此时却在摇晃的岩石间缓缓地爬行着。

七点钟左右，小纹贝暗礁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成千上万只珠母在这一带繁殖着。这些珍贵的软体动物黏附在岩石上，它们被棕色的足丝牢牢地绑住，不能动弹。就这一点而言，贻贝要比它们幸运得多，至少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

杂色纹贝被称为珍珠母，其贝壳略为对称，呈圆形，壳壁厚，外表粗糙。有几只杂色纹贝的壳呈层状，上面有一道道由顶部向四周辐射的淡青色条纹。这几只杂色纹贝看上去年头并不多，而那些粗而黑、体宽可达六英寸的杂色纹贝最少有十年。

沿着船长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大堆小纹贝。我明白，这是一片真正取之不竭的矿产，毕竟大自然的创造力比人类天生的破坏力强多了。我们中属尼德·兰先生最具有破坏本性，他正迫不及待地往他带在身边的小网袋里拼命地塞进一些最漂亮的珠贝。

我们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尼摩船长，他似乎对这里非常熟悉，行动自如，就像这里是他的领地一样。地势明显起伏不平，有时我抬起的手臂都露出了水面。礁脉也是时高时低，起伏不定，我们经常要绕过一些细长的尖锥形石峰。在一些阴暗凹凸不平的地方，一些硕大的甲壳动物支起爪子，好像一门大炮一样，目不转睛地、时刻准备向我们开火。而在我们的脚下，一些多须鱼、藤萝鱼、卷鱼和环鱼游动着，它们自由自在地舒展着天线般美丽的触须和卷须。

这时，一个很大的洞口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洞口周围堆积着一些样子生动

别致的岩石，岩石的表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海底植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洞口异常黑暗，延伸进去，阳光也被黑暗渐渐吞噬掉，什么也看不见。洞口有点模模糊糊的亮光，那也只不过是几丝残余的光线。

尼摩船长率先走了进去，我们紧随其后。没过一会儿，我的眼睛就适应了这相对阴暗的环境。我辨认出，在宽大的花岗岩基石上，搁置着一根根犹如托斯卡那建筑里的擎天柱一般的天然石柱，石柱上支撑着一块块造型各异的拱石。一开始我还疑惑，为什么我们那不可理喻的向导要把我们带到这海底地下墓室中来呢？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

走下一段相当陡的斜坡后，我们就踏到了一块圆形的地面上。船长突然停了下来，迫不及待地指给我们看一个我们还没发现的东西。

那是一只硕大的珠贝，一个巨大无比的砗磲，简直可以容纳一个圣水湖的圣水。这个大“盛水池”长超过六点六英尺，比“鹦鹉螺”号的客厅里摆的那只珠贝还要大很多。

我想走近点，观看这只非凡的软体动物。它被足丝缠在一张石桌上，在这海水平静的岩洞中孤单地生长着。我估计这只砗磲有三百千克重。这样一只珠贝应该有十五千克重的肉。我想，只有高康大（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的《巨人传》中的主人公）那样的胃口才能一口气吞掉这种珠贝肉。

尼摩船长显然很早就知道这只动物的存在。他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我想，他刻意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无非是想让我们看看这只自然的奇物。可事实上是我错了，尼摩对这只砗磲的现状显得特别关心。

砗磲的双壳半张着。船长走过去用匕首顶在两瓣贝壳中间，以避免它合上。然后，他用手把这只动物的外套——贝壳边上的流苏状膜揭开。

在叶状的皱褶里，我看到了一颗大如椰子核、流动自如的珍珠。珠子呈圆球状，晶莹剔透，绚丽夺目，是一颗无价之宝。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伸出手想去摸摸它，掂一掂它的重量。但船长朝我打个手势，制止了我，并迅速抽出匕首，贝壳一下子就合上了。

我当即明白尼摩船长的用意：把珍珠放在砗磲里，让它自己慢慢地长大。每年，这只软体动物的分泌物都会在珍珠的表面裹上一层层新的凝聚物。并且只有船长知道，在这个洞穴中有一颗天然的、无法比拟的果实正在慢慢成熟。因此可以说，船长培植这颗珍珠，只是为了某一天把它摆到他那珍贵的陈列室里。甚至，这位船长有可能是按照中国人或印度人培植珍珠的方法，把一块小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石头或金属放在这只软体动物的皱褶里，让其逐渐地裹上珍珠质的。总之，和我在船长的陈列室看到的那颗珍珠相比，这颗至少价值一千万法郎。而且这是天然的奇珍，而不是奢侈的首饰，因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哪个女人的耳朵能承受得了它。

参观珍珠的活动暂告一个段落。尼摩船长带着我们离开了岩洞，重新回到了小纹贝礁脉那片清澈的海水中。由于采珠工作还没开始，所以这里的海水依然清澈见底。

我们真像一帮游手好闲的人似的，各走各的路，有如壁虎漫步一般随意地走走停停。我们之间的距离远近不一。此时，我的脑海里丝毫没有我曾经设想过的种种可笑的危险的顾虑了。礁脉明显在一点一点地逼近海面，没用多久，我的头顶距离洋面就仅有三英尺了。这时，康塞尔赶上了我，游到我身边，向我挤眼致意。不过，因为这块海底高原本就只有几米大，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们又下到原先的深水中。我想我这么说是没错的。

十分钟之后，尼摩船长突然停下来。我以为他是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随后，他做了个手势，让我们紧挨着他蹲在一个大海坑里。他的手指向水中的一团黑影，我仔细向前看了看。在我正前方五米处，有一个影子出现了，径直潜到水下。碰到鲨鱼了，这个忧虑在我的脑中闪过。可这次我依然那么幸运，我们还是没碰上那海怪。

那影子明显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印度人，一个黑人，一个采珠人，当然也是一个可怜人：他提前来采珠。他的小船就停在他头上几英尺高的水面上，他反复地下来上去。他所有的工具就是他两脚间夹着的那块圆锥状的石头，系石头的绳索一头绑在船上，这使他能很快地潜到水里。等到了十六英尺深左右的海底，他便迅速停下来，把顺手抓到的小纹贝塞进口袋里。然后，游上去，倒空袋子，拉起石头，又重新操作。这个过程只持续了三十秒钟。

这个印度人竟丝毫没有觉察到我们的存在，因为他的视线完全被岩石挡住了。再说，这个可怜的印度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得到我们这些人——和他一样的生命会在这里，在这水中窥探他的行动，并且每一个细节都看得很清楚呢。

他这样游上去，潜下来，往返了好几次。因为他必须从暗礁上把绑着小纹贝的足丝扯掉，这样才能采到贝，所以每次潜入水中，也不过带回去十几个小纹贝。而他冒着生命危险采来的这些珠贝中又有多少个含有珍珠呢？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采珠人有条不紊地操作着。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

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有威胁性的危险。于是，我慢慢地熟悉了这种有意思的采珠技巧。突然，在印度人蹲下的那一刹那间，我看到他做了一个恐惧的动作，随即站了起来，拼命地往上游。

我很快明白了他为什么恐惧：一个庞大的影子正出现在这个可怜人的上方。那是一条巨大的角鲨，它斜冲过来，目光贪婪，垂涎欲滴。

我被吓得目瞪口呆，整个身体瘫软在原地。

那骇人的家伙正猛冲过来，朝印度人直扑过去。印度人往旁边一闪，躲过了鲨鱼的大口，但没躲过它的尾巴。鲨鱼的尾巴朝他当胸一扫，他一下子摔倒在地球上。

这一幕仅仅发生在瞬间。鲨鱼掉过头，翻转身子，正准备再次向印度人发起攻击。这时，我感觉到一直蹲在我身边的尼摩船长倏地站起来。他手持匕首，朝怪物直冲过去，准备和它决一死战。

那只角鲨正准备去咬那个可怜的采珠人时，发现了它的新对手。于是角鲨又把身子翻转回来，朝船长快速冲过来。

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船长蜷缩着身体，以一种令人赞叹的沉着严阵以待。当角鲨向他袭来时，船长敏捷地闪到一边，躲过鲨鱼的一次攻击，并在它肚皮上刺了一刀。但这仅仅是人鲨大战的开始，恶战还在后面呢！

受了伤的鲨鱼不知是因受了伤还是发怒而吼叫着。鲜血从它的伤口处喷出来，海水被染红了，在这变得浑浊的海水中，我的视线渐渐模糊了。

我什么也看不清楚。直到水中突然闪过一道光亮，我才发现，勇敢的船长已经抓住了鲨鱼的一个鳍，正同它进行恶战。船长用匕首在敌人的肚子上刺了好几下，但都没刺中鲨鱼的要害部位。鲨鱼拼命挣扎着，发疯般地搅动着海水，被搅起的漩涡差点把我掀倒在地。

好几次我都想冲上去助船长一臂之力，但每次都被吓得退了回来。

我只能惶恐不安地看着这场人鲨大战。不久，肉搏战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鲨鱼张开它那像工厂里的大剪刀一样的大口，朝船长冲过去，把他掀倒在地球上，船长岌岌可危。这时，尼德·兰猛冲上去，把手中的鱼叉刺向鲨鱼。

顿时，水中涌出一大团血。鲨鱼难以形容地疯狂地拍打着海水，海水急剧地涌动起来，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尼德·兰没有错过目标，正好击中了鲨鱼的要害部位——心脏。鲨鱼它喘息着，可怕地抽搐着、挣扎着。掀起的漩涡把康塞尔也掀倒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同时,尼德·兰找到了船长。船长全身完好无损,他站了起来,走向那个受了伤的印度人,干净利落地割断他身上的绳子,再把印度人一把抱在怀里。然后船长纵身一跃,浮出水面。

我们三个人也跟着浮上去。几乎要筋疲力尽了。终于,我们几个奇迹般地鲨鱼口逃生,登上了采珠人的船。

尼摩船长首先想到的是把那可怜的人救活。我不知道尼摩船长能否成功地抢救他,但我希望他能够做到,因为这个可怜人泡在水里的时间并不长。只是,鲨鱼尾巴那当胸一扫有可能是对他致命的一击。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康塞尔和船长用力的按摩,溺水者渐渐地恢复了知觉。他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四个铜盔俯身看着他。此时,他是多么惊讶,甚至惊恐不已!

船长把一袋珍珠塞给他,印度人双手发抖地接过这位水中人对自己的慷慨施舍。他那惊疑的表情说明了他不知道是谁救了他的命,又让他发了财。

船长打了个手势,我们又跳入水中回到小纹贝暗礁上,并沿着原来的路往回走。半个小时以后,就看见了前方不远处插在地上的锚,这是“鹦鹉螺”号船上的小艇的。

我们爬上了小艇,在水手的帮助下,脱下了那笨重的铜盔。

尼摩船长上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尼德·兰。他说:“谢谢您,尼德师傅!”

“那是对您恩惠的回报,船长,”尼德·兰说,“我是应该报答您的。”

船长微微地笑了一笑,这就足以表达了一切。

“回‘鹦鹉螺’号船上。”他说。

八点半,我们已经在“鹦鹉螺”号船上。

在船上,我回想起这次马那阿尔湾历险的过程。其中有两点我印象比较深刻:第一,是尼摩船长那无与伦比的勇敢;第二,是他作为逃到海底的人类种族代表之一,而对人类表现出了无私的献身精神。不管他平时嘴上怎么说,但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说,他终究是一个善良的人。

当我向他提到这一点时,他说话的语气显然有些激动:“这个印度人,教授先生,是被践踏的一个国家的居民,我的心是倾向于那个国家的。而且,只要我还活着,哪怕是只剩下一口气,我也会坚持这一点的。”

第四章 红海

1月29日,我们离开了锡兰岛,在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代夫群岛中随意穿行。我们有时沿吉唐岛前进,这是1949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的珊瑚岛,位于北纬十到十四点三度和东经六十九到五十点七二度,是拉克代夫群岛的十九个主岛之一。

从日本海出发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一万六千二百二十海里,也就是七千五百法里。

1月30日,当“鹦鹉螺”号浮出水面时,陆地已经完全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鹦鹉螺”号沿西北偏北方向行驶,朝阿拉伯湾和印度半岛之间的作为波斯湾出口的阿曼湾开去。

湾内并没有任何出口,船长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死胡同呢?加拿大人那天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为此他极其不满。

“尼摩船长带我们到哪里,我们跟着就是喽,尼德·兰师傅。”

“他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加拿大人说,“最好别把我们带得太远。要不然的话,还要按原路返回。”

“是的!那我们就掉头回来吧,尼德师傅。出了波斯湾,‘鹦鹉螺’号就会穿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去的。”

“我想您应该知道,先生,”尼德·兰说,“红海和波斯湾都一样,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凿通。即使凿通了,像我们这样一只神秘的船也不可能在运河的水闸中冒险。所以说,我们回欧洲的路线根本不经过红海。”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可能要回欧洲。”

“您觉得呢?”

“我估计,参观了阿拉伯和埃及这一带神奇的海域后,‘鹦鹉螺’号会穿过印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度洋,也可能会经由莫桑比克海峡到达好望角。”

“到了好望角又会怎样?”加拿大人特别固执地问了一句。

“那我们就会进入我们还不太了解的大西洋。就这样!尼德朋友您难道厌倦了这次海底旅行吗?对海底这些千变万化的奇观,您难道失去了兴趣吗?对我来说,我想,以后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进行这样的旅行,如果现在就结束,我会终身觉得遗憾的。”

“可您知道,阿罗纳克斯先生,”加拿大人说,“我们被囚禁在‘鹦鹉螺’号上已经足足有三个月了。”

“不,尼德。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要知道,所以我不算日子,也已经忘记了时间。”

“可结果呢?”

“终有一天会有结果的。话又说回来了,这一点也不是你我决定的,争论也没什么意义。诚实的尼德,如果哪一天您对我说‘逃脱的机会来了’,也许我会和您讨论该怎么办的。可眼下并不是这样,不妨对您直说吧,我认为尼摩船长不会到欧洲海去冒险的。”

通过这短短的对话,你会发现,我对“鹦鹉螺”号着了迷了,我现在简直就成了尼摩船长的化身。

至于尼德·兰,他自个儿嘟哝着结束了这次谈话:“这些是好的。照我说,哪里有束缚,哪里就没有欢乐。”

四天的时间过去了,到了2月3日,“鹦鹉螺”号还在阿曼湾里缓缓地漫无目的地行驶,它似乎并不确定要去哪里,但它就是始终没驶过北回归线。

离开这一带海域时,我们结识了马斯喀特城,它是阿曼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我简单欣赏了它奇特的景观:城的外围是一片黑石岩,城里是白色的房舍和城堡。我注视着城内清真寺的圆形拱顶,塔尖别致优雅,寺前郁郁葱葱。但“鹦鹉螺”号没过多久又潜入了昏暗的海底,所以这些只是顺眼看到的。

随后,“鹦鹉螺”号沿着马哈拉和哈德拉曼一带的阿拉伯海岸潜行了六海里路,沿岸山峰叠嶂起伏,偶尔有几处古代遗迹。2月5日,我们到了亚丁湾。它就像一个插在曼德海峡中的漏斗,把印度洋的海水灌进了红海。

2月6日,“鹦鹉螺”号浮上了水面,遥望那处在岬角上,与大陆仅一地峡相连的亚丁港。这一地区的海底地形和直布罗陀海峡一样,是无法通航的。1839年,英国人占领并重修了这一带的防御工事。我在远处隐约望见了城里的八角清

真寺。记得历史学家埃德利西曾说过，亚丁港曾是历史上沿岸最繁华、最有商业气息的商业港口。

我肯定，一旦到了那里，“鹦鹉螺”号就会掉头回转。可是这回我又错了，尼摩船长根本没打算那么做。

2月7日，我们的船开进了曼德海峡，它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眼泪之门”。海峡长三十二英里，宽二十海里，如果“鹦鹉螺”号全速前进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穿过海峡。但因为许多从苏伊士运河到孟买、加尔各答、墨尔本、波旁岛、毛里求斯等地的英国、法国汽轮都必须经过这条狭窄的通道，所以“鹦鹉螺”号不方便浮出水面，而是在水里小心谨慎地行驶。因此，我丝毫看不到岸上的情况，就连英国政府用来加强亚丁港防御的丕林岛也完全看不到影子。

直到中午，我们的船才浮出了红海海面。

红海即使下雨也很炎热，也没有任何一条重要的河流注入。不断蒸发，使其水位以每年一点五米的速度回落。而红海现在的海平面比邻近的里海和咸海都低，后两者目前的蒸发量正好等于注入量。

红海长一千四百零三海里，平均宽度为一百三十海里。它曾是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交通要道，而现在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和苏伊士铁路的部分开通又使它恢复了古时候的重要性。

此时的我，已不想再挖空心思去琢磨尼摩船长为什么心血来潮决定把我们带到这里了，而是完全赞同他的做法。因为，“鹦鹉螺”号匀速地在水中行驶着，时而露出水面，时而又潜入水中，这样的反复，让我可以把这个奇妙的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观察透彻。

2月8日凌晨，莫卡港到了。过去，这个港城的城墙在炮声中倒塌了。它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偶尔会有几棵苍翠的枣树遮掩着断壁残垣。这座昔日重镇，曾有过六个集市，二十六座清真寺，城墙上筑过十四座城堡，形成了长达三千米的安全防护区。

接着，“鹦鹉螺”号缓缓向非洲沿岸靠近。这一带海域明显要深，海水清澈，犹如水晶。透过船上敞开的嵌板，我们能够欣赏到千姿百态、色彩绚丽的珊瑚丛，以及覆盖着绿色海藻和墨角藻的大岩石。这些奇异无比、变幻多端的景观，遍布于利比亚海的暗礁和火山岛之间！没过多久，“鹦鹉螺”号就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在那里，这些枝状动物姿态万千、美妙非凡。德哈马海岸就位于那里，那一带的海水中生活着各种植虫动物，它们在六十六英尺深的水下组成五彩缤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纷的图案。接近水面的一层植虫动物受海水温度影响小,因此色彩艳丽;而水底的那层则色调黯淡,但变化万千。

我曾经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让人流连忘返的客厅玻璃窗前度过的,在探照灯的帮助下,观赏了无数海底动物的新种类!如伞形菌;深灰色的海藻;管状珊瑚;生长在石珊瑚洞中、身体下部长有螺纹的贝壳,是这一带海域特有的;还有我从没见过的水螅,即普通海绵。

海绵纲,作为水螅类的第一纲,更准确地说,是由这种奇异的生物组成的。海绵不是有些博物学家所认为的一种植物,而是一种最低级的动物,是比珊瑚虫还要低级的水螅。其动物性是毋庸置疑的,前人曾把它视做植物与动物之间的中介类,这种观点今天是不能被我们接受的。我还要说明一点,博物学家对海绵的机体组织目前还存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它是珊瑚骨;还有一部分人,以米尔恩·爱德华兹先生为代表的,则认为它是单独的个体。

海绵纲约包括三百个种类,在许多海里都有,甚至在一些淡水河中也生存着一类被称为河流海绵的动物。而海绵数量最多的当属叙利亚海岸、红海和地中海、希腊半岛等海域。它们当中繁殖着一些质地细腻的海绵,每块价值高达一百五十法郎,如巴巴里的硬海绵、叙利亚的金色海绵等。然而,由于受到无法逾越的苏伊土地峡的阻隔,我根本不指望有机会到地中海东岸去考察这些植虫动物,可以在红海水域里观察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把康塞尔叫了过来。此时,“鸚鵡螺”号正处在平均深度为二十六到三十英尺的水中,沿着东海岸美丽的岩石边缓缓前行。

这一带的海绵种类繁多,有带柄的、叶状的、球形的、掌形的。比学者更具诗人气质的渔民们非常形象地把它称做花篮、花萼、茎秆、鹿角、狮子蹄、孔雀尾、龙王手套。听起来很有诗意。这些海绵珊瑚繁殖新细胞时,需要做收缩运动,从纤维组织中排出似水般的半液状物质。珊瑚死后,这种物质便停止分泌,变质腐烂,化为氨气。这时,剩下的角质或胶质纤维,就可以制成常用的红棕色海绵,再根据其弹性、渗水性或防腐性,各行其用。

这些海绵珊瑚黏附在岩石、软体动物介壳甚至蛇婆茎上。它们有的展开着,有的矗立着,有的像珊瑚石瘰瘤一样,分布于各个角落。我告诉康塞尔,采集海绵可以用打捞机,再就是用手。后者需要雇用潜水员,但这种方法更可取,因为这样不会伤及海绵珊瑚纤维,捞上来的海绵珊瑚还可卖高价。

在海绵类旁边,生活着大量的其他植虫动物。它们当中以外形雅观的水母

为主；软体动物则以各类枪乌贼为代表；据道尔比尼认为是红海的特产，爬虫动物以龟属的条纹甲鱼为代表，这种甲鱼时常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至于鱼类，不仅数量繁多，而且非常引人注目。下面这些都是这一带海域最常见的鱼：椭圆形的鳐鱼；红褐色的鳐鱼；身上有大小不等的蓝点的鳐鱼；有两道齿刺的鳐鱼；脊背呈乳白色的白鲟鱼；尾部有斑点的赤鲟鱼；像一条在水中摇摆衣带的锦带鲟鱼；和角鲨同属一类但完全没有牙齿的软骨鱼；银白色尾巴，背部稍蓝，灰褐色的胸部嵌有灰条纹的蛇鱼；身上有金黄色条纹，并装饰有法国三色旗上的三种颜色，属于鲭科的光鱼；长十六英寸的硬鳍鱼；身上挂着七道黑色的勋带，鳍部呈海蓝色和黄色，鳞片呈金色和银色的加郎鱼；中足鱼；头部黄色的耳环豚鱼；鹦嘴鱼；鳞鲀；虾虎鱼和数不胜数的我们见过的海洋普通鱼类。

2月9日，“鸚鵡螺”号行驶在红海上海面最宽的地方，西岸是苏阿金港，东岸是贡富达港，两岸相距为一百九十海里。

当天中午，尼摩船长测定了船的方位后，走上了平台，恰好我也在那里。我心里正思索着，在他下去之前，起码要问一下他有什么打算。而他一看到我，就走了过来，亲切地递给我一支雪茄，说：“嗨！教授先生，您觉得红海怎么样？您有没有看够海底蕴藏的那些奇观异景，比如鱼类、植虫、海绵花坛和珊瑚丛林？您有没有看到岸上的城市？”

“有，船长先生。”我答道，“把‘鸚鵡螺’号用于这种研究是最合适不过的。看！这是一艘智慧之舟。”

“的确是这样，先生。这是一艘智慧的、完美的、无与伦比的船。它能抵挡住红海的风暴，也不畏惧红海的海流和暗礁。”

“说得很对，”我说，“据悉，红海的海上情况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如果我记错的话，书上说它在古时候就臭名昭著了。”

“它历来名声都不好，阿罗纳克斯先生，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就从未说过它什么好处。斯特拉波说过，在地中海季风季节和雨季，在红海上行船非常危险。阿拉伯人艾得里希曾称红海为科尔佐穆湾。他说，那是一片暴风肆虐的海区，水下遍布暗礁；大量的船刚开到沙坝边就沉没了，没有人再敢到那里冒险行船；因此它的水深和海面对人类来说‘毫无价值’。确实，在阿里恩、阿加达尔奇和阿尔代米多尔等人的书中，他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由此可见，”我说，“这些历史学家是没有乘坐过‘鸚鵡螺’号航海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说得没错，”船长微笑着说，“然而这一点，现代人并没有比古人进步多少。蒸汽机就得花好几个世纪哪！谁知道在百年之后，会不会看见第二艘‘鹦鹉螺’号呢！要知道，科学的进步是缓慢的，阿罗纳克斯先生。”

“是的，”我回答说，“您的船即使在几个世纪以后仍然是最先进的。如果这样的秘密随着它的发明者的死去而埋葬，那该多可惜！”尼摩船长没有回答我的话。沉默了片刻后，他说：“您想跟我谈谈古代历史学家对于红海行船危险的看法吗？”

“是的，”我回答，“但他们的担心是不是有点儿多余？”

“不可以完全这样说，阿罗纳克斯先生。对于一艘构造结实、配备齐全、使用蒸汽动力的现代船只来说，刚刚提到的那些都不是问题；但对于古代船只来说，则凶多吉少。古代的第一批航海家，他们乘坐的是用棕榈绳绑起来的木板小舟，木板缝是用树脂填塞的，上面涂着海狗的油脂。他们甚至不能辨别方位，只是顺流而行。在这种条件下，海难是无法避免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在逆向季风中航行，那些来往于苏伊士运河和南部海之间的汽轮，也不再惧怕海湾的狂风怒涛了。现在船长们和旅客们在出海之前再也不需要准备祭品求神了；返航后，也不用再击鼓奏乐，到附近的庙里谢神了。”尼摩船长回答说，好像他心里对“他的红海”知道得极其透彻。

“说得对，”我说，“我想蒸汽轮使海员们心里对神的那最后一点感恩也荡然无存了。但是，船长先生，您似乎对这个海已经有过特别的研究，您能够告诉我它的名字的由来吗？”

“阿罗纳克斯先生，这个问题存在着许多种解释。我先跟您说说十四世纪一个编年史学家的意见吧！”

“好啊。”

“这位幻想大师声称红海是这样得名的：当年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通过海湾后，说了一句话——‘以示奇迹，让海水化为血红，叫它为红海，别无它名。’此话说完，红海的海水便扑面而来把追赶以色列人的法老军队淹没了。”

“这是诗人的解释，尼摩船长，”我说道，“您的解释不能说服我。我想知道您个人的看法。”

“啊！阿罗纳克斯先生，以我的见解，我认为红海这个称谓是从希伯来语‘Edrom’一词翻译过来的，古人给它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海水特殊的颜色。”

“可是到了今天，我看到的只是清澈的水波，并没有任何特殊的颜色。”

“当然啦，等走到海湾尽头，您就会看到这一独特的现象。我记得我曾经看过整个红色的托尔湾，就像血泊一样。”

“然而会出现这种奇异的颜色，您认为是由于某种微生物的存在而造成的吗？”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俗称‘三棱藻’的小胚芽，它产生出朱红色的黏胶质。一平方毫米海面就有四万个三棱藻。当我们到达托尔湾时，说不定您会看到的。”

“这么说，尼摩船长，您不是第一次开着‘鹦鹉螺’号船来红海了？”

“是的，先生。”

“那么，您前面说的关于以色列人撤军和埃及军队遇难一事，是否可以说明您在海底发现过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遗迹？”

“没有，教授先生，这是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摩西当年带着他的所有臣民走过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淤满了泥沙，就连骆驼走过时都浸不到大腿。而您知道，我的‘鹦鹉螺’号向前行驶是需要足够的水的。”

“那地方是……”我问。

“位于苏伊士的偏上方，过去属深水港的海港中，而当时红海是一直延伸到亚曼湖的。现在，不论这条通道有多少传奇故事，总之以色列人确实是从这里通过，到达希望之乡的；而法老的军队确实是在这里全军覆没了。因此，我想，在泥沙里挖掘，一定能找到大量的埃及兵器和器具的。”

“显然如此，”我回答说，“但愿考古学家们有朝一日会进行发掘。苏伊士运河凿通以后，这条地峡上就会兴起一些新城市。但对于‘鹦鹉螺’号这样的船只而言，运河根本毫无用处。”

“也许是吧，但它对于全世界有用，”尼摩船长说，“古代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起红海和地中海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商业活动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有想过要凿一条直通的运河，而只是把尼罗河当做临时中转站。传说，这条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很可能从塞索斯特利王朝就开始开凿了。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615年，尼哥斯曾主持一条运河的开凿工程，以引导尼罗河水到达与阿拉伯相望的埃及平原。沿该运河上溯需要四天，这条运河竟能容纳两只三层桨战船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齐头并进。接着,伊斯达斯普的儿子大流士继续了这项工作。大概到了托勒密二世时代,这条运河才完全竣工。此后,斯达拉宾把这条运河用于航运,然而由于在布巴斯特附近的出发地和红海之间的坡度不足,一年中只有几个月的通航时间。一直到了安东尼时代,这条运河都用于商业航行。之后,因泥沙淤积而被遗弃。不久,奥马哈里发签发了再疏通运河的命令。但到了公元761年和公元762年间,阿尔—蒙索哈里发为了切断穆罕默德·本·阿布达拉反政府起义军的供给,下令把运河填平了。在远征埃及期间,你们的波拿巴将军就曾在苏伊士沙漠中发现了运河的遗址。而且,在返回阿德雅罗特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在三千三百年前摩西驻军的同一地方,受到海潮的袭击,差点儿全军覆没。”

“那么,船长,开凿连接两海、把加迪斯到印度的距离缩短五千六百英里的运河,这一古代人不敢做的举动,现在已被德·勒斯普先生做了。相信在不久以后,非洲将变成一个大岛屿。”

“是的,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有理由为您的同胞骄傲。他给民族赢得了比那些最伟大的船长还要多的荣誉!他开始这一工作时,也像其他人一样,遇到了麻烦和挫折,但因为他天生意志坚强,所以获得了成功。这本是一项国际性的、足以让一位统治者流芳百世的工程,但最后却只是靠个人的力量去完成,太可悲了!因此,荣誉属于德·勒斯普先生!”

“是的,荣誉属于他。”我说着,对尼摩船长刚才的神情感到非常惊奇。

“可惜的是,”他接着说,“我不能带您穿过苏伊士运河。但后天,当我们到地中海时,我就可以让您欣赏一下塞得港的长堤。”

“去地中海?”我喊道。

“是,教授先生,这让您吃惊吗?”

“让我吃惊的是您说后天我们会到那里。”

“这让您吃惊了,是吗,教授先生?”

“是的,船长。尽管在您的船上待了这么久,我本来应该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但我还是真的很吃惊。”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呢?”

“‘鸚鵡螺’号船的速度令人吃惊。如果‘鸚鵡螺’号后天要到达地中海,就得环行非洲一周,并绕过好望角,如此看来您的驾驶速度实在是快得不可思议!”

“我告诉您要环行非洲一周了吗,教授先生?谁又对您说要绕过好望角了?”

“可是，除非‘鸚鵡螺’号在陆地上行驶，或者从地峡上通过……”

“说不定从地峡下面通过呢，阿罗纳克斯先生。”

“从下面？”

“没错，”尼摩船长从容地说，“很久以前，大自然就在这咽喉之地的下面，做了今天人们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什么？下面有通道？”

“是的，有一条被我命名为阿拉伯隧道的地下通道。它就在苏伊士下面，通往贝鲁斯湾。”

“但这个地峡不是只由流沙构成的吗？”

“那是就一定的深度来说的。但是一到一百六十四英尺深处，就会碰到那坚不可摧的岩石层。”

“您是偶然发现它的吗？”我越发惊奇地问。

“靠偶然和推理，教授先生，甚至推理的成分多于偶然的因素。”

“船长，我在听您说话，但我的耳朵却在质疑它所听到的东西。”

“啊！先生，有耳朵却不听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这条通道不仅存在着，我还走过好几次。如果没有它，我今天何必到红海这个死胡同里冒险呢？”

“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怎么发现这条通道的？”

“先生，”船长回答说，“在不分彼此的人之间，是不存在秘密的。”

我没理会这句话，很明显，这话中有话，我只是等着船长的进一步描述。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博物学家的简单推理驱使我去发现这条只有我才知道的通道。我曾经注意到，在红海和地中海里，存在着一定数量相同的鱼类，比如蛇鱼、车鱼、鲱鱼、绞车鱼、簇鱼、飞鱼。这一事实得到证实后，我思忖着，这两海之间是否存在相通之处。如果确有通道，受两个海水位不同的影响，海流必定是从红海流入地中海。于是我在苏伊士地区捕捉了大量的鱼。在鱼尾上都套了一个铜圈，然后再把它们放归大海。几个月后，在叙利亚海岸边，我找到了几条带铜圈的鱼。所以，我原来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我就驾驶着‘鸚鵡螺’号船开始寻找这条通道，最后，我发现了它，并冒险通过了它。教授先生，不久，您也将会领略到这条阿拉伯隧道的。”



第五章 阿拉伯海底隧道

当天我就向康塞尔和尼德·兰转述了部分谈话内容，他们当即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告诉他们，两天后，我们就会在地中海里时，康塞尔拍起手来，而加拿大人却耸了耸肩膀。

“一条海底隧道？”他喊道，“两海之间的通道？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尼德朋友，”康塞尔说，“您听说过‘鹦鹉螺’号吗？没有！可它确实存在着。那么，就不要轻易地耸肩膀，您没听说过，就不要轻易否认那些存在着的事实。”

“我们走着瞧吧！”尼德·兰摇摇头说，“总之，我还真巴不得相信他的通道，相信这位船长呢，愿上帝保佑，真的把我们带回地中海。”

当天晚上，“鹦鹉螺”号在北纬二十一点三度的海面上，向阿拉伯海岸靠近。我望见了吉达港——位于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印度之间的重要商埠。夕阳西下，余晖照耀着城里白色的房舍，更加衬托出墙壁的洁白。城外的几间木板房或芦苇屋，说明了这个地区住的是贝杜安人。

一会儿，吉达港慢慢地消失在夜幕中，“鹦鹉螺”号船潜入了水中。

第二天，有好几艘船迎面驶来，“鹦鹉螺”号又潜入水下航行。但到了中午测定方位时，海上空无一人，于是“鹦鹉螺”号又重新浮出水面。

此时，我坐在平台上，尼德·兰和康塞尔在一旁陪着我。东海岸看过去好像是一大团在湿雾中时隐时现的东西。

我们倚着船舷，海阔天空地闲谈起来。这时，尼德·兰用手指指着海上的一点，对我说：

“教授先生，您看到那边的东西了吗？”

“没有，尼德·兰。”我回答，“您知道，我的视力不如您。”

“仔细看看，”尼德·兰又说，“那边，右舷前面，与探照灯差不多在同一高度上！您没看到似乎有一团东西在蠕动吗？”

“真的，”我仔细看了之后说，“我看到了海面上好像有一个灰黑色的长形物体。”

“在红海里有鲸吗？”康塞尔问。

“有，小伙子。”我回答，“人们偶尔能见到。”

“那根本不是鲸，”尼德·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东西，说，“鲸和我是老相识了，它们的样子我是不会弄错的。”

“冷静点，”康塞尔说，“‘鸚鵡螺’号正朝着它驶过去呢，一会儿我们就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了。”

确实，那灰黑色的物体距离我们仅一海里之遥，看上去就像是深海里的一块巨礁。到底是什么呢？我一时还说不上来。

“啊！它动了！它潜水了！”尼德·兰叫起来，“见鬼！那会是什么动物呢？它没有长须鲸和抹香鲸那样分叉的尾巴，而它的鳍看上去就像是被截断的四肢。”

“那是……”我说。

“瞧，”加拿大人又说，“它把肚皮翻过来了，乳房在空中挺起来了。”

“那是一条美人鱼！”康塞尔叫道，“一条美人鱼，这样说先生不反对吧？”

美人鱼这个名字使我茅塞顿开。我知道这种动物属于一种海底生物，神话传说中半人半鱼的海怪。

“不，”我对康塞尔说，“不是美人鱼，而是一种奇怪的动物，那是一种海马，目前在红海里仅有几只。”

“人鱼目，鱼形类，单官哺乳亚纲，哺乳纲，脊椎动物支。”康塞尔回答。

既然康塞尔都说出来了，我就无须多言了。

尼德·兰却一直盯着那只动物。自从一看到它，他眼里便闪着贪婪的光芒。他的手似乎随时准备投出鱼叉。好像时机一旦成熟，他便会跳到海中攻击它的要害部位。

“哦！先生，”他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我还从没杀过这种东西。”

捕鲸手的全部心思都包含在这句话中。

这时，尼摩船长突然出现在平台上。他看到了海马，明白了加拿大人的想法，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尼德·兰师傅，一旦您拿着鱼叉，手就痒痒吗？”



“如您所说，先生。”

“某一天您重操旧业，把这只鲸类动物加到您的鲸鱼清单上，您一定会很乐意吧？”

“当然，是这样的。”

“那好！您可以试一试。”

“谢谢，先生。”尼德·兰回答说，眼睛都发红了。

“不过，”船长又说，“我建议您最好抓到它，这对您有好处。”

“抓海马有危险吗？”尽管加拿大人耸耸肩膀，我还是问。

“是的，有时候会很危险，”船长回答说，“这种动物会调过头来反攻，把捕捉它的渔船掀翻。但尼德·兰师傅眼疾手快，是不用怕这种危险的。我之所以叮嘱他别放过这只海马，是因为它可是一道美味猎物，我知道尼德·兰师傅是不会讨厌大块好肉的。”

“啊！”加拿大人说，“那畜生是好吃的奢侈品吗？”

“是的，尼德·兰师傅。它的肉是真正的好肉，非常值得称道。马来西亚人把它摆在王公贵族们的餐桌上。所以人们对待这种好吃的动物就像对待它的同类海牛一样，进行大量捕杀。因此，这类动物日益减少了。”

“那么，船长先生，”康塞尔严肃地说，“假如这只动物刚好是这一种类中的最后一只的话，从有利于科学的角度上讲，放过它岂不是更好吗？”

“可能是，”加拿大人说道，“但从有利于膳食的角度上讲，最好是抓住它。”

“干吧，尼德·兰师傅。”尼摩船长回答说。

这时，船上的七个船员像平时一样，一言不发、无动于衷地走上了平台。他们中的一个人手里拿着鱼叉和一根像是捕鲸用的鱼竿。小艇被另一个人解开了，从船位上拖出来，放到了海里。六个桨手各就各位，舵手把着舵。尼德·兰、康塞尔和我坐到了小艇的后面。

“您不来吗，船长？”我问。

“不，先生，但我祝你们得胜而归。”

六个桨手划着小艇，朝着距“鹦鹉螺”号两海里处的海马疾驶过去。

到距离那动物几百英尺时，小艇就放慢速度，船桨在平静的水中无声地划着。尼德·兰手握鱼叉，站在小艇的最前端。捕鲸的鱼叉上通常系着一条长绳，当受伤的动物拖着鱼叉逃走时，绳子便迅速松开。但眼前这根绳子长不过十来英尺，绳的另一端系着一只小桶，用于指示海马在水底的行踪。

我站起来仔细观察加拿大人的敌手。这只海马，也称儒艮，样子很像海牛。身体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两侧的鳍端长着真正意义上的指头。它与海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上颌两侧分别长有一颗尖长的、具有防御作用的牙齿。

尼德·兰准备猎捕的这只海马，身形庞大，长度至少超过二十三英尺。它一动不动，像是睡在水面上似的，在这种情况下抓它就更容易了。

小艇谨慎地向海马划近了三英尺。桨手把桨举在半空中。我半蹲着，只见尼德·兰的身体稍稍向后仰，一只手熟练地投出了鱼叉。

只听“倏”的一声，海马突然不见了。尼德·兰用力投出的鱼叉，无疑落空了。“妈的！”加拿大人气愤地叫道，“没击中。”

“不！”我说，“那动物受伤了，你瞧这是它的血。只不过您的鱼叉没刺进它的身体。”

“我的鱼叉！我的鱼叉！”尼德·兰叫喊道。

这时，桨手们又开始划动桨，驶向漂浮的小桶。鱼叉被捞上来后，小艇又开始搜寻那只海马。

那海马不时地浮出水面换气。它飞快地游动着，只是受了点轻伤。艇上的人个个精神十足，小艇沿着海马的行踪穷追不舍。好几次，当小艇距海马只有几英尺，加拿大人正准备投叉时，海马忽地又潜入水中躲开了。

尼德·兰气急败坏。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着这只不幸的动物。而我呢，虽然眼看着海马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我们的计谋，我还不至于像尼德·兰那样气得暴跳如雷。

我们全神贯注地追捕了一个小时。我开始想，抓到它恐怕是很难了。这时，这只动物突然改变了主意。它转过身，向小艇发起了报复性的攻击。

它的一举一动丝毫没逃过加拿大人的眼睛。

“小心！”他说。

舵手用他那古怪的语言说了几句话，大概是提醒他的桨手要格外小心。

这时，海马追到了距小艇二十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它用它那长在嘴上的大鼻子猛吸一口气，然后，纵身一跃，朝我们扑了过来。

小艇没能躲过它的撞击，艇身顷刻倾斜了一半，一两吨海水涌了进来。但幸好舵手机敏，使受撞击的部位只是小艇的侧面而不是正面，所以小艇没被撞沉。尼德·兰死死地抱着舱柱，用鱼叉往那只庞然大物身上乱戳。那动物像狮子叼着一只狍子一样，用牙齿咬住船舷，把小艇叼了起来。顿时，我们一个个东倒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西歪,最后,如果不是加拿大人终于用鱼叉刺中了这只畜生的心脏,我真不知道这场生死较量将如何收场。

我听到了海马的牙齿咬铁皮而发出的嘎吱声,海马不见了,鱼叉也被拖走了。但不一会儿,小桶浮出了水面,过了一阵子,动物的尸体也仰面朝天地浮了上来。小艇划了过去,把那动物拉到艇上,然后返回到“鹦鹉螺”号船上。

这只海马重五吨,只有用大功率滑轮才能把它拉上平台。当天晚餐时,我就品尝到了几片船上厨子精心制作的海马肉。我觉得味道好极了,甚至可以说,不一定比得上牛肉,但肯定比小牛肉好吃。

第二天,“鹦鹉螺”号仍在缓慢地前进。我注意到,我们离苏伊士运河越来越近了,红海海水的咸味也越来越淡。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的船处在贝特阿拉伯顶端的北方——拉斯·穆默德角,它位于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之间。

“鹦鹉螺”号开进了通往苏伊士湾的尤巴尔海峡。我清楚地望见了一座高山,在两湾之间俯视着拉斯·穆默德角。那就是奥莱伯山,摩西当年在此山顶上觐见了上帝,自此,神灵的光环便不断地笼罩在上面。

六点钟,“鹦鹉螺”号通过了位于海湾里的托尔湾。这时,海湾里的海水一片通红,正如尼摩船长形容过的一样。不久,夜幕降临,整个海面一片沉寂。

从八点到九点,“鹦鹉螺”号一直在水下几米处行驶。根据我的测算,我们应该是在苏伊士湾附近。透过客厅的嵌板,我看到了被电灯光强烈地照射着的海底岩石。海峡好像变得越来越窄了。

九点十五分,船重新回到了水面。于是,我登上平台。因为急于想通过尼摩船长的隧道,所以我有些激动不安。

不一会儿,在黑暗中,我看到了一丝苍白的灯火,在水气中若隐若现,大约在距我们一海里外闪烁着。

“一座漂浮的灯塔。”有人在我身旁说。

我转过身,认出是船长。

“那是苏伊士湾的漂浮灯塔,”他又说,“我们马上就要到达隧道口了。”

“进去不太容易吧?”

“当然了,先生。所以我得待在领航舱中,亲自领航。而现在,请您下来,阿罗纳克斯先生,‘鹦鹉螺’号就要潜入水中了。”

我跟着尼摩船长走下平台。嵌板关上了,船上的储水器一充满水,船就潜

入了三十三英尺多深的水中。

当我准备回房间时，船长拦住了我。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您愿意和我一起到领航舱吗？”

“求之不得。”我高兴地回答。

“那么请吧。您可以看看这次既在地下又在海底的航行。”

尼摩船长领着我走到中央扶梯。他打开扶梯中部的那扇门。我们走上层纵向通道，就到了位于平台前端的领航舱。

这个舱每面墙宽六英尺，这和密西西比河或哈得孙河上的汽轮的领航舱很相似。中间有一台垂直放置的轮机在运转，轮机上的操舵索连到船的后部。领航舱的板壁上装着四扇透镜舷窗，以便让舵手掌握各个方位的情况。

舱里很昏暗。但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就慢慢适应了。我看到了领航员——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正用两手扶着轮机的轮辋。在舱的外面，装在平台另一端的探照灯从船后部一直照过来，所以前面的海域显得格外清晰。

“现在，”尼摩船长说，“让我们寻找我们的通道吧。”

在领航舱里，有几根电线连接着机器房，所以船长可以同时“对”“鹦鹉螺”号船发出航向和航速的指令。他按了一个金属键，轮机的速度就立刻慢了下来。

我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此刻正在穿越的陡峭的高石壁，这是海岸上泥沙高地的坚固地基。我们离石壁只有几米的距离，就这样行驶了一个小时。尼摩船长全神贯注地盯着悬挂在舱内的一个有两个同心圆的罗盘。船长每做一个简单手势，领航员就立刻改变船的航向。

我靠着左舷窗坐了下来，观察着一些由珊瑚虫堆积成的壮观的地下建筑群，以及一些植虫动物、海藻和从凹凸不平的岩石里挥舞着大爪的甲壳动物。

十点十五分时，尼摩船长亲自掌舵。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黝黑的地下长廊，“鹦鹉螺”号船果敢地开了进去。船的两侧传来了一种不正常的声响，这是由于隧道的斜面把红海的海水灌向地中海时发出来的。

在通道狭窄的石壁上，我看到了由于高速行驶而摩擦出来的点点火星、笔直的光痕和火痕。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用手压住胸口。

十点三十分，尼摩船长松开舵，转身对我说：“地中海到了。”

不到二十分钟，激流就推着“鹦鹉螺”号驶过了苏伊士地峡。



第六章 希腊群岛

第二天,也就是2月12日,拂晓时分,“鹦鹉螺”号浮出了水面。我急忙登上平台。在南面三海里的地方,贝鲁斯城依稀可见。这股激流果然把我们从红海带到了地中海。从这条隧道顺流而下容易,逆流而上恐怕就难上加难了。

七点钟左右,我见到了康塞尔和尼德·兰。这两个亲密的伙伴美美地睡了一觉,丝毫没有察觉到“鹦鹉螺”号船的壮举。

“喂,博物学家,”加拿大人略带讥讽地问,“地中海呢?”

“我们现在就在地中海上面,尼德·兰朋友。”

“嘿!”康塞尔说,“就在昨晚……”

“是的。在昨晚,几分钟内,我们就穿过了这个不可逾越的地峡。”

“我才不相信呢。”加拿大人说。

“事实上您错了,尼德·兰师傅,”我回答说,“那边向南拱的低海岸就是埃及海岸。”

“这话您还是对别人说去吧,先生。”加拿大人固执己见。

“可是,既然先生那么肯定,”康塞尔对他说,“一定不会错的。”

“再说,尼德·兰,我还有幸参观了尼摩船长的隧道。当时他亲自驾驶‘鹦鹉螺’号通过那条狭窄的通道时,我就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在领航舱里。”

“听到吗,尼德·兰?”康塞尔说。

“尼德·兰,您眼力极佳,”我补充说,“您可以望望那伸入海里的塞德港长堤。”

加拿大人认真地看着。

“确实,”他说,“您说得对。教授先生,您的船长无疑是个杰出的人物。我们的确是在地中海上。好!那么各位,我们现在就说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吧,不过最

好别让别人听到。”

我很清楚加拿大人此刻想说些什么。不过，我想，既然他希望谈一谈，那就谈吧。我们三个人在探照灯旁坐下来，在这里我们不易被打过来的浪花溅到。

“现在，尼德·兰，我们听着呢，”我说，“有什么话，尽管说好了。”

“我要说的事情很简单，”加拿大人回答，“我们到了欧洲了。在任性的尼摩船长把我们带到极地海底或大洋洲之前，我要离开‘鹦鹉螺’号。”

我承认，加拿大人的话令我进退两难。我丝毫不想阻止我的同伴获得自由，然而，我也一点不希望就此离开尼摩船长。因为正是他，正是他的船，使我每天都得以进行我的海底研究，使我甚至能在海底重写我的书籍。我还能找到这样一次考察奇妙海洋的机会吗？不，当然不可能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那么，在完成环球考察之前，我是不会离开“鹦鹉螺”号的。

“尼德·兰朋友，”我坦率地说，“您觉得厌烦了吗？您后悔命运把您抛到尼摩船长手里了吗？”

加拿大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双手交叉对我说：

“坦率地说，我对这次海底旅行并不感到遗憾。相反，我很高兴这么做。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最终会结束的。这就是我的想法。”

“会结束的，尼德·兰。”

“在哪儿？什么时候？”

“在哪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上来。这么说吧，当我们在海里再也没什么可学的时候，我想就该结束了。”

“我的想法和先生一样，”康塞尔回答，“很可能完成海底旅行后，尼摩船长会让我们三个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加拿大人喊道，“您的意思是飞走？”

“不要这么夸张，尼德·兰师傅。”我说，“我们并不害怕船长，但我也不同意康塞尔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了‘鹦鹉螺’号的秘密。我想，它的主人怎么会为了我们的自由而任由我们将这些秘密公布于众呢？”

“那您到底希望什么呢？”加拿大人问。

“希望六个月后，情形和现在一样，出现一个我们能够利用而且也应该利用的机会。”

“可是，”尼德·兰说，“请问六个月后我们会在哪里呢，博物学家先生？”

“可能在这里，也可能在中国。您知道，‘鹦鹉螺’号船速相当快。它穿过海洋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就像燕子掠过天空，又像特快列车横穿大陆。它不怕那些船只出没频繁的海域。说不准它还会去法国、英国或者美洲海岸呢。在那些地方，和这里一样，我们有的是机会。”

“阿罗纳克斯先生，”加拿大人说，“我不同意您的想法。您说的总是将来，‘我们将在那儿！我们将在这儿！’我呢，我想的是现在，我们现在在这儿，所以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

尼德·兰的逻辑推理步步紧逼，我感到无言以对。我实在说不出什么有利的论据来为自己辩护。

“先生，”尼德·兰又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尼摩船长今天就给您自由，您接受吗？”

“我不知道。”我说。

“如果他继续说，今天给您自由，以后就不会再给了，您接受吗？”我没有回答。

“那么，康塞尔朋友怎么想呢？”尼德·兰问。

“这个嘛，”这个可贵的小伙子平静地回答，“康塞尔朋友没什么可说的。他对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兴趣。他和他的主人，他的朋友尼德·兰一样，也是单身汉。没有父母，没有妻子，没有小孩在家里等着他。他和先生一条心，他的想法和先生一样，他的说法也和先生一样。他很遗憾，别人不能指望他成为多数派。现在只有两个人：一边是先生，一边是尼德·兰。就这样，康塞尔朋友只有服从的份儿，他随时准备着。”

看到康塞尔完全不把自己算在内，我禁不住笑了。实际上，加拿大人也应该高兴，因为他并没遭到康塞尔的反对。

“那么，先生，”尼德·兰说，“既然康塞尔不参加，那就让我们两个讨论吧。我已经说过了，您也听到了。您怎么回答呢？”

显然应该下结论了，躲躲闪闪也无济于事。

“尼德·兰朋友，”我说，“我的回答是，您有理由反驳我，我的观点在您的论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别指望尼摩船长发善心。出于谨慎，他不会放我们走的。相反地，我们也要谨慎地把握第一次逃离的机会。”

“好，阿罗纳克斯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

“不过，”我说，“有一点要注意。那就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我们的第一次逃走计划必须成功。因为如果失败了，我们就再也没机会了，尼摩船长是不会

宽恕我们的。”

“说得对，”加拿大人回答说，“您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计划可能在两年内，也可能在两天内实施。总之一句话：一旦出现有利时机，就得抓住。”

“我同意。那现在，请告诉我，尼德·兰，您说的好机会是指什么？”

“就是，在某个昏暗的夜晚，‘鸚鵡螺’号靠近欧洲某处海岸时。”

“您打算潜水吗？”

“是的。如果我们离海岸足够近，而且‘鸚鵡螺’号浮出海面的话，我们就潜水。但如果我们远离海岸，而且船在海底，就不能这么干。”

“那如果时机有利，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设法偷出那只小艇。我知道如何操作。我们躲进艇内，松开螺栓，就会浮出水面，这样，就连船头的领航员也察觉不到我们的踪影。”

“好，尼德·兰，那就留意这个机会吧。但是千万记住，一旦出现破绽，我们就完了。”

“我记住了，先生。”

“那现在就到此为止吧。尼德·兰，”我补充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会只字不提。哪天您准备妥当了，通知我们，我们随时跟您走，全听您的。”

这场有可能会带来极严重后果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现在可以说，事实证实了我的预料，加拿大人失所望。在这片繁忙的海域里，尼摩船长对我们是有所提防呢，还是他想躲过地中海上行走的船只的耳目呢？我不得而知，但船常常是在水里和离海岸很远的地方行走。在希腊群岛和小亚细亚之间，没有一处地方的水深不超过六千六百英尺，所以“鸚鵡螺”号船要么就一直潜到水里，只露出领航室在水面上；要么就往最深的水域走。

因此，我也就没机会看见卡尔巴多斯岛——斯波拉德群岛的岛屿之一。我只能看着尼摩船长用手指着平面球图上的一个点，给我朗诵维吉尔的诗句：

预言家普罗透斯

在海神波塞冬的卡尔巴多斯岛上。

现在位于罗得岛和克里特岛之间的斯卡尔旁岛，是海王的老牧人尼普顿的旧居。透过客厅的玻璃窗，我只望见了岛上的花岗石基岩。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第二天,即2月14日,我决定花几个小时来研究希腊群岛海域的鱼类,但不知何故,嵌板紧紧地关着。我确定了“鸚鵡螺”号的航向后,发觉它正朝着康地岛,即以前的克里特岛驶去。记得当时我乘坐“亚伯拉罕·林肯”号出发时,该岛正全面爆发起义,反对土耳其专制统治。但后来,起义结果究竟如何,我一无所知。尼摩船长与世隔绝,他也不可能知道的。

于是,晚上我单独和船长一起待在客厅时,也就没向他提起这件事。再说,我觉得他寡言少语,忧心忡忡。过了一会儿,船长一反常态地命人打开客厅的嵌板,然后一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一边仔细地观察着水流。他这样做有何目的呢?我猜不到。但对我来说,我得抓紧时间观察那些从我眼前游过的鱼群。

在一群鱼里,我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曾经提过的、通常被人们称为“海泥鳅”的虾虎鱼,这种鱼在邻近尼罗河三角洲的咸水中尤为常见。

此外,还有一种鱼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种名为印头鱼的,爱贴着鲨鱼的腹部旅行的海底居民。按古人的说法,这种小鱼会贴在船的轮机上,使船寸步难行。在亚克兴角战役中,就有一条这样的鱼钩住了安东尼的船,使安东尼的敌手奥古斯特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瞧!一条鱼有时竟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命运。另外,我也看到了一些属于鲈鱼目的可爱的安第亚斯鱼,这种鱼是希腊人心目中的神鱼,他们认为这种鱼能够驱赶经常来骚扰他们的海怪。安第亚斯的意思是花,希腊人通过它们身上由玫瑰红到红色直到鲜红的色泽变化和背鳍的瞬间反光来辨认这种鱼。我正目不暇接地看着这些海中奇物,这时,一个突然出现的意外打断了我的思绪。

一个系着皮囊的潜水人出现在水中。那不是一具随波漂流的尸体,而是一个用健壮的手臂划水的活人,他不时浮出水面换气,立即又潜入水中。

我转向尼摩船长,用激动的语调叫道:

“一个人!一个遇难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他!”

船长没有回答,而是走过去贴在玻璃上。

那个人游了过来,脸贴在嵌板上,看着我们。

让我大为吃惊的是,尼摩船长向他做了个手势,潜水人用手比画着回答后,就立即潜入水中,再也没出现过。

“别担心,”船长对我说,“那个人是马达邦角的尼古拉,绰号佩斯卡。他在西克拉岛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一个勇敢的潜水人!水是他的生命之源,他在水里待的时间超过在陆地上待的时间,他不停地从一个岛游到另一个岛,

一直到克里特岛。”

“船长，您认识他？”

“为什么不呢，阿罗纳克斯先生？”

说完这句话，尼摩船长就朝着一个放在客厅左边嵌板边的壁柜走过去。我看到了壁柜旁还有一个铁皮箱子，箱子的盖上有一块铜片，写着“鹦鹉螺”号几个字，还有“动中之动”的题词。

这时，船长并没有因为我的在场而有所顾虑，他打开了箱子。那是一个装着大量金属条的保险箱。

那些金属条都是金条。这么多贵重金属是从何而来的呢？船长是从哪里弄来的呢？他想拿来做什么呢？我的心中充满疑问。

我默默地看着。船长把金条一根一根地拿出来，在保险箱里整整齐齐地摆好，装了满满一箱。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一共有一吨金子，也就是说其价值将近五百万法郎。

船长把保险箱牢牢地关上，并在箱盖上用似乎是现代希腊文写下了一个地址。

之后，尼摩船长按下一个电线与机房相连的按钮。不久就进来了四个人，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保险箱推出了客厅。接着，我听到他们用滑车把箱子拉到铁梯上。

这时，尼摩船长转身问我说：

“您刚才说了什么，教授先生？”

“没说什么，船长。”

“那就这样吧，先生，晚安。”

说完这句话，尼摩船长就离开了。

我非常纳闷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试图找出那个潜水者和那一满箱金子之间的联系。尽管暗示自己快些入睡，但一切都是徒劳。过了一会儿，我感觉到四周一阵颠簸和晃动。“鹦鹉螺”号离开水底重返水面。

平台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我知道有人解开了小艇，并把它放入水中。小艇和“鹦鹉螺”号的船壁碰了一下，之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两小时后，又传来了同样的响声，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小艇被拉回船上，放回原来的位置，“鹦鹉螺”号又潜入了水中。

就这样，这些金子被送到了地面上。那是大陆上的什么地点呢？尼摩船长



的联系人又是谁呢？

第二天，我向康塞尔和加拿大人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一切，并说这些事引起了极大的好奇心。听了我的叙述，我的同伴也深有同感。

“但是，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的金子呢？”尼德·兰问。

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无法回答。吃了午饭后，我就回到客厅工作，一直到下午五点，我还在作记录。这时，可能是由于个人情绪，我感到十分燥热，必须脱下我的真丝外套才行。这种现象有些奇怪，因为我们不是处于低纬度地区；此外，“鹦鹉螺”号是潜在水里的，温度是不可能升高的。我看了一下气压表，它指示在六十英尺。在这个深度，空气热度是不可能这么高的。

我继续工作，但温度不断上升，简直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船上着火了吗？”我心里暗想。

我正准备走出客厅，尼摩船长进来了。他走近温度表，看了一会儿，就转身对我说：

“四十二度。”

“我看过了，船长。”我回答说，“温度如果再升高一点，我们就支持不住了。”

“哦！教授先生，如果我们想不让它升高，它就不会升高了。”

“难道，您可以随意调节温度了？”

“不，但我可以离热源远点。”

“那么热气是从外面传来的？”

“没错。我们正在沸水流中行驶。”

“怎么可能呢？”我问道。

“请看。”

嵌板打开了，我看到“鹦鹉螺”号周围的海水都泛白了。一股硫蒸气在水中升起，海水像锅炉中的水一样沸腾。我刚把手贴在一扇玻璃上，就烫得缩了回来。

“我们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桑多林岛附近，教授先生。”船长回答说，“准确点说，是在尼亚—卡蒙尼岛和帕莱亚—卡蒙尼岛之间的海沟中。我想让您看看海底火山爆发时的奇景。”

“我还以为这些小岛屿早已形成了。”我说。

“在火山地带，没什么东西会静止不动的。”尼摩船长回答说，“这些地带

总是受到地下熔岩的作用。据卡西奥多尔和普林的记载,在公元 19 年,有一个叫多娅女神的岛屿在形成新岛屿的地方出现过。不久,这个岛就沉入了海底。公元 69 年,它又浮了上来,不久又沉了下去。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个岛就静止了。但到了 1866 年 2 月 3 日,在硫蒸气中,一个叫乔治岛的新岛屿在尼亚—卡蒙尼岛附近浮现了。到了 6 日,这两个岛就合在一起了。七天后,即 2 月 13 日,又出现了阿芙罗艾沙小岛。在它和尼亚—卡蒙尼岛之间隔着三十二英尺宽的一条水道。当这一现象发生时,我正好经过,因此我目睹了整个地壳运动的过程。圆形的阿芙罗艾沙小岛直径三十英尺,高三十英尺,由黑色的玻璃质熔岩夹杂着长石碎片构成。在 3 月 10 日,一个更小的岛,叫雷卡岛,在尼亚—卡蒙尼岛附近浮出水面,此后,这三个岛便合拢起来,形成了现在的岛屿。”

“我们现在所处的海沟是在什么地方呢?”我问。

“在这里,”尼摩船长指着一张希腊群岛地图,回答说,“您瞧,我已经把新岛屿标注上去了。”

“这条海沟迟早有一天会被填平吗?”

“有可能的,阿罗纳克斯先生。自 1866 年以来,在帕莱亚—卡蒙尼岛上的圣—尼古拉港对面就突然冒出了八个熔岩小岛。因此,显而易见,尼亚岛和帕莱亚岛不久之后会合在一起的。如果说,在太平洋中,纤毛虫形成了新陆地,那么这里则是熔岩现象。瞧,先生,看看这尚在进行的地理现象。”

我走近玻璃窗。“鸚鵡螺”号已停止行驶,温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由于铁盐的存在,原本是白色的海水被染成了红色。我还看到了一些猩红的火焰,船上的灯光与它相比都黯然失色。

我喘不过气,浑身湿透,几乎被蒸熟了。是的,我觉得自己快被蒸熟了。

“我们不能在这儿待太久。”我对船长说。

“是的,不然就会有危险。”尼摩船长面无表情地说。

命令一下,“鸚鵡螺”号调过船身,驶离了这个熔炉。因为在这里逞能是不明智的。一刻钟之后,我们才浮出水面换气。

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尼德·兰选择在这一带海域逃跑,那我们就面临一场灭顶之灾了。

第二天,2 月 16 日,我们离开了这片位于罗得岛和亚历山大里岛之间深达九千八百英尺的海区,“鸚鵡螺”号穿越塞里可海面,绕过马达邦角,不久,希腊群岛便从我们眼前消失了。



第七章 地中海里四十八小时

地中海以海水蓝得出奇而著称，希伯来人称它“大海”，古希腊人称它“海”，而古罗马人则称之为“我们的海”。这里环种着橘子树、芦荟、仙人掌、海松，环绕着峻峭的山峰，弥漫着香桃木的芳香，充满着清新的空气。但是这里不断地受到战火的洗礼，海王和冥王哈得斯至今还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不断地厮杀。米什莱说，地中海沿岸，是地球上人类相互残杀最激烈的地方之一。

尽管这面积达一百二十四万平方英里的海很美，我只匆匆瞥了一眼。尼摩船长本人也没向我透露一点关于地中海的情况，这个谜一般的人在我们快速横穿地中海的过程中，一次也没露面。“鹦鹉螺”号船共用了两天时间就走完了一百八十海里。2月16日，我们从希腊海域出发，18日日出时，就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

在我看来，尼摩船长很明显地不喜欢这个夹在两块大陆间的地中海。它的海水和海风若非给他带来太多的悔恨，就是给他带来了太多难忘的回忆。在这里，他没有了他在海洋中应有的自由姿态和毫无拘束的行动，而他的“鹦鹉螺”号船对在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这片海域中行走也感到极不自在。

因此，我们的船速高达每小时二十五海里，即十二法里。此情此景，尼德·兰不得不放弃逃跑的计划，他为此非常苦恼。因为在速度为每秒十二至十三米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利用那只小艇。在这种情况下脱身，就相当于从一列快速行驶的列车上往下跳，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再说，我们的船到晚上才浮出水面换气，而且它只按罗盘指示的数字和测程器测定的方位行驶。

因此，当我往外看地中海时，就像一位快速列车上的乘客看着眼前一掠而过的景象一样，无论是远处的天际，还是近处的风景，都像闪电般一闪而过。尽管这样，我和康塞尔还是观察到地中海的几种鱼类，因为这几类鱼靠着它们有

力的鳍游得很快，在几分钟内几乎保持与“鹦鹉螺”号一样的速度。于是，我们就贴在客厅的玻璃窗前观察，当时的记录对于我现在修改地中海鱼类学大有裨益。

对于那些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各样的鱼类，我只看到了一小部分。由于“鹦鹉螺”号的速度太快，我的眼睛也跟不上鱼的速度。我现在按不完全的分类法对它们进行分类，以便更好地区分出我走马观花般看到的各种鱼类。

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海水中，有一些身长三英尺、几乎能在各种气候带生活的长鳃鳗；还有属鲛鱼类的尖嘴鱼，它们宽五英尺，腹部白色，灰脊背带斑点，像一条宽披肩在水流中舒展着；一闪而过的鲛鱼，我还来不及辨别出它们是否是希腊人所说的“鹰”的鲛鱼，或是渔人所说的“老鼠”、“蟾蜍”和“蝙蝠”的鲛鱼；长十二英尺的鳐鲨——潜水员特别害怕它们，正在水中赛跑呢；长八英尺的海狸，嗅觉特别灵敏，看上去就像一个浅蓝色的大影子；鲷鱼属的扁鱼，其中有些长达四英尺，在银白色和天蓝色条纹的衬托下，鳍上的深色尤为突出，这种鱼是用来祭祀维纳斯女神的，眼睛上长着金色的眉毛，属于珍贵的鱼种，适应咸水和淡水，生活在河流、湖泊和海洋中，能适应各个气候带和温度。这种可以追溯到地质时期的鱼种，还保持着它们当初的相貌特征。还有一些身长三十至三十三英尺、行动快捷的漂亮鲟鱼，用有力的尾巴甩着嵌板玻璃，露出了浅蓝色脊背上的栗色小斑点，这种看似与角鲨相似，但力气却小得多的鱼，踪迹遍布各个海域：春季，它们喜欢游到大河里，沿着伏尔加河、多瑙河、波河、莱茵河、卢瓦尔河、奥得河的水逆流而上，靠吃鲱鱼、鲭鱼、鲑鱼为生；尽管它们属于软骨动物纲，但肉很鲜嫩，可以鲜吃、干吃或用醋和盐腌吃；以前，它们是卢卡拉斯（古罗马大将，以宴饮奢华著称）的餐桌上的佳肴。当“鹦鹉螺”号船贴近水面时，在地中海中各式各样的鱼类中，我最能有效地观察到的，是骨质鱼纲的第六十三属。那是脊背蓝黑、腹部有银甲、背上发出道道金光的鲭鲐鱼。它们素来喜欢跟着船走，在热带的骄阳底下寻得一处阴凉。它们跟着“鹦鹉螺”号，就像从前跟着拉·贝鲁斯的船只行走一样。好几个小时内，它们一直和我们的船进行速度竞赛。我当然不放过欣赏这些天生有赛跑天赋的动物的机会：它们头小，身子光滑呈梭形，有些长超过十英尺；它们的胸鳍天生特别发达，尾巴叉开；它们游动时的速度可与鸟类相媲美，排成三角形，故而古人说它们熟悉几何与战略。可是，它们仍然逃脱不了被普罗旺斯人捕杀的厄运，成千上万只这种珍贵的鱼盲目地钻入了他们设置的渔网中，普罗旺斯人就像普罗蓬第德人和意大利人



一样青睐这种鱼。

还有那些我和康塞尔只是匆匆瞥见的地中海鱼类：浅白色的拳状电鳗，像漂浮的蒸汽一样一闪而过；蛇一般的康吉鳗海鳗，长十到十三英尺，身上饰有青、蓝、黄三色；海鳕鱼长三英尺，肝脏味道鲜美；像细长的海藻一样漂浮着的带绦鱼；诗人称之为琴鱼，水手称之为笛鱼的鲂鲱，它们的嘴上有两片三角形的齿状薄片，像老奥梅尔的乐器一样；速度和飞鸟一样快并因此而得名的燕子鲂；红头、背鳍上嵌着花纹的金著鲷；身上有黑色、灰色、栗色、黄色、绿色的斑点，发出清脆的声音的芦荟鱼；有海中锦鸡之称、身体菱形、黄鳍、身上有栗色斑、左上侧通常有栗色和黄色条纹的漂亮大鲛鲆；最后是一群群漂亮的海鲱鲤，它们是真正的海中极乐鸟，罗马人花一万小银币就能买到一条，然后把它放在餐桌上，残酷地观看它们由活时的朱红色变为死时的苍白色。

如果说我没能观察到鳞鲑、单鼻鲑、海马、茹昂鱼、向心鱼、鳎鱼、羊鱼、隆头鱼、胡爪鱼、飞鱼、巴热尔鲷、泥铲鱼、颌针鱼，以及黄盖鲈、飞鲈、簪鲷、舌鲷、鲛鲆等大西洋和地中海中都有的鱼种，只能怪“鸚鵡螺”号穿过这片物产丰富的海域时那种令人头晕的速度了。

至于海洋哺乳动物，在经过亚得里亚海口时，我已经看到了两三只长有鲸属脊鳍的抹香鲸，几只地中海特有的、头前部有几道明亮的细纹的圆球头属海豚，还有十几只腹白毛黑的海豹，它们又名僧海豹，身长十英尺，俨然一副多明尼克派修士的派头。

至于康塞尔，他好像看到了一只六英尺宽、长着三条纵向凸起的脊骨的海龟。我后悔没看见这家伙，因为据康塞尔后来的描述，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棱甲龟。而我却只看到了几只长甲海龟。

至于植虫动物，在几个擦肩而过的瞬间中，我只欣赏到了一种挂在船左侧嵌板玻璃上的橘黄色的唇形水螅。那是一种细长的丝状植物，枝杈众多，末梢是一道最精细的花边，就连阿拉克妮（希腊女神擅长刺绣）的双手也编织不出这样的花边。可惜的是，我不能捞到这种美丽的标本了。而且假如 16 日晚上，“鸚鵡螺”号保持这样的速度的话，地中海里的其他植虫动物恐怕就不会进入我的视野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时，我们正从西西里岛和突尼斯海岸之间穿过。在波恩角和墨西纳海峡的狭窄水道里，海底突然上升，在那里形成了一道真正的海脊。海脊离海面仅五十六英尺，而海脊两侧的水深却达五百五十六英尺。于是，“鸚鵡螺”号只好

小心翼翼地行驶,以免发生意外。

在地中海航海图上,我把那长暗礁的位置指给康塞尔看。

“先生,您千万别见怪,”康塞尔看了说,“这就像是一条真正连接欧洲和非洲的地峡。”

“说得没错,小伙子。”我回答说,“它完全堵住了利比亚海峡,史密斯的勘测也证实了这两块大陆以前是在波格角和芙里那角之间连接起来的。”

“我愿意接受这个观点。”康塞尔说。

“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我说,“在地质时期,直布罗陀海峡和休达海峡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屏障,使地中海完全封闭起来。”

“哦!”康塞尔说,“要是哪天火山喷发,把这两道水上栅栏毁掉就好了。”

“这根本不可能,康塞尔。”

“总之,不管怎样,如果这种现象一旦发生,那准会把德·勒斯普先生气坏的,要知道为了开凿那条地峡他不知花费了多少工夫呀。”

“我同意。但我再说一遍,康塞尔,这种现象以后将不会发生。地下的能量正在不断减少。地球初期那么多的火山,现在都渐渐地休眠了;地球内部的热能也减弱了,地球底层的温度正以不可估量的速度下降,这对我们的星球很不利,因为热量是它的生命。”

“可是还有太阳……”

“太阳的能量是不够的,康塞尔,它能让一具尸体变热吗?”

“当然不能。”

“那好,我的朋友,地球总有一天会成为那具僵硬的尸体的。它将会变得像月球一样不能居住,月球早就消耗完了维持其活力的热能。”

“地球在多少个世纪后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康塞尔问。

“数百万年后吧,小伙子。”

“那么,”康塞尔回答,“只要尼德·兰不捣乱,我们就有时间完成我们的旅行。”

康塞尔于是放下心来,开始认真地研究这凸起的海底来。“鹦鹉螺”号此时正以缓慢的速度贴着这道海脊行驶。

在那里的火山岩土中,长满了各种各样颜色的植物:有海绵,海参和带有浅红卷须、放出微微磷光的海胆,浸在七彩的太阳反光中的俗称“海黄瓜”的海袋,宽三英尺、把海水染成紫红色的游动海盘车、美丽绝伦的乔木状海水仙,以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及茎干浅灰色、花盘褐色、躲在自己的橄榄色须毛之中的青色海葵。

康塞尔尤其忙碌于观察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虽然分类术语有些枯燥乏味,但我不想让他失望,把他个人的观察忽略掉。

在软体动物门中,他记录了:大量栉形扇贝,一些互相叠成驴蹄状的海菊蛤,三角形水叶贝,生有黄色鳍、透明甲壳的三叉贝,橘黄色的腹足贝,长有斑块或淡绿色圆点的卵形贝,别名海兔的腹足贝,铲形贝,多肉的无触角贝,地中海特有的伞形贝,能分泌出营养价值很高的螺钿质的海耳贝,焰火形扇贝,据说比牡蛎更受法国南方人青睐的豆蔻贝,马赛人极钟爱的蚝蚬,白白胖胖的双层草贝,几只北美沿岸盛产的、在纽约市场上售价可观的帘蛤,颜色多样的带盖梳形贝,我爱吃的、带辣椒味的、缩在壳里的石蛭,甲壳凸成两翼的细纹帘心蛤,长着红色肉瘤的辛提蛤,两端翘起、状似小船的食肉贝,带王冠的铁贝,螺旋形贝壳的人形珠贝,长白点、蒙着流苏头纱的海神贝,类似小蛞蝓的琴贝,用背走路的蜗贝,甲壳椭圆的耳形贝和另一种勿忘草耳形贝,浅黄褐色的梯螺,滨螺,海蛤,爪叶菊,岩贝,薄片贝,宝石贝,潘多尔贝等等。

对于节肢动物,康塞尔在笔记上把它们分为六纲,其中三纲属海生纲,分别是甲壳纲、蔓足纲和环节纲。

甲壳纲分九目,第一目包括十足类动物,即头部和胸部通常连在一起、口腔器官由好几对节肢构成、有四五对或六对胸爪或脚爪的动物。康塞尔按我们的导师米尔恩·爱德华兹的分类方法,把十足类动物分为短尾组、长尾组和无尾组三组。虽然名字有点粗俗,但恰如其分。在短尾组中,康塞尔记录了前端有两根叉开的长刺的阿马第蟹,以及十足蟹、矢形蟹、菱形蟹、粒纹蟹、无齿伞花蟹、蹦蟹、西蒙蟹、毛绒蟹等等。长尾组分为鳞甲、掘足、无定位、长臂虾和足目等五科。康塞尔记录了普通的龙虾,其中雌虾的肉鲜美可口;熊虾或海蝉;河虾和各类食用虾类。但因为龙虾是地中海里唯一的螯虾属动物,所以康塞尔没提到无定位科的划分。最后是无尾组,康塞尔不过看到了一些普通的托西纳蟹,它们正相互争抢躲进一只被遗弃的贝壳里;还有额头带刺的同源蟹、寄居蟹和宝贝蟹等等。

康塞尔的工作就这么多。他已经没时间和精力去观察螯目、端足目、同源目、同胞目、三叶虫纲、鳃足亚纲、介形亚纲和切甲类,以把甲壳纲动物补充完整。而要完成海底节肢动物的研究,他恐怕还得列举出包含剑水蚤和亚居尔蚤的蔓足纲,以及他已经细分为管栖类和前肢类的环节纲。但“鸚鵡螺”号已经穿

越利比亚海峡,回到深水中。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软体动物、节肢动物和植虫动物了,只偶尔见到几条大鱼像影子一样在眼前一掠而过。

2月16日晚上到17日,我们来到了地中海的第二个水域,这里海水的最深处达九千八百英尺。这时,在轮机的推动下,“鹦鹉螺”号沿着倾斜尾翼,下滑到海底最深处。

在那里,尽管自然景观很少,但海流带来的一幕幕扣人心弦、骇人听闻的景象却让我大开眼界。这个海域实际上是地中海中最容易发生海难的地方。从阿尔及利亚海岸到普罗旺斯海岸,不知道有多少船只遇难,有多少船只失踪!和浩瀚的太平洋相比,地中海只不过是一个湖泊,但它却任意肆虐、变化无常。对于扬帆在天水之间的单桅三角帆船来说,今天风平浪静、晴空万里,明天也许就狂风怒吼、波涛汹涌,狂虐的风浪足以把最坚固的船只葬身海底。

因此,在快速穿过这片深海区时,我看见了很多沉没于海底的失事船只的残骸,其中有些已经被珊瑚胶粘住,有些只是生了一层锈。除此之外,还有锚、加农炮、子弹、铁架、机轮叶、机器零件、破碎的圆筒、损坏的锅炉,还有横七竖八地浮在水中的船壳。

这些遇难的船只,有些是撞沉的,有些是触礁的。我看到有些垂直下沉的船只,桅杆挺立,缆帆被海水浸得硬邦邦的,好像在宽敞的码头抛锚,随时待命。当“鹦鹉螺”号在它们之间穿行、灯光照着它们时,这些船只好像在向“鹦鹉螺”号挥旗致意。可惜,不是。在这灾难之地,有的只是寂静和死亡!

然而,“鹦鹉螺”号对此无动于衷,它仍然开足马力穿行于这些残骸之间。2月18日凌晨约三点钟,它出现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处。

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出口处有两股海流:一股是众所周知的上层海流,它把大西洋的海水引入地中海;另一股是下层逆流,现在的论证已证明了它的存在。由于大西洋和其他河流的注入,地中海海水总量每年不断增加。由于蒸发量小于注入量,那么地中海海平面本应该是逐年上升的。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于是,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一股下层逆流,把地中海中多余的海水又返还给大西洋。

事实确实如此,“鹦鹉螺”号正是利用了这股逆流,迅速地从这个狭窄的出口通过。那一瞬间,我瞥见了普林和阿维纽斯说过的沉没海底的著名的赫尔克斯庙遗迹。它就在下沉的岛屿上。短短的几分钟后,我们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出现在了大西洋上。



第八章 维哥湾



大西洋是一片面积二千五百万平方海里的浩瀚海洋,长九千海里,平均宽度为二千七百海里。令人困惑的是,这么重要的海洋,在古代,除了迦太基人和那些沿着欧洲和非洲西海岸航行往来做生意的荷兰人之外,古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片汪洋大海,环拥着一片幅员辽阔的土地,圣劳伦斯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拉普拉塔河、奥雷诺河、尼日尔河、塞内加尔河、易北河、卢瓦尔河、莱茵河,向它汇集着最文明和最野蛮的国家的水源!这壮阔的海面上,各国的船只不断地穿梭着,世界各国的国旗自由舒展,两端是令航海家们犹豫不前的两个可怕的地方:合恩角和暴风角!

“鸚鵡螺”号用船舶冲角奋力地劈波斩浪。三个半月来它大概总共行驶了一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还要多。那么现在我们又将驶向哪里呢?以后又有多少未知要发生呢?

“鸚鵡螺”号走出直布罗陀海峡后,一进入海洋里,就浮出了水面。这样,我们又可以每天在平台上散步了。

那天,在康塞尔和尼德·兰的陪同下,我走上了平台。在十二海里处,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西班牙半岛西南端的圣文森角。这时,一阵强劲的南风吹过。海面上顿时波涛汹涌,“鸚鵡螺”号船也随着颠簸起来。看来随时都可能有巨浪袭来,平台上再也不能待了。于是,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后,我们便下来了。

我回到了房间。康塞尔也回到他的舱房里。但加拿大人却一脸焦虑地跟着我走进房间。大概因为“鸚鵡螺”号快速地穿过地中海,使他无法实施他的逃跑计划,所以他感到很沮丧。

我将房门关上,他坐了下来,默默地看着我。

“尼德·兰朋友,”我对他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你无须自责。在‘鸚鵡螺’

号那种行驶情况下,想逃跑是不可能的。”

尼德·兰没有回答。他紧皱着嘴唇,蹙着眉头。此时在他心里,一定有一种顽强的念头在不断纠缠着他。

“瞧,”我又说,“并不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我们正沿着葡萄牙海岸向北开。不远处就是法国和英国。在那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个逃脱的机会的。瞧!如果‘鹦鹉螺’号驶出直布罗陀海峡,一路向南,把我们带到远离大陆的地方,那我现在就会和您一样担忧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尼摩船长并不特意避开那些开化的海域,而且几天后,我相信您完全可以安全行动。”

尼德·兰更是直直地盯着我。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就在今晚。”他说。

我一下子站起来。我得承认,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我本想回答他,但说不出话来。

“我们曾经说过了要等机会,”尼德·兰说,“现在机会来了。今晚,我们将到离西班牙仅几海里的地方。夜色昏暗,又吹着海风。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有言在先,我相信您会信守承诺的。”

看到我一直沉默不语,加拿大人站起身,向我走过来:

“时间就在今晚九点。我已经通知康塞尔了。那时,尼摩船长在他自己的房里,可能早就睡着了。机械师和船组人员都不会看到我们。我和康塞尔走上中央扶梯。您呢,阿罗纳克斯先生,就留在离我们两步之遥的图书室里,等我的信号好了。桨、桅和帆都在小艇里了。我还放了一些食物。而且我已经弄到了一把扳手,用来拔掉将小艇固定在‘鹦鹉螺’号船上面的螺丝。这样,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今晚见。”

“海上条件很恶劣。”我说。

“我知道,”加拿大人回答,“但应该冒险。自由必须付出代价。再说,小艇很结实,在风浪里走几海里算不了什么。谁知道明天我们会到哪里去呢?但愿一切顺利,在十至十一点之间,我们要不就在陆地上某一处登陆,要不就是死亡。那么,让上帝保佑我们吧,晚上见!”

说完,加拿大人便走了出去,剩下我一个人独自发呆。我曾经想过,在必要的时候,我会有时间考虑和争论这个问题的。但现在我那固执的伙伴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尼德·兰完全有理由这么做,这可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要利用它。难道我能言而无信,背上为了纯粹的个人利益而不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惜损害我的同伴的前途的罪名吗？何况到了明天，谁敢保证尼摩船长不会把我们带到海洋深处呢？

这时，一阵尖锐的笛声响起，我意识到船上的储水器又装满了水，“鹦鹉螺”号将重返大西洋底了。

于是我两次回到客厅里看罗盘，我想知道“鹦鹉螺”号的航向是靠近，还是远离海岸。事实上，“鹦鹉螺”号总是保持在葡萄牙海域里，沿着海岸向北走。

那么，必须下定决心准备逃走了。我的行李并不重，除了笔记本，我一无所有一切。

至于尼摩船长，我心里猜测着，他对我们的逃跑会怎么想呢？这可能引起他的不安，给他带来伤害？而且，在逃跑成功或是失败两种情况下，他会怎么做呢？当然，我丝毫不埋怨他；相反，我要感激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热忱待客。但离开他，并不能说我们是忘恩负义，因为并没有什么契约把我们和他束缚在一起，而仅仅是他信奉的客观力量，却不是我们的誓言。他那种公开承认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他船上的奢望，反而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自从我们参观了桑多林岛后，我就一直没再见过船长。在我们逃走之前，是否应当前去见他一面呢？可是我既想见到他，又害怕见到他。于是我聆听着，看是否能听到他在隔壁房间里来回走动的声音。可是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房间里应该是没有人。

于是，我一下子想到，这位奇怪的人物现在是否在船上呢？自从那天晚上小艇神秘地离开“鹦鹉螺”号后，我对于他的看法稍有改变。我想，不管尼摩船长说过什么，他应该是和陆地上还保持着某种联系的。难道他从来没离开过“鹦鹉螺”号吗？整整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见不到他。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呢？我原以为他是愤世嫉俗的，而他现在会不会到远方去干某种至今还不为我所知的秘密行动呢？

这些想法和其他的各种想法一样，一直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的奇特环境下，一切的困惑都无从解答。这样的猜测总是没完没了，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苦恼。这一天简直是度日如年。我焦急万分，时间是那样的漫长。

像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完晚餐。因为过度忧虑，我没有了食欲。七点钟，我离开了饭桌。离我和尼德·兰约定的时间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数着数着，就越发激动。我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希望借此减轻我心中的烦躁。

对于我们这次采取冒险行动可能带来的死亡的后果,我已经置之度外了;但一想到行动之前被发现,被带到暴怒的、或因我的背信弃义而难过的尼摩船长的面前,我的心就感到忐忑不安。

我想最后再看一眼客厅,于是走过长廊,来到我曾经度过许多欢乐时光的陈列室里。我就像一个被判终生流放、永不得返回的犯人,临行前贪婪地扫视着所有的财宝,所有的珍藏。这些自然的奇珍、艺术杰作,我的生命中有多少个日子是在它们的陪伴下度过的,而我将不得不永远离开它们。我本想透过客厅的玻璃窗再看一下大西洋的海水,但嵌板紧闭着——一块铁板就把我和它分隔开了。

我这样转了一遍客厅,然后走向那扇精心设置在墙隅的、通向尼摩船长房间的门。门是半开着的,我大吃一惊,不由得往后退。如果尼摩船长在房间的话,他一定能看到我。然而,里面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我又往前走了几步,房间空无一人。我推开门,向里面走了几步。房间里总是那样的简朴。

突然,时钟敲响了八下。钟锤敲在铃上的声响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颤抖了一下,房间里仿佛有一只看不到的眼睛在窥视我的内心,我急忙离开了房间。

回到客厅里,我往罗盘上一看:我们的航向始终是向北,测速器显示我们的航速是中速,压力表指示在六十英尺左右。这时候正是加拿大人实施计划的大好时机。

于是我回到房间,穿上了暖和的潜水靴和海豹皮真丝外套,戴上了水獭帽。一切准备就绪,我侧耳倾听着。我想会不会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告诉我尼德·兰刚刚在实施逃跑计划时被发觉呢?可是外面静悄悄的,只有机轮的晃动打破了船上的沉寂。我担心不已,虽然想尽量保持平静,但总是无济于事。

九点差几分了,我把耳朵贴到尼摩船长的门边。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我离开房间,回到昏暗且空无一人的客厅里。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里面一样光线不足,空无一人。我站在对着中央扶梯的门边,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这时,机轮的转动明显减弱,最后完全停下来。“鹦鹉螺”号的航速怎么会有这样反常的变化呢?这次停船对尼德·兰的计划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我说不准。

在沉寂中我只听到了我的心在怦怦地跳个不停。

突然,我感觉到一阵轻微的撞击声。我意识到“鹦鹉螺”号刚刚在海底停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下来。尼德·兰还没任何动静。我忧心忡忡，很想去找他，想和他再重新计划一下。因为我感觉到我们是在不寻常的条件下航行的。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船长出现了。他一看到我，就亲切地说：

“啊！教授先生，我正要去找您呢，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此时此刻，我大脑中一片空白。在这个时候，即使是深知自己国家历史的人，也会说不出一句话来的。

“怎么，”尼摩船长又说，“您没听到我的问题吗？您知道西班牙的历史吗？”

“不太了解。”我回答说。

“许多学者都一样对此知之甚少，”尼摩船长说，“那请坐吧。”

他又补充说：

“我来给您讲讲它历史上的一段奇闻逸事吧。”

船长躺在一张安乐椅上，我只好木讷地坐到了他身边的阴影中。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请好好听我向您讲述。这段历史的某一方面会使您感兴趣的，因为它能解答一个您可能至今都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听着呢，船长。”我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和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

“教授先生，”尼摩船长接着说，“如果您愿意，我们得从 1702 年说起。您知道，在那个年代，你们的国王路易十四，以为他一个手势，就能让比利牛斯山缩到地下，于是他就让他的孙子安儒公爵到西班牙去做国王。这个号称菲利普五世的子孙，把西班牙搞得一团糟，而且在外面又与强敌发生了冲突。

“事实上，在一年前，为了把西班牙国王的王冠从菲利普五世的头上摘下来，戴到一位号称查理三世的奥地利亲王头上，荷兰、奥地利和英国在海牙签订了结盟条约。

“当然，西班牙抵制这个同盟。但西班牙缺乏兵源和海军。然而只要它那些满载从美洲运来的金银财宝的大帆船一开进港口，它就不缺钱了。1702 年底，西班牙正等待着一支这样船队的到来，当时因为有盟军的海军军舰在大西洋海面游弋，所以法国派遣了一支有二十三艘战舰、由夏多·雷诺海军司令指挥的舰队为西班牙的船队护航。

“这支船队本应是开往加迪斯港的，但当司令官获悉英国军舰在那一带巡逻的情报后，便决定驶向法国的一个港口。

“运输船的西班牙船长们当然都反对这个决定。他们想把船队开往西班牙

的港口靠岸,即使加迪斯港不能停靠,也可以把船停靠在西班牙西北海岸的维哥湾,那里还没有被封锁。

“夏多·雷诺海军司令官最终只好服从,把船队开进了维哥湾。

“麻烦的是,当时这个港口是个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开阔地带。他们必须在盟军舰队到达之前,赶快把货卸掉。如果当时不是发生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纠纷,卸货时间是不会被耽误的。

“您能把握这一连串的事件吗?”尼摩船长问我。

“完全可以。”我说,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上这节历史课。

“那我继续。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加迪斯港的商人有一种特权——凡是来自于西印度的所有商品都要由他们接收。然而,在维哥湾卸下这些金条银条,这和他们的利益是相左的。于是他们跑到马德里去告状,并从软弱无能的菲利普五世那里得到了圣旨,要求船队不能卸货,而是暂时封停在维哥湾里,等到敌军的舰队解除对加迪斯港的封锁后,再运过去。

“而正当这时,1702年10月22日,英国的舰队到达维哥湾了。夏多·雷诺海军司令官不顾敌众我寡,英勇战斗。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一船财宝将落入敌手时,他便将这些装满金银的帆船烧毁、凿沉。”

说到这里,尼摩船长的话戛然而止。我得说,我还没听出这段历史有什么地方使我感兴趣。

“然后又怎么样了呢?”我问他。

“又怎么样?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说,“我们现在正是在维哥湾,您可以了解到这里的秘密了。”

船长站起来,示意我跟着他走。我定了定神,跟随在他身后。客厅里很暗,但穿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闪亮的水波。

我一眼望去,发现在“鸚鵡螺”号的四周大约半海里范围内,水波明亮,海底的沉沙干净剔透。船上的一些船员穿着潜水服,正忙着在黑糊糊的船骸中间,清理一些已接近腐烂的木桶和已破损的木箱。这些木桶和木箱中,散落出一些金条和银条,以及数不清的银币和珠宝,沙子上也铺满了财宝。船员们背着这些珍贵的战利品回到了船上,然后,又回去捞取这些取之不尽的金银。

此时我明白了,这里就是1702年10月22日海战的战场,西班牙的运输船队也正是在这里沉没的。在这里,尼摩船长敛集了千百万金银,装进了他的“鸚鵡螺”号船上。西班牙船队从美洲将这些珍贵金属运出来仅仅是为了献给他,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他是这些从印加斯和费尔南多·哥尔戴的战败者那里掠夺来的财宝的无可争议的直接继承人！

“您知道，教授先生，”他微笑着问我，“大海蕴藏着多少财富吗？”

“是的，我知道。”我回答，“有人估计，海水中处于悬浮状态的银至少有二百万吨。”

“可能是，但要提炼这些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而在这里，我只要去收集人们丢弃的东西就行，而且不只是在维哥湾，在其他上千个在我的航海地图上标注出的海难地点上，我都按此方法行事就行了。现在您明白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富翁了吧！”

“我明白这一点，船长。请恕我冒昧地说一句，您这样只不过比您的竞争对手公司先走一步罢了。”

“哪个公司？”

“得到西班牙政府授予寻找沉船特权的公司。公司股东们对这笔巨额利润垂涎欲滴，据他们估计，这些沉没的财宝至少价值五亿。”

“五亿！”船长回答说，“过去可能如此，但现在不是这个数了。”

“没错，”我说，“因此，最好先给那些股东们一个通知。这或许是个仁慈之举，说不定他们会很欢迎呢。对那些赌徒们而言，最悔恨的，通常是他们疯狂希望的破灭，而不是金钱的损失。总之，对于他们，我丝毫没有怜悯之心。我可怜的是那些穷苦人，这么多的财富，如果能分给他们，本可以有很大的帮助的，可现在这些财富对他们毫无用处！”

我想我或许不应该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会使尼摩船长不高兴的。

“毫无用处！”他激动地回答，“怎么，先生，您以为我收集了这些财宝，它们就会被白白地浪费掉吗？按您的意思，我费了这么大劲收集这些财宝，只是为了我一个人吗？谁告诉您我没把它们好好利用呢？您以为我不知道世上有很多受苦受难的人们和被压迫的种族，有要救济的穷人和要报仇的牺牲者吗？难道您不明白……”

尼摩船长说到最后一句话便打住了，他可能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我猜对了。不论是什么原因迫使尼摩船长到海底生活，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的心还在为人类的苦难而跳动着，他的仁慈会惠及那些受奴役的种族和个人的。

于是，我明白了，当“鹦鹉螺”号游弋在发生起义的克里特岛海域时，尼摩船长的那几百万财富早已有了归属！

第九章 沉没的陆地



第二天，即2月19日早上，加拿大人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正等待着他的来访呢。他看上去神色沮丧。

“怎么样了，先生？”他问我。

“瞧，尼德·兰，昨天真是太不凑巧了。”

“是啊！那个该死的船长偏偏在我们想逃走的时候就停船。”

“是啊，尼德·兰。他的银行出事了。”

“他的银行？”

“我指的是海洋，他把财宝存放在这里，比存放在保险柜里更安全。”

我于是向加拿大人讲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我希望他听了这个之后，会放弃离船逃跑的念头。没想到我的一番讲述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尼德·兰对没能亲自到维哥湾古战场走一趟表现得后悔不已。

“总之，”他说，“一切还没结束！只不过这次鱼叉插个空罢了！下一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如果行的话，今天晚上就……”

“‘鹦鹉螺’号将驶往什么地方？”我问。

“我不知道。”尼德·兰回答。

“那好！中午的时候，我们测定一下方位。”

于是，加拿大人又回到康塞尔身边去了。我穿好衣服，走进客厅。罗盘的指示并不太准确。“鹦鹉螺”号的航向是西南偏南。我们是背向欧洲行驶的。

我有些不耐烦地把船的方位在地图上标好。十一点半左右，储水池排空了，“鹦鹉螺”号终于又浮出了水面。我快步走上平台，尼德·兰早已经比我先到达那里了。

我们放眼望去，整个大海一片苍茫，看不到陆地。天水之际有几片风帆，那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大概是想到桑罗克角去、再顺风绕过好望角的船。天色阴沉，要起风了。

尼德·兰心情烦躁，他尽量想看透那雾气重重的天际，希望在这片雾后面，会突然出现一块他渴望已久的陆地。

中午时分，太阳升了起来。大副趁着这丝光亮从船里出来测量太阳的高度。不久，海面的波涛更加汹涌，我们只好走下平台。嵌板关上了。

一个小时后，当我再次查看地图时，发现“鹦鹉螺”号的位置正位于西经十六点一七度、南纬三十三点二二度上，离最近的海岸有一百五十海里。看来想逃跑是不可能的了。当我把我们的方位告诉加拿大人时，他将会何等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我并没有大失所望，反而觉得压在我心里的重担好像减轻了。我又可以以一种相对安定的状态来继续我的日常工作了。

晚上约十一点钟，尼摩船长出人意料地来造访我。他非常和气地问我，昨天晚上熬了一整夜是否觉得累了。我说不累。

“既然如此，阿罗纳克斯先生，我建议您进行一次奇妙之旅。”

“有话请讲，船长。我洗耳恭听。”

“您只在白天有阳光照耀的情况下参观过海底。您愿意在黑暗的夜晚里去看一看吗？”

“我很愿意接受您的建议。”

“不过我得事先提醒您，这一趟会很累的。而且路程很远，还要爬山，路上充满坎坷。”

“船长，您说的这些，更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准备跟您走一趟了。”

“既然如此，请跟我来吧，教授先生，我们要先穿上潜水服。”

到了更衣室，我发现只有船长一个人陪同我进行这次旅行。尼摩船长甚至也没向我提到尼德·兰和康塞尔。

几分钟后，我们准备完毕。我们背上了装满空气的空气罐，但没准备电灯。我问了一下船长。

“电灯对我们没用的。”他回答。

我觉得他没听清楚我的话，但我又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他的头已经钻进头盔里了。我也戴上头盔，感觉到他向我递过来一根铁棍。几分钟后，做完了习惯性准备动作，我们就下到水深九百英尺的大西洋中。

这时已临近午夜，水里非常黑暗，但尼摩船长给我指了指远处一团浅红色

的东西，那是一大片微光，在距“鹦鹉螺”号两海里处闪烁着。那是什么火呢？是靠什么物质燃烧的呢？为什么会在水中燃烧呢？我说不上来。总之，它照亮了我们，但光线微弱。很久我才习惯了这种环境，而且我也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兰可夫灯是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

尼摩船长和我，我们一前一后地朝那光亮走去。平坦的地面不知不觉地往上升。我们拄着手杖，大步向前走。可始终走得很慢，因为我们的脚经常陷入布满海藻和石块的淤泥里。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后，地面上的石头多起来了。水母，微小的甲壳动物，还有发出微微磷光的植虫动物，使海底有点光亮。我模模糊糊看到了一堆堆布满植虫动物和海藻的石头。在这些黏糊糊的海藻地毯上行走，我的脚老是打滑。如果不是带着铁棍，我恐怕早就摔倒好几次了。我不断地回头，只见远处“鹦鹉螺”号船上的灯光慢慢暗淡下去了。

我刚才看到的那些石头，是按一定规律在海底排列着的，对此我无法解释。我还注意到了一些大裂缝，一直延伸到远处的黑暗中，长得无法估量。此外，我注意到另外一些特别之处，那就是沉重的铅靴踩在一层发出清脆的噼啪声的骨质垫子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本来想请教船长，可对于他和他的同伴在海底旅行用的手语，我是一窍不通的。

然而，指引着我们前进的那团浅红色的东西越来越大，甚至天边都被染红了。在水里竟然出现了火源，这使我疑惑到了极点。那是一种放电现象吗？还是一种仍不为地面上的学者所知的神秘的自然现象？或者甚至——这种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这团大火是否掺杂了人为因素呢？它是被点燃的吗？难道在这深海层里，还有我们的同类——尼摩船长的朋友，像他一样以奇特的生存方式生活着——而尼摩船长是专程来拜访他们的？

我们前进的路越来越亮了。白色的光亮是从一座高约八百英尺的山峰上射出来的。我所看见的只是水面折射过来的光线。而光点——那无法理解的光源，仍在山的另一侧。

大西洋底的石头迷宫纵横交错，尼摩船长却毫不迟疑地向前走。看来他熟悉这里昏暗的道路，以前肯定经常穿过这里，所以不会迷路。我信心十足地跟着他，他那投射在明亮的天际背景上的黑色背影，显得格外高大。

凌晨一点钟，我们来到了山峰前面的几道斜坡。但要走上这几道斜坡，还须冒险穿过一片广阔的森林中的难走的小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是的!这是一片死寂的森林,没有叶子,也没有树枝。这里都是一些被海水矿化了的树,这些树丛中矗立着一些巨松,简直是一座由树根支撑在凹陷的地面上的、站立着的煤矿。树叶像精致的剪纸一样,清晰地刻画在海底这块空阔的天花板上,使人不由得想起长在半山腰的阿尔特兹森林,但这里是一片沉没的森林。

这是怎样的景象啊?怎样形容这水中的森林和岩石、昏暗和荒凉的地面,以及上面那一团由于海水的折射而越发红彤彤的光亮呢?我们刚刚攀过的一块块岩石,随即哗哗地塌下去了,发出像雪崩一样震耳欲聋的轰轰声。在左右两边,有一些望不见底的漆黑的深坑。而前面有一片好像是人工清理出来的开阔的空地,我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几个海底居民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呢?

而尼摩船长一直在往上攀。我也不甘示弱,大胆地跟着他走。这时,我的铁棍还起了不小的作用呢。因为在这两侧都是深渊的狭窄小道上,每走一步都是很危险的。但我步伐坚定地向前走,没有丝毫的畏惧。有时我会跨过裂缝——要是在陆地上的话,这么深的裂缝恐怕会把我吓退的;有时我冒险跨过横在两个深渊之间的树干,目不斜视,只顾欣赏着眼前的景色。那边,有一些巨大的岩石,斜倾在不规则的地基上,仿佛在藐视着平衡定律。在这些岩石间,互相支撑着一些生命力顽强的树。还有,一些天然塔楼,削尖的塔墙像两座碉堡间的护墙一样。

至于我自己,难道没有感觉到由于强大的海水密度而产生的不舒服?尽管我身着笨重的衣服,头戴铜盔,脚蹬铅靴,但翻过陡峭的斜坡时却像羚羊或山羊一样敏捷。

一说起我在海底的这段经历,我真觉得不可思议!尽管表面上看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是实实在在地、无可非议地存在着的。对此我非常自信,我看到,并能感觉到。

离开“鹦鹉螺”号船大约有两个小时了,我们穿过了那条林带,在我们头顶一百英尺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山峰,对面的强烈光线把山的影子投射过来。一些石化了的灌木丛歪歪扭扭地长了一地。我们所到之处,一群群的鱼像蒿草丛里的惊鸟一样,一哄而起。大岩石堆坑坑洼洼,很难行走,有很深的洞窟和洞穴,我听到了里面一些东西蠕动时发出的可怕声响。在黑暗中,还闪烁着无数的亮点,那是缩在巢穴中的庞大的甲壳动物的眼睛。身形巨大的鳌虾像持戟卫兵一样站着,挥舞着爪子,发出铁器般的声响;大海蟹像一尊放在炮架上的加农炮一样;一些吓人的章鱼,扭动着触须,好像一团活蛇。

这个超凡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把岩石当做它们的第二甲壳的甲壳动物又属于哪一目呢？大自然在哪里找到它的植物生存的秘密的呢？它们这样在海洋底层生活了多少个世纪了呢？

我思索着，可我不能停下脚步。至于尼摩船长，他已经非常熟悉这些可怕的动物，所以对它们丝毫不在意。当我们来到了第一层高地时，那里还有另外一些让我惊奇的东西在等着我呢。那里屹立着一些生动别致的废墟，带有人工的痕迹，而不是造物主的杰作。就从那些巨大的石堆里，我依稀辨认出城堡和庙宇的模糊轮廓，它们上面已经盖了一层植虫动物，犹如花饰一般；而且，海藻和墨角藻，而不是常春藤，给它们披上了一件厚厚的植物外套。

地球上这部分被水淹没的陆地究竟是哪里呢？是谁把这些岩石和石块砌得像史前的文明遗址一样呢？我到了什么地方？尼摩船长一时冲动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本来想问问他，可是我不可能说话，于是我拦住尼摩船长，抓住他的手臂。但是他向我摇摇头，然后用手指了指山上最后一个峰，仿佛在对我说：

“走吧！跟我走吧！一直走下去！”

我鼓足最后一把劲跟上他。几分钟后，我登上了比所有岩石堆高出三十多英尺的峰顶。

我看了看我们刚登上来的路线，山峰高出平原不过七百至八百英尺；而山的那一边，和大西洋海底相比，几乎是这一边的两倍。我向远处眺望，强光照耀的广袤空间一览无余。事实上，这座山是一座活火山。在峰顶下五十英尺的地方，雨点般密密麻麻的石块和石渣中，一个大火山口正喷出急流般的熔岩，在海水中散落成火瀑布。就是在这样的位置上，这座火山像一把巨大的火炬，照亮了整个水下平原，一直到水下地平线尽头。

很明显，水下的火山喷出来的是熔浆，而不是火焰。火焰燃烧需要空气中的氧气，而在水里火焰是根本不可能燃烧的。但熔浆本身温度极高，可以产生白色的火苗，与海水产生激烈的反应，海水受热化为蒸汽。这些快速的流体夹杂着各种混合气体，随熔浆流直奔山脚下，就像维苏威火山的喷出物流入多尔·德尔·格莱哥海港一样。

的确，在那里，在我的视力范围之内，废墟、深渊、低堤均展现出了一个被毁坏的城市，从塌落的屋顶、到处是残垣断壁的庙宇、零散的门拱、横卧在地的门柱中，我还能感觉到一种托斯卡那式建筑的坚固结构。稍远一点，还有一个大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引水渠的遗址。这边是一座护城的加固高地，颇有一点帕提依神庙的味道；那边是一个堤岸的遗迹，好像以前是个旧港口，在它那已消失的岸边，曾停靠过商船和战舰。在更远处，一道道坍塌的护城墙，一条条破落的大街，这一切犹如整个沉入水底的庞贝城，尼摩船长让它们在我的眼前复活了！

这是哪儿？我在什么地方？我不顾一切想知道，我想说话，甚至想把头上的铜盔摘下。

但尼摩船长走了上来，他打了个手势阻止我。然后，他弯身捡起一块铅石，走向一块黑色的玄武岩，只在上头写下了四个字：

大西洋城

我心里豁然开朗！大西洋城，泰奥庞波斯的梅罗比德古城，柏拉图的大西洋城，这一片不为奥地热纳、波菲尔、让普利、唐维尔、马尔特·布朗、安波多等人认可的陆地——他们都把它的消失视为神话传说，而相反，波斯多尼斯、普林尼、阿米思、马斯林、达第里恩、安吉尔、雪列尔、杜尔夫、布封、达瓦扎克等人却认为其存在的陆地，现在就矗立在我的眼前，还带着自身的灾难表明它的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这块沉没的陆地，不是属于欧洲、亚洲或利比亚，而是处在海居尔山柱的上端，那里曾经居住着强悍的大西洋人，古希腊的几次战争都是因他们而起的。

历史学家柏拉图本人就曾把这段英雄时代的史迹写进自己的著作里。他的《泰迈奥斯与克利迪阿斯对话录》，可以说，是受诗人和法学家梭伦的启发而写成的。

据说有一天，梭伦和萨伊城——一座已有八百年历史，正如镌刻在神庙圣墙上的年表所证实的一样的古城——的几个睿智的长老进行了一次谈话。其中一个长老讲述了一个比萨伊城还古老一千年的城市的故事。那是雅典最早的一座城市，在建城九百世纪那年，它被大西洋人侵略，并被毁坏了一部分。这位长老说，大西洋人还占领了一块比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还要大的陆地，地跨南纬十二度至北纬四十度。大西洋人的领地甚至延伸到了埃及。他们还想统治希腊，但在希腊人英勇不屈的抵抗面前，他们只好退却。随后几个世纪过去了。突然，一场灾难发生了——洪水、地震接踵而来。一夜之间，大西洋城就消失了，最后只有几座最高的山峰——马代尔峰、阿索尔峰、林纳里峰即现在的青角群

岛,还露在海面上。

这些历史回忆就是尼摩船长写下的字在我脑海中激起的。谁曾想我竟然把脚踏在这块陆地的一个山头上!我居然亲手抚摸着这些已有十万年历史的、与地质时期同代的废墟!我甚至在原始人类走过的地方行走!

可惜啊!我没有时间!我真想走下这座陡坡,走遍这一整块广袤的、无疑连接着非洲和美洲的陆地,并参观那些挪亚时代的伟大城市。在那里,可能会展现出崇尚武力的马基摩斯城和虔诚的欧塞贝城的遗址。它们剽悍的居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几个世纪,并且筑起了能抵御海水侵蚀的城堡。我想也许有一天,火山又会把这片沉没的废墟重新推出水面!曾有人指出,在这部分海域里有众多的火山,很多船只在这片苦难重重的海面上经过时,都会感觉到一阵阵特殊的震动。还有些人听到了某种预示着底层正展开激烈冲突的沉闷响声,有人甚至收集到了一些被喷出海面的火山灰。可见这整个地带,至今还受到深层力量的作用。又有谁会知道,在将来某个遥远的时代,由于火山喷发和熔浆不断层积,那些不断增高的山峰会不会露出海面呢!

当我竭力想把这些壮观的场面一一记入脑海时,尼摩船长却倚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碑上沉默入神,一动不动地,像一座石雕一样。他在想着这些消失了的人类吗?他在思考人类命运的答案吗?这个好奇的人是来这里接受历史遗迹的熏陶吗?他,一个不想过现代生活的人,想来这里重温古代生活的梦吗?我多么想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并与他一起探讨一番呀!

就这样,我们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小时,观赏着爆发的熔浆和火光照耀下的大平原。地球内部的沸腾使山的表层传来了阵阵快速的震颤。那深沉的隆隆声,在水中传来阵阵响亮的回音。

这时,月亮透过水面出现了一会儿,向这片沉没的陆地投来了几丝惨淡的光线。这仅仅是一丝月光,但却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效果。船长站了起来,向这片广阔的平原投去最后一瞥。然后,他向我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于是我们迅速地下了山。当我们再一次经过那片矿化的森林时,我看见“鹦鹉螺”号上闪烁的灯光。船长朝着船径直走过去。当我们登上甲板时,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刚好掠过波光粼粼的海面。



第十章 海底煤矿



第二天,也就是2月20日,我起得很晚。昨晚的过度劳累使我一直沉睡到上午11点钟。我尽快穿上衣服,急着想知道“鹦鹉螺”号船的航向。而仪器显示出它正以每小时二十海里的速度,在三百英尺深的水下向南行驶。

这时康塞尔走了进来,于是我向他讲述了我们昨晚的旅行。刚好嵌板还没关上,他还可以眺望到那沉没的陆地的一部分。

实际上,“鹦鹉螺”号此时正贴着离大西洋平原上面仅仅三十英尺的水层行驶。它就像陆地草原上一只被风吹送的气球一样疾驶着。不过,说我们坐在客厅里就像是坐在一列特快列车的车厢里,就更加贴切了。从我们眼前闪过的,首先是那些形状各异的岩石;接着是那片先后被植物和动物占领的树林,它那一动不动的影子在水中显得格外呆滞;还有被轴形草和银莲花覆盖的大岩石,上面有无数直立的蛇婆;然后是形状怪异的熔岩块,它们证明了地球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当这些奇怪的景象在我们的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时,我向康塞尔讲述了大西洋人的故事。拜伊纯粹凭借着天才的想象,写下了很多动人的篇章。我向康塞尔讲了这些英雄们的战争史,对此我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但康塞尔心不在焉,他根本没听进去,他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无动于衷,我很快就会解释的。

因为,他的视线被无数的鱼群吸引住了。当鱼群游过时,康塞尔便开始投入到对它们进行分类的工作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好着手我们的鱼类学研究。

其实,大西洋的鱼类和我们以前见过的相比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其中身材庞大的鳐鱼,长达十六英尺,天生身强力壮,能跃出水面;各种各样的鲛鱼,其中有长十五英尺、长着尖三角牙的海蓝鲸鱼,它们身体透明,隐没在海水中;有栗

色的萨格鱼；有棱柱形、长着癞皮甲壳的人头鱼；与地中海中的同类很相似的鲟鱼；长一英尺半、黄褐色、长有灰色小鳍、既没牙齿又没舌头、像柔软的蛇一样爬行的喇叭鱼。

在骨质鱼类中，康塞尔记录了：浅黑色、长十英尺、上颌佩着一把利剑的帆船鱼；色彩鲜艳的龙贻，即亚里士多德时代有名的海龙，背鳍上长着尖刺，很难捕捉；还有褐色的、背部缀满着小蓝纹、镶着金边的哥里菲鱼；美丽的鲷鱼；犹如一只反射蓝光的碟子的月亮金口鱼，阳光照在上面，会折射出点点银光；最后是长二十六英尺、成群结队行走的旗鱼，它们长着浅黄色、镰刀状和长剑状的鳍，这是一种行动果敢的动物，与其说它们是食鱼动物，不如说它们更像食草动物，对雌鱼发出的一个哪怕是最小的信号，它们都表现得像被驯服的丈夫一样言听计从。

在观察海洋动物的同时，我还不停地审视着大西洋底广阔的平原。有时，因为海底地形起伏不平，“鸚鵡螺”号不得不放慢航速，灵巧地在丘陵形成的狭窄水道中穿行。遇到难以逾越的地形，它便像气球一样升起，越过障碍后，它又回到距海底仅几英尺的深处行驶。多么令人羡慕、令人陶醉的航行！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气球飞行的情形，不同的是，“鸚鵡螺”号受它的舵手的操纵。

下午四点钟左右，由厚厚的、掺杂有化石枝叶的淤泥构成的海底地表，开始慢慢地变化，石块越来越多，好像是砾岩和玄武凝灰岩，中间夹杂着一些熔岩和含硫磺的曜岩。我本以为这个山区很快会连接上一片辽阔的平原的。不料，“鸚鵡螺”号前进了一段路程后，我发现南边的地平线被一堵高墙挡住，好像所有的路线都被堵住了。墙顶显然高于海平面，那面高墙可能是一片陆地，至少是一个岛屿，可能是加纳群岛或是青角群岛的一个小岛。这时，船的方位没标出来——这可能是有意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位置。但无论如何，这么高的一堵墙让我觉得我们走到大西洋的尽头了，即使我们没有走完，那剩下的也应该是很小的一部分。

夜幕降临了，但我的观察并没有停止。康塞尔已经回到他的船舱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鸚鵡螺”号放慢船速，在地面上一堆凹凸不平的东西上低旋。它有时擦地而过，好像要在上面停留似的，有时却突然浮出水面。此刻，我透过晶莹的海水，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天空中一些璀璨的星座，并辨认出排在猎户座后面的黄道十二宫星座中的五六颗星星。

在嵌板关闭前，我还在玻璃窗前停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欣赏着美丽的大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海和星空。不久，“鸚鵡螺”号来到了那堵高墙耸立的地方，并停了下来。它要做什么呢？我猜不到。接着我便回房睡觉，并决定休息几个小时再观察后面的情形。

第二天，我回到客厅里时，已经是早上8点钟了。我看了看压力表，知道“鸚鵡螺”号正浮在水面上。我还听到平台上有脚步声，可是船并没有摇晃。不知道海面波浪的情况如何。

嵌板是开着的，我走上前去。但是，令我吃惊的是，我眼前看到的不是我期待的大白天，而是一团漆黑。我们这是在哪里呢？我没弄错吧？还是晚上吗？不！没有一颗星星在闪烁，再说夜晚也不会这么漆黑一团。

正当我傻站在那儿的时候，一个声音对我说：

“是您吗，教授先生？”

“啊！是您，尼摩船长，”我回答，“我们这是在哪里呢？”

“在地下，教授先生。”

“地下？”我叫道，“可‘鸚鵡螺’号是一直浮着的？”

“它是一直浮着的。”

“这我可就一点也不明白了。”

“等一会儿，我们的探照灯就会亮，如果您愿意观察的话，您会满意的。”

我走上平台，静待着。四周伸手不见五指，我甚至看不到尼摩船长。然而，在正对着我的头顶的上方，我捕捉到了一丝摇曳的光亮，一种朦胧的光线。这时，探照灯突然亮了。在它强烈的光线里，这丝模糊的光亮顿时黯然失色。

强烈的灯光使我感到有些眩晕，我闭了一会儿眼睛，才慢慢睁开。“鸚鵡螺”号此时停靠在一处像码头一样的陡岸边。而在它前面，则是一个被高墙围绕着的、直径二海里、周长六海里的湖泊。按压力表所示，它的水平面应和外面海水的水平面一致，所以这湖和海洋之间有通道相连。这些高墙，下部倾斜，上面呈圆拱形，像一只倒扣的大漏斗。高约一千六百至两千英尺，顶上开着一个圆孔。刚才看到的那缕朦胧的光线就是从这个孔透进来的，那无疑是太阳光。

我并没有仔细地观察这个大岩洞的内部结构，也没有考虑这是一个天然的洞穴还是一个人工的洞穴，而是朝尼摩船长走去。

“我们这是在哪里？”我说。

“在一座熄灭的火山中，”船长回答说，“一座由于地震从而导致海水入侵的

火山中。教授先生,当您睡觉时,‘鹦鹉螺’号就已经通过海平面三十英尺以下的一条天然水道进入了这个咸水湖。这里是避风港,一个安全、舒适、神秘、可以避开任何风暴的地方!您能在你们的大陆海岸或海岛海岸边找到一处能与这个安全的避风港相媲美的海港吗?”

“当然找不到,”我回答说,“在这里您是安全的,尼摩船长。谁会到这火山中来侵犯您呢?但是在它的顶端,我似乎看到了一处开口。”

“是的,那是火山的喷火口。以前,这里充满了熔岩、蒸汽和火焰,而现在,它能为我们提供新鲜的空气。”

“那这座火山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的?”我问。

“它其实是海洋里的小岛。对于来往的船只,它只是块暗礁;而对于我们而言,则是个大洞穴。我是无意中发现它的,就这点而言,机遇帮了我的大忙。”

“但人们能否从这座火山的喷火口下来呢?”

“就像我不能从这里上去一样。这座山从底部到一百英尺高度是可以通行的,但超过一百英尺,山壁就很陡峭,这样的陡坡是没有人可以上去的。”

“我发现,船长,大自然总是对您十分大方。您在这个湖上很安全,除了您,没有人会进入这个水域,但这个避风港有什么用呢?‘鹦鹉螺’号是不需要港口的。”

“不是这样的,教授先生。它需要电力来发动,需要原料来发电,需要钠来补充原料,需要煤来产生钠,需要从煤矿中开采煤炭。而正是这里,海水淹没了一大片在地质时期就埋入泥沙中的森林,现在这片森林已经矿化,变成煤矿。所以对于我来说,这里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藏。”

“那您的人在这里就成为矿工了?”

“是的。这里的矿就像纽卡斯尔煤矿一样在海里延伸着。我的人穿着潜水服,手拿镐铲就可以去开采煤矿,我甚至用不着去开采陆地上的煤矿。而且当我燃烧这些煤来提炼钠时,烟雾就会从这个火山口飘出去,这使外界还以为这座火山正处于活动期呢。”

“我们可以看看您的人是如何干活的吗?”

“不,至少这次不行。我想尽快继续我们的海底旅行,因此,这次我只要把储存的钠拿出来用就行了。装船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天,然后我们会继续赶路。如果您想在这个洞里走走,在咸水湖中转转,那就好好地利用这一天吧,阿



罗纳克斯先生。”

我向船长表达了谢意,就去找我那两位船舱里的伙伴。我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事情,只是请他们跟我走。

我们登上了平台。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的康塞尔,认为在水下睡觉后,却在山底下醒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尼德·兰则只顾着搜寻这个洞穴是否有某个出口。

晚饭后,约十点钟,我们下船到了岸上。

“瞧!我们又一次到陆地上了。”康塞尔说。

“这个难道也算‘陆地’?”加拿大人回答说,“再说,我们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

在山壁脚下和湖水之间,延伸着一片沙堤,最宽处有五百英尺。沿着沙岸,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绕湖走上一圈。但陡壁的下部地势起伏不平,横卧着一些堆放得造型别致的火山岩和大浮石。这些风化了的石堆,在地热的作用下,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珧琅质,在探照灯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岸上的云母尖粒,被我们的脚步扬起,像溅起的点点火星。

离湖边的冲积地越远,地势的起伏就越明显。我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曲折的长长的壁边,那是一处真正的斜坡,人可以沿着它慢慢爬上去。在这些没有用水泥砌起来的砾石之间行走,还是谨慎一些为好,而且在这些由长石和石英晶体形成的玻璃质岩石上走,脚是很容易打滑的。

各个方面都证实了这个大洞穴是一个天然的火山。我向同伴们指出了这一点。

“你们想想看,”我问他们,“当这个漏斗装满熔浆,而且这种炽热的液体上升到山口,像熔铁在熔炉里一样时,这个漏斗会怎么样呢?”

“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康塞尔回答说,“可是先生能否告诉我,那位伟大的铸炼者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呢?而这个熔炉怎么变成了一湖平静的水呢?”

“康塞尔,这很可能是因为海底的某种变动而形成了‘鹦鹉螺’号通过的那个通道,结果大西洋的水涌进了山中。于是水和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以海的胜利告终。但自那以后,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世纪,沉睡的火山就变成了平静的岩洞。”

“这太奇妙了!”尼德·兰说,“我赞同这种解释。但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真

遗憾阿罗纳克斯先生说到的那条通道为什么没在海平面上呢。”

“可是，尼德·兰朋友，如果这条通道不是在水下的话，那‘鹦鹉螺’号就进不来了。”

“我也补充一句，尼德·兰师傅，如果这条通道不是在水下，那海水就不会涌进山里，这座火山还是活火山。那您的遗憾岂不是更多？”

我们继续向上攀爬。斜坡越来越陡，也越来越窄。我们不得不把腹部贴在斜壁上向前爬。斜坡上有时切进去了一些深深的山洞，要跃过去才行；有时半路还会杀出一些凸起的大石块，要绕过去才行。但是，有康塞尔的敏捷和加拿大人的帮助，所有这些都变得非常顺利。

在约一百英尺的高度上，坡度变得更难攀爬了。地面先是砾岩和粗面岩，接着是黑色的玄武岩：前者形成一些有规则的棱柱形，排列得像一根根支撑着这大穹窿的拱底的石柱，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哪；后者一块块推着，上面布满气泡。此外，在这些玄武岩中间，蜿蜒垂下一些冷却了的熔岩，嵌着一些沥青线纹，而且到处铺着一层厚厚的硫磺地毯。一道更强烈的光线从上面的火山口射进来，炫目的光亮笼罩着所有这些将永远埋藏在这死火山中的喷出物。

不久，我们攀到了约二百五十英尺的地方，遇到一处无法穿越的障碍，所以只好停止前进。在此处，穹窿的内部向外突出，要想继续攀爬就得兜圈子走。在这个地方，植物开始出现了，有些小树，甚至一些大树，从峭壁的坑洼处破土而出。我辨认出几株流着腐蚀性浆汁的大戟树。一些名不副实的向阳草——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阳光——凄凄地垂下一串串褪色的、香味散尽的花朵。一些菊花羞怯地零星点缀在忧郁的、病恹恹的长叶芦荟脚下。但是，在下垂的熔岩中间，我发现了一些细小的紫罗兰，还微微散发出芳香，我满怀欣喜地去感受它的香味。花香是花的灵魂，但海中之花，那些艳丽的水草，是没有灵魂的！

我们来到一株茁壮的龙血树下，它粗壮的树根力排丛石，使树拔地而起。这时，尼德·兰喊道：

“啊！先生，蜂巢！”

“蜂巢？”我应声说道，做了一个完全不相信的手势。

“是的！蜂巢！”加拿大人重复道，“好些蜜蜂在周围嗡嗡地飞呢。”

我走上前去，仔细观看。在那龙血树树干上有一个洞口，果真有成千上万只辛勤的蜜蜂在劳作。这种蜂在整个加纳群岛很常见，它们产的蜂蜜在当地备受喜爱。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很自然,加拿大人很想储存一些蜂蜜。如果我反对的话,那就似乎不近人情了。于是,加拿大人用打火机点燃了一些上面撒了硫磺的干草,开始熏蜜蜂。很快,嗡嗡声便慢慢地停息了,蜂巢被打开了,里面有好几磅香喷喷的蜂蜜哪!尼德·兰把蜂蜜装进了他的背囊里。

“我把这蜂蜜和面包果树粉和在一起,”他对我们说,“就能给你们做出一道美味的点心。”

“暂时还是把蜜钱面包放一边吧,”我说,“继续走吧。”

在沿途小路的拐弯处,我们得以一览整个湖的面貌。探照灯照亮了整个平静的湖面,既没一丝涟漪,也没一点波浪。“鸚鵡螺”号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的平台上和堤岸上,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光亮的空气中,清晰地映出他们黑色的身影。

我们小心地绕过了支撑着穹隆的前几座岩石中的最高峰。这时,我发现蜜蜂并不是这个火山里唯一的动物。还有一些猛禽从它们高筑在岩石间的巢穴里飞出来,在黑暗中四处翱翔,那是一些腹部白色的鹰和一些叫声尖利的隼。在斜坡上,还有一些漂亮的胖大鸨迈着它们高跷般的脚,快速地奔走着。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看到这些野味,加拿大人垂涎欲滴的表情。他真后悔手里没有一支枪。他试图用石块代替枪弹,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他终于打伤了一只。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弄到这只鸟,而且他干得漂亮极了,这只动物终于被扔进他的包里,和那些蜂蜜放在一起。

此处已经变得无法通行,我们该回去了。在我们头顶,火山口像一个宽大的井口张开着。从这里望出去,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的天空。我还看到了一片片被西风吹得零乱的云块,零碎的云雾一直垂到山顶上。可以肯定,这些云彩并不高,因为这座山至多也不过八百英尺。

在加拿大人打完鸟的半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内湖岸上。这里的植物以织成大地毯的海鸡冠草为主,这种草又名钻石草、穿石草和海茴香,用醋浸泡后很好吃。康塞尔采了好几把。至于动物,有数不胜数的甲壳动物,像螯虾、大螃蟹、手臂蟹、苗虾、盲蛛、加拉蟹,以及数量惊人的蚝蛤、磁贝、岩贝和帽贝。

这个地方还有一处奇妙的洞穴,我于是兴致勃勃地躺在洞中的细沙上。火光照亮了熠熠发光的珉琅质洞壁,洞壁上都是云母石粉屑。尼德·兰敲打着洞壁,想知道它的厚度。我忍不住笑了出来。话题又转到他原来的逃走计划上,我想在不操之过急的情况下,给他建议:就是尼摩船长往南行驶只是想补充他船

上的钠燃料。我希望尼摩船长现在会返回欧洲或美洲海岸,这样或许可以使加拿大人更有把握地重施他那早就放弃了逃跑计划。

我们在这个洞里躺了一个小时。开始谈话还很活跃,但很快就渐渐低下去了,我们都感到昏昏欲睡。我也无法抵制睡意,便让自己进入沉沉的睡梦中。我做起梦来——人是不能选择自己的梦的——梦见了我的身躯变成一只普通软体动物,这个洞穴变成了我的两片甲壳……

突然,我被康塞尔的叫声惊醒了。

“当心!当心!”这位老实的小伙子喊着。

“发生了什么事?”我坐起身问。

“水漫上来了!”

我跃起身来。海水已经像洪水般向我们的藏身之地涌来。很显然,既然我们不是软体动物,我们就应该逃走。

几分钟之后,我们逃到了安全的岩洞顶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康塞尔问,“又有什么新情况?”

“哦不!我的朋友,”我回答,“这是海潮,是它把我们吓了一跳,像华尔特·斯各脱小说里写的一样。海洋外面涨水,由于自然的平衡规律,湖水也跟着涨起来。我们半身都湿透了,还是赶快回‘鹦鹉螺’号换衣服吧。”

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完成了这次海底环湖旅行回到船上。这时船上的工作人员也完成了钠元素的补充工作,“鹦鹉螺”号船出发在即。

然而,尼摩船长并没有发出任何命令。难道他想等天黑,再从他的海底通道悄悄地出去?可能性很大。

不管怎样,第二天,“鹦鹉螺”号就离开了它的港湾,重新远离陆地,在大西洋的水下几英尺处航行。



第十一章 萨尔加斯海



“鸚鵡螺”号始终保持着原来的航向行驶着,那么,重返欧洲的希望就成了一个泡影。尼摩船长一直朝南行驶,他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我猜不出来。

那天,“鸚鵡螺”号穿越了大西洋一片奇特的海域。大家都知道,大西洋中存在着一股名叫“海湾”的大暖流,这股暖流从佛罗里达湾出来,流向匹兹堡。但在流进墨西哥湾之前,在北纬四十四度左右分为两股:主流向挪威海和爱尔兰海岸流去;而分流则向南迂回到阿索尔群岛附近;然后,受到非洲海岸的阻挡,又流回安的列斯群岛。

然而,这支分流——与其说它像一个手臂,倒不如说像个项圈——的暖水圈把海洋这部分冰冷、平静、静止的水域包围起来,人们称之为萨尔加斯海。它就像大西洋中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湖,暖海流绕萨尔加斯海一周至少要用三年的时间。

萨尔加斯海,严格意义上说,覆盖了整个沉入水中的大西洋城。一些作家甚至认为,海面上的无数水草,与这片古老的陆地有关。然而,这些产自欧洲和美洲海岸的草叶植物、海藻、墨角藻,很有可能是被“海湾”暖流带到这个水域中来的,这促使哥伦布猜测到有一块新大陆存在。当这位大胆的探索者率领船队到达萨尔加斯海时,他的船只只在这些水草中举步维艰,水手们谈草色变,他们整整用了三个星期才得以从这片水域中脱身。

此时,“鸚鵡螺”号正在穿过的海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是一片真正的草原,海藻、海带和热带海葡萄织出一条精致的毛毯,毛毯又厚又结实,船只上的最锋利的冲角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它们撕开。尼摩船长为了避免船的机轮陷入这堆水草之中,便让船在水下行驶。

“萨尔加斯”这个名字取自西班牙语“sargazo”,意指海藻。这种海藻、浮水

藻或海湾藻，是这一带海域中的主要藻类。按学者莫里《地球物理地理》一书的作者的观点，为什么这些海产植物能聚集到大西洋这一带平静的海域中来呢？他阐述如下：

“我认为我所提出的解释，是来源于众所周知的经验：如果我们把一些软木塞碎片或其他漂浮物体的碎片放在一盆水里，并让水作循环运动，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分散的碎片会集中到水面的中央，也就是说，集中到运动最小的一个点上。在我们眼前这个现象中，水盆代表大西洋，‘海湾’暖流代表作循环运动的水，而萨尔加斯海就是漂浮物体的集中点。”

莫里的观点我深表赞同，而且我能在这片船只很少行驶过去的特殊水域中观察验证这一现象。在我们上面，漂浮着各处漂来的物体，掺杂在那些淡褐色的海草中，有安第斯山脉或落基山脉的树干，被亚马孙河或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冲来；还有无数的遇难船只的遗物，残存的龙骨或船身，捅破了的船板，上面坠着沉甸甸的贝壳，根本浮不出水面。总有一天，时间也会证明莫里的另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些几个世纪累积下来的物质，在海水的作用下，逐渐发生矿化，从而形成取之不竭的煤矿。这是一份珍贵的储藏，是卓有远见的大自然为人类耗尽陆地上的矿藏时准备的。

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海草和墨角藻丛中，我注意到了一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海鸡冠，以及拖着长长的触须的海葵和绿色、红色或蓝色的水母，特别是居维埃提过的浅蓝色的伞膜上镶着紫边的大型根足水母。

2月22日一整天，我们就泡在萨尔加斯海里。对于那些爱吃海草和甲壳动物的鱼类来说，在这里可谓快乐丰足。第二天，海洋便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

从2月22日到3月12日的整整十九天里，“鹦鹉螺”号都待在大西洋海域中。它以每天一百海里的恒速载着我们前进。很显然，尼摩船长想完成他的海底计划，对他绕过合恩角后，还想返回太平洋南端的海域里的计划，我毫不怀疑。

所以，尼德·兰有理由担忧，因为在这片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根本不能有逃跑的打算。既然根本不能反抗尼摩船长的计划，那么，唯一的做法就是屈服。但是，人们不能指望靠武力或狡诈来解决的事，我希望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获得解决。我想在旅行结束时，如果我们以我们的人格担保，发誓永不泄露他存在的秘密，他难道还不同意让我们获得自由吗？这微妙的问题尚待商讨。可是，如果我去要求自由，会因此惹怒他吗？从一开始起，尼摩船长本人，不就正式宣布过，他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鹦鹉螺”号船上吗？这四个月来，他不就是把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的沉默当做对这种情况的默认吗？如果以后出现了有利于我们逃跑的良机，我现在和他提起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他的疑心，从而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呢？我反复掂量着，思考着所有这些理由。我和康塞尔商量，他心里和我一样不好受。总之，尽管我不容易丧失勇气，但我明白，我们的机会正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尼摩船长冒失地向大西洋南部奔走的这个时候！

而且，就在我上面提到的十九天内，我们的旅程异常平静，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我几乎见不到船长，因为他在工作。在图书室里，我时常看到他推在那里的书籍，特别是自然历史书。我的海底著作他翻阅过了，并在空白处写满了批注，其中有些看法与我的理论和体系背道而驰。他仅仅是这样帮助我的工作，却很少和我讨论。有时，只是在夜晚，在最寂静的黑暗中，当“鹦鹉螺”号沉睡在荒无人烟的海洋中时，我才听到他的管风琴发出的忧郁的琴声，他满怀情感地弹奏着。

在这段旅行中，我们整天在水面上航行。大海上非常安静，偶尔才见到几只朝着好望角开去印度群岛的船。有一天，我们遭到了一条捕鲸船的追踪，显然，他们把我们当做了某种高价值的巨鲸。但尼摩船长不想让这些正直的人们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让船潜入水底，结束了这次追踪。尼德·兰被这一意外事件激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想我是不会估计错的，加拿大人看到我们这只“钢板鲸鱼”没有被那些渔人的捕鲸叉插死，一定很遗憾。

在这段时期，我和康塞尔观察了一些鱼类，它们和别的纬度研究过的没多大差别。主要有几种可怕的软骨属鱼类品种，分为三个亚属，不下三十二种。其中，条纹角鲨长十六英尺，头扁而且比身体还宽，圆形尾鳍，脊上有七条平行的纵向黑纹；炭灰色的珠形角鲨有七个鳃孔，在身体正中有一个脊鳍。

另外，海面上偶尔也游过一些大海狗，它们相当贪食。渔夫们的故事有时虽很可疑，可据他们讲，在一只大海狗的肚子里找到了一个水牛头和一整只牛犊；在另一只大海狗的肚子里发现了两条金枪鱼和一个穿着制服的水手；在另一只的肚子里呢，有一个佩着军刀的军士；最后一只，肚子里是一匹马和它的骑士。这些话并不可信，加上因为一直没有一只海狗落入“鹦鹉螺”号船上的渔网，我也就无从证实它们的贪吃性。

这些天来，一直有成群优雅调皮的海豚陪伴着我们。它们五六只一群，无声地猎食，像田野中的狼群一样；而且，它们一点也不比海狗吃得少。我相信哥本哈根的一位教授，他曾经从一只海豚的胃里取出七只鼠海豚和十四只海豹。

海豚实际上是一种逆戟鲸，是已知的最大鲸类，它们身长超过二十四英尺。这些海豚家族有六属，我看见的那几条属逆戟属，特征是嘴特别窄，而且比头长四倍。它们身长十英尺，上面黑色，下面粉白色，散布着一些罕见的小斑点。

最后，康塞尔对一大群飞鱼进行了分类，以此结束这次考察。在这里，没有比观看海豚捕猎飞鱼更有趣的事情了。无论飞鱼飞多远，飞成什么弧线，甚至飞到“鹦鹉螺”号上方，这些可怜的家伙总是发现海豚正张着大口等着它们。这些飞鱼不是海盗鱼，就是鸢形鲂鲱，它们的嘴能发光。在夜晚，飞鱼用嘴在空气中擦出零星火光，然后就像流星一样坠入昏暗的海水中。

一直到3月13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昼夜兼程的。那天，“鹦鹉螺”号进行了一些勘测实验，这让我感到十分有趣。

我们从太平洋远海出发至今，已经走了约一万三千海里。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南纬四十五点三七度、西经三十七点五三度，也就是“莱哈尔”号船上的船长德哈姆曾作过四万六千英尺深的探测，但还没够到海底的海域。也是在这里，英国驱逐舰“议会”号船上的派克上尉，曾投下长四万九千六百七十一英尺的探测器，但还是没够到海底。

于是，尼摩船长决定让他的“鹦鹉螺”号潜到海底去，以检验一下这些不同的探测数据。我作好记录所有实验结果的准备。船上客厅的嵌板打开着，这项不可思议的海底实验开始了。

我们想，用储水器蓄水使船下潜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种做法不能使“鹦鹉螺”号的比重充分增大。再说，要浮上来，还必须排掉多余的水，而水泵可能无法抵御外部强大的压力。

于是，尼摩船长决定使用一下船上的纵斜机板。他把它调到与“鹦鹉螺”号的吃水线呈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再让“鹦鹉螺”号沿着这条对角线潜入海底。然后，推进器开到了最大速度，它的四瓣机叶以无法形容的强度搅拌着海水。

在强大的推动力下，“鹦鹉螺”号的船体像一根张开的弓弦一样剧烈地颤抖，匀速地潜入水中。我和尼摩船长站在客厅里，注视着飞速转动的压力表指针。“鹦鹉螺”号船很快就下潜到大部分鱼类生活的那层海域以下。如果说鱼类中的某一些只能生活在河里或海面上，那么，能生活在如此深的海域中的水生动物的种类就更少了。透过玻璃窗，我观察到了六孔海狗——即有六个呼吸孔的海狗；还有眼睛巨大的望远镜鱼；靠浅红色的骨片胸甲来保护灰色的前胸鳍和黑色的后胸鳍的带刀甲板鱼；最后是生活在四千英尺的深海、必须经受住一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百二十个大气压才能生存的石榴鱼。

我问尼摩船长,是否在更深的海域中发现过鱼类。

“鱼?”他回答说,“很少。可在目前的科学水平下,人们能预测到什么呢?又能了解些什么呢?”

“你看,船长。人们知道,越往海洋的底层,植物消失的速度就比动物越快。人们知道,在底层中还能碰到一些动物,却看不到任何一种海产植物的影子。人们还知道,肩挂贝、牡蛎类能生活在六千六百英尺的海水中,而两极海的探险英雄马克·克林顿科,曾在八千二百零二英尺深处抓到一只星贝。可是,尼摩船长,您怎么能对我说人们对此一无所知?”

“不,教授先生。”船长回答说,“我是不得不这么说,因为不能轻易下结论。可是,我想问您,这些生命为什么能在这么深的水中生活呢?”

“有两个理由,”我回答说,“首先,因为那些垂直运动的水流,受海水的咸度和密度不同影响,产生了一种足以维持海百合类和海星类的基本生存的运动。”

“没错。”船长说。

“其次是因为如果说氧气是生命的物质基础的话,我们知道分解在海水中的氧气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不是越来越少,而且海底的压力又适合对氧气进行压缩。”

“啊!你们还知道这个?”尼摩船长用略带吃惊的口气回答说,“那好,教授先生,既然这是事实,人们就有理由知道,而且的确也是这样。我还要补充一点,当鱼在水面被捕获时,鱼鳔里含的氮多于氧,而在深水中被捕获时,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也算为您的论点提供了论据。让我们继续观察吧。”

我把目光重新移回压力表上。只见指针指到了两万英尺深度。我们的下潜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鸚鵡螺”号沿着纵斜机板不断地往下滑。荒凉的海水清澈透明。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两万三千英尺深处,即约三点七五海里的海深,而海底却仍不在视线范围内。

在四万六千英尺处,我突然发现水中冒出几座黑色的山峰。这些山峰可能与喜马拉雅山或勃朗峰一样高,而此时海底的深度还是无法估计。

“鸚鵡螺”号还是顶着巨大的水压,往下层潜。我感觉到嵌板螺丝衔接的地方都在颤动着,船栏铁条都弯成了弧形,舱壁在咯吱作响,客厅的玻璃在水压下几乎要爆炸。而这架牢固的机器,如果不是像船长说的那样,像一块实铁一样坚不可摧,恐怕早就被挤扁了。

在贴着那些直插海底的光滑石壁下潜时，我在上面还发现了一些贝类、蛇虫、活旋虫和某些海星种类。

不一会儿，这些动物都消失了。在三海里以下海域，“鹦鹉螺”号超过了海底生存的极限，它就像一只上升到可呼吸的空气层以上的高空的气球。我们到达了五万两千英尺，即四海里的深度，此时“鹦鹉螺”号的两侧正承受着一千六百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意味着表面每平方厘米就承受着一千六百千克的重量！

“这是怎样的情形啊！”我叫道，“穿过这片荒无人烟的区域！瞧，船长，看看那些形状奇妙的岩石，那些无人居住的岩洞——地球的最后几个藏身之处，可惜的是生命却不可能在此存活！多么奇异的景象，为什么我们只能把它们保存在记忆中呢？”

“您愿意把它们保存得更长久吗？”尼摩船长问我。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给这一海区照张相不就行了。”

对于这一新建议，我还没来得及表达出我的惊奇，尼摩船长就吩咐把一台仪器推到客厅里来了。通过敞开着的嵌板望出去，受到电火光照射的海水一片光亮，没有任何阴影，而我们的人造光也没有一丝减弱的迹象。进行拍照，阳光恐怕都不如这种光线更便利。“鹦鹉螺”号的推进器转动着，而纵斜机板固定，船停住不动了。于是这台仪器对准海底的景色，几秒钟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些效果极清晰的底片。

我这里展示的正是这张照片。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那些从未受到阳光照射的基岩，那些形成地球坚实的基底的底层花岗岩，那些石堆中镂空的深岩洞，还有那些无比清晰的、镶在黑暗中的轮廓，就像出自某些佛兰芒艺术家的手笔。接着，在上面——山的尽头，有一道漂亮的弧线，构成了这幅风景的背景。

然而，尼摩船长结束了他的操作后，就对我说：

“我们上去吧，教授先生。这种地方不宜久留，也不能让‘鹦鹉螺’号在这种压力下耽搁过长的时间。”

“上去吧。”我回答。

随着船长一声令下，“鹦鹉螺”号船上的推动器合上了，纵斜机板竖起，“鹦鹉螺”号像空气中的热气球一样，闪电般迅速向上升。它冲破水层，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四十分钟内，它就穿过了四海里的水层，像飞鱼一样跃出水面，又回落到水波中，溅起了无数惊人的浪花。



第十二章 抹香鲸和长须鲸

3月13日晚到14日，“鹦鹉螺”号继续朝南行驶。据我推测，到了合恩角的高纬度处，它会掉转船头向西走，返回太平洋，完成这次周游世界之旅。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继续向南极海开去。它究竟要去哪儿呢？难道要去南极吗？真是疯了！我开始意识到，船长的大胆狂妄足以说明尼德·兰的担心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几天来，加拿大人不再跟我谈起他的逃跑计划。他变得沉默寡言，几乎是完全沉默。我知道这种无限期的囚禁对他来说是怎样压抑呀！当他碰到船长时，他的眼睛里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怒火，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愤怒，我总是担心他一时冲动做出极端的事情来。

3月14日那天，他和康塞尔到我的房间里找我。我询问他们来拜访我的目的。

“来向您请教个简单的问题，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说。

“请说吧，尼德·兰。”

“您认为‘鹦鹉螺’号上会有多少人？”

“我说不好，我的朋友。”

“我觉得，”尼德·兰说，“驾驶这船不需要很多人。”

“的确，”我回答，“按目前的情况，有十来个人就够了。”

“那好！”加拿大人说，“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

“为什么？”我反问道。

我盯着尼德·兰看，他的意图很容易了解。

“因为，”我说，“据我的猜测，根据我对船长生活的了解，‘鹦鹉螺’号不仅仅是一条船。对于像他们的船长一样与世隔绝的人来说，这里又是一个避难所。”

“可能是吧，”康塞尔说，“可‘鸚鵡螺’号只能容纳一定数目的人，先生能估计一下它的最大数目吗？”

“怎么算，康塞尔？”

“按算术估计。据先生所知的这船的容积，推算出它能容纳多少空气，另一方面知道每个人呼吸所消耗的氧气量，将这些结果和‘鸚鵡螺’号每二十四小时就要浮出水面换气这一情况相比，那么……”

康塞尔话没说完，我已经知道他想说什么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这种推算很容易，但只能得出一个不准确的数据。”

“那没关系。”尼德·兰坚持着说。

“可以这样计算，”我回答，“每人每小时消耗一百升空气中的氧，那二十四小时就消耗掉两千四百升空气中所含的氧。因此，还须知道‘鸚鵡螺’号含有多少个两千四百升的空气。”

“正是。”康塞尔说。

“不过，”我回答，“假设‘鸚鵡螺’号的容量是一千五百吨，一吨容积是一千升，‘鸚鵡螺’号就含有一百五十万升空气，除以两千四百升……”

我用铅笔快速地算出来：

“六百二十五。‘鸚鵡螺’号所含的空气完全可供六百二十五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呼吸。”

“六百二十五人！”尼德·兰重复说。

“可你们要知道，”我补充说，“无论是乘客或是水手或管理人员，总数还不到这个数的十分之一呢。”

“对于三个人来说，这个数目还是太大了！”康塞尔喃喃地说。

“因此，我可怜的尼德·兰，我只能建议您忍耐一下。”

“不仅仅是忍耐，还有顺从。”康塞尔回答说。

康塞尔用词真是恰如其分。

“总之，”他接着说，“尼摩船长不会一直向南走的。他必须停下来，到了大浮冰前面，他就会返回开化的海域里的！那么，我们总会有时间实施尼德·兰的计划的！”加拿大人听了摇摇头，他用手摸摸额头，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先生，我冒昧地说说我对他的看法吧。”康塞尔对我说，“可怜的尼德·兰老想着所有不切实际的东西。他回想起他过去的所有生活，就对我们囚犯般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生活感到无比痛恨。以前的回忆老是纠缠着他,让他感到很难过。我们应该理解他。因为在这里有什么可做呢?没有。他又不像先生那样是个学者,不能跟我们一起对海里各种各样奇妙的东西有浓厚的兴趣。即使为了能走进他家乡的一家小酒馆里,他也宁愿付出一切代价!”

很显然,船上这种单调的生活,对于喜欢过自由和活跃生活的加拿大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能引起他兴趣的事情少之又少。然而,有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重新回到了他作为捕鲸手的那段美好时光。

那天上午十一点左右,“鸚鵡螺”号闯进一群鲸鱼中间去。我对遇到的这些动物早已经习以为常,因为我知道它们受到了大肆猎杀,都躲到了高纬度的海域中来。

鲸鱼在世界航海事业和在地理发现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由于它的存在,巴斯克人、阿斯第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先后大胆地和海洋的危险作斗争,从地球的一端航行到另一端。鲸鱼喜欢在南极和北极海域中游弋。一些古老的传说认为,这些鲸类动物曾把渔人引到距北极只有七法里的地方。即使这种传说是不可靠的,那总有一天它会成为现实的,因为当人们到北极或南极地区捕鲸时,有可能发现那不为人知的地球极点。

当时我们正坐在平台上,海面上静悄悄的。而在这一纬度上,十月份正值美丽的秋季。加拿大人——对此他是不会弄错的——突然说在东边海平面上有一只鲸鱼。我们仔细地一看,在距“鸚鵡螺”号五海里的地方,一只鲸鱼的灰黑色脊背正在水波中时隐时现。

“啊!”尼德·兰喊道,“要是我是在一条捕鲸船上,还有什么比这次相遇更让我感到高兴的呢!这是一只大家伙!瞧,它的鼻孔喷水时多有力!真见鬼!我现在被束缚在这块钢板上呢!”

“什么!尼德·兰,”我回答,“难道您还没忘记您打鱼的旧念头?”

“先生,一个捕鲸手能忘记自己的老本行吗?他会厌倦这种捕猎所带来的快感吗?”

“您还从来没在这一带打过鱼,是这样的吗,尼德·兰?”

“是的,先生。我只是在北极海打过,在白令海峡和大卫海峡也打过。”

“这么说,您对南极鲸鱼还是相当陌生的。从前,您捕捉到的只是那些一般的鲸鱼,它们不敢贸然穿过赤道温热的水域。”

“啊!教授先生,您这是什么话?”加拿大人用相当怀疑的口气反问道。

“我说的是事实。”

“啊！我跟您说，两年半以前，我就在北纬六十五度格陵兰岛附近捕捉到一条肋部还插着鱼叉的鲸鱼，它是被白令海峡的一条捕鲸船插到的。那么现在我问您，这动物曾在美洲西岸被击中，如果它没有绕过合恩角或好望角，穿过赤道，那它又怎么会在东岸被杀死？”

“我和尼德·兰朋友的想法一样，”康塞尔说，“我期待着先生的回答。”

“我的朋友们，先生会作出回答的。根据鲸鱼的分类，它们是有区域性的，在某一海区生活，它们就不会轻易离开。如果有一只鲸鱼从白令海峡游到大卫海峡，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在美洲海岸和亚洲海岸一定存在着一条神秘的通道。”

“这些话都可信吗？”加拿大人眯着一只眼睛问。

“应该相信先生。”康塞尔说。

“那么，”加拿大人回答，“既然我从没在这一带捕过鱼，我也就不熟悉在这里出沒的鲸鱼了。”

“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尼德·兰。”

“那就更得去熟悉它们了。”康塞尔说道。

“瞧！瞧！”加拿大人声调激动地喊道，“它游近了！它朝我们游来！它一定在嘲弄我！它知道我拿它没办法！”

尼德·兰跺着脚。他的手颤抖地挥动着，仿佛手里拿着一个鱼叉。

“这些鲸类动物，”他问，“和北极海的一样大吗？”

“差不多，尼德·兰。”

“我见过的最大的鲸鱼，先生，竟有一百英尺长！而且听说，在阿留申群岛的胡拉莫克岛和安加里克岛一带的鲸鱼，有的长度竟超过一百五十英尺。”

“这未免太夸张了，”我回答说，“它们不过是鲸科动物，有脊鳍，它们和抹香鲸一样，一般比露脊鲸小。”

“啊！”加拿大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海面，喊道，“它来了，它到‘鸚鵡螺’号这儿来了。”

接着，他又说：

“您刚才说，抹香鲸就像小动物一样！可我能说出一些巨大的抹香鲸。这是些聪明的鲸类动物。有人说，有些抹香鲸身上长满海藻和墨角藻，人们还误把它们当成是小岛呢。在它们上面扎寨，在上面安居，生火……”



“还在上面建房子。”康塞尔说。

“是这样的，调皮鬼，”尼德·兰回答说，“然后，有一天，这动物潜入了水中，把所有的居民都带进了深渊。”

“这就像水手辛巴德历险记里说的一样。”我笑着说。

“啊！尼德·兰师傅，看来您很喜欢这类离奇的故事！您说的抹香鲸是什么样的抹香鲸啊！我希望您不要相信这些！”

“博物学家先生，”加拿大人一脸严肃地说，“应该相信关于鲸的一切！您看，它会走，还会藏起来——有人说这些动物能在十五天内绕地球一周呢。”

“对此我保持沉默。”

“可是，您可能不知道，创世之初，鲸鱼游得比现在还快呢。”

“啊！尼德·兰！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它们是横着尾巴游动的，像鱼一样，也就意味着，它们的尾巴可以左右地拍水。可能是造物主发现它们游得太快了，便剪掉了它们的尾巴。从此，它们只好上下拍水，这就影响了它们的速度。”

“好，尼德·兰，”我做了一个和加拿大人一样的表情，说，“您的话可信吗？”

“可是，”加拿大人回答说，“如果我对你们说，有一些长三百英尺、重十万磅的鲸鱼，你们就更不相信了。”

“是的，这太离谱了，”我说，“不过我相信，某些鲸类动物还是长得很大的，因为有人说，它们竟能提供一百二十吨油脂。”

“这个，我倒亲眼见过。”加拿大人说。

“我同意这个观点，尼德·兰，而且我相信有些鲸的重量相当于一百头大象的重量。看看这只巨大的动物直冲过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吧！”

“它们真能把一些船撞沉吗？”康塞尔问。

“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我回答，“可是有人说，1820年，在南部海面，一只鲸直冲向‘爱塞斯’号，使这艘船以每秒四米的速度向后退。后来，海水涌入船的后部，‘爱塞斯’号转瞬便沉入海底了。”

尼德·兰用一种嘲讽的表情看着我。他说：

“我曾受过一次鲸鱼尾巴的袭击，就在我的艇里。我和我的同伴被抛到了十九点七英尺高。如果我们遇到的鲸鱼在先生看到的鲸鱼身旁，一定会被认为是只是一只幼鲸而已。”

“这些动物寿命多长？”康塞尔问。

“一千年。”加拿大人不假思索地说。

“您怎么知道，尼德·兰？”

“因为人们都这么说。”

“为什么人们都这么说呢？”

“人们知道。”

“不，尼德·兰，人们什么也不知道。人们只是猜测，而他们猜测的依据是，四百年前，当渔夫第一次捕捉鲸鱼时，这些动物的身材比它们现在的要大。于是人们便非常合乎逻辑地猜想，现在鲸鱼变小的原因是它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得到完全的发育。正因为如此，布丰说，这些鲸类动物能够，甚至应该活上一千年。你们听明白了吗？”

尼德·兰没听明白。眼看那只鲸鱼不断向我们靠近，他只管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它。

“啊！”他喊道，“不只是一条，是十条，二十条，整整一群哪！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

“但是尼德·兰朋友，”康塞尔说，“为什么不问问尼摩船长是否可以捕捉呢？”

康塞尔话还没说完，尼德·兰就从嵌板跑下去找船长了。过了一会儿，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平台上。

尼摩船长观察了一下离“鹦鹉螺”号一海里处嬉戏的鲸鱼群。

“这是南极长须鲸，”他说，“捕到它们可以使捕鲸船发大财。”

“那好！先生，”加拿大人问，“即便只是为了让我记住我的捕鲸手老本行，我能不能捕杀它们？”

“这有什么好处呢，”尼摩船长回答说，“捕杀只会导致毁灭！我们船上要那么多鲸鱼油做什么呀。”

“可是，先生，”加拿大人又说，“在红海，您曾允许我们追杀过一只海马呢！”

“那是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船只提供鲜肉。而在这里，却是为了捕杀而捕杀。我很清楚这是人类的一种特权，但我不允许我身边有这种残害生命的消遣方式。无缘无故地消灭一群无辜善良的南极长须鲸，您的同行，尼德·兰师傅，都应为此受到谴责。他们的行为使整个巴芬湾的长须鲸绝迹，而且不久之后，一种有用的物种就会彻底消失。让这些不幸的鲸类动物平平静静地生活吧。就是您不去搅和，它们也已经有够多的天敌了，像抹香鲸、箭鱼、锯鲛等。”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不难想象,听到这番话加拿大人脸上的表情如何。不过跟一个捕鲸手长篇大论,简直是白费口舌。尼德·兰看着尼摩船长,显然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不过,船长的话是有道理的。捕鲸人野蛮无节制的杀戮总有一天会使海洋中的长须鲸面临灭顶之灾。

尼德·兰把手插在口袋里,背朝着我们,用口哨吹起了美国歌曲。

这时,尼摩船长观察了一会儿那一群鲸,对我说:

“我敢保证,除了人类,这类鲸鱼还有相当多的天敌。过不了多久,这群长须鲸就要碰到强敌了。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是否注意到,在下风口八海里处,有一些灰黑色的点?”

“有,船长。”我回答说。

“那是抹香鲸,一种极为可怕的动物。我有几次碰到过它们,一群竟有二三百条!这些抹香鲸,是一种残暴有害的动物,我们要设法去消灭它们。”

听到这最后几句话,加拿大人一下子转过身来。

“那好!船长,”我说,“为了鲸鱼本身的利益,时间还来得及……”

“用不着去冒险,教授先生。‘鹦鹉螺’号足以驱散这些抹香鲸。它装有钢铁冲角,我想,可与尼德·兰师傅的鱼叉相媲美。”

加拿大人很自然地耸耸肩膀。用船的冲角去袭击鲸鱼!以前有谁听说过这种说法?

“等着瞧,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说,“我们要让您见识一下一次真正的追捕。对于这类凶残的鲸类,丝毫不用手下留情,心存怜悯。它们只不过是嘴和牙而已!”

嘴和牙!再没有比用这两个词语来形容这种体长超过八十英尺的大脑袋动物更形象的了。这种鲸鱼的大脑袋占了身体的大约三分之一。长须鲸的上颌只有一缕鲸须,而抹香鲸比长须鲸武装得好,它们的上颚长着二十五颗八英寸高、底部为圆筒状而尖顶呈圆锥形的大牙,每颗足有两磅重。就在那个巨大的脑袋上部,由软骨隔开的部位,装着三四百千克被称为“鲸鱼白”的珍贵鲸油。抹香鲸相貌丑陋,在菲雷多尔看来,说它是蝌蚪类比说它是鱼类更为恰当。另外,抹香鲸的形体结构有缺陷,它的头骨左上部有先天缺失,只能用右眼看东西。

可是,这群庞然大物不断地向我们靠近。它们已经发现了长须鲸并作好了攻击的准备。战斗尚未开始,胜负已分。我们断定,胜利是属于抹香鲸的,这不

仅仅是因为它们更善于攻击它们的敌手，而且因为它们能够长时间地待在水中，不用经常浮出水面呼吸空气。

去援救长须鲸的时刻到了。“鸚鵡螺”号沉入水里。我、康塞尔和尼德·兰坐在客厅的玻璃前。尼摩船长回到领航员的身旁，以便亲自操作他那台毁灭性的机器。不一会儿，我就感觉到机轮的转动速度在加快，“鸚鵡螺”号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了。

当“鸚鵡螺”号到达时，长须鲸和抹香鲸的战斗早已经开始了。“鸚鵡螺”号悄悄地从抹香鲸群中间滑过去。一开始，那些抹香鲸看到有新来的怪物加入战斗，并没在意。但不一会儿，它们就不得不对“鸚鵡螺”号的进攻加以防备了。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不久，就连尼德·兰也看得兴奋不已、拍手称好。“鸚鵡螺”号好像船长手中一个妙不可言的鱼叉。它投向那些肉堆中，把它们一块一块戳穿，所过之处，只留下两段蠕动的动物躯体。而那些打在它船侧的猛击，它却全然没有感觉。袭击抹香鲸时产生的撞击，它也没有任何感觉。杀死了一只抹香鲸，它又冲向另一只。为了不错过目标，它瞄得很准。在舵手的驾驶下，它自如地前进后退。当抹香鲸潜入深水层中时，它也潜进去；当抹香鲸浮出水面时，它也跟着上来，给它们迎头痛击或侧身一击，把它们切断或撕碎。并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速度，用它那令人生畏的冲角刺穿它们。

好一场厮杀！水面上多热闹啊！这些受惊的动物发出那么尖利的咆哮声和恐惧的吼叫声！在平时那么平静的水层中，它们的尾巴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场荷马史诗般的屠杀持续了一个小时，那些大头怪物没有能够幸免。有好几次，十或十二只聚集起来的抹香鲸想抱成一团把“鸚鵡螺”号压碎。透过玻璃窗，我们还看到了它们那全是牙齿的大嘴和巨大的眼睛。再也不能控制的尼德·兰，威吓着它们，诅咒着它们。我们感觉到它们像狗在矮树丛下看小猪一样，纠缠着船体。但“鸚鵡螺”号不在乎它们巨大的体重，也不在乎它们强大的压力，它加快速度，把它们带过来，拖过去，或者把它们拉到海水上层。

最后，这群抹香鲸终于散去。水面又恢复了平静。我感觉到我们又回到了海面上。嵌板打开了，我们急忙跑到平台上。

海面上满是残缺的尸体。就是一次强大的爆炸也不可能有如如此大的威力，把这群怪物像这样炸开、撕碎、扯烂。我们的船浮在那堆背部浅蓝、腹部灰黑、长着大疙瘩的庞大尸体中间。剩下的几只受惊的抹香鲸向远方逃窜。好几海里内的水都被血染红了，“鸚鵡螺”号浸在血海中。



尼摩船长上来和我们会合。

“怎么样，尼德·兰师傅？”他说。

“真不错！先生，”加拿大人回答说，他渐渐从狂热中平静下来了，“的确是可怕的场面。但我不是肉店老板，我是捕鲸手，再说我也不打算开肉店。”

“这是对有害动物的屠杀，”船长回答说，“再说‘鹦鹉螺’号也不是一把屠刀。”

“我宁愿要我的鱼叉。”加拿大人反诘道。

“人各善其器。”船长直盯着尼德·兰回答说。

我真担心尼德·兰会控制不住做出过分激烈的行为，引发不可收拾的后果。但当他看到“鹦鹉螺”号此时向一只鲸鱼靠近时，他的怒气就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是一只没有逃脱出抹香鲸牙齿的动物。我辨认出这是一只南极长须鲸，它头部扁平，全身黑色。从解剖学的角度看，它和北极的鲸鱼以及诺尔—卡贝鲸鱼的区别在于：它颈部的七根脊骨是接合在一起的，并且比它的同类多出了两根肋骨。这只不幸的鲸鱼侧浮在水上，腹部满是伤洞，它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在它残缺的鳍部一侧，还浮着一只没能从屠杀中获救的幼鲸。它的嘴巴微微张开，海水从鲸须中潺潺流出。

尼摩船长驾驶着“鹦鹉螺”号驶向那动物的尸体旁。他的两个助手跃到了长须鲸的身上，我不无惊奇地看着他们把它乳房里饱满的奶水都用力地挤出来，足足挤了二至三吨。

船长递给我一杯还冒着热气的鲸奶。我不得不向他表明我对这类饮品反胃，但他一再向我保证说这种奶口感很好，它和牛奶没有任何区别。

我把它一饮而尽，同意了他的说法。于是这便成了我们很好的储藏品，因为，把这种奶做成鲜奶油或奶酪，可以为我们的日常饮食增加一些美味。

但自那天起，我忧心忡忡地发现，尼德·兰对尼摩船长的态度越来越坏了。我便决定密切关注加拿大人的一举一动，以防不测。

第十三章 大浮冰群

“鸚鵡螺”号继续沿着西经五十度向南疾速行驶。难道，它是真的要去极地？我想不会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曾设想到极地的人均以失败告终。并且，季节也相当晚了，因为南极地区的3月13日相当于北极地区的9月13日，已经是秋分时节了。

3月14日，我在南纬五十五度的地方发现了一些浮冰，那只是一些二十至二十五英尺的灰白色碎冰块。它们在海面上形成了一块块暗礁，任凭海水拍打着。“鸚鵡螺”号继续在海面上航行。曾经在这一带海域打过鱼的尼德·兰，对这些冰山景观视若无睹。而我和康塞尔则是第一次观赏这些景观。

在南边的海平面上的空气中，延伸着一条白色长带，令人炫目。英国的捕鱼手把这一景观称为“炫目冰带”。无论多厚的云层，都不能使之黯然失色。它的出现说明前方会有一座或一片冰层。

果然，过了不久，眼前便出现了一些很大的冰块，它们的光芒随着云雾的变幻而变化。这些大冰块中有那么几块呈现出绿色的纹理，就像被人用硫酸铜在上面刻下的波纹。有几块像巨大的紫水晶，光线可以穿过去。它们的无数个切面上折射出太阳的光线。而前面那些稍微带有石灰石的冰块，带有强烈的反光，看上去足以建造一整座大理石城市。

我们越往南走，这些漂浮的冰块就越多，也越来越大。成千上万的南极飞鸟在上面筑巢，有海燕、棋鸟和海鸭，它们的叫声很让人心烦。有几只鸟还把“鸚鵡螺”号当做长须鲸的尸体，它们飞到上面来休息，用嘴把钢板啄得当当响。

在浮冰中航行的这段时间里，尼摩船长经常待在平台上。他仔细地观察着这片人烟罕见的海域。有几回我看到了他平静的目光闪闪发亮。难道他在想，唯有在这片人迹罕至的海域里，他才是在自己的家里，自己才是这片无法跨越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空间的主宰?也许吧。但他保持沉默。他一动不动地待着,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指挥这条船时,才回过神来。于是他熟练地指挥着他的“鹦鹉螺”号,灵巧地躲开大冰块的撞击。其中有些冰块竟然长好几海里,高从二百三十到二百六十英尺不等。海平线经常被整个地遮住。到了南纬六十度上,连一条通道也没有了。不过尼摩船长仔细地搜索着,不久便找到了几处狭窄的缺口,他大胆地让“鹦鹉螺”号从那里经过,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一旦他通过以后,这些缺口就会在他后面封冻起来。

“鹦鹉螺”号就由这样一双巧手引导着,通过了所有这些可按大小和形状仔细分类的冰块。康塞尔对此兴奋不已,他把这些冰块分类为:冰山或冰峰,冰地或一望无际的冰田,流冰或浮冰,层冰或碎冰,环形的叫冰圈,很长的块状则叫冰流。

当时的温度非常低。放在外面的温度计指示在零下二到三度。但我们穿着厚厚的海豹或海熊皮衣,并且在“鹦鹉螺”号船内,有电器设备恒温加热,外面再冷里面也感觉不到。而且,只要潜入水下几英尺,就能找到可以承受的温度。

如果是早两个月到达这个纬度上,我们就能拥有二十四小时的白天,而现在这里已经有三四个小时的夜晚了,再晚一些,六个月的夜晚恐怕就要笼罩在极圈地区上。

3月15日,我们穿过了新西兰岛和南奥克兰岛所在的纬度。船长告诉我,以前,曾有大群的海豹居住在这些陆地上,可是那些美国和英国的捕鲸人,残忍地把成年海豹和雌性海豹赶尽杀绝。在美国和英国捕鲸人的大肆屠杀以后,往日生机勃勃的陆地现在已经死一般沉寂。

3月16日,大约在早上八点钟,“鹦鹉螺”号沿着西经五十五度穿越了南极圈。此时,冰块将我们团团围住,海平线也被封住了。然而,尼摩船长却从一条通道向另一条通道一直向上走。

“他这是要去哪里呢?”我问。

“去前面,”康塞尔回答说,“总而言之,当他再无法前进时,他就会停下来的。”

“我可不清楚。”我回答说。

不过,老实说,这些新地区的美丽景观让我赞叹不已,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承认我对这次冒险旅行一点也不厌烦。那些冰群气势磅礴:在这边,它们构成了一座有着无数的清真寺尖塔和寺院的东方城市;在那边,就变成一座像被地震推倒在地的坍塌城堡。在阳光的斜照下,这些景观不断地变幻,或者

消失在茫茫的雪雾中。然后,到处是爆裂、崩塌、翻了几个大跟头的冰山,像一幅风景画一样变着布景。

当“鹦鹉螺”号潜到了水下时,冰群失去了平衡,巨大的响声强烈地传到水下,冰山的崩塌产生了一种能卷到海洋深处的可怕的旋涡。“鹦鹉螺”号就像一条被疯狂的水流卷走的船一样,旋转颠簸着。

我经常一看到没有出路,就想,我们完全成为囚犯了。但尼摩船长总是凭着本能,凭着细微的迹象找到新出路。对于观察冰田中流淌的浅蓝色细水流这一方面,他是从不会出错的。于是,我不由得怀疑,他曾经驾驶“鹦鹉螺”号在南极的海洋中冒险过。

可是,3月16日一整天,我们完全被封锁在冰田中。但这些并不是大浮冰群,而是因严寒而冻结起来的大冰地。这一困难并不能阻止尼摩船长前进,他加快速度冲破冰地。“鹦鹉螺”号像楔子一样插进这片易碎的冰中,把它轧得咔嚓作响。这是一个被一种无止境的力量推动着的撞锤。于是,冰屑被高高地扬起,像雹子一样落在我们的周围。只凭借本身的推进力,我们的船就凿出了一条航道。有时,因为用力过猛,船猛地冲到了冰田上,它的重量就把冰块轧碎了。有时偶尔被困在冰下,它轻轻一晃就把冰破开一条宽大的裂口。

在这些天里,我们忍受着强烈的冰屑的袭击,加上大雾茫茫,在平台上,从一端都看不到另一端。有时突然狂风大作。积雪厚重,坚硬得要用铁锹才能凿开。温度只有零下五度,“鹦鹉螺”号外面无一处不被冰雪覆盖着。所有的滑轮都被冻住在滑轮槽里,帆缆索具几乎都无法使用。看来只有一条不用风帆,并已装配有用煤燃烧的电动机的船才能到这样高的纬度上来行驶。

在这种情况下,气压计总指示在低数值的度数,甚至降到七十三点五度。罗盘的指针就更不准确了。越接近不能和地球南部混在一起的南磁极,罗盘颤动的指针就越指向相反的方向。的确,汉斯顿说过,磁极大概是在南纬七十度、东经一百三十度;而据杜佩雷观察,是在东经一百三十五度、南纬七十点三度。所以,必须通过观察船上各个方位的罗盘仪,取其平均数,才能得出大致方位。但人们也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测定走过的路线,而且在这种蜿蜒曲折、标位不断变化的水路中,用这种方法也实在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最后,3月18日,在二十几次白费力的冲击后,“鹦鹉螺”号看来彻底走不动了。这回它不是陷入冰流中,也不是在冰圈、冰田中,而是陷入了一片由一座座冰山冻结起来的无穷无尽的、一动不动的冰棚里。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大浮冰群！”加拿大人对我说。

我知道，对于尼德·兰和那些在我们之前的所有航海家来说，这是无法穿越的障碍。快到中午的时候，太阳出现了一会儿，尼摩船长测得了一些精确的观察数据，指出我们的位置是在西经五十一度三度、南纬六十度三九度。这已经是南极地区很深入的一点了。

现在，我们眼前没有大海、没有流水，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景象了。在“鹦鹉螺”号的冲角下，延伸着一片广阔的、起伏跌宕的平原，混杂着一些形状离奇古怪的冰块，一片乱七八糟、十分狼藉的样子，使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处冰解冻不久前的，但比例被大大放大的河面。上面星罗棋布地立着一座座高达二百英尺、像一根根细针似的陡峭的冰峰。更远的地方，一片灰白色的悬崖峭壁，像一面大镜子一样，反射着那些弥漫在浓雾中的阳光。在这荒凉的世界里，只有一片可怕的寂静，偶尔被海燕和海鸭拍打翅膀的声音打破。于是，一切都被冻结了，甚至声音也是如此。

因此，“鹦鹉螺”号也该在冰田中停止它的冒险了。

“先生，”那天，尼德·兰对我说，“如果您那位船长再走远一些……”

“那怎样？”

“他就会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为什么，尼德·兰？”

“因为从来没有人能穿过大浮冰群。您的船长，他是了不起的，可是，去他妈的吧！他不会比大自然更强大，在大自然划下边界的地方，不管你怎么想，都得停下来。”

“确实是这样，尼德·兰，可我非常想知道在这些大浮冰群后面会是什么呢！看着这堵墙，实在让我恼火了。”

“先生说得很对，”康塞尔说，“这些墙被发明出来，只是为了激怒学者。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应该有墙。”

“那么，”加拿大人说，“在这个大浮冰后面，谁都知道会有什么！”

“是什么呢？”我问。

“是冰，无边无际的冰。”

“您很肯定吗，尼德·兰？”我反驳说，“我可不敢断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去看看的原因。”

“天哪！教授先生，”加拿大人回答说，“忘掉这个念头吧。您已经到达了大浮

冰群前，应该满足了，再说您不可能再往前走了。那位尼摩船长也不行。他的‘鸚鵡螺’号船也不行。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我们要回到北部，也就是返回老实人居住的国家里。”

我必须承认，尼德·兰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不是制造出来用于冰田上行驶的船，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大浮冰前停下来。

确实如此，尽管“鸚鵡螺”号开足马力，尽管它用尽各种方法想把冰破开，可它仍然待在原地。要在平时，如果不能前进，按原路退回去就可以了。可在这里，后退和前进同样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通过之后，那些通口都封冻了。只要我们的船稍停一下，它也就会被冰冻住的。更过分的是，晚上两点左右，新的冰层以惊人的速度在船的两侧冻结起来。我只好承认，尼摩船长的行为真是太不谨慎了！

我这时正在平台上。船长观察了一会儿情况，然后对我说：

“怎么样！教授先生，您有什么看法？”

“看来我们是被困住了。”

“被困住！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们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又不能向任何方向走。我认为，这种情况就叫做‘被困住’，至少在有人居住的陆地上是这么叫的。”

“如此说来，阿罗纳克斯先生，您认为‘鸚鵡螺’号是不能脱身了？”

“太难了，船长，因为已经是晚冬了，您不能期望冰块解冻。”

“啊！教授先生，”尼摩船长带着嘲讽的口吻回答说，“您总是这样！只是看到了障碍和阻拦！但是，我可以向您担保，‘鸚鵡螺’号不仅可以脱身，而且还能够走得更远。”

“还往南走？”我看着船长问。

“没错，先生。它将去极点。”

“去极点！”我喊着，忍不住做了一个不相信的动作。

“没错！”船长冷冷地说，“到南极点去，到那地球各条经线相交的、不被人所知道的点上去。您知道我要用‘鸚鵡螺’号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是的！我是知道。我明白这个人大胆而鲁莽！但要战胜去南极路上的重重困难，到达比北极——连最大胆的航海家也不能到的地方——更无法到达的南极，难道这不是一件绝对荒谬的事情吗？只有疯子才会这么想！

这时，我突然想问尼摩船长，他是不是已经了解了这个开天辟地以来人类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还没驻足的极点。

“不,先生,”他回答我说,“我们一起去了解。在那里其他人都失败了,但我不会失败的。我还从来没让‘鹦鹉螺’号跑到这么远的南极海里来呢,但我再重复一次,它还会再往前走的。”

“我愿意相信您,船长。”我略带嘲讽的回答说,“我相信您!我们一起向前吧!我们没有任何障碍!冲破这大浮冰吧!让它滚开吧,如果它不滚,那我们就给‘鹦鹉螺’号装上翅膀,让它从上面飞过去吧!”

“从上面?教授先生,”尼摩船长平静地说,“当然不是从上面,而是从下面。”

“从下面!”我喊道。

船长的提示让我心里突然一亮。我明白了,“鹦鹉螺”号的优秀性将再次在这次超人的事业中为他提供服务!

“我发现,我们开始相互了解了,教授先生。”船长微笑着对我说,“您已经朦胧地预感到这个计划实施的可能性,而我,我认为这个计划无疑是会成功的。那些对于一条普通的船来说无法克服的困难,对‘鹦鹉螺’号来说就变得很容易。如果有一块陆地出现在极地,它会在这块陆地前停下来。但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南极是处在一片自由的海里,那它就要开到极点那里去!”

“确实如此,”我被船长的观点吸引住,说,“如果海面被冰封死,按海水的最大密度比冰高出一度的理论,下层应该是可自由通行的。再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块大浮冰沉在水里的部分与它浮在水面的部分之比是四比一。”

“是这样,教授先生。如果冰山露出海面一英尺,那在水下就有三英尺。说起来,既然这些冰山在水上不超过三百英尺,那它们埋在水下的部分就只有九百英尺。九百英尺对于‘鹦鹉螺’号来说算得了什么?”

“的确不成问题,先生。”

“它甚至可以去更深的水层,寻找一片温度恒定的区域,在那里,我们可以躲过海面上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而不受任何损伤。”

“说得好,先生,说得对极了!”我激动地回答说。

“目前唯一的困难,”尼摩船长接着说,“是得在水里潜好几天,无法更新我们的储备空气。”

“不至于吧?”我反问道,“‘鹦鹉螺’号有巨大的储气罐,我们可以将它充满,它就能给我们提供需要的氧气。”

“说得好,阿罗纳克斯先生,”船长微笑着答道,“但我可不想让您过分地指

责我的鲁莽，我得事先向您提出不同的意见。”

“难道您有不同的意见？”

“是有一个。南极点可能有海，那里的海可能会被完全封冻住，这样我们就无法浮出水面。”

“不错，先生。但请别忘了‘鹦鹉螺’号装配有威力无穷的冲角，我们不能沿着对角线向冰田冲去，把冰田撞裂开吗？”

“啊！教授先生，您今天可真有主意！”

“另外，船长，”我越说越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在北极一样，在南极遇到可自由通行的海呢？不论在南半球还是在北半球，寒极和陆地两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还有，在找到相反的证据之前，我们应该想到，在这两个极地，不是有陆地，就是有一片与冰分离开的海洋。”

“我也同意这种想法，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说，“我不过想提醒您，您提出过那么多反对我的计划的意见后，现在又提出赞同的论据来压倒我。”

尼摩船长说得对。我终于大胆地说服了他！是我说服他到南极去的！我想在他的前面，我想得比他多……其实不是这样，可怜的傻瓜！尼摩船长对这个问题的正反两面想得都比你更多，不过他喜欢看到你在这些无法实现的梦想中欣喜若狂而已！

不过，船长一刻也没有迟疑。他发了个信号，大副便出现了。他们两个人用他们那种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迅速地交谈起来，或许大副事先就得到通知，或许他觉得这个计划可行，总之他一点也没表现出吃惊的样子。

尽管他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但比起康塞尔来还差了一些。当我向这个可爱的青年诉说我们想到南极的意图时，他竟然麻木得完全没有反应。一句“随先生的便”便把我的谈话打发了，我也只好就此打住。说到尼德·兰，如果问自古以来谁的肩膀耸得最高，那便是他——这个加拿大人了。

“看吧，先生，”他对我说，“您和您那位尼摩船长，你们真让我觉得可怜！”

“可是我们要到极点去，尼德·兰师傅。”

“是的。但你们也许回不来了！”

接着尼德·兰说完“不要去自讨苦吃”这句话，就离开了我，回到他的房间里。

于是，这个大胆计划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鹦鹉螺”号船上的强力抽气泵用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高压把空气装进了储气罐。四点钟左右,尼摩船长告诉我说平台的嵌板要关闭了。我向我们将要穿越的这块大浮冰投去最后一瞥。当时晴空万里,空气相当纯净,也非常寒冷,达到零下十二度。但风停了,所以这个温度还不至于让人难以忍受。

十几个船组人员手持铁锹,走上船的两侧,把船身周围的冰敲碎。不一会儿船身便松开了,新冰还很薄,所以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们全都回到了船内。平时使用的储水罐盛满了浮标线两边还没结冰的海水。“鹦鹉螺”号毫不迟疑地潜入水中。

我和康塞尔坐在客厅里。透过打开的玻璃窗,我们看到了南极海的下水层。温度计又往上升,压力表的指针在表盘上移动。

到了一千英尺左右,就像尼摩船长预料过的那样,我们浮在了大浮冰下面的水波上。但“鹦鹉螺”号还往下潜。它一直潜到了两千六百英尺的深度。水温在表面是零下十二度,现在已不超过零下十一度,我们已经争取到了两度。不用说,因为“鹦鹉螺”号船上的暖气机不断地加热,船内的温度一直保持在一度以上。所有的操作都完成得极其准确。

“请允许我说一句,先生,我们会过去的。”康塞尔对我说。

“这我很清楚。”我带着毫不怀疑的语气回答。

在这片可以自由航行的海里,“鹦鹉螺”号一点不绕弯地沿着西经五十二度直接向极点开去。从六十点七度到九十度,还要穿过二十二度半的纬度,也就是说还有五百多法里的路要走。“鹦鹉螺”号保持着二十六海里每小时的平均速度向行驶,这相当于一列快车的速度。如果它继续保持这个速度的话,那四十八个小时就能够到达极点。

晚上有一段时间,新奇的环境使我和康塞尔一直留在客厅的玻璃窗前。海水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发着亮光,但大海一片荒芜,鱼类是不居住在这片监牢一样的海域里的。它们要从南极海到极点的自由海,只能在这里找到一条通道。我们的船走得很快,从长形钢铁船壳的震动中就能感觉到这一点。

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想去休息几个小时。康塞尔也跟我一样。走过过道时,我没有遇到船长。我想他可能还待在领航舱里。

第二天是3月19日,凌晨五点,我又回到客厅的座位上。电动测速器显示出“鹦鹉螺”号的速度慢了下来。它正在谨慎地排出储水器中的海水,浮出海面。

我的心怦怦直跳。难道我们要浮出去,寻找南极点的新鲜空气吗?

不是的。一声撞击声传来,我知道“鹦鹉螺”号撞到大浮冰的下表层了。根据沉闷的声音,我判断出冰层还很厚。的确,用航海术语来说,我们是“触礁了”,但是方向相反,而且是在一千英尺的深水中。这说明在我们的上面,有两千英尺的冰层,其中一千英尺露在水面上。大浮冰此时的高度已超过我们在它的边缘测到的高度。情况有些不妙。

整整一天时间,“鹦鹉螺”号作了好多次同样的试验,但它总是撞到它上面那层天花板般的冰墙。在某些时候,它是在三千英尺处撞到冰层的,这说明冰层有四千英尺厚,其中一千英尺浮在水面上。现在冰层的厚度是“鹦鹉螺”号潜入水中时的两倍。

我认真地记录下各种不同的深度,这样便获得了这条在水下延伸的冰脉的海底轮廓。

到了晚上,我们的情形没有什么变化。冰层总保持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六百英尺的深度。虽然冰层厚度有明显的减小,但我们和海面之间仍有很大的距离啊!

这时是晚上八点钟。按照船上平时的习惯,早在四个小时以前,“鹦鹉螺”号船内部的空气就该更换了。虽然尼摩船长还没使用储存罐里的补充氧气,但我并没觉得很难受。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辛苦。希望和恐惧轮番折磨着我,我惊醒了好几次。“鹦鹉螺”号还在进行试验。在凌晨三点左右,我发现大浮冰的下表层只是在一百六十英尺的深度才会被碰到。大浮冰慢慢地又变成了冰田。冰山又变成了冰原。

我的眼睛一直也没离开过压力表。我们的船向着电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水面,沿着对角线一直向上浮。大浮冰像延伸的斜坡一样,上下都在变薄。而且在一海里一海里地不断变薄。

最后,在3月19日这值得纪念的一天,在凌晨六点的时候,客厅的门被打开了。尼摩船长出现在我面前。

“自由海到了!”他对我说。



第十四章 南极

我连忙跑到平台上。没错！自由海。上面只是散落着几块冰和一些浮动的冰山，更远的地方，是一片无边的大海。按不同深度，颜色由深蓝色逐渐变为橄榄绿色的海水中，游荡着成千上万种鱼类；天空则是鸟类的世界。北面的天边呈现出一群远远的大浮冰的轮廓，这时船上的温度计指示在零上三摄氏度，这里就像封闭在大浮冰群后面的可爱的春天。

“我们到极点了吗？”我的心忐忑不安。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说，“到了中午我们测一下方位再说。”

“可太阳能穿过这些云雾吗？”我看着灰沉沉的天空说。

“只要它能出现一会儿，就足够了。”船长回答。

在“鹦鹉螺”号南面十海里处，浮着一座孤零零的小岛。我们小心翼翼地朝着它走去，因为这片海中可能到处是暗礁。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小岛边。然后我们用两小时环岛走了一圈。岛的周长是四到五海里，有一条狭窄的水道将小岛和一片很大的陆地分隔开来——那也许是一片大陆，我们一眼望不到尽头。确实，这个小岛的存在好像在为莫里的假说提供证据，这位能干的美国人曾经指出：在南极和南纬六十度纬线之间，海面上遍布着一些体积巨大、在北大西洋见不到的大浮冰。接着他从这个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冰山不在大海中而只能在海岸边形成，所以南极圈应该围着一大片陆地。根据他的推算，覆盖着南极的冰群形成了一个大约两千海里宽的圆拱。

可是，“鹦鹉螺”号怕搁浅，它在离一个上面满是巨石的沙滩前两千英尺处停了下来。船上的小艇被放到了海里，我、船长、康塞尔和两个带着工具的船组人员登上了小艇。现在已经是早上十点钟了，我还没有看见尼德·兰。这个加拿

大人，他可能不愿意承认南极就在他的面前。

水手划了几下桨，小艇就来到了沙滩上。康塞尔刚想跳到地上，我一把拉住他。

“先生，”我对尼摩船长说，“第一个把脚踏在这块陆地上的荣誉应该是属于您的。”

“没错，先生，”船长回答说，“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踏到这片极地的土地上，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留下过他的脚印。”

说完这句话，尼摩船长就轻轻地跃到地面上。可以看出他的心里非常激动，心跳剧烈。船长攀上一块倾斜成一个小岬角的石头。他站在那里，双臂交叉，目光炽热，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占有了这片南极的土地。他这样心醉神迷地站了五分钟后，才转过身来，对我喊道：

“请上来吧，先生。”

我跳下小艇，康塞尔跟随着我，那两个船组人员却留在小艇里。

这里大部分地方的泥土是一种淡红色的凝灰岩，地面就像是用碎砖砌成的，上面覆盖着火山的岩渣、熔岩和碎石的石屑。由此可知，这里是一个火山源，在一些地方，还飘着一股轻微的火山气体，散发出硫磺的味道，这证明内部的熔岩仍具有强大的爆发力。我们都知道，在南极地区，詹姆斯·罗斯曾经在东经一百六十七度、南纬七十七点三二度处发现过正处于活动期的莱里布斯和第罗尔火山。可是，爬上一座高高的峭壁后，我远远看去，几海里内都没发现有火山。

在这片荒凉的大陆上，植物非常稀少。一些单条黑色的地衣生长在黑色的岩石上。某些微生物，看起来像退化的硅藻类，有堆积在石英质介壳中间的细胞植物，有贴在鱼鳔上的、任由海浪冲到岸上的紫红色和深红色的长墨角藻，它们一起构成了这个地区整个微薄的植物界。

海岸边到处是软体动物：小贝、帽贝、心形光贝，特别是无数长方形、膜状、头部由两片圆形的耳叶构成的触须贝。我还看到了许许多多长一英尺的北极触须贝，鲸鱼一张嘴就能吞下它们一大群。这些可爱的翼足动物，是海中真正的蝴蝶，它们为在海岸边缘流动的海水带来了生机。

说到其他的植虫动物，有在深海底中存在着的一些乔木般的珊瑚树，根据詹姆斯·罗斯的说法，这类珊瑚树生长在南极海中直到三千英尺深处的地方；还有一些属于细胞类的小海鸡冠、大量这种气候下独有的海盘车，以及散在地上的海星。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不过在这里,最有生命力的地方还是天空。在天上,飞翔着成千上万只各种各样的鸟类,叫声震耳欲聋。另外,有一些鸟挤在岩石上,一点儿也不害怕地看着我们经过,甚至亲热地走到我们的脚边。那是一些在水中行动敏捷灵活,而在陆地上就显得十分笨拙、行走不便的企鹅。它们在水里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把它们当做金枪鱼。企鹅们发出古怪的叫声,成群地聚在一起。它们不喜欢动,但叫得很凶。

走了半英里路后,地面上出现了许多潜水鸟的鸟巢。这是一种专门用来产卵的巢穴,里面飞出许多的鸟,它们发出驴一般的叫声。这种鸟黑色的肉很好吃,于是不久,尼摩船长便下令打了几百只。这些身体像鹅那么大,身上深灰色、下腹白色、颈上镶有一道柠檬色边的动物,并不设法逃走,而是任由你用石头猎杀。

然而,雾还没散,到了十一点钟,太阳还没有一点儿出来的迹象。它的空缺让我焦虑不安。要是没有它,就不能作预定的观测,那怎样才能确定我们是否到达南极了呢?

当我遇到尼摩船长时,我看到他正一声不响地靠在一块石头上,望着天边。他看起来有些烦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胆略过人、本领高强的人可没办法像操纵大海那样操纵太阳呀。

已经到了正午,太阳还是没有露面。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它躲在这片云雾后的哪个位置。没多久,这片雾地就飘起了雪花。

“明天再说吧。”船长简单地对我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正处在大气旋涡中的“鹦鹉螺”号船上。

我们不在的这会儿工夫,船上的渔网已经撒下了。我兴趣十足地观察着人们刚拉上甲板的鱼。南极海是大量回游鱼的保护区,鱼类们躲开了低纬度的风暴区,可是,却掉进了海豚和海豹的牙缝里。我注意到几条四英寸长的南极杜父鱼,这是一种灰白色的软骨鱼,带有淡白色的斜纹,并长着刺;还有一些三英尺长的南极银鲛,它们身子很长,皮白,闪着银光而且很光滑,头圆,背上长有三个背鳍,喙上有一个向嘴部弯曲的喇叭筒。我品尝过它们的肉,觉得没什么滋味,可是康塞尔却不同意我的看法。

暴风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站到平台上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就在客厅里记录下这次在南极大陆的历险。这时,我听到了在暴风雪中嬉戏的海燕和信天翁的叫声。“鹦鹉螺”号并没有停止不动,而是沿着海岸前行。在夕阳掠过天边时留下的余晖中,它还往南前进了十几海里。

第二天,3月20日,风雪已经停了。天气更冷了一些,温度计指着零下两度。这时雾散开了,我希望这一天我们可以进行观察。

但尼摩船长没出来,小艇便载着我和康塞尔来到了陆地上。陆地上的泥土状况还是以前的样子,都是火山土,到处是熔岩、火山岩渣、玄武岩,但我还是没发现喷出这些东西的火山口。这里跟前面一样,无数的鸟类生活在南极大陆这片土地上。不过它们是与一大群用温顺的眼光看着我们的海洋哺乳动物一起分享这个帝国的。那是些种类不同的海豹,它们有的平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漂流的冰块上,还有好几只从海里出来,又走进去。它们从来没与人见过面,看着我们走近,它们也不害怕。我估计这里的海豹可以装满几百条船。

“我的上帝,”康塞尔说,“幸好尼德·兰没跟我们一起来。”

“为什么,康塞尔?”

“因为这个狂热的猎人也许会把它们全都杀光。”

“全都杀光,未免太夸张了!可的确,我相信我们无法阻止我们的加拿大人朋友插死几只这么漂亮的鲸类动物。这样可能会使尼摩船长不高兴,因为他不会让这些可爱的动物白白死掉。”

“他是对的。”

“是的,康塞尔。不过,”我说,“难道你还没对海洋动物的高级品种进行分类吗?”

“先生很了解,”康塞尔回答说,“在实践这方面我并不在行。如果先生愿意告诉我这些动物的名字的话……”

“这些是海豹和海象。”

“它们属于鳍脚科,”我的康塞尔学者连忙说,“食肉动物目,节脚动物类,海豚亚纲,哺乳动物纲,脊椎动物门。”

“对,康塞尔,”我回答说,“但这两种动物——海豹和海象,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又分为好几种,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实地考察一下,走吧。”

现在是早晨八点。离太阳提供我们有效观察的时间还有四个小时。于是我们朝向一处凹入岸边花岗岩悬崖中间的宽阔海湾走去。

到了那里,可以说放眼望去,地上、冰上,都站满了海洋哺乳动物。我下意识地去寻找老蒲罗透斯——那位在神话中给海神看守成群成家畜的牧人。这里海豹特别多,它们分为不同的群体,群体中雄的和雌的都有,父亲照看着家庭,母亲喂养着小宝宝。里面有几只已经长得十分强壮的年轻海豹,可以自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已走路了。当这些哺乳动物行走时，它们的身体一收一缩，相当笨拙地靠着它们不发达的鳍，一点一点地向前跳跃。它们的鳍，对于它们的同类海牛来说，则是一双真正的前臂。我要说，在这周围环境相当优美的水里，这些脊柱会动、骨盆狭窄、毛短而密、脚呈蹼状的动物，正快活地游动着。它们回到地面上休息时，就摆出一些十分优雅的姿态。于是，古人观察了它们温柔的容貌、它们富于表情——就连最美丽的女人也无法与之媲美——的眼神，以及它们明亮的眼睛和可爱的姿态之后，就以他们的方式赞美了它们。他们把雄的比做半人半鱼的海神，把雌的比做美人鱼。

这些海豹大多睡在岩石上或沙滩上。确切地说，在这些没有外耳——区别于耳廓明显的海狗——的海豹里面，我注意到其中有好几种海獭的变种。它们长十英尺，皮毛白色，头像猎犬的头，两颌各有十颗牙，上下各有四颗门牙和两颗百合花形的大虎牙。在它们中间还有一些海象，那是一种长有活动的短鼻子、身形巨大的海豹种类，它们的身子一圈就有二十英尺，身長就有三十英尺。它们看着我们走近，居然一动不动。

又走了两海里，我们被一座为海湾抵挡南风的岬角拦住了去路。这座岬角直插海中，海潮涌来时溅起阵阵浪花。岬角那边传来了一声声吓人的咆哮，好像反刍动物发出的吼叫声。

“好像是水牛音乐会。”康塞尔说。

“不，”我说，“是海象音乐会。”

“它们是在打架吗？”

“它们也许在打架，也可能在玩耍。”

“如果先生愿意的话，应该过去看一下。”

“是应该去看一看，康塞尔。”

于是我们穿过灰黑色的岩石，走在一堆突然出现的乱石堆里，还有结着冰块的石头上。我不止一次摔倒，闪了腰。康塞尔比较小心，或者说比较结实，几乎没摔倒过，他一边扶我起来，一边说：

“如果先生叉开两脚走，就能很好地保持平衡。”

到达了岬角的脊梁上，我看见了一片白色的广阔的平原，上面全是海象。这些动物相互嬉戏着。看来那是欢乐的叫声，而不是愤怒的吼声。

海象在外形和四肢上很像海豹。不过它们的下颌没有虎牙和门牙，说到它们上颌的虎牙，那是两颗三十一英寸长、牙槽周长十二英寸的门牙。这些由坚

实无瑕的象牙质形成的牙齿，比大象的牙齿还硬，又不容易变黄，所以非常受欢迎。于是，海象成了意想不到的猎杀对象。猎人屠杀时不分怀孕的雌象和年轻的海象，他们每年杀死超过四千只以上的海象，所以很快，海象的数目就会所剩无几。

当我走过这些很有趣的动物旁边时，它们并不躲开，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观察它们。它们的皮厚而粗糙，颜色浅黄，近似橙黄，毛又短又少。有些海象有十三英尺长。它们比北极同类还要安详胆大，并不派出精选的哨兵来看守它们营地的四周。

考察了海象城之后，我想我们该往回走了。已经十一点了，如果尼摩船长找到观察方位的有利时机，我想去操作现场。然而，天边到处是云层，挡住了太阳，所以我对出太阳并不抱太大的希望。这颗多疑的恒星好像不愿意向人类揭开地球上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的神秘面纱。

可是，我想回到“鹦鹉螺”号船上。我们沿着悬崖顶上的一个狭窄的斜坡往下走。十一点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下船的地点。靠岸的小艇已经把船长送到陆地上来了。我看见他站在一块玄武岩上，仪器就放在他身旁。他的目光注视着北面的天边，太阳在那里划出一条长长的曲线。

我走到他身旁，一声不响地等着。到中午了，可太阳还是和昨天一样，没有出来。

观察还是不能进行，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到了明天还不能观察，那我们只好完全放弃测定方位的计划了。因为今天恰好是3月20日，第二天便是21日秋分，如果阳光的折射作用可以不考虑，那太阳会在以后6个月中消失在地平线以下。随着它的消失，极地的长夜便开始了。从9月份的春分以来，它一直在北边的天边出现，呈长长的螺旋线形上升，一直到12月21日。那时候正是北冰洋地区的冬至，而在南极，太阳又开始下降了，明天该是它最后在天空出现的日子了。

我把我的想法和担忧说给尼摩船长听。

“您说得很对，阿罗纳克斯先生。”他对我说，“如果明天我不能测出太阳的高度，那在六个月内我将无法进行这项操作。不过，也恰好是我这次航行的偶然性，在3月21日这一天把我带到这里来，假如明天中午太阳出来，我能够在在这片海区里非常容易地测得我的方位。”

“为什么，船长？”

“你看，当太阳划出这么长的螺旋线时，是很难测出它在天空中的准确高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度的,仪器也会暴露出这些严重的错误的。”

“那您要做什么呢?”

“我只要用我的精密時計就行了,”尼摩船长回答说,“如果明天3月21日中午,算上阳光的折射作用,太阳的圆盘正好被北地平线切开,那我就是在南极点上了。”

“当然可以这样做,”我说,“不过这个论断从数学角度上看是不精密的,因为秋分不一定是在中午那一刻。”

“也许是吧,先生,但误差超不过三百英尺的,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很精确。明天见吧。”

尼摩船长返回船上。我和康塞尔则继续在沙滩上漫步考察和研究,我们一直待到了五点钟。我没有找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只是捡到一个大得引人注意的企鹅蛋。蛋的颜色呈浅栗色,上面有一些线条和图纹,像象形文字一样,这使它成为一件罕有的珍贵物品。我想收藏家可能会为它付出不少于一千法郎的价钱。我把它交到康塞尔的手中,这位谨慎的小伙子,像捧着一件珍贵的中国瓷器一样,稳稳当当、毫无缺损地把它带回到“鸚鵡螺”号船上。

一回到船上,我就把这枚少见的蛋放在陈列室的一个玻璃橱里。晚餐我胃口很好,吃了一块鲜美的海豹肝,它的味道让人想起猪肝的滋味。然后我就上床了,睡觉前我像印度人那样,祈求光亮的太阳开恩,明天出来。

第二天,3月21日,早上五点我就走上了平台。在那里我遇到了尼摩船长。

“天气有一些好转,”他对我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吃过早餐后,我们就回到陆地上选择观察的地点。”

我和尼摩船长说好以后,就去找尼德·兰,我想带他和我们一起去,但固执的加拿大人拒绝了,我也清楚地看出,他的沉默和他的坏脾气一样,正与日俱增。总之,对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倔脾气,我并不觉得后悔。确实,陆地上海豹太多,但不应该以此来诱惑这个不善于动脑的渔夫。

吃过早餐后,我就要回到陆地上。“鸚鵡螺”号在夜里又往上走了几海里。它现在正在海中,离岸边还有一里路,那边岸上矗立着一座四五百米高的尖峰。我、尼摩船长和两个船组人员坐上了小艇,还带上了工具,也就是一个航海時計、一架望远镜和一个气压计。

在海上经过时,我看到了大量的鲸鱼,它们是南极海中独有的三种鲸类:第一种是没有脊鳍的平鲸或英国人所说的“直鲸”;第二种是驼背鲸——一种

腹部有皱褶的鲸鲸，它们长有灰白色的大鳍翼，虽然说叫做鳍翼，但不是翅膀；第三种是黄褐色的鳍背鲸，它们是最活泼的鲸类动物。这类强大的动物向高空喷出活像蒸汽旋般的水柱，人们老远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这些种类不同的哺乳动物在平静的海水中成群结队地玩耍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南极海成了这些受到猎人穷追恶杀的鲸类动物的避难所了。

这时我也注意到了一些灰白色的长条鞘带鱼，那是一种喜欢缠在一起的软体动物；还有一些身体巨大的水母，在海浪的旋涡中荡着秋千。

九点钟，我们上岸了。这时天空晴朗，云飘向南面的天边，雾气在冰冷的水面上散去。尼摩船长直接走向那座尖峰，他无疑是想在那里进行观测。在尖利的熔岩石和浮石层中行走，在经常含有火山硫气体的大气中爬行，真的很艰辛。可是船长——一个不习惯在陆地上行走的人，这时却动作敏捷地登上了最陡峭的斜坡。他敏捷的身手我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就连专门捕捉岩羚的猎人看了也会自叹不如的。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到了这座云斑岩和玄武岩混合的尖峰顶上。站在那里，我们看见了一片辽阔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北边水天交融的地方。我们的脚下是一片闪耀的冰田，在我们的头上，云雾中透出一些淡蓝色。在北边，像只火球似的太阳圆盘，已被地平线削去了一角。海水中喷出上百束美丽的水花柱。在远处，“鸚鵡螺”号像一只熟睡的鲸鱼，而在我们后面，南方和东方，则是一片辽阔的土地，一片看不到边的乱岩石堆和冰垛。

尼摩船长一爬上峰顶，就认真地用气压计测量出它的高度，因为他在观测中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

十一点四十五分，只从折射光作用看，像一轮金盘一样的太阳出现了。它向这块荒凉的大陆和这片人类还未涉及的海域上洒下它最后的光芒。

尼摩船长举起那副有着纠正折光镜片的网形线望远镜，观察那轮沿着长长的对角线渐渐进入地平线以下的太阳。我拿着航海時計，心跳得很厉害。如果航海時計指到正午时，太阳的圆盘正好消失了一半，那我们就是在极点上。

“正午到了！”我喊道。

“南极！”尼摩船长庄严地回答，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我看到太阳正好被地平线对半切开。

我看着最后几缕阳光落到尖峰上，阴影沿着斜坡慢慢地爬了上来。

这时，尼摩船长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先生,1600年,荷兰人吉里克在海流和风暴的驱动下,到达了南纬六十四度,并发现了新谢特兰群岛。1773年1月17日,著名的库克沿着东经三十八度,到达了南纬六十七点三度。而1774年1月30日,在西经一百零九度上,他到达了南纬七十一.一五度。1819年,俄罗斯人白林哥森走到了南纬六十九度;1821年,在西经一百一十一度处,他到达了南纬六十六度。1820年,英国人布恩斯菲尔德停在了南纬六十五度的地方。同年,美国人莫拉尔,他不可靠的叙述中记录说他沿着西经四十二度,在南纬七十.一四度发现了自由海。1825年,英国人鲍威尔没能超越南纬六十二度。同年,一个普通的海豹猎人——英国人威德尔,沿着西经三十五度一直走到了南纬七十二.一四度,又沿着西经三十六度走到了南纬七十四.一五度。1829年,英国人福斯特驾驶着‘香提克利’号占领了南纬六十三.二六度、西经六十六.二六度的南冰洋大陆。1831年2月1日,英国人比斯哥恩在南纬六十八.五度发现了安德比陆地;2月5日,他在南纬六十七度发现了阿代拉依德陆地;2月21日,他在南纬六十四.四五度发现了格拉恩陆地。1838年,法国人杜蒙·杜里在南纬六十二.五七度的大浮冰前停下来,指出了路易·菲利普陆地的存在;两年后,在南部的一个新点上,他到达了南纬六十六.三度;1月21日,他命名了阿代利陆地;而八年后,在南纬六十四.四度,他发现了克拉利海岸。1838年,英国人威尔克斯前进到南纬六十九度、西经一百度。1839年,英国人白尔尼在极圈那里发现了沙布里那陆地。最后,1842年1月12日,英国人詹姆斯·罗斯在西经一百七十一.七度、南纬七十六.五六度的维多利亚陆地上登上了艾列布斯山和代罗尔山;同月23日,他测定了南纬七十四度,这是当时能到达的最高纬度;2月27日,他到达了南纬七十六.八度;28日,南纬七十七.三二度;2月29日,南纬七十八.四度;1842年,他又回到了无法超越的南纬七十一度。瞧!我呢,尼摩船长,在1868年3月21日,我来到了九十度的南极点上,我占领了这块地球上几乎是已知大陆的六分之一的土地。”

“以谁的名义呢,船长?”

“以我自己的名义,先生!”

说完这句话,尼摩船长打开了一面黑色平纹布旗帜,上面绣着一个等边的金黄色N字。然后,他转身对着在海平面上泛着余晖的太阳喊着:

“再会吧,太阳!消失吧,灿烂耀眼的太阳!在这自由海下休息吧,让六个月的黑夜阴影来到我的新领地上吧!”

第十五章 意外还是事故

第二天,也就是3月22日,在早晨六点,我们准备起程了。这时,最后的几缕晨光融进了黑夜之中。天气寒冷,天空中群星闪烁。那颗在天际闪亮的、耀眼的星宿,就是南冰洋地区的南极星。

这时温度计指示在零下十二度,寒风非常刺骨。漂流在自由海上的浮冰越来越多,海面上到处都要结冰了。无数灰黑色的冰块漂浮在水面上,这说明新冰层就要形成了。显然,在南极海冬季六个月的冰期内,这里绝对是无法通行的。那鲸鱼在这段时间内会怎么办呢?也许,它们会在大浮冰下寻找比较合适的海水。至于那些海豹和海象,它们已经习惯了艰难困苦的气候条件,它们还会留在冰封的海岸边。这些动物有一种本能,它们能在冰地上打洞,并保持洞口的畅通,而它们正是通过这些洞口进行呼吸的。当鸟类因为严寒飞到北方去时,这些哺乳动物就成了南极大陆唯一的主人。

过了不久,“鸚鵡螺”号船上的储水器就装满了水。它慢慢地向下沉,到了一千英尺深度的时候,它才停了下来,它的机轮拍打着水波,以十五海里每小时的速度向北进发。到了夜里,它已经来到了大浮冰这块巨大的冰壳下面了。

在大浮冰下前进,“鸚鵡螺”号的船壳可能随时撞到一些沉在水中的冰块,出于谨慎,客厅的嵌板已经关闭了。因此,我这一天的时间都在整理笔记。我的整个脑海里充满了对南极的记忆,我回想着我们曾经毫不费力地、而且毫无危险地、就像一节浮动的车厢滑过铁轨一样,到达了那个无法到达的极点。而现在,归程真真实实地开始了。旅程中还会有什么样类似的惊喜展现在我眼前呢?我想会有的,海底有着无穷无尽的奇观!可是,五个半月以来,自从偶然的机会把我们扔到这条船上以来,我们已经走了一万四千海里路了,这比地球赤道一周还要长,而旅途中充满了多少惊险或恐怖的事情啊!克利斯波森林狩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猎,托里斯海峡搁浅,珊瑚墓地,锡兰的采珠人,阿拉伯隧道,桑多林海底之火,维哥湾的亿万财富,大西洋,南极!在那天晚上,所有这些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脑海中掠过,使我的大脑得不到片刻安宁。

凌晨三点,我被强烈的撞击声惊醒了。我从床上飞快地跳起来,站在黑暗中倾听。这时,我突然被抛到房间中央了。很明显,“鹦鹉螺”号刚刚发生了碰撞,并出现了严重的倾斜。

我摸着墙,沿着通道走到亮着灯光的客厅。里面的摆设都翻倒了。好在那些玻璃柜很稳当,还好好地站在那里。船右舷的挂画直直地掉了下来,贴在地毯上,而左舷的那些从框架下面掉出来了一英尺。“鹦鹉螺”号是靠着右舷倒下的,而且,完全移动不了了。

这时,我听到船里传来了脚步声和乱糟糟的说话声,但尼摩船长并没有出来。正当我想离开客厅时,康塞尔和尼德·兰进来了。

“出了什么事?”我立刻问道。

“我们正想问问先生呢。”康塞尔回答。

“真见鬼!”加拿大人喊着,“现在,我明白了!‘鹦鹉螺’号触礁了。从它目前的情况看,我不相信它能像上一次那样在托里斯海峡脱身。”

“不过至少,”我问,“它已经回到水面上了吧?”

“我们不清楚。”康塞尔回答说。

“这很容易证实。”我回答说。

我看了一下压力表,禁不住大吃一惊:它竟然指在九千八百英尺的深度上!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喊道。

“应该去问问尼摩船长。”康塞尔说。

“但去哪里找他呢?”尼德·兰问。

“跟我来吧。”我对我的两个同伴说。

我们离开了客厅,来到图书室里,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中央扶梯上,船员工作室里,也没有人。我想尼摩船长应该是在领航舱里,所以最好还是等他出来。于是,我们三个人又回到了客厅。

在客厅里,我默默地听着加拿大人指责我,这可是他发泄情绪的大好机会。我没有反驳他,而是让他任意发泄他的坏脾气。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二十分钟,同时尽力倾听着“鹦鹉螺”号船内发出的最轻微的声响。这时,尼摩船长走了进来。他就像没有看到我们那样,他那平常没

有表情的面孔上露出了不安。船长默默地看了罗盘和压力表,然后指着平面地图上的一点——代表南极海的那部分。

我不想扰乱他的思路。不过,几分钟以后,当他向我转过身来时,我用他曾在托里斯海峡时说过的一句话来反问他:

“是意外事件吗,船长?”

“不是,先生。”他回答,“这次是一桩事故。”

“很严重吗?”

“是的。”

“立刻就有危险吗?”

“不!”

“‘鹦鹉螺’号触礁了吗?”

“没错。”

“这次触礁是……”

“是因为大自然的任性造成的,并非是人造的。我们的操作没有任何错误,然而,我们无法阻止平衡规律发生作用。我们能战胜人类的法规,却不能违抗自然的法则。”

尼摩船长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一通哲学性观点,真是少见。总之,我一点也没听明白他的回答。

“我能知道吗?先生。”我问他,“这次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一块巨大的冰块,也就是一座冰山,完全翻转了过来。”他回答我说,“当冰山下部由于水温比较高融化以后,或由于反复受撞击而磨损时,重心就会上移,于是,它们就会一整块地倒过来,翻了个跟头。就是这样,这些冰块中的一块翻倒时,撞到了浮在水中的‘鹦鹉螺’号船上。接着,这块冰从船身滑下去,以不能抗拒的力量把船顶翻起来,推到浅水层里,然后冰块顶住船侧不动了。”

“难道我们不能通过排空船上的储水器,使船重新获得平衡的方法来让船脱身吗?”

“我们现在正在尝试这个办法,先生。您能听到水泵工作的声音。看看压力表的指针,它指示着‘鹦鹉螺’号正在上浮,但冰块也跟着上浮。只能等到有一个障碍物挡住冰块上浮,我们的处境才能好转。”

的确,“鹦鹉螺”号船身一直在向右舷倾斜。也许只有当冰块自己停下来时,船才能重新站起来。可是在这时,谁知道我们会不会撞到上层的大浮冰,被可



怕地挤压在两块冰块之间呢？

我考虑着我们现在的情况能产生的所有后果，而尼摩船长不停地看着压力表。“鸚鵡螺”号受到冰山撞击以后，已经向上浮了大约一百五十英尺，但它还是与垂直线保持着相同的角度。

突然，我们感觉到船身有一阵轻微的颤动。显然，“鸚鵡螺”号站起来一些了。客厅里悬挂的物品很明显地回到正常的位置上，舱壁慢慢地直立起来。这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心情激动地观察着，感觉到船站了起来。十分钟之后，我们脚下的地板又恢复了水平位置。

“我们终于站起来了！”我喊道。

“没错。”尼摩船长说着，向客厅门口走去。

“可是我们会浮到水面上吗？”我问他。

“是的，”他回答，“因为储水池还没排空，一旦排空了，我们会浮出海面的。”

船长出去了。不久，我就感觉到他下了命令，停止“鸚鵡螺”号上浮。的确，再过一会儿，“鸚鵡螺”号就可能撞到上层大浮冰的下部，还是让它待在水里好。

“我们幸运地脱险了！”这时康塞尔说。

“没错，我们可能会被这些冰块压扁的，至少是要被困住的。这样一来，因为缺少新鲜空气，那就……不错！我们是侥幸脱险了！”

“要是完蛋了才好呢！”尼德·兰小声地说。

我不出声，我不想跟加拿大人进行无谓的争论。再说，这时嵌板打开了，外面的光线从没有遮挡的玻璃窗透了进来。

就像我说过的一样，我们正在水里。但在距“鸚鵡螺”号两侧三十英尺的地方，直立着一道道耀眼的冰墙，上方和下方也一样是冰墙。在上面，大浮冰的下层就像一块大天花板一样延伸着。在下面，渐渐下滑翻了跟头的冰块，保持着支在两侧的冰墙上。“鸚鵡螺”号被困在一条宽六十英尺左右、充满着静水的真正的冰隧道里头。因此，它只有向前走，或者向后走，然后再往下走几百英尺，才能在大浮冰下找到一条自由的通道脱身。

忽然，天花板上的灯关了，不过，客厅里却还是灯火通明，这是因为冰壁强大的反光作用把探照灯的光线强烈地反射进来。我简直无法形容电灯光在这些随意雕琢的大冰块上产生的效果。冰块的每个角度，每条棱，每个面，根据冰上遍布的纹路特点，折射出不同的光芒。那就是一座令人炫目的宝石矿，尤其

像一座交织着蓝色光芒和翡翠绿色光芒的蓝宝石矿。在这些眼睛无法正视其光芒的钻石般的耀点中间，弥漫着一种无限柔和的乳白色微光。探照灯的能量百倍增强，就像一座透过一流的灯塔凸镜片的灯一样。

“太美了！这多美啊！”康塞尔喊道。

“没错！”我说，“真是令人目眩的景象，难道不是吗，尼德·兰？”

“啊！见鬼！是的。”尼德·兰答道，“美丽极了！我对必须承认这一点感到恼火。人们从没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但这个景象对我们来说代价太大了。如果还要我把这景象全都描述出来的话，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不想让人类的眼睛看到的東西。”

尼德·兰说得很对。这太美了！

“当我们重返地面时，”康塞尔接着说，“已经看过了这么多的自然奇观，我们对那贫乏的大陆和那些出自人工的小玩意儿真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哎呀！人类居住的世界已不值得我们注意了！”

这样的话来自于一位生性冷淡的佛兰芒人之口，说明我们的狂热达到了多么高涨的程度。但加拿大人仍不失时机地泼了一盆冷水。

“人类居住的世界！”他摇着头说，“看着吧，康塞尔朋友，我们是回不去了！”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这时，在“鹦鹉螺”号的前部又发生了撞击。我知道它的冲角刚才又撞到了冰块上。这回应该是错误操作导致的吧，因为在这条满是冰块的海底隧道里航行太困难了。我想，尼摩船长会改变航线，绕过障碍物或者沿着隧道的转弯处走。总而言之，前进的道路是不会完全被堵住的。不过，出乎我的意料，“鹦鹉螺”号明显地在向后退。

“我们在往回走吗？”康塞尔说。

“是的，”我回答说，“隧道的这头应该还是没有出口的。”

“那会怎么样？”

“那样的话，”我说，“很简单。我们沿旧路退回去，从南边的出口走出去。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说明我心里感到很镇定。不过，“鹦鹉螺”号的后退动作在加速，机轮在倒转，载着我们全速后退。

“这样会耽误时间的。”尼德·兰说。

“不管怎么样，无论迟几个小时还是早几个小时，只要能出去就行了。”

“没错，”尼德·兰重复着，“只要能出去就行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从客厅到图书室来回地走了一阵子。而我的同伴们，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过了一会儿，我躺倒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眼睛机械地浏览起来。

没过多久，康塞尔走近我，说：

“先生看的书很有趣吗？”

“太有趣了。”我回答说。

“我相信。先生正在读您自己写的书呢。”

“我的书吗？”

没错，我手里拿的是那本《海底探秘》。我真是没想到呢。我合上书本，又踱起步来。于是，尼德·兰和康塞尔站起来想退出去。

“留下来吧，我的朋友们，”我挽留他们说，“我们一起待到走出这个死胡同吧。”

“如果先生喜欢的话。”康塞尔回答说。

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我不停地看着挂在船壁上的仪器。压力表指出“鹦鹉螺”号还停留在九百八十英尺的深度，罗盘总是指着南，记速器记录的速度是每小时二十海里，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这个速度真是太快了。而且尼摩船长也应该知道他不能太着急，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几分钟就像几个世纪。

八点二十五分，出现了第二次撞击。这回是在后部。我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我的同伴走近我。我抓住康塞尔的手，我们用眼神互相交流，这比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想法更有效。

这时，船长走进客厅，我向他走了过去。

“难道南面的路也被堵住了？”我问。

“没错，先生。冰山翻倒时堵住了所有的出口。”

“这么说我们被困住了？”

“是这样的。”

第十六章 缺氧

于是，在“鹦鹉螺”号的上下左右，都是无法穿透的冰墙。我们变成大浮冰的囚徒了！加拿大人用他那结实的拳头捶打着桌子，康塞尔一言不发。我注视着尼摩船长，他脸上又恢复了平常的冷漠神情。他双臂交叉，思考着。“鹦鹉螺”号再也无法动弹了。

终于，船长说话了。

“先生们，”他十分平静地说，“在现有的情况下，我们有两条死路。”

这个无法理解的人物好像是一个在给学生演示论证的数学老师。

“第一，”他接着说，“是被压死。第二，是窒息而死。我还没考虑到被饿死的可能性，因为‘鹦鹉螺’号船上的食物储备肯定能坚持很久。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被压死和窒息死掉的可能性吧。”

“说到窒息，船长，”我回答，“是无须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储气罐储备是满的。”

“说得没错，”尼摩船长说，“可它只能供应两天的空气。再说目前我们已经潜入水中三十六小时了，‘鹦鹉螺’号船上的混浊空气已经需要更换了。四十八小时以后，我们的储备空气就会耗光。”

“这样的话，船长，我们一定要在四十八小时前脱身。”

“我们至少应该试一试凿穿包围着我们的冰墙吧。”

“可是凿哪一边呢？”我问。

“探测器会告诉我们的。我将‘鹦鹉螺’号停在下面的冰层上，我的工作人
员穿上潜水服，就可以凿穿冰山上最薄的冰壁。”

“我们能打开客厅的嵌板吗？”

“没什么关系的。我们再也不走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尼摩船长出去了。过了不久，一阵笛声传来，我知道储水器正在灌水。“鸚鵡螺”号慢慢地向下沉，最后在一千一百英尺深度的一块冰面上停了下来，这是下层冰层沉在水中的深度。

“我的朋友们，”我说，“情况严重，但我相信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能力。”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我说，“在这种时刻，我是不会用指责为难您，使您烦的。我时刻准备着为大家的脱险贡献一切力量。”

“太好了，尼德·兰。”我握着加拿大人的手说。

“我补充一句，”他接着说，“我拿铁镐就像拿鱼叉一样熟练，如果我对船长有用的话，他可以让我干活。”

“他是不会拒绝您的帮助的。请过来，尼德·兰。”

我带着加拿大人来到“鸚鵡螺”号船员正在穿潜水服的房间里。我向船长转达了尼德·兰的意见，船长立刻就接受了。于是加拿大人穿上海底工作服，不久就和他的工友一样准备妥当了。他们每个人背上背着一个装满了大量纯净空气的卢卡罗尔空气箱。“鸚鵡螺”号上的储气罐已经抽出了很多空气，但这是必要的。至于兰可夫灯，在这片灯光明亮的水中是没有用处的。

当尼德·兰装备完毕后，我就回到客厅里。玻璃窗打开着，我站在康塞尔旁边，观察着支撑“鸚鵡螺”号周围的冰层。

过了几分钟，我们看到了大约有十二个船组人员走到了冰层上，其中有尼德·兰，他身材高大，容易识别出来。尼摩船长也跟他们在一起。

在凿墙之前，为了保证工作方向的正确性，尼摩船长令人作了一些探测。船员把长长的探测针钉进每侧的冰壁中，但钉到五十英尺的地方，探测针还是受到了厚厚的冰墙的阻挡。开凿上面的天花板是没用的，因为大浮冰本身的高度就多于一千三百英尺。于是，尼摩船长探测了脚下的冰层，结果是这样：有三十二英尺的冰层把我们和水隔开了。这片冰地的厚度大致如此。从这以后，我们就要开凿一块与“鸚鵡螺”号从浮标线处算的面积一样大的冰块。也就是要挖出大约二十三万立方英尺的冰，才能凿开一个我们能从这里下沉到冰田下面的水中的大洞。

工作立刻开始，并以一种不知疲倦的乐观精神进行着。但我们不能在“鸚鵡螺”号的四周挖掘，这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于是尼摩船长让人在离船舷后部二十六英尺处画了一个大圆圈。接着，他的人就同时在这个圆圈里的几个点上挖掘。一会儿，铁镐就开始猛烈地敲击着这些坚硬的物质，一些大碎冰从

大冰块上被挖了出来。由于特殊的重力作用,这些比水轻的冰块,浮到了隧道的顶部去。于是下方的厚度在变薄,而上方的厚度在不断变厚。这没有关系,只要下面的冰壁随着上面的冰壁变厚而变薄同样的厚度就行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尼德·兰精疲力竭地回来了。他的同伴由新的工作人员替换下来,我和康塞尔也加入了新的工作人员行列。这回由“鹦鹉螺”号的大副指挥我们。

我觉得海水非常冷,但我挥舞着铁锹,很快就暖和了。尽管是在三十个大气压下干活,我的行动却很自如。

干了两个小时以后,当我过去吃东西和休息的时候,我感觉到卢卡罗尔空气箱提供的空气与“鹦鹉螺”号中的空气有很大的不同:“鹦鹉螺”号船上的空气中已经充满了二氧化碳。船上已有四十八个小时没有更新空气,空气中的氧气明显地变得非常稀薄。然而,在十二个小时里,我们只从划出的范围内挖掉了一层三点二英尺厚的冰块,大约是六千五百平方英尺。如果按每十二小时完成同样的工作量算,那要彻底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五夜四天的时间。

“五夜四天!”我跟我的同伴们说,“可是我们只有两天的空气储备。”

“而且不用说一旦逃出这个该死的监狱后,我们仍然被囚禁在大浮冰下,不能和上面的空气接触呢!”尼德·兰说。

他说得对极了。有谁能预测出我们脱身需要的最少时间呢?在“鹦鹉螺”号能够重新浮出水面以前,难道我们不会因缺氧而窒息死亡吗?难道我们命中注定要和这冰墓中所有的一切同归于尽吗?情形十分可怕。但每个人都正视它,而且所有人都决定尽自己的义务,坚持到最后。

根据我的预测,在夜晚,又有一层三点二英尺厚的冰层从这个大洞穴中被挖掉。可是早晨,当我穿上潜水服走到温度为零下六到七度的海水中时,我发现两边的冰墙正在逐渐合拢。因为里面的海水和外面的海水隔离,人的工作和工具的作用无法使它恒温,所以出现了冻结的趋势。面对着这个就在眼前的新危险,我们获救的机会还有多少呢?而且怎样阻止中间的海水冻结呢?这会使“鹦鹉螺”号的船壁像玻璃杯那样爆裂的。

我根本不敢跟我的两个同伴提起这个新危险。除了会打击他们为了自救而做的艰苦工作的积极性外,这还会有什么用呢?但一回到船上,我就向尼摩船长汇报了这个严重复杂的情况。

“我知道了,”他用那种即使在最可怕的情况下都不能改变的平静语气对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说，“这又多了一个危险，但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来逃避它。唯一的获救方法，就是我们的工作干得必须比海水冻结快。关键是谁抢在前面。就是这样。”

谁抢在前面！最终，我还是不得不接受这种说法！

这一天的好几个小时里，我只能干劲十足地挥动着铁镐。工作一直支撑着我。而且，干活，就是离开“鹦鹉螺”号，就是能直接呼吸从储气罐里抽出来储在空气箱里的纯净空气，就是离开“鹦鹉螺”号船上的稀薄混浊的唯一的办法。

到了傍晚，冰坑又被挖出了三点二英尺。当我回到船上的时候，差一点因空气中浓浓的二氧化碳窒息而死。啊！为什么我们没能想到用一些化学方法清除掉这种有毒的气体呢？氧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缺乏的，所有的水中都含有大量的氧，我们能用强力电池电解出来氧气，说不定水能为我们恢复生机呢。我美美地想着这个，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已经充满了船里的所有角落。要吸收掉二氧化碳，就得把苛性钾放在接收器中不断摇动。但是，船上没有这种物质，而且也没有其他替代品。

那天晚上，尼摩船长只能打开储气罐的闸门，往“鹦鹉螺”号船内注入一些清新的空气。如果不这样做，第二天我们就无法醒过来了。

第二天，3月26日，我又继续干我的挖矿般的活儿，挖掘第十六英尺的冰层。两侧的冰壁和大浮冰的下部明显地变厚了，看来，在“鹦鹉螺”号脱身以前，它们会合拢到一起的。失望一下子抓住了我，铁镐差点从我的手中飞出。如果我就要被这些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海水挤压得窒息而死——这是一种连凶残的野蛮人还没发明的刑法，那挖下去还有什么用呢？我好像掉进了一只怪兽那无法抗拒地合拢上的大嘴中。

尼摩船长指挥着工作，他本人也加入干活的行列之中。这时，他从我身边经过。我用手碰碰他，给他指了指我们的监狱的两边墙壁，船右舷的冰墙看起来向“鹦鹉螺”号的船壳靠近了十三英尺。

船长了解了我的意思，他向我打了一个让我跟他走的手势。我们回到了船上。我脱下了潜水服，跟着他走进了客厅。

“阿罗纳克斯先生，”他对我说，“我们应该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封冻在这冻结的海水中，就像被封在水泥里面一样。”

“不错！”我说，“可我们该怎么做呢？”

“啊！”他喊着，“如果我的‘鹦鹉螺’号能顶住这种压力，不被挤碎，那会怎么

样呢？”

“什么？”我没听明白船长的意思。

“您不明白吗？”他回答说，“水的凝固作用会帮助我们的！您没发现，由于水的固化，它会把囚禁着我们的冰田崩裂，就像它凝固时会把坚硬的石头崩裂一样！难道您没意识到它是拯救我们的力量，而不是毁灭的力量吗？”

“是的，船长，也许是这样吧。但‘鸚鵡螺’号对挤压的承受能力有多强呢？它是无法承受这样惊人的压力的，它会被压成一张铁皮的。”

“这我知道，先生。那就不能指望自然的帮助，而要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应付这种冻结。现在不只是船两侧的冰墙在收紧，而且后部和前部也只剩下十英尺的水了。冻结正朝着各个方向向我们逼近。我们必须消除它。”

“储气罐的空气能够我们在船上呼吸多长时间呢？”我问。

船长面对面地看着我。

“到了明天，”他说，“储气罐就会空了！”

我身上冒出了冷汗。不过，对他的回答难道我还感到惊奇吗？“鸚鵡螺”号在3月22日就潜入了南极的自由海中，而现在是在26日。五天以来，我们一直靠船上的储气罐维持生命！这样一来，剩下的空气应该留给干活的人用。当我记录下这些事情的瞬间，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那种情形——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惧抓住了我的整个身心，我的肺里仿佛都缺氧了！

然而，尼摩船长默默地思考着，一动不动。显然，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念头闪过，但他好像想把它推开：他自己在否定自己。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这几个字：

“滚开水！”他喃喃地说。

“滚开水？”我喊道。

“没错，先生。我们被困在一个相当狭窄的空间里。要是‘鸚鵡螺’号船上的水泵不断地泵出滚开水，难道这不会使水层的温度上升并延缓它的冻结吗？”

“应该试一试。”我坚决地说。

“让我们试一试吧，教授先生。”

温度计显示出当时外面是零下七度还低。尼摩船长带我到厨房里，里面有许多给我们提供饮用水的大型蒸馏器正在工作。蒸馏器里全是水，电池的所有电热通过泡在水中的蛇形管传送出去。几分钟以后，水温就达到了一百度。随着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热水被抽到水泵里,又有一些新的冷水补充进来。电池发出的热力相当强,从海中抽进来的冷水只要通过这些蒸馏器进入水泵之中,就变成了沸水。

滚水开始注射了。三个小时以后,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零下六度。升高了一度了。两个小时过后,温度计指示在零下四度。

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被这项操作的许多明显的效果折服了。我对船长说:“我们会成功的。”

“我想是的,”他回答我说,“我们不会被压碎了。需要我们担心的只是窒息了。”

到了夜里,水温上升到零上一度。注射热水再也不能使温度上升了。但因为只有再低两度海水才会冻结,所以我最后相信海水冻结的危险过去了。

第二天,就是3月27日,已经有十九点二英尺厚的冰层被挖开了。只剩下十二点八英尺要挖掘。可这是四十八小时才能完成的活儿,“鸚鵡螺”号船内的空气再也无法更新了。因此,这一天的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一种无法忍受的沉重感压迫着我。到了下午三点钟,这种忧虑的情绪在我身上发展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打哈欠时我的颌骨都歪了,我的肺喘息着寻找那种可燃的、呼吸不可缺少、而且越来越稀少的气体。我处于一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没有气力地瘫着,几乎失去了知觉。老实的康塞尔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忍受着同样的痛苦。但他一直都没离开过我,而是握着我的手,鼓励着我,我还听到他小声地说:

“啊!如果我可以不呼吸而留着空气给先生呼吸就好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们在船里的情形,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啊!所以每当轮到我们干活时,我们是多么迅速、多么幸福地穿上了潜水服啊!铁镐在冰层上敲响。手臂酸疼,手掌也破了,但疲劳算得了什么,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生命的气体进入了肺中!我们呼吸着!我们呼吸着!

可是,却没有人延长自己在水中工作的时间。一完成任务,每个人都把维持生命的空气箱交还给喘着粗气的同伴。尼摩船长首先做出表率,他第一个遵守这条严格的纪律。时间到了,他就把空气箱让给另一个人,走进船内混浊的空气中。而他总是很镇定,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丝毫消沉的表现。

那天,正常的工作更迅速地完成了。整个范围内只剩下六点四英尺厚的冰层要挖。只有六点四英尺厚的冰层隔开了我们与自由海,但储气罐中的空气也快要空了。剩下的一点空气要留给干活的人,一点也不能再供给“鸚鵡螺”号船上。

当我回到船上时,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多么难过的夜晚啊!我真的无法表达,这样的痛苦是无法描述的。第二天,我的呼吸不畅,头痛夹杂着昏迷,看起来就像个醉汉一样。我的同伴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船组的几个船员也不断地喘气。

那一天,也就是我们被困住的第六天,尼摩船长发现用铁镐铁锹挖太慢了,便决定压碎把我们同水层分隔开的那层冰。他这个人靠着精神力量抑制住肉体的痛苦,总保持着镇定和十足的精力。他不断地思索、计划、行动着。

于是按船长的指令,船减轻了重量,也就是说,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心,从冰层上浮了起来。当船浮起来时,我们就准备把船拖到根据它的浮标线画出来的大坑上,让它的储水器充满水,再把船往下沉填进坑里。

这时,所有的船组人员又回到了船上,两道与外面相通的门都被关上了。“鹦鹉螺”号于是停在厚三点二英尺、被探测器钻了几千个洞眼的冰层上。

储水池的闸门完全被打开,涌进来三千五百立方英尺海水,“鹦鹉螺”号的重量突然增加了一百吨。

我们充满希望地等待着、倾听着,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把获救的希望放在这最后一把上。

尽管我的脑袋在嗡嗡作响,但过了不久,我就听到了“鹦鹉螺”号船体下传来了一阵颤动。撞击开始了。随着一声奇特的、像纸被撕破一样的撞击声,冰层被撞开了,“鹦鹉螺”号在下沉。

“我们穿过去了!”康塞尔附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

我无法回答他的话,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抽搐起来。

突然,由于吓人的过度负重,“鹦鹉螺”号像一发炮弹似的陷进水中,好像在真空中一样往下掉。

这时所有的电力又都输送到水泵上,水泵立刻开始把储水池里的水排出来。几分钟后,船停止了下滑。而且就在同时,压力表指示出船在上升。机轮全速地转动,从船壳到铁钉整个都在颤抖,船载着我们向北飞驰。

但从大浮冰到自由的海水中,还有多少海里呢?需要一天吗?

我们也许早在到达之前就死掉了。

我半躺在图书室的沙发上,喘不过气来。我的脸变紫了,嘴唇变蓝了,我的身体丧失了一切功能。我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时间的概念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消失了,我的肌肉也不能收缩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长时间。但我意识到我已经到了垂危之际,我知道我就要死了……

突然,几丝空气进入了我的肺部,我苏醒过来。我们回到了水面上吗?难道我们穿过了大浮冰?

不!是尼德·兰和康塞尔——我的两个忠诚的朋友,他们牺牲了自己来救我。空气箱底还剩下一点空气,但他们没有把它呼吸掉,而是留下来给了我。而且,当他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却一点一点地给我输入了生命之源!我想推开空气箱。但他们按住了我的手,就在那几分钟里,我痛痛快快地呼吸了几口。

我的目光移到时钟上。是早上十一点,应该是3月28日。“鹦鹉螺”号正以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发疯般地疾行着,在海水中挣扎着。

尼摩船长在哪里呢?他死了吗?他的同伴和他一起死了吗?

这时,压力表指示我们离水面只有二十英尺。可是有一片薄薄的冰层把我们与水面隔开。难道我们不能把它撞开吗?

应该是可以的!总之,“鹦鹉螺”号会试一试的。的确,我感觉到它采取倾斜的位置,后部下沉,冲角仰起——这时要是灌进来一股水就会打破它的平衡。接着,在强大的机轮推动下,它像一头强壮的公牛似的向冰地下部撞去,然后再向后退,再全速向冰层冲去,慢慢地撞开冰层。最后,冰层裂开了,“鹦鹉螺”号猛地一冲,冲到了被它的重量撞破的冰层上面。

就在这时,嵌板一下子打开了,我们可以说是得到了解脱——纯净的空气像潮水一样涌进“鹦鹉螺”号船内的各个角落。

第十七章 从合恩角到亚马孙河口

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到平台上来的，也许是加拿大人把我背上来的吧。我呼吸着，尽情地吸着海上的新鲜空气。我那两个同伴在我身边，他们也沉浸在这清新的空气中。对于那些长时间缺乏食物的不幸的人们，当别人第一次给他们提供食物时，不能无节制地吃。而我们却正好相反，我们没有必要节制，我们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中的氧气。是微风，正是微风给我们送来了这份令人沉迷的陶醉！

“啊！”康塞尔说，“太好了，是氧气！先生不用担心呼吸了！人人可以自由呼吸了！”

尼德·兰呢，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嘴张得大大的，鲨鱼看了都会害怕。那是多么充分的呼吸啊！加拿大人好像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炉一样，消耗着氧气。

我们迅速地恢复了元气，我看了看四周，发现就我们三个人在平台上。没有一个船组人员，尼摩船长也不在，大家都不出来享受这外面舒服的空气。这些奇怪的“鹦鹉螺”号的水手，他们只要船内流通着空气，就足够了。

这时，我一开口便向我的两个同伴表达我的谢意和感动。尼德·兰和康塞尔曾在我快死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延长了我的生命，所以即使我说出所有感激的话语，也报答不了这样的一种奉献。

“好啦！教授先生，”尼德·兰回答说，“这不算什么！对此我们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呢？没有。这只是一个数学问题，您的生命比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就应该把空气留给您。”

“不是的，尼德·兰，”我回答，“我的生命并非那么有价值。没有什么比一个慷慨善良的人更有价值，您就是这样的人。”

“好啦！好啦！”加拿大人局促不安地重复着说。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而你，我忠实的康塞尔，你也受了不少苦。”

“跟先生您说实话，我没受多少苦。我只是少呼吸了几口空气，但我相信自己能挺过去。再说，我一看到先生晕过去，就一点儿想呼吸的欲望也没有了。这就像人们说的，我断了呼吸……”

康塞尔觉得自己说得太平凡了，有点儿不好意思，于是停住不说了。

“我的朋友们，”我非常激动地说，“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而且你们有权力命令我……”

“我会使用这个权力的。”加拿大人马上说。

“什么？”康塞尔说。

“是的，”尼德·兰接着说，“当我要离开这地狱般的‘鹦鹉螺’号时，我有权拉着您和我一起走。”

“好了，”康塞尔说，“可我们的方向走得对吗？”

“是对的，”我回答说，“我们正向着有太阳的方向驶去，我说的太阳，是指北边。”

“也许吧，”尼德·兰回答说，“不过还应该知道我们是返回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也就是说是有入烟的海域还是没有入烟的海域。”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担心尼摩船长更愿意把我们带到临近亚洲和美洲海岸的那片辽阔的海洋中。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他的海底环球旅行，然后回到一处“鹦鹉螺”号觉得最适合生存的海域中。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太平洋，远离人类居住的陆地，那尼德·兰的计划将怎么实行呢？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明白这重要的一点。“鹦鹉螺”号正全速前进，不一会儿，它就穿过了南极圈，把船头朝着合恩角开去。3月31日晚上七点，我们到了那个美洲的岬角。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把过去所有的痛苦都给忘记了，被困在冰层里的记忆已经被我们从心里抹掉了，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有未来。尼摩船长不再在客厅里露面，也不再出现在平台上。每天都是大副出来测定船的方位并把它记在平面图上，我于是知道了“鹦鹉螺”号的准确位置。而且在那天晚上，我们又沿着大西洋的原路往回走，这让我非常满意。

我把我注意的结果告诉了加拿大人和康塞尔。

“真是好消息，”加拿大人回答说，“但‘鹦鹉螺’号要去哪里呢？”

“我不清楚，尼德·兰。”

“到了南极后，难道船长想去北极，再从著名的西北通道去太平洋？”

“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康塞尔说。

“那好吧！”加拿大人说，“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奉陪他了。”

“总而言之，”康塞尔接着说，“尼摩船长是个杰出的人物，认识他我们并不后悔。”

“特别是在我们离开他之后。”尼德·兰开玩笑道。

第二天，也就是4月1日，“鹦鹉螺”号在正午前几分钟浮出了水面。我们在西面看到了海岸。那是火地岛，早先的航海家看到岛上土著的茅屋上升起无数的浓烟，便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火地岛是一个长三十海里、宽八十海里的大岛群，位于南纬五十三度到五十六度、西经六十七点五度到七十七点一五度之间。我觉得这个岛的海岸很低，但在远处耸立着一些高山。我甚至认为我看到了海拔高度为八千八百英尺的萨尔眠图山，它看起来像是一座金字塔，有着尖尖的峰顶。尼德·兰跟我说，人们根据山上是云雾缭绕还是没有云雾，就能判断出是坏天气还是好天气。

“这真是一个好晴雨表，我的朋友。”

“没错，先生，这是一个天然的晴雨表。当我行船经过麦哲伦海峡时，它从来就没有预报错过天气。”

这时，这座山峰似乎清晰地从云雾中显露出来——这是好天气的预兆。一定会有好天气的！

不久，“鹦鹉螺”号重新回到了水中。它向海岸接近，但只是沿着海岸走了几海里。这时，透过客厅的玻璃，我看到了一些长长的海藤和一些巨大的墨角藻——是梨形藻的一种。南极的自由海中就有几种梨形藻种类，算上黏性光滑的根须，它们的长度竟然可达到九百八十英尺；它们可是一种真正的铁缆，比拇指还粗，非常坚韧，经常用来做成船缆。另外还有一种被叫做维尔普的海草，它的叶子长四英尺，粘在珊瑚的分泌物里，躺在海底；这种草是成千上万种甲壳动物、软体动物、螃蟹和乌贼的窝巢和食物。在那边，海豹们和水獭们正模仿英国人的饮食方式，把鱼肉夹在海草里，美美地大吃特吃呢。

在这片动植物众多的海底，“鹦鹉螺”号以非常快的速度行驶着。傍晚，它就靠近了马鲁因群岛。第二天，我便可以观察到岛上的峻峰。可能是著名的约翰·大卫发现的马鲁因群岛，所以把这个群岛命名为大卫南群岛。后来，理查德·霍金把它叫做梅当岛，就是贞女的意思。后来，到了18世纪初，圣·马洛的渔夫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又叫它为马鲁因岛。最后，它被英国人占领了，现在英国人又叫它为福克兰群岛。这里海水不算太深，我于是想——这不是没理由的——这周围遍布着两个群岛的岛屿，以前曾经是麦哲伦陆地的一部分。

在岸边，我们船上的渔网捞上来了一些美丽的海藻，特别是一种根部拖着世间美味的贻贝的墨角藻。同时，我们打下了十几只海鹅和海鸭，它们在平台上挣扎着，不久就被送进了船上的厨房。说到鱼类，除了特别注意到的一种属于虾虎鱼类的骨鱼外，我还注意到一些七八英寸长的球鱼，它们全身长满了黄色和白灰色的斑点。

此外，我还欣赏到了无数的水母。马鲁因海中独有的茧形水母是世上最漂亮的水母。它们有时是一把非常光滑的半球形太阳伞，滚着几道红褐色的花边，缀着十二朵规则的小花；有时却是一个翻转的花篮，花篮中优雅地伸出一些大红叶子和红色的细长枝条。它们靠摆动四条叶状触足游动，许多的触须四处飘散着。我本来想保存这些美丽的植虫动物的几个种类，但它们是游云、是影子，离开了生养它们的大海就会融化、消失的。

当马鲁因群岛的最后几座高峰消失在海平面时，“鸚鵡螺”号又潜入了六十至八十英尺深的海中，沿着美洲海岸行驶。这时尼摩船长还是没有露面。

4月3日之前，我们的船一直没有离开过巴塔哥尼海域，它有时潜在海中，有时浮出水面。不久，“鸚鵡螺”号就驶过了普拉塔河河口的大喇叭形海口。4月4日，它来到了乌拉圭附近，但距离海岸还有五十海里。它沿着南美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一路向北行驶。于是，我们从日本海出发到现在，已经走了一万六千海里路了。

大约早上十一点，我们沿西经三十七度穿过了南回归线，穿过了佛里奥岬的海面。令尼德·兰最为恼火的是，尼摩船长拒绝让船靠近有人居住的巴西海岸，他让船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开去。这样，无论是鱼、小鸟，还是速度最快的其他动物，都跟不上我们的船，这一片海里的自然奇观全部逃过了我们的视线。

好多天里，我们的船一直保持着这样的速度。4月9日晚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南美洲最东点的圣·罗克角海岬。但这时“鸚鵡螺”号又重新躲起来，它潜入了更深海底，去寻找地处圣·罗克角和非洲海岸边塞拉利昂之间的一座海底山谷。这座山谷在安的列斯群岛的同一纬度上分开，一直伸展到北面一片三万英尺长的大洼地。在这个地方，海底的地质断层形成了一处六海里长、一直伸展到小安的列斯群岛的非常陡峭的断崖。而且，在青角岛的同一水平线上，还

有另一座不可轻视的断壁，这两个断崖就这样把沉没的大西洋城包围了起来。这片海底大山谷里还有几座风景如画的海底山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我主要是根据“鹦鹉螺”号船上图书室收藏的一张手绘地图来描述的，这张地图显然是根据尼摩船长个人的观察，出自他的手。

这两天里，我们用纵斜机板潜入这片荒凉、深邃的海区里参观。“鹦鹉螺”号能沿着它的对角线作曲线形运动潜到海底的任何深度。但在4月11日，它突然浮到水面，我们发觉陆地在亚马孙河口——河水输出量非常大、把海洋好几法里内的咸水都冲淡了的大河口——重新出现了。

我们穿过了赤道。在西面二十海里的地方，是法属圭亚那群岛，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在上边找到一处藏身之所。但风一阵阵地吹过，汹涌的海涛并不允许一只普通的小艇去冒险。尼德·兰可能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什么也没跟我提。我呢，也不对他的逃跑计划作任何暗示，因为我不想鼓励他去尝试那必定会失败的计划。

我很容易地通过一些有趣的研究来弥补这次延误的遗憾。在4月11日和12日这两天内，“鹦鹉螺”号一直浮在水面上，船上的渔网战果辉煌，不断拖上来大量的植虫动物、鱼类和爬行类动物。

有些植虫动物是被渔网的绳索拖上来的。里面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海葵科的漂亮茎须形海藻；尤其是这一类海域特产的一种茎须海藻，它的圆筒状躯干很小，装饰着一些直纹和红斑点，头上顶着一片艳丽的触须花饰。至于软体动物，都是些我已经观察过的种类，如锥螺；身上有规则交叉条纹、底壳有明显突出红点的岩蛤；好像被吓呆了的蝎子的蜘蛛螺；半透明的石英螺；美味的墨鱼；某些枪乌贼——古代博物学家曾把它们归于飞鱼类，它们是捕捉鳕鱼的最好诱饵。

在这一区域的鱼类里，我有幸记录下几个不同的种类。软骨鱼类有：化石花斑鱼，它属于鳗鱼的一种，十五英寸长，灰绿色头，紫色鳍，灰蓝色背部，腹部白褐色，布满显眼的斑点，眼膜周围有一圈金边，这类奇特的动物一定是被亚马孙河水带到海里来的，因为它们一般生活在淡水中；多瘤鳐鱼，喙尖，尾巴细长，有一根齿形利刺；长三英尺的小角鲨，皮灰白色，排成好几列的牙齿向后部弯曲，俗名拖鞋鱼；蝙蝠鲛鱼，一种等腰三角形的淡红色鱼，长半米，胸鳍长在突出的肉上，使它看上去有些像蝙蝠，但其长在鼻孔附近的角质触须，使它又得到三角鱼的绰号；最后是几类两侧闪着鲜艳的金黄色斑点的鳞鳉和鲜明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紫色酸刺鱼,后者柔和的色泽,像鸽子喉部的颜色一样。

我现在要用我观察到的一组多骨鱼来结束这些有些枯燥,但非常准确的分类:属于无翼鳍属的巴桑鱼,喙很圆而且雪白,皮像美丽的黑缎,长着一非常细长的肉带;长刺的齿形鱼,它们是一种十二英寸长的沙丁鱼,身上银光闪闪的;卵形鲭鱼,长着两个肛鳍;浑身乌黑的黑牙刺鱼,人们要打着麦秆火把才能钓到的鱼,它长六点五英尺,肉肥白,结实,新鲜时的味道有些像鳗鱼,晾干后就像熏鲑鱼;半红色的隆头鱼,只在脊鳍和肛鳍下面长着鱼鳞;身上交错闪着红白光泽和金银鱼的光泽的茧鱼;金尾鲷鱼,肉特别鲜美,它们身上的鳞在海水中发出光亮;舌头细小、浑身橙黄色的波普鲷鱼;尾鳍金黄色的石龙鱼;黑色的硬鳍鱼;苏里南群岛的突眼鱼,等等。

“等等”这个词并不能阻止我还想列举一种让康塞尔记忆深刻的鱼,这其中是有原因的。

当时,我们的渔网拖上来了一种形状扁平的鳐鱼。这种鱼如果被割掉尾巴,就是一只完美的圆碟。它重达二十多千克,下面白色,上面是浅红色,布满了深蓝色的大圆点,圆点外圈着黑色的圆圈,皮很光滑,尾部像一个分成两叉的鳍。它被放在平台上,不断地挣扎,抽搐着想翻过身来,它费了很大的力气,最后一跃,差点蹦到海里去了。看管鱼的康塞尔扑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就用双手把鱼捉住了。

他一下子就被打翻在地,四脚朝天,半个身子都麻木了,嘴里喊道:

“啊!我的主人啊,我的主人啊!快来救救我!”

这是这个不幸的小伙子第一次不用“第三人称”来跟我讲话。

我和加拿大人赶紧扶他起来,并用力给他按摩。当他缓过神时,这位执著的“分类人”便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

“软骨纲,软鳍目,固定鳃,横口次目,鳐鱼科,电鳐属。”

“没错,我的朋友,”我回答道,“这是一只把你电成这个样子的电鳐。”

“啊!先生,请相信我,”康塞尔马上说,“我一定要报复这只动物。”

“怎样报复?”

“将它吃掉。”

那天晚上他果真这么做了,但这纯粹是出于报复之心,因为坦白地说,那肉硬得简直啃不动。

可怜的康塞尔是受到了一种最危险的电鳐的袭击,这只鱼叫伞形电鳐。这

种奇怪的动物，在像水这样的导体中，在几米远之外就能电击其他的鱼。它的发电器官功能强大无比，身体主要的部位带电面积绝不小于二十七平方英尺。

第二天，也就是4月12日一整天，“鹦鹉螺”号向荷兰海岸行驶，接近马罗尼河口。在那里生活着好几群以家庭为单位的海牛，这些海牛像海马和大海马一样，属于人鱼目。这些美丽、安详、温顺的动物，有二十到二十三英尺长，体重至少有四吨。我告诉尼德·兰和康塞尔，有见识的造物主赋予这些哺乳动物一个重要的角色：正是它们，像海豹一样，主要食用海中的海草，把阻塞热带河流出海口的大面积海草吃得精光。

“你们知道，”我补充说，“当人类几乎将这些有用的动物种类慢慢消灭时，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吗？那样的话，腐烂了的海草就会毒化空气，而有毒的空气，会导致黄热病，从而使这个富饶的地区变得什么都没有。而有害的植物就会蔓延生长在这片酷热的海里，疾病就会不可抑制地从普拉塔的里约河口一直传染到佛罗里达。”

但如果依照图瑟耐尔的观点，这种灾难，比起海里的鲸鱼和海豹数量的减少而带给我们的后代的灾难来说，简直不算什么。因为那时海里不再生活着那些“上帝派来清扫海面的贪吃的家伙”，海洋里到处活动着章鱼、水母和枪乌贼，海洋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疾病传染源。

然而，尽管知道这些道理，“鹦鹉螺”号船上的人还是抓到了六只海牛。其实这是为了充实船上的食品储备，这种香喷喷的海牛肉比牛肉和小牛肉还好吃。但这样的打猎并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海牛面对捕捉一点儿也没有反抗。就这样，几吨的肉被晾得干干的，放进船内储藏起来。

这一带海域物产丰富，在那天，又一次大规模的捕鱼活动使“鹦鹉螺”号船上的食品储备大大增加。船上的渔网捕获了很多头上鼓着一块椭圆形肉边骨片的鱼。它是属于亚鲤软骨目第三科的鲫鱼。它们身上的扁平圆盘由活动的横软骨组成，这种鱼可以在这些软骨之间造成真空，让自己像吸盘一样吸附在物体上。

我曾在地中海观察过的印头鱼就是这一种类。但这里的鲫鱼，属于这一海区特有的软骨鲫鱼。我们的水手只要捉到这种鱼，就把它们放到盛满海水的桶中。

捕鱼结束以后，“鹦鹉螺”号就向海岸靠近。在那里，有不少海龟睡在水面上。但想要捉到这些珍贵的爬行动物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稍微有动静，它们就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会醒过来,而且它们坚硬的甲壳不怕鱼叉攻击。但用鲫鱼就可以特别方便并非非常准确地捕捉到海龟。实际上,鲫鱼是一个活鱼钩,它会给老实的钓鱼人带来好运和财富。

“鸚鵡螺”号船上的人在鲫鱼的尾巴上结了一个足够大、能保证鲫鱼自由活动的环,环上系上长绳,绳的一端系在船上。

然后这些鲫鱼就被放进海里。立刻,它们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们游过去吸在海龟的胸甲上。鲫鱼非常固执,它们宁愿被撕烂,也不愿意放开吸盘。于是,船上的人就把它连同被它们粘住的海龟一起拖回船上。

我们就这样抓到了许多只宽三英尺、重二百千克的卡古安海龟。这种海龟的龟甲上覆着一层层很薄,透明,褐色,还有白色、黄色斑点的角质骨片,这使它们变得更加珍贵。另外,从美食的角度来看,这种海龟就像普通的甲鱼一样味道鲜美。

我们在亚马孙河口海域的活动以这次捕龟行动的结束而告终,夜晚来临时,“鸚鵡螺”号又潜入到深海之中。

第十八章 章鱼

几天以来，“鹦鹉螺”号一直尽量避开美洲海岸，显然它不愿意在墨西哥湾或安的列斯海海面的水波上出没。不过，既然这一地区的海水的平均深度达到六千英尺，那就并不是因为这一带的海水浅得达不到船的龙骨而使它后退；而可能是这一带海域布满岛屿，又有汽轮穿梭，这对尼摩船长不利。

4月16日，我们看见了在三十海里远处的马提尼克岛和加得鲁岛。有段时间我还望见了岛上的高峰。

加拿大人本来希望在墨西哥湾实施他的逃跑计划，他打算要么逃到一块陆地上，要么爬上众多在两个岛屿之间沿海航行的船只中的一艘，不过此时他感到沮丧。如果在墨西哥湾，尼德·兰能趁尼摩船长不注意夺取那只小艇，那逃跑计划就可以实现了。但现在在海洋里，他就想都不能想了。

我、加拿大人和康塞尔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久。六个月以来，我们一直是“鹦鹉螺”号船上的犯人。而且我们已经走了一万七千海里，如同尼德·兰说的，没有什么理由不结束这一切！于是他向我提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请求，那就是明确地向尼摩船长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船长他想把我们永远留在他的船上吗？

但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要我说，这种做法是不会有效果的。我们不用对“鹦鹉螺”号船上的指挥官抱有什么希望，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另外，这段时间以来，这个人变得更消极、更深居简出、更不爱与人交往。他好像在躲着我，所以我很少碰到他。以前，他很高兴向我解释海底的奇观；可现在，他对我的研究不闻不问，也不再到客厅来了。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了什么呢？可我并没有什么需要责备的地方啊。那可能是我们在他船上出现使他为难了吧？然而，我决不会希望他是那种



想给我们自由的人。

于是,我请求尼德·兰在行动之前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如果这一步没有任何效果的话,就会引起他的疑心,而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更困难,甚至会破坏加拿大人的计划。我补充说,无论如何也不能以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为理由提出离开这里。因为既然我们能承受得住南极大浮冰下的艰苦考验,那我们——无论是加拿大人、康塞尔,还是我——就什么都能挺得住。像现在这样卫生的饮食,这样有益于健康的空气,这样有规律的生活,如此恒定的温度,是不会让人生病的。而且对于一个离开了陆地生活而从不后悔的人来说,也就是对于尼摩船长来说,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家里,来去自由,可以神秘莫测地——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是的,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则不是——去他想去的地方,我理解这样的生活。但我们,我们说到底根本无法与人类隔绝。说起我,我不愿意把我这么奇特新颖的研究和我自己一起埋葬掉。我现在有权利写一部真正的关于海洋的书,而且这本书,我真想让它早点问世。

现在我们还是在老地方,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水波下三十三英尺的地方。透过打开的嵌板,我看到了那么多我应该记入我的日记的有趣生物:在植虫动物中,有一种名叫海扁筒的船形腔肠类动物,这是一种肥大的长方形活像囊袋的动物,闪着螺钿质光泽,在风中展开它们的膜,蓝色的触须像丝线一样浮在水面上,用眼看是迷人的水母,用手摸却是分泌着腐蚀性汁液的真正荨麻。在节肢动物中,有一些五英尺长、有只玫瑰色的鼻子和一千七百个运动器官的环节动物,它们在水中像蛇一样地行走,经过时闪着阳光般的微光。在鱼类动物中,有一些蛇鲐鱼,这是一种十英尺长、六百磅重的巨型软骨鱼,它的胸鳍是三角形的,背部中间有点驼,眼睛都在脸部的前顶端上;它们像一条船的残骸浮在水面上,有时又像一块不透明的窗板一样,拦在我们的玻璃窗前。还有一些大自然给它们涂上黑白颜色的美洲箭鱼;一些六英尺长、鳍部黄色、颌部突出、牙齿尖短、覆盖着小鳞片的身长肉丰的鲭鱼,它们属于白脂鲭的一种。此外,还有成群结队的羊鱼,它们从头部到尾部缠着一条条金带,摇动着闪亮的鳍,真像从前的珠宝店奉献给狄安娜的精品,罗马的贵族们对其尤为喜欢,曾有一句谚语说:“捉到了就别吃!”最后是披着翠绿色带纹的金黄色苹果鲭鱼,它们穿着丝绸外衣,像韦罗内塞画笔下的老爷们一样从我们眼前掠过;还有迅速摆动胸鳍、匆匆而过的多刺鲷鱼;长十五英寸、被自己发出的磷光包围着的东鱼;用多肉的大尾巴拍打着海水的鳐鱼;好像在用锋利的胸鳍把水波分开的红色鲑鱼;

名副其实的银白色月亮鱼，它们从海平面上跃起来，好像一弯透射出淡白色月光的月牙。

要不是“鹦鹉螺”号慢慢地潜入深海层中，我还能看到无数其他新奇的鱼类呢！船的纵斜机板把船带到了六千六百到一万一千英尺的深海中。在那里，有生命的动物只有海百合、海星、头像水母、笔直的茎上长着一片小萼的可爱的五角海百合、马蹄螺、血红的齿鱼以及属于大宗沿海软体动物的裂纹鱼。

4月20日，我们又来到五百英尺的中层海水里。当时离我们最近的陆地是留卡斯群岛，它像石堆一样排列在海面上。在那里耸立着一些高高的海底悬崖，那是一些由粗糙石块砌成的、座基宽大的高墙，它们中间，有许多我们的灯光照不到底的黑糊糊的坑洞。

这些岩石上长着大海草、大型的昆布和高大的墨角藻，真是一道道海洋植物做成的墙壁，可以称得上是巨人泰坦的世界。

我、康塞尔和尼德·兰一说到这些大型海洋植物，就很自然地谈到了大型的海洋动物。大型的海洋动物显然是以这些大型的海洋植物为食物的。然而，透过几乎是纹丝不动的“鹦鹉螺”号船上的玻璃窗，在长长的海草叶子上，我只看到了一些腕足类的主要节肢动物，例如长爪海蜘蛛、紫海蟹和安的列斯海独有的翼步螺。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尼德·兰提醒我注意大海藻丛中有一阵阵可怕的骚动。

“没关系！”我说，“那是真正的章鱼洞，在这里看到几只这样的怪物，我并不觉得奇怪。”

“什么！”康塞尔说，“是枪乌贼，就是属于头足纲的普通枪乌贼吗？”

“不是的，”我说，“是身体巨大的章鱼。但刚才我什么也没看到，可能是尼德·兰朋友弄错了。”

“我非常遗憾，”康塞尔接着说，“我真想面对面地欣赏这类章鱼，我听人家那么多次说过这类鱼，听说它们可以把一条船拖到海底深坑里。这种动物，真被吹剩……”

“吹得够剩吧。”加拿大人取笑他回答说。

“吹神了。”康塞尔不理睬他的同伴的捉弄，赶快纠正读音，把话说完。

“可是我并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动物。”尼德·兰说。

“为什么不信呢？”康塞尔回答说，“我们就很相信先生所说的独角鲸。”



“但我们弄错了，康塞尔。”

“是的！但可能有些人还会相信。”

“有可能，康塞尔。可对于我来说，只有亲手抓到这个怪物，我才会相信它的存在。”

“这样说来，”康塞尔问我，“先生也不相信有大型章鱼吗？”

“呸！鬼才相信呢！”加拿大人喊道。

“有很多人还相信呢，尼德·兰朋友。”

“渔人就不会相信，学者才可能会相信！”

“没有办法，尼德。一些学者和一些渔人都相信。”

“不过我跟您说，”康塞尔神情十分严肃地说，“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见过一只大船被一只头足类动物的爪子拖进水里去。”

“您看到过吗？”加拿大人问。

“没错，尼德·兰。”

“您亲眼看到的？”

“的确如此。”

“那请问，您在哪里看到的？”

“在圣·马洛港。”康塞尔平静地回答道。

“在一个港口？”尼德·兰嘲讽地说。

“不是，在一座教堂里。”康塞尔回答道。

“在一座教堂里！”加拿大大喊。

“没错，尼德·兰朋友。是一幅描绘章鱼的图画。”

“天呀！”尼德·兰说着，放声大笑，“康塞尔把我涮了！”

“其实，他是正确的。”我说，“我知道这幅图画，虽然它取材于一个传说，但您知道应该怎么看待与博物史有关的传说！另外，一说到这种怪物，人们就会产生奇思妙想。人们不仅说这些章鱼能把船只拖走，而且还有一位名叫奥拉乌斯·马纽的人说过，有一种身长一海里的头足类动物，与其说它是动物，倒不如说它是小岛。人们还说，尼德罗斯的主教有一天在一块大岩石上造了一个祭坛，他刚做完弥撒，这块岩石就移动起来，沉到海里。原来这块岩石是一只章鱼。”

“就这些吗？”加拿大人问。

“不仅这些。”我回答，“另一个主教——蓬多比丹·德·柏乐根，也同样说过一只章鱼，说它上面还能操练一队骑兵呢！”

“他们可真会说啊，从前的这些主教们！”尼德·兰说。

“最后，古代的博物学家也记载过这种怪物，说它们的嘴大得像一个海湾，身体大得连直布罗陀海峡都通不过去。”

“真吓人！”加拿大人说。

“在所有的这些记载中，有真实的吗？”康塞尔问。

“没有，我的朋友们。从上升到神话传说要超出真实界限这个角度看，完全是没有的。但是，神话作者的想象必须有一个原因，不然至少要有一个假设。我们不能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非常巨大的章鱼和枪乌贼，但它们应该是比鲸类动物小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证实过一只十点二英尺长的枪乌贼。我们现在的渔夫也经常看到一些超过六英尺长的枪乌贼。的里雅斯特和蒙彼利埃的博物馆里就收藏着一些六点六英尺长的章鱼骨骼。另外，按博物学家的推算，一只这样的动物如果有六英尺长，它的触须就会长达二十七英尺。这就足够让它成为可怕的怪物。”

“现在还有人捉到过吗？”加拿大人问。

“即使没人捉到过，至少水手也会看过。我的一个朋友——哈夫尔港的保罗·保斯船长，他经常向我肯定地说他在印度海里碰到过一只身体巨大的怪物。但最令人吃惊、最让人无法否认这种怪物存在的事实，是发生在前几年——1861年。”

“什么事实？”尼德·兰问。

“是这样的：1861年，在特内里夫岛东北方，跟我们现在所处差不多的纬度上，护卫舰‘阿利敦’号船上的某个船员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枪乌贼游动在海水中，他用鱼叉和枪去打它，但没什么作用，因为鱼叉和子弹穿过它软绵绵的肉里，就像穿过松软的果冻一样。在几次无效的尝试之后，船员终于用绳结扣住这只软体动物的身体。这个绳结一直滑到尾鳍，就停下来了。于是人们尝试着把这个怪物拉到船上，但它的体重惊人，以至于在绳子的拉力下揪断了尾巴，它就拖着没尾巴的身体消失在水中了。”

“这总算是个事实。”尼德·兰说。

“这可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我老实的尼德·兰。因此人们建议把章鱼叫做‘布格尔的枪乌贼’。”

“它到底有多长？”加拿大人问。

“它不是大约二十英尺长吗？”康塞尔靠在玻璃窗上说，重新看着那凹凸不



平的悬崖。

“是这样的。”我回答。

“它的头，”康塞尔回答说，“上面是不是长着八根好像水中蛇群一样的触须？”

“没错。”

“它的眼睛，长在花丛一样的头上面，而且眼睛很大，对吗？”

“没错，康塞尔。”

“它的嘴巴，是不是好像鹦鹉嘴，但是大得吓人？”

“的确是这样，康塞尔。”

“那么！请先生原谅，”康塞尔平静地答道，“如果这不是‘布格尔的枪乌贼’，也至少是它的兄弟。”

我看了看康塞尔。尼德·兰连忙跑到玻璃窗前。

“真是吓人的怪物！”他喊道。

我上前一瞧，忍不住有些恶心。在我的眼前，游动着—个可怕的、完全可以载入那些怪诞离奇的传说中的怪物。

这是一只二十六英尺长的巨大的章鱼。它非常快地往“鹦鹉螺”号的同一个方向倒退着走。它那巨大的水绿色眼睛盯着我们。那八只长在头上、使它被叫做头足动物的爪子，或者说八只脚，伸展时几乎是身体的两倍，像复仇三女神的头发一样扭动着。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二百五十个吸盘，像半球状排列在触脚的内侧。有时，这些吸盘内形成真空紧紧地吸住客厅的玻璃。这个怪物的嘴——像鹦鹉骨质的喙—样——垂直地—张—一翕。它的骨质舌头上长着好几排尖牙，颤动时就像—把真正的大铁剪。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啊！—只软体动物竟然长着—个鸟喙！它的身体呈梭形，中间部位鼓起，形成—块重达两吨到两吨半的肉。它身上的颜色很不稳定，极其快地随着这只动物的情绪激动程度变化来变化去，从灰白色—直变到红褐色。

是什么激怒了这只软体动物呢？也许是由于比它更巨大的“鹦鹉螺”号的出现，但它的吸盘或者下颌又抓不住这只船的缘故吧。不过，这些章鱼是怎样的怪物啊！造物主赋予了它们怎样的生命力呀，它们竟然有三个心脏，而它们的动作是多么有力啊！

偶然的—机会把我们带到这只枪乌贼面前，我不想失去—次对这种头足类动物种类仔细研究的—机会。我克服了因为它的外貌而引起的心理恐惧，拿起—

支铅笔,开始画出它的样子。

“这可能是‘阿利敦’号遇到的那只章鱼。”康塞尔说。

“不会吧,”加拿大人回答说,“那只失掉了尾巴,而这只身体完整。”

“这不是个理由。”我回答说,“这类动物的爪子和尾巴能慢慢重新长出来,已经过去七年了,‘布格尔的枪乌贼’的尾巴大概已经重新长出来了。”

“那么,”尼德·兰接着说,“如果这只不过是‘布格尔的枪乌贼’,那么那些章鱼里可能有一只是它。”

果然,在船右舷的玻璃窗前又出现了另一些章鱼。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七只。它们在给“鹦鹉螺”号护航呢,我听到了它们的嘴巴啃着船壳的铁皮发出的咯吱声。我们成了它们想要的食物了。

我继续工作。这些怪物非常准确地保持在船的水域里,以至于它们看上去好像是静止不动的,我几乎可以在玻璃窗上把它们缩小临摹下来。再说,船行驶的速度不是很快。

这时,“鹦鹉螺”号突然停了下来。一阵撞击让整个船体都颤动了。

“难道我们触礁了吗?”我问。

“总而言之,”加拿大人回答说,“船是浮在水面上的,我们已经脱身了。”

“鹦鹉螺”号可能是浮在水面上,但它无法行走了。它的推进器轮叶没有拍打出水花。一分钟以后,尼摩船长走进了客厅,大副跟在他身后。

我已经好久没见到船长了,他看起来神色不佳。船长没跟我们说话,也可能是没看到我们。他径直地走到嵌板前,看了一眼章鱼,然后对他的大副说了几句话。

大副走出去。过了不久,嵌板关上了,天花板的灯亮了。

我向船长走过去。

“真是一群好奇的章鱼。”我口气轻松地对他说,就像一个鱼类爱好者站在一个透明的鱼缸前说话一样。

“是的,博物学家先生。”他回答我说,“不过,我们要跟它们进行肉搏战。”

我看了看船长。我想我没听明白他在说什么。

“肉搏?”我重复说。

“没错,先生。推进器不动了。我想是一只枪乌贼的下颌骨绞进了轮叶中,使我们走不动了。”

“那您想怎么办呢?”



“浮到水面上，宰了这些恶心的家伙。”

“这不好办吧。”

“的确如此。电气弹对于这堆软绵绵的肉来说没有作用，因为打在上面没有足够的阻力来引起爆炸。但我们可以用斧子砍它。”

“用斧子吗，先生？”加拿大人说，“请您别拒绝我的帮忙。”

“非常感谢，尼德·兰师傅。”

“我们陪你们去。”我说着，跟着尼摩船长走到中央扶梯。

在中央扶梯那里，已经有十几个人手里握着斧子，准备作战。我和康塞尔也拿起两把斧子，尼德·兰抓着一个鱼叉。

这时“鹦鹉螺”号浮出水面。一个水手站在最上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正在把嵌板上的螺丝拧开。螺母刚刚被拧开，嵌板就猛地一下子被掀开了，显然是被章鱼一只爪子上的吸盘拉开的。

很快，一只像蛇一样的长爪子从开口处伸了进来，其他二十几只爪子在上面蠕动着。尼摩船长挥一下斧子，把这根可怕的触须斩断，被斩断的触须卷成了一团滑到阶梯上。

当我们争先恐后地挤上平台时，另外两只爪子，从空中伸过来，缠在了尼摩船长面前的水手身上，猛地将他卷走。

尼摩船长大喊一声，向外面冲去。我们也急忙跟上他。

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啊！那个可怜的水手，被触须缠住，被吸盘吸住，被那只大爪子卷到空中随便地甩来甩去。他喘息着，他透不过气，他呼喊：“救救我！救救我！”这几句话，是用法语喊出来的，这让我感到震惊！船上竟然还有我的一个同胞，或许还有好几个！这撕心裂肺的叫声，我将终身难忘！

这个不幸的人快要死了。有谁能把他从这么大的束缚中救出来呢？尼摩船长向这只章鱼冲了过去，他一挥斧子，又把章鱼的另一根触腕砍下来。大副气冲冲地跟另一个攀上船侧的怪物搏斗。船员们挥动着斧子。我、加拿大人和康塞尔，我们也把自己的武器插进这些肉堆里。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浓浓的麝香味。真是太可怕了！

那只章鱼的八只爪子有七只被砍断了，只剩下那只把遇害者像一支笔一样抓住挥舞的爪子，还在空中扭动着。我想那个被章鱼缠住的可怜的人应该可以摆脱这强大的束缚了。但当尼摩船长和大副向这只爪子冲过去的一瞬间，这只动物喷出了一股从它腹部内的一个液囊中分泌出来的乌黑的液体。我们一

下子都瞎了，什么也看不清了。当这团黑墨消失时，章鱼不见了，我们可怜的同胞也跟着一起不见了！

于是我们对这些怪物愤怒到了极点！我们再也无法忍受。十几只章鱼侵入了“鹦鹉螺”号的平台和船侧，平台上，在血浪和墨汁中间，扭动着蛇一样的肉段，我们在这些肉段中间上下砍动。这些黏糊糊的触须就像多头蛇的头一样，不断地长出来。尼德·兰的鱼叉每扔一次，都插进枪乌贼绿色的眼睛里，把眼珠挖出来。但我这位胆大的同伴突然被一个他来不及躲开的怪物的触须打翻在地。哎呀！我激动和恐惧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那只枪乌贼把嘴对着尼德·兰张大，这个可怜的人就要被咬成两段了。我要冲过去救他，但尼摩船长已经抢在了我的前面。他把斧子卡在那两排巨大的牙骨之间，加拿大人奇迹般地获救了，他站起来，把鱼叉整个插进章鱼的三个心脏里。

“这是我应该报答您的！”尼摩船长对加拿大人说。

尼德·兰点了点头，没说话。

这场战斗持续了一刻钟。这些怪物被彻底打败了，死的死，伤的伤，终于撤退了，消失在海面下。

尼摩船长被血染红了，他纹丝不动地站在探照灯旁边，注视着吞没了他一个同伴的大海，大滴大滴的泪珠从他的眼里滚出来。



第十九章 海湾暖流



发生在4月20日的可怕的一幕,将永远铭记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我心潮起伏地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又重新把这个记录看了一遍。我把它读给康塞尔和加拿大人听,他们觉得写得非常真实,但是不够生动。可是要非常形象地描述这样的情景,只有我们当代最杰出的诗人——《海上劳工》的作者才能办到。

我说过,尼摩船长对着大海流泪。他的痛苦是巨大的!自从我们来到船上以后,这是他失去的第二个同伴。他死得太惨了!这位朋友,被章鱼巨大的爪子勒住、窒息、揉碎、碾碎在它钢铁般的牙齿下,他不能和他的同伴一起沉睡在珊瑚墓地平静的水中!

至于我,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者发出的绝望的呼救声撕裂了我的心。这个可怜的法国人,他忘记了船上约定的交谈语言,用他的祖国和母亲的语言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在“鹦鹉螺”号船上,在那些和尼摩船长手牵手、心连心,和他一样躲避人类的船员之间,竟然有一个我的同胞!在这显然是由不同国籍的人们组成的神秘集体中,他是唯一代表法兰西的吗?这也是那些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没有解决的问题之一。

尼摩船长走进了房间,此后一段时间我再也看不见他了。但我能从这艘代表他的灵魂、接受他所有的感情的船判断出,他应该是非常伤心、失望和犹豫的!“鹦鹉螺”号不再保持明确的方向,它来回徘徊,就像一具尸体似的随波逐流。推进器上的章鱼爪被解开了,但推进器几乎无法使用了。船盲目地漂流着,它不能从这最后一次战斗的场所——从这片吞掉了它的一名成员的海中——脱离出来。

就这样十天过去了。到了5月1日,在巴哈马运河入海口看到了留卡斯群岛

后，“鸚鵡螺”号才果断地向北航行，于是我们顺着海洋中最大的暖水流向前行驶。这一海区有自己特有的海岸、鱼类和温度，我们把它叫做海湾暖流。

实际上那是一条在大西洋中自由奔流、不跟海水混合的大河。海湾暖流还是一条咸水河，它的河水比四周的海水还咸，它的平均深度是三千英尺，平均宽度是六十海里。在有些地方，暖流的流速是四公里每小时。它的水流量比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都要稳定。

如果读者愿意知道的话，海湾暖流的真正源头，换句话说，它的出发点，是莫里船长发现的，就在加斯哥尼湾。在那里，尽管水温很低，水的颜色还很浅，但暖流已经开始形成了。在热带阳光的照射下，水波逐渐变暖，水流开始向南流，然后沿着赤道向非洲前进，横越大西洋，到达巴西海岸的圣·罗克角，在圣·罗克角，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还不断地从安的列斯海中吸收热量。所以说，海湾暖流作为调节器，起着平衡调节温度，以及调和热带海水和北极海水的作用。由于在墨西哥湾被晒得白热化，暖流又沿着美洲海岸向北方流去，上溯到纽芬兰岛。此时，海湾暖流和戴维斯海峡的寒流交汇，在寒流的作用下，水流沿着等角线绕一个大圈，又流回大西洋。在北纬四十三度的地方，水流又分为两条，其中一条在东北信风的帮助下，流回到加斯哥尼湾和亚索尔群岛；另一条支流在给爱尔兰和挪威海岸送去温暖后，便继续上溯到匹兹堡。到了那里，它的温度下降到四度，融进了北极的自由海中。

现在“鸚鵡螺”号正沿着这条海洋河流前进。从巴哈马运河出来的时候，海湾暖流在十四海里宽、一百一十五英尺深的范围内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流着。随着它向北前进，这个速度就有规律地减慢，希望这种规律永远保持下去，因为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它的方向和速度稍微改变，欧洲的气候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中午时分，我和康塞尔来到平台上。我给他讲了一些有关海湾暖流的特征。当我讲完以后，我请他把双手放到水流中。

康塞尔照着我的话做了，但他很奇怪感觉不到有什么冷热的区别。

“这是因为海湾暖流刚从墨西哥湾出来，现在的水温和人的血液的温度没什么区别。”我对他说，“这股海湾暖流是一个保证欧洲海岸四季常绿的大暖炉。而且，如果莫里说得对的话，这股水流的热量可以完全地被利用，那它就能提供大量的卡路里，使亚马孙河或密苏里河这样的大河保持熔铁熔点的温度。”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此时,海湾暖流的速度是每秒七点三八英尺。它的水流与周围海水差别非常大,而且因为受到周围海水的挤压而在洋面上突起,和海洋的冷水之间形成不同的层次。此外,它的水色较深而且含有丰富的盐,纯天蓝色的水流和周围绿色的海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当“鹦鹉螺”号行驶到夏洛林岛的同一纬度,它的冲角已经进入暖流的水波里,而推动器还在拍打着海洋的冷水时,海洋冷水流和暖水流之间的分界线就更加明显了。

这股暖流带来全世界所有的生物:地中海中很常见的船蛸,就在这里成群结队地游荡着;在软骨鱼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尾巴纤细、几乎占身体的三分之一的鳐鱼,它们组成二十五英尺长的菱形队伍游动着;然后是一些三英尺长的小角鲨,它们头大、喙圆短,锋利的牙齿排成好几列,身上长满鳞片。

在骨质鱼里,我注意到了这一海区特有的隆头驴鱼;虹膜像火一样发光的黑三棱鱼;三英尺长、大尾巴上竖着一些小齿、发出轻轻叫声的石首鱼;我已经描述过的褐色的中脊索鱼;黄白条纹的蓝底高里费鱼;身上的色彩能与热带最美丽的鸟类相比、堪称海洋中的真正彩虹的鹦嘴鱼;头像三角形的灰白丛鱼;没有鳞片的浅蓝色菱形鱼;纹着一条条形状像希腊字母 t 的黄绑带的两栖鱼;身上长着许多小褐点的小虾虎鱼;银白色头、黄色尾巴的双翅鱼;各种各样的沙丁鱼;身材修长、闪着柔光、被拉塞佩德视为终生伙伴的鲭鱼;最后是一种漂亮的美洲高鳍石首鱼,这种鱼挂着所有的“勋章”和“绶带”,经常出没在这个勋章和绶带并不受重视的大国度的海岸边。

我要补充一点,在晚上,特别是暴风雨威胁我们的时候,闪着磷光的海湾暖流的水流和我们的探照灯交相辉映,美妙无比。

5月8日,我们还处在北部夏洛林岛的同一纬度上,与哈特拉斯角相对。海湾暖流在那里的宽度是七十五海里,深度是六百八十九英尺。“鹦鹉螺”号继续冒险向前,船上似乎失去了一切控制。我想在这种条件下,逃跑是很有可能成功的。确实,有人居住的海滨到处都可以很容易地为我们提供藏身的地方。再说,海面上不断交错往来着一些航行在纽约或波士顿及墨西哥湾之间的汽轮,日夜穿行着一些负责到美洲海岸各地巡逻的小双桅帆船。我们可以希望他们收留我们。因此,尽管“鹦鹉螺”号现在离美联邦海岸还有三十海里,这仍然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但天气很不好。这个令人讨厌的情况完全扰乱了加拿大人的计划。我们现在靠近的这一带海域经常有暴风雨,准确地说,这是一处由海湾暖流孕育出来

的飓风和旋风的发源地。如果这时在一只可怜的小艇上与时常有惊涛骇浪的海洋作斗争,那无疑是白白送死。尼德·兰自己也同意这一意见。因此,饱受疯狂的思乡病折磨、只有逃跑才能治好病的他,此时也只能咬紧牙关忍一忍。

“先生,”那天他对我说,“这一切早该结束了。我对这件事心知肚明。尼摩船长避开陆地向北行驶,但我应该跟您说,我在南极已经受够了,我不想再跟他到北极去。”

“既然这时逃走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尼德·兰?”

“我还是那个想法,向船长挑明好了。以前我们在您的国家的海里时,您什么也没说。现在既然在我的国家的海里,我可是想说。当我想到,过不了几天,‘鹦鹉螺’号就要到新苏格兰的同一纬度上,而那里接近纽芬兰岛,还有一个大海湾,圣劳伦斯河就是进入这个海湾的,它是我的河,是我的故乡魁北克的河。当我想到这里,我便怒气冲冲,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看吧,先生,我宁可跳到海里去,也不愿意留在这儿!我快闷死了!”

加拿大人的忍耐显然到了最大的限度,他强烈的个性是无法适应这种遥遥无期的囚禁生活的。他一天天消瘦下去,性格也越来越忧郁。我感觉得到他忍受着什么样的痛苦,因为我也一样,饱受着思乡病的折磨。过去了差不多七个月,而我们却没有一点陆地上的消息。再说,尼摩船长的孤僻,特别从与章鱼搏斗以来,他的情绪改变了——很少说话,所有这一切让我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我再也感觉不到那种最初的热衷,只有像康塞尔这样的佛兰芒人才会接受这种专为鲸类动物和其他海中动物存在的环境。而实际上,这个诚实的年轻人,如果没有肺,而是长着鳃,我想他会是一条了不起的鱼的!

“我们怎么办呢?”尼德·兰看到我没有回答,就问道。

“好吧,尼德·兰,您希望我问问尼摩船长对我们有什么计划?”

“没错,先生。”

“即使他已经说过,我们也要再问吗?”

“没错。我希望最后一次确认一下。如果您愿意的话,只要您替我说一说,只以我的名义就行了。”

“但我很少遇见他,他甚至在回避我。”

“那就又有了一个去看望他的理由了。”

“我去问问他,尼德·兰。”

“在什么时候呢?”加拿大人固执地问。



“当我遇见他的时候。”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是不是想让我自己去问问他？”

“不用，让我也去吧。明天……”

“还是今天吧。”尼德·兰说。

“好吧。今天，我去看看他。”我回答加拿大人说。要是他自己去做，那肯定会把事情弄得很糟。

我一个人待着。一旦想好主意，我就想马上把事情做完。我宁可速战速决，决不想拖拖拉拉。

我走进我的房间。在房间里，我听到了尼摩船长屋子里有脚步声。不能错过这次找到他的机会，于是我敲了他的门。可是没人回答。我又敲了敲门，然后转动门把手，门开了。

我走进去。船长在里面，他趴在他的工作台上，没听到我的敲门声。我决定不问清楚就不出去，于是我向他走去。船长突然抬起头来，双眉皱紧，口气相当无礼地对我说：

“原来您在这里！找我什么事？”

“我想跟您谈谈，船长。”

“可我正忙着呢，先生，我在工作。我给了您充分的自由，难道您就不能让我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吗？”

这样的待客方式真让人泄气。但为了一会儿能说个痛快，我决定先洗耳恭听他说的话。

“先生，”我平静地说，“我想和您谈一件不能再拖延的事情。”

“是什么事，先生？”他嘲弄地回答说，“难道您有了某个我还没察觉到的发现吗？大海向您展示了它的新秘密吗？”

我们俩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回答以前，他指了指摊开在桌上的手稿，口气很严肃地对我说：

“您看，阿罗纳克斯先生，这是一本用好几国语言书写的手稿。它包容了我对海洋的研究总结，如果上帝允许的话，这本手稿也许不会跟着我一起消失。这本手稿签上了我的名字，写出了我一生的经历，它将被装在一个不透水的小盒子里。我们‘鸚鵡螺’号船上的最后一个幸存者将会把这个盒子投入海中，让它随波逐流。”

以这个人的名义！他自己撰写自己一生的经历！那么他神秘的人生经历总

有一天会被展示出来？但这时，我只把他这些话当做一个开场白。

“船长，”我回答道，“我只能赞成您的这种想法。因为不能让您的研究成果毁于一旦。但您使用的办法我觉得原始了些。谁知道风会把这个小盒子吹到哪里去呢？小盒子又会落进谁的手里呢？难道您不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吗？您，或者你们中的一位不死……”

“这可不行，先生。”船长着急地打断了我的话。

“可是我和我的同伴，我们准备随时保护这本手稿，如果您给我们自由的话……”

“自由！”船长说着，站起身来。

“没错，先生，我来就是想跟您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在您的船上已经待了七个月，今天我以我和同伴的名义问您，您是否想把我们永远留在这里？”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说，“我今天的回答和我七个月前对您说过的那些话没有变化：进了‘鹦鹉螺’号，就再也不能出去了。”

“您正在向我们实行奴隶制。”

“随便您怎么说都行。”

“可奴隶也有恢复自由的权利！不管以什么方式得到自由，他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这种权利，”尼摩船长回答说，“谁说过您没有了？我说过要用誓言把你们约束住吗？”

船长看着我，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先生，”我对他说，“我们又一次回到这个我本来不想谈，您也不想谈的问题上了吧。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就让我们彻底谈谈吧。我向您再说一遍，这不是一个仅仅涉及我个人的问题。对于我来说，研究工作就是一种救助，一种有效的消遣，一种动力，一种能让我忘掉一切的情愫。我像您一样，是一个不求人知，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的人。我们都抱着一种小小的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放进一个不可靠的小盒子，托付给风浪，随风而去，留给后人。总之，我很佩服您，您可以毫无顾忌地扮演您的角色，那个我在某些方面了解的角色；但您的生活中还有一些方面还带有一层复杂和神秘的色彩，对此我和我的同伴们，我们什么都不了解。甚至，当我们的心为您而跳动、为您的某些痛苦而激动、为您的天才和勇敢行为受到鼓舞时，我们还必须尽可能地控制看到善和美或碰到敌或友而应该表达出来的情感，我们一点儿不能表露出来。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啊！正是我们对于有关您的一切的这种陌生感，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有些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甚至连我也感觉不能忍受，对于尼德·兰就更不用说了。但每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就值得别人为他着想。您有没有想过，对自由的热爱，对被拘禁的憎恨，可能使加拿大人那种性格的人产生报复的念头，您想没想过，他会怎么想，会怎么计划，会怎么做呢？”

我停住不说了。尼摩船长站起来。

“让尼德·兰想他乐意想的，计划他想计划的，做他想做的事情去吧，这一切跟我有关系？又不是我给他带来的！又不是我希望留他在我的船上！至于您，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是个什么都明白的人，不说您也是这样的。我再也没什么可回答您的了。但愿这是您第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如果还有第二次，我就连听都不想听了。”

我只好退出来。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处境就变得非常紧张。我跟我的两个同伴汇报了我们的谈话。

“现在我们知道，”尼德·兰说，“对于这个人没有什么能指望的了。‘鹦鹉螺’号正在向长岛靠近。不论天气怎么样，我们逃走吧。”

但天气变得越来越坏了，出现了一些大风暴的迹象。天气黑沉沉的。在天边，一层层散开的云卷的后面，紧跟着团团乌云，还有一些低云飞快地掠过。海水高涨，海潮汹涌，除了暴风雨的朋友海燕之外，其他的鸟儿都不见了。气压计明显下降，说明空气中湿度极高。在大气中丰富的电离子的作用下，电闪雷鸣，暴风雨就要来了。

5月18日，确切地说，当“鹦鹉螺”号浮在和长岛同一纬度上、距离纽约水道几海里时，暴风雨发作了。我之所以能描绘出这场暴风雨，是因为尼摩船长由于无法抑制的任性，不让船潜入海底避雨，而是正面与暴风雨对抗。

当时风从西南面刮过来，先是一阵阵每秒五十英尺风速的凉爽大风，到晚上三点钟，就刮到了每秒八十二英尺。这可是台风的速度！

尼摩船长站在平台上，迎着风岿然不动。为了防备汹涌澎湃的巨浪，他在腰间系着一根缆绳。我也登上平台，系上了绳子，欣赏着这场暴风雨和这个昂首挺立的、无与伦比的人。

浸在水波里的大片的乌云横扫过波涛翻滚的水面。我再也见不到那些大旋涡中的小浪花了，所见之处唯有一阵阵煤烟色的低矮的长浪头，一浪接着一浪而来，慢慢地浪峰越来越高，相互推拥激荡。“鹦鹉螺”号有时侧身卧倒，有时

像桅杆一样树立，发疯地翻转摇晃。

在五点钟左右，一场暴雨降临了，但海浪和狂风并没有因此平息。暴风以每秒一百四十八英尺，即接近每小时四十海里的速度疯狂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掀翻房屋，把屋瓦吹进门里，折断铁栅栏，让一架口径二十四厘米的大炮移位。然而，在暴风雨中间，“鹦鹉螺”号证实了一个工程师学者的话：“构造精良的舰船能驾驭大海！”这不是一座海浪能够冲毁的岩石，而是一个顺从的、活动的钢铁纺锤，它不用工具，不用桅樯，就能在狂风暴雨中不受任何损伤。

我认真地观察扑面而来的海涛：它们长至十六英尺高，宽幅是五百至五百七十英尺，推进的速度是风速的一半，也就是每秒五十英尺。它们的水量和强度随着海水深度的增加而增加。这样我明白了，这些海浪把空气包围起来压缩进海底，同时，它们也带走了生命和氧气。它们的极限压力——有人曾经算过——在它们冲击的表面上可以达到三吨每平方英尺，就是这样的海浪，在赫布里德岛上，推起了一块八万四千磅重的岩石。也就是这样的海浪，在1864年12月23日的暴风雨中，在日本掀翻了一部分横滨城后，以七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同一天内击向美洲海岸。

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雨的强度增加了。气压计像1860年联合岛发生飓风时一样，降到了七百一十毫米。日落时，我看到了天边走过一艘正在费力挣扎的船。它减弱了蒸汽动力，减速航行，来保持行驶在浪峰脚下。这可能是一只从纽约开往利物浦或勒阿弗尔港的汽船，它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晚上十点时，天空中电闪雷鸣，大气被强烈的闪电划出一道道条纹。面对这样的霹雳雷鸣，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而尼摩船长，他正视着它，仿佛要把暴风雨的灵魂吸进他的体内似的。一阵可怕的声音响在空中，这是一声由压碎的海浪吼声、风啸声和炸雷声组成的震耳欲聋的巨响。风从天边各个方向吹过来，从东边来的台风，吹向北边、南边，又吹回东边，和北半球的回旋风暴形成逆向流动。

啊！海湾暖流！它可谓是暴风雨之王！正是它水流中的空气层温度差，造成了这可怕的飓风。

一阵闪电跟在大雨的后面，雨滴变成了带电的装饰品。尼摩船长站在那里，好像在希望着让雷劈死似的，他觉得只有这种死亡才能配得上他。一阵吓人的摇晃过后，“鹦鹉螺”号的钢铁冲角冲向天空，像一个避雷针一样，在上面溅出长长的火花。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我精疲力竭,倒在地上。我向嵌板爬去,打开嵌板来到客厅里。这时的暴风雨最猛烈,在“鹦鹉螺”号船内,站都站不稳。

而尼摩船长等到午夜时分才回到船里。我听到储水器慢慢地装满了水,“鹦鹉螺”号缓缓地潜入水中。

通过客厅打开的玻璃窗,我看到了一群慌慌张张的鱼,像一群幽灵一样在着火的水中穿行。有几条竟在我的眼前被雷击死!

“鹦鹉螺”号一直向下沉。我想它会在五十英尺深处找到安宁的,但是没有!上层的水摇晃得太厉害,它不得不下沉到一百六十五英尺的深海里才能找到宁静。

在这时,深海里是多么的安宁,多么的寂静啊!好一片平静的世界!有谁会相信现在海面上正在进行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呢?

第二十章 北纬四十七点二四度,西经十七点二八度

风暴过去之后,我们已经被扔到了大西洋的东边。所有的在纽约或圣劳伦斯海岸上逃跑的希望全破灭了。可怜的尼德·兰非常丧气,变得像尼摩船长一样一声不响。于是,我和康塞尔便形影不离了。

我说过,“鹦鹉螺”号偏离到东边去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偏离到了东北边。这几天来,在这片令航海家们进退两难的大雾中,“鹦鹉螺”号有时漂浮在水波上,有时行走在水波下。大雾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冰雪融化,大气中的湿度很大。这片浓雾,曾经导致了多少海难!曾经有多少船只在寻找海岸上模糊的航灯时,沉没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又曾经有过那么多船只在风声的掩盖之下,糊里糊涂地撞到了被浪花击打着的暗礁之上。虽然有航标灯,船只之间也有汽笛鸣叫,有警报声,但船与船之间仍然发生了多少次撞击事件啊!

于是,这一带海底活像战场一样,那里还横躺着所有的海洋失败者,其中有的已经陈旧腐烂;有的还是新的,它们的铁船具和铜船底反射着我们的探照灯光。在这些船只中,有许多是和它们的船员、旅客及财物一起,在统计表中标出来的危险地点,如拉斯角、圣保罗岛、白令海峡和圣劳伦斯河口等地方,葬身大海的!这几年来,列入这统计表中的船只就有“皇家邮轮”号、“伊曼纳”号、“蒙特阿尔”号、“苏尔威”号、“伊斯”号、“巴拿马特”号、“匈牙利”号、“加拿大”号、“盎格鲁—撒克逊”号、“汉堡”号、“美利坚合众国”号,以上的船只全都是触礁沉没的;而“北极”号、“里昂”号,是被撞沉的;“总统”号、“太平洋”号、“格拉斯城”号的失踪原因还不明确,“鹦鹉螺”号航行在这些阴暗的残骸中,好像在翻阅一本死亡画册!

5月15日,我们来到了纽芬兰岛暗礁脉的最南端。这条暗礁脉是海水冲积而成的,堆积着大量有机体的残骸。这些残骸也许是海湾暖流从赤道带来的,也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许是从美洲海岸的逆向北极寒流带来的，还有着一些由于雪崩而带下来的岩石。那里变成了一个亿万只死亡鱼类、软体动物或植虫动物的巨大的尸骸堆。

纽芬兰岛暗礁脉的海水并不深，不过几百英尺，但往南部突然陷进一个深九千英尺的坑洞。海湾暖流就在这里扩展，它的水流失去了原来的速度和温度，四处扩散，所到之处汪洋一片。

“鸚鵡螺”号驶过那些散乱的鱼群中时，我记录下了一种三英尺长的硬鳍海兔，它们的背部呈浅黑色，腹部橘黄色，是同类中对配偶忠实的模范，但它们树立的这个榜样并不被同类效仿；还有大个子尤内纳鱼——一种翡翠色的海鳗，味道好极了；以及眼睛很大，头有几分像狗头的卡拉克鱼；像蛇一样卵生的畸形鲫鱼；长七八英寸的黑色虾虎鱼或河沙鱼；尾巴长、发出银光的长尾鱼，这是游动速度很快的鱼，它们能游到很北的海域里冒险。

船上的渔网还捕到一种大胆、活泼、强壮、多肉的鱼，这种鱼头上有针，鳍上长刺，好像六至十英尺长的真蝎子，是畸形鲫鱼、鳕鱼和鲑鱼的天敌；它就是北方海水中的杜父鱼，身上长着褐色的瘤，红鳍。“鸚鵡螺”号船上的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抓到这只动物。它的鳃盖骨结构特殊，接触干燥的空气后还能保持呼吸，因此离开水后还能再活一段时间。

为了不至于忘记，我现在要列举出：丛鱼，一种陪伴着北极海中的船只的小鱼；北大西洋特有的银白色尖嘴鱼；伊豆鲑鱼；我还注意到一种原则上属于鳕类的鳕科鱼，在纽芬兰岛长长的沙滩上和这一带它们喜欢的水域里，我都能意外地见到它们。

听说鳕鱼是山里的鱼，因为纽芬兰岛就是一座海底山峰。当“鸚鵡螺”号在鱼群众多的地方开辟了一条路时，康塞尔禁不住评论道：

“嗨！这些是鳕鱼！我还以为鳕鱼像盖蝶和箬鳎鱼一样扁平呢？”

“天真！”我喊道，“只有在杂货店里的鳕鱼才是扁平的。在那里，人们把它们破膛摊开；但在水里，这种鱼像鲱鱼一样是梭形的，这种体形很适合在水中游动。”

“我相信先生。”康塞尔回答说，“一块多密集的鳕鱼云啊，像蚂蚁一样挤呀挤的！”

“哎！我的朋友。如果它们少了伊豆鲑鱼和人类这两种天敌，那还要更多呢！你知道一只雌鳕鱼能产多少卵吗？”

“我猜一猜吧，”康塞尔回答说，“五十万颗。”

“一百一十万颗，我的朋友。”

“一百一十万颗。这真难以置信，除非我自己数过。”

“数吧，康塞尔。不过你很快就会相信我。还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英国人、美洲人、丹麦人和挪威人，他们都在捕捉鳕鱼。人们消费鳕鱼的数量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惊人的产卵量，海里的鳕鱼恐怕早就灭绝了。只是在英国和美国，就有五千艘由七万五千名水手驾驶的船只，被派出去捕捉鳕鱼。每只船平均能带回四万条。在挪威一带的海域也是一样的情形。”

“好的，”康塞尔回答，“我就相信先生的话，不数了。”

“不数什么？”

“一百一十万颗卵。但我想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

“那就是，如果所有的卵都能孵化，那四条雌鳕鱼就能满足英国、美洲和挪威的供给了。”

穿过纽芬兰暗礁时，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些长长的钓鱼线，每根线上都有二百个鱼钩，而每条船上都有着十来根这样的线。每根线的一头都有着小钩，用固定在软木浮标上的浮标索拉在水面上。在这张海底渔网里行驶，“鸚鵡螺”号不得不灵活地操作。

另外，“鸚鵡螺”号在这片船只来往频繁的海域中并没有静止多久，它向上驶到了北纬四十二度。而在纽芬兰岛的圣约翰港和赫尔斯堪敦港所在的纬度处，就埋着越洋海底电缆的终端。

这时，“鸚鵡螺”号没有继续往北走，而是由西向东，它好像想沿着这片铺设着电缆、经过多次探测、地形情况极为精确的电线高原走。

那天是5月17日，在离赫尔斯堪敦港五百海里的两千八百海里深的地方，我看到了横卧在海底的电缆。因为我事先没告诉康塞尔，所以康塞尔开始还以为那是一条巨大的海蛇，还准备照他的老一套对它进行分类呢。我提醒了一下这位老实的年轻人，为了安抚他失望的情绪，我给他讲了铺设电缆的各种特殊性。

第一条电缆是在1857年和1858年铺设的，只传送了大约四百次电报以后，它就失去了作用。在1863年，工程师们又制造了一条三千四百公里长、四千五百吨重的新电缆，由“大东方”号装船。可是这次试验又失败了。

在5月25日，“鸚鵡螺”号潜入了一万两千五百八十五英尺的深海底，正好是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在电缆中断而致使工程失败的地点。这里距离爱尔兰海岸有六百三十八海里。那时有人发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和欧洲的电讯联系刚刚中断。于是船上的电工决定,把电缆打捞上来之前,先把它切断。晚上十一点,他们就把损坏的部分拉上来了。人们又重新做了一个连轴和接口,然后又一次把电缆沉到海中。没想到几天后,它又断了,而且再也无法从深海中打捞上来。

但美国人并不气馁,勇敢的塞路斯·菲尔德——这项工程的倡导者,冒险投入自己所有的财产,开始了又一次募捐行动。他不久就筹好了款项,这样,另一条电缆在更好的条件下被制造出来。它的绝缘导线束裹在马来树胶皮中,由一条套在金属套管上的纤维带保护起来。1866年7月13日,“大东方”号又一次起航。

操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是,意外发生了。有几次,铺开电缆的时候,电工发现电缆上被新钉进几颗钉子,这说明有人在蓄意破坏电缆的芯线。“大东方”号的安德森船长、船上人员和工程师们集合在一起讨论了这件事,最后决定贴出布告,如果在船上抓到了罪犯,那他就会不经过审判被投入海中喂鱼。从那以后,这样的犯罪行为就再没发生过。

7月23日,“大东方”号距离纽芬兰岛只有四百海里。这时,有人从爱尔兰向船上致电说,萨多瓦战役过后,普鲁士和奥地利达成了停战协议。27日,船出现在赫尔斯堪敦港的大雾中,顺利地完成了工程,年轻的美洲用第一份电报向古老的欧洲致来了几句明智但令人不解的贺词:“荣誉属于天上的上帝,和平属于地上善良的人们。”

现在我并不希望还能看到那条电缆刚被拿出制造车间时的样子,这条长蛇一样的东西,覆盖着介壳碎片,上面植虫动物丛生,外层还包上了一层石质黏糊,这层黏糊保护着它,不让软体动物在上面凿洞。它安静地躺着,不受海水运动的干扰,处在一种很适合以零点三二秒从美洲向欧洲传送信息的电压下。电缆的寿命也许是无限期的,因为人们发现,在海水中,马来树胶皮会随着浸泡时间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坚韧。

另外,在这片选择得很恰当的高原上,电缆绝对不会沉到更深的水层里,以致被拉断。“鸚鵡螺”号沿着电缆到了海洋的最底层,即位于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七英尺的深海。在那里,电缆还是没出现什么收缩现象。此后,我们向1863年发生事故的地点接近。

这时,海底出现了一座六十五海里宽的山谷,如果把勃朗峰放在这里,它

的峰顶也无法露出水面。这座山谷东面被一座高六千六百英尺的陡壁封住。5月28日,我们到达那里时,“鹦鹉螺”号距离爱尔兰岛不过八十里。

尼摩船长会浮出水面在大不列颠群岛登陆吗?没有。令我深感意外的是,他调过头向南朝欧洲海开过去。绕过翡翠岛时,有一阵子我看见了克里尔角和法斯特内岛上的航标灯,它照亮了从格拉斯哥或利物浦出来的成千上万艘轮船的航程。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鹦鹉螺”号敢不敢驶向英吉利海峡呢?自从我们靠近陆地后,尼德·兰又出现了,他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他呢?尼摩船长还是一直不出现。让加拿大人遥望了美国海岸后,难道他也想让我看一看法国海岸吗?

可是,“鹦鹉螺”号一直南下。5月30日,在船的右舷,我们看见了英格兰岛端角和索尔林格岛之间的终极岛。

要是“鹦鹉螺”号想进入英吉利海峡,那它现在就应该直接向东行驶。但它并没有这样做。

5月31日这一天,“鹦鹉螺”号一直在海上绕圈子,这使我疑惑不解。它好像在寻找一个不太容易找到的地方。中午,尼摩船长亲自出来测定了方位。他没有跟我说话,我觉得他变得比以前更加阴郁。谁让他这么忧愁呢?是因为接近了欧洲海岸吗?难道他对那被他抛弃了的祖国产生了一些感触吗?那么他有何感想呢?是后悔还是遗憾呢?这种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想了很久,而且我有一种预感:没多久,偶然的会把尼摩船长的秘密泄露出来的。

第二天,6月1日,“鹦鹉螺”号还是照常在海上绕圈子,显然,它想努力找到海里某个确定的地点。尼摩船长就像前天那样出来测定太阳的高度,当时海面很平静,晴空万里。在东面八海里处,一艘大汽轮出现在天边。船帆上没有挂任何旗帜,我无法识别出它的国籍。

太阳经过子午线的前几分钟,尼摩船长拿着六分仪,十分认真地观察起来。海面风平浪静,非常有利于他进行观察。“鹦鹉螺”号一动不动,不摇晃也不颠簸。

这个时候,我也在平台上。当观测完成的时候,尼摩船长只说出这几个字:“就是这里!”

他走下嵌板。莫非他看到那艘海轮改变了方向,正朝向我们开过来吗?这我可说不准。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当我回到客厅时,嵌板关上了,我听到储水器里海水发出的哗哗声。“鸚鵡螺”号开始垂直潜入水中,这时成了绊脚石的推进器并不能给它提供任何动力。

几分钟以后,“鸚鵡螺”号在两千七百英尺深的地方停在地面上。

此刻,客厅天花板上的灯都熄灭了,嵌板打开了。通过玻璃窗,我看见了半海里内的海水都被探照灯的灯光照得非常清晰。

我看了看左舷,除了平静的海水,什么也没有。右舷的海底上有一大堆东西,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似乎是一堆埋在灰白色贝壳下的废墟,像裹在雪白外衣下似的。我认真地观察了这堆东西后,认定那是一艘船沉重的船壳,桅杆是折断的,船应该是从前部沉没的。这桩海难一定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因为船骸上落满了如此多的海中灰尘,说明船在海底下已经度过了许多年。

这是一艘什么船呢?为什么“鸚鵡螺”号要来参观它的坟墓呢?难道不是海难才使这艘船沉入海底的吗?

我一直考虑着这个问题。这时,我听到尼摩船长走到我的身边,缓缓地说:“以前,这艘船叫做‘马赛’号战舰。它装配有七十四门加农炮,在1762年下水。1778年8月13日,在拉波普·威尔特利的指挥下,它勇敢地与‘普莱斯通’号战舰进行了战斗。1779年7月4日,它帮助德斯坦海军司令的舰队攻下格莱那德港。1781年9月5日,它在契萨彼得湾参加了格拉斯伯爵指挥的战斗。1794年,法兰西共和国改了它的名字。同年8月16日,它在布莱斯与维亚列—若约斯舰队会合,负责为凡·斯塔贝海军上将指挥的一支从美国出发的小麦运输船队护航。共和国二年元月11日和12日,这只运输船队遇到了英国的舰队。先生,今天是1868年6月1日,也就是共和纪年元月13日。七十四年前的今天,在这同一个地点上——北纬四十七点二四度,西经十七点二八度,这艘船经过英勇的战斗后,折断了三根桅杆,海水涌进了船舱,三分之一的船员失去了战斗力,但它宁愿与它的三百五十六名水手一起沉入大海,也不愿意投降,于是它的船员把旗帜钉在了船尾上,船在‘法兰西万岁!’的喊声中沉入了大海。”

“‘复仇’号!”我喊道。

“不错!先生。‘复仇’号!真是一个好名字!”尼摩船长抱着自己的双臂,轻轻地说道。

第二十一章 大屠杀

在这个意外的场合，尼摩船长这位怪人，先是叙述了这艘爱国船只的历史，满是激情地说出最后这几句话。“复仇”号，这个名字的意思不用解释，所有这一切混在一起，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的眼睛一直看着船长，他把双手伸向大海，目光炯炯地注视着那光荣的船骸。现在，我想，或许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是谁，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人不是一位学者，而且，他心里所充斥着的，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愤世嫉俗的情绪，而是一种时间也无法磨灭的、崇高的深仇大恨，而正是这种仇恨，把他和他的同伴关在“鹦鹉螺”号船里。

他还在寻求报复吗？我想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知道的。

可是，“鹦鹉螺”号慢慢地浮出水面，我看着“复仇”号朦胧的身影慢慢地消失了。过了不久，一阵轻轻的晃动说明我们浮到海面上去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盯着船长，他一动也不动。

“船长？”我说。

船长没有回答。

于是我离开他，登上平台。康塞尔和加拿大人已经在我之前到了那里。

“是哪里来的爆炸声？”我问。

“一声炮响。”尼德·兰回答道。

我向我先前看到的那艘船的方向看过去。那艘船已经向“鹦鹉螺”号靠近，我们可以从它喷出的蒸汽看到它正在加大速度。我们之间相隔不过六海里。

“尼德·兰，那是什么船？”

“从帆缆索具和桅杆高度上看，”加拿大人回答说，“我敢说那是一艘战舰。它能追上我们，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将这该死的‘鹦鹉螺’号击沉！”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尼德·兰朋友，”康塞尔问道，“它能对‘鹦鹉螺’号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它能在水下攻击吗？它能在水下开炮吗？”

“告诉我，尼德·兰，”我问，“您能不能识别出这艘船的国籍？”

加拿大人紧皱双眉，低下眼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全神贯注地看了一会儿那艘船。

“不，先生。”他回答，“我看不出它属于哪个国家。它没有挂起旗来，但我敢确定那是一艘战舰，因为它的大桅杆顶端飘着一面长长的战旗。”

我们继续观察了一刻钟这艘正向着我们开过来的船只。可是，我不相信它在这种距离就能识别“鹦鹉螺”号，更不相信它了解这艘潜水艇是怎么回事。

过了不久，加拿大人告诉我说那船是一艘大战舰，在冲角有双层装甲板。从它的烟囱里冒出来一股浓浓的黑烟。绷得很紧的船帆紧挨着桅杆，斜桁上没有挂出任何旗帜。因为距离太远，还看不清那一条细带子般的飘扬的旗子的颜色。

那艘船迅速地前行。如果尼摩船长让它接近的话，我们就有希望获得一次获救的机会。

“先生，”尼德·兰对我说，“那船离我们一海里时，我就跳到海里去，我建议您也像我一样这样做。”

我没有回答加拿大人，而是继续看着那艘在视野中变得越来越大船。无论它是英国、法国、美国还是俄罗斯的船，如果我们能到它的甲板上去，它一定会欢迎我们的。

“请先生好好想想吧，”康塞尔接着说，“我们有过游泳的经验。如果先生觉得尼德·兰朋友的建议还可以接受的话，您可以搭在我的背上，我把您托送到那只船上。”

我刚想回答，那战舰的前部就射出一道白烟。于是，几分钟以后，海水被一个沉重的物体击起阵阵浪花，溅到了“鹦鹉螺”号的后部。紧接着，一声爆炸声在我的耳边响起。

“怎么了？他们向我们开炮！”我喊道。

“勇敢的人们！”加拿大人小声说。

“这么说他们没把我们当做攀附在船骸上的遇难者！”

“先生先别生气……好，”康塞尔甩了甩另一发炮弹溅在他身上的水花，说，“先生别生气，他们以为这是一只独角鲸，在炮轰独角鲸呢。”

“可是他们应该看清楚，”我喊道，“他们是在和人打交道啊。”

“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呢。”尼德·兰盯着我说。

我立刻明白了。毫无疑问，现在人们知道怎样对付这个所谓的怪物的存在了。也许，当“鹦鹉螺”号和“林肯”号船相撞时，加拿大人用鱼叉攻击它时，法拉格特指挥官就认出这只独角鲸是一艘潜水艇，还是一艘比神奇的鲸类动物更危险的潜水艇。

没错，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人们目前正在所有的海域里寻找这艘可怕的破坏性潜艇！

如果正如我们能想象到的那样，尼摩船长把“鹦鹉螺”号用于进行一项报复行动的话，那真是太可怕了！那个晚上，当他把我们囚禁在那所小房间里时，难道他不是印度洋上攻击了某条船吗？那个现在埋在珊瑚墓地里的人，不就是“鹦鹉螺”号制造的冲撞的受害者吗？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尼摩船长神秘存在的一部分被展示出来。虽然他的身份还没被确认，但至少，那些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国家现在正在寻找他，他们寻找的不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怪物，而是一个与他们有着深仇大恨的人！

可怕的往事还在记忆中。在这艘向我们接近的船上，我们碰到的不是我们的朋友，而只是一些可怕的敌人。

这时，我们周围的炮弹越来越多。炮弹落在水面上，弹跳起来落到更远的地方。但没有一颗能击中“鹦鹉螺”号。

那艘装甲船离我们不过三海里了。尽管它猛烈地攻击，但尼摩船长却不走上平台。可是，要是这些锥形炮弹中的一颗正常地击中了“鹦鹉螺”号的船壳，那可就要受致命伤了。

于是加拿大人对我说：

“先生，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摆脱这种困境。我们来发信号吧！管他三七二十一！他们也许会明白我们是些老实人！”

说完了，尼德·兰拿出一块手帕想在空中挥舞。但他刚把手帕展开，就被一只铁一样的手打倒在地。尽管他平时力气惊人，他还是摔倒在平台上。

“混蛋！”船长骂道，“你是不是想在‘鹦鹉螺’号冲向这艘船之前，让我把你钉在它的冲角上。”

尼摩船长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吓人，脸色看上去则更可怕。他的脸色由于心脏的抽搐变得苍白，瞳孔吓人地收缩起来，他的心跳大概停了一下。此时他的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喉咙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吼叫。他的身体向前倾斜,双手抓住加拿大人的肩膀。

接着,船长放开加拿大人,向着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他身旁的战舰转过身去,用尽全身力气吼道:

“啊!原来你知道我是谁,你这该死的国家的船!你就是烧成骨灰我也能认出你来!来吧!我让你看看我的旗帜!”

说完,尼摩船长在平台前面,展开了一面跟他以前插在南极点的那一面极为相像的黑旗。

就在这时,一颗炮弹斜斜地击中了“鹦鹉螺”号的船壳,弹过船长的身边,落到了海里,不过没有伤害到船。

尼摩船长耸了耸肩膀。接着,口气生硬地对我说:

“请下船吧,您和您的同伴,请下去吧。”

“先生,”我喊道,“难道您想攻击这艘船吗?”

“没错先生,我要击沉它。”

“可是您不能这么做!”

“我就要这么做。”尼摩船长冷冷地说,“用不着您来对我说三道四,先生,命运让您看到了不该您看到的事情。进攻要开始了,攻击是很吓人的。请进去吧。”

“可那艘船是哪个国家的呢?”

“您不知道吗?好啊!真是太好了!它的国籍,对于您来说,至少还是个谜。请下去吧。”

我和加拿大人、康塞尔,我们只能服从船长的命令。这时,“鹦鹉螺”号船上的十五位水手都在船长身边,用一种仇深似海的目光看着这艘向他们逼近的船。我们感觉到一种同仇敌忾的复仇情绪鼓动着所有这些灵魂。

我下去的时候,又有一发炮弹落在了“鹦鹉螺”号的船壳上,我听到船长喊道:

“打吧,你这发疯的船!把你那些没用的炮弹都打过来吧!你是躲不过‘鹦鹉螺’号的冲角的!但你不应该沉没在这里!我不会让你的残骸弄脏了‘复仇’号的骸骨的!”

我回到房间里,船长和他的副手还待在平台上。“鹦鹉螺”号的推进器启动了,它全速开到了战舰炮弹的射程以外。但追击仍在继续,尼摩船长与那艘战舰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下午四点钟左右,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焦急和不安,我走到中央扶梯。嵌

板打开了，我斗胆走上平台。船长还在那里激动地踱着方步，他看着下风处那艘距他五到六海里的船，像一只猛兽一样在它周围兜转，把它引向东边，让它追赶。然而他还没有攻击它，也许他也还犹豫不决？

我想最后一次作调解。但我刚一喊尼摩船长，他就让我闭嘴。

“我就是公理！我就是正义！”他对我说，“我是被压迫者，那里就是压迫者！就是因为它，我曾经钟爱过、珍爱过、尊敬过的一切，我的祖国、妻子、儿女、父母，我亲眼看着他们死去！我所憎恨的一切，就在那里！您闭嘴！”

我最后向喷着蒸汽的战船看了一眼。接着，我找到尼德·兰、康塞尔。

“我们快逃走吧！”我喊着。

“太好了！”尼德说，“那艘船是哪个国家的？”

“我不知道。但是无论它是哪个国家的，它在今晚之前都会被击沉的。总而言之，宁可和它一道殉难，都好过成为不知道是不是正义的复仇者的同谋。”

“我也是这样想的。”尼德·兰冷静地回答说，“我们等到晚上吧。”

夜晚来临。船上笼罩着深深的寂静。罗盘指示“鹦鹉螺”号仍然没有改变航向。我听到它的推进器快速而有规律地拍打着水波的声音。它保持在水面上行进，轻微的晃动使它时左时右地摆动。

三天后也许是满月，所以这时月亮洒下了灿烂的光辉。我和我的同伴们，大家已经决定，当战舰靠近得差不多，或是能听到我们的喊声，或是能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一旦到了那艘船上，就算我们不能事先通告它那威胁着它的攻击，至少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一切。有好几次，我以为“鹦鹉螺”号准备攻击了，但它只是让它的敌手挨近，然后虚晃一下，做出逃亡的架势。

夜晚过去了一段时间，但仍然没有出事。我们在等待机会行动，因为太激动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尼德·兰恨不能马上就冲到海里去，我强迫他等一下。照我看来，“鹦鹉螺”号应该是在水面上攻打装甲舰的，因为如果是这样，撞沉了装甲舰以后，它不仅能而且可以很容易地逃离现场。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十分忧虑地登上平台。尼摩船长还在那里呢，他站在前头，在他的旗帜旁边。吹过一阵微风，旗帜在他的头上飘扬着。船长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那艘战舰，他的目光特别亮，好像是在吸引它、诱惑它、尽可能稳妥地拖住它。

这时月亮已经移过了中天，木星在东边出现了。在这片宁静的自然界里，天空和海洋都安静无比，海面成了一面永远反射着月亮影子的最美丽的镜子。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当我想着这海天交融的深沉的宁静、把它与很微小的“鹦鹉螺”号船里的所有怒火相比时,我感到全身都在颤抖。

那战舰始终跟我们保持两海里的距离,它一直朝向指示着“鹦鹉螺”号方位的磷光接近。我看到了它绿色和红色的方位灯,白色的信号灯挂在前桅帆的大主索上。一道不清晰的反射光照在它的帆缆索具上,看得见一串串燃烧着的煤渣火花从烟囱里星星点点地喷到空气中,暴露出它火力已经过猛了。

我就这样待到了早上六点,尼摩船长好像没有看到我。战舰离我们一点五海里时,随着天空出现的第一道曙光,它的炮轰又开始了。“鹦鹉螺”号攻击它的敌人的时候应该不远了,我和我的同伴们,我们将永远离开这位我无法评估的人。

我准备下去通知我的同伴,这个时候,大副走上了平台,他身后跟着许多水手。尼摩船长没有看见他们,或者说不想看他们。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鹦鹉螺”号的“战斗准备”的措施准备好了。准备工作非常简单:平台周围当做栏杆的线网被放下来,同时,探照灯和领航舱进入船壳内,与船身保持在同一水平。在这根长长的钢铁雪茄表面,连一个阻碍它行动的微微突出部分也没有。

我返回了客厅,“鹦鹉螺”号始终浮在水面上。几缕晨光照进水里,在晃动的水波下,玻璃窗映照出红色的朝阳。令人害怕的6月2日到来了。

五点钟,测速器显示“鹦鹉螺”号的速度正在减慢。我知道它在故意让敌手靠近。爆炸声更加密集。炮弹四溅在周围的海水中——奇怪地呼啸着掉进水中。

“我的朋友们,”我说,“到时候了。我们握握手,愿上帝保佑我们吧!”

这时,尼德·兰神情坚定,康塞尔很平静,但我却很紧张,我努力地控制住自己。

我们走进图书室。当我推开通向中央扶梯的门时,我听到上面的嵌板突然啪地关上。

加拿大人想跃上阶梯,但我拦住了他。非常熟悉的滋滋声使我明白,水正在流进船上的储水器里。确实,过了一会儿,“鹦鹉螺”号就潜入水面下几英尺。

现在行动已经太晚了!我了解“鹦鹉螺”号的意图,它不想攻打双层装甲战舰那很难穿透的装甲板,而是想攻击它的浮标线下那金属装甲层保护不到的部位。

我们重新被囚禁了,被迫充当就要发生的悲剧海难的见证人。另外,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思考。我们躲进我的房间,大家互相看着,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精

神不振,思维停止活动,处在一种等待可怕的爆炸来临的艰难状态之中。我等待着、倾听着,我只能靠听觉来生活了!

可是,“鹦鹉螺”号的速度明显加快了。它就这样冲了过去。整个船壳都在晃动。

突然,我大叫一声。发生撞击了,相比较而言,比我预料的撞击还算轻。我感到了钢铁冲角穿透的力量,我听到划破声和刮扯声。“鹦鹉螺”号在强大的推动力作用下,好像帆船的尖杆穿过帆布一样横穿过这艘大战舰!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我发疯了,神经已不正常,我跑出房间,冲到客厅里。

尼摩船长就在那里。他神情阴郁、默不作声,正冷酷无情地通过左舷嵌板看着外面。

一个巨大的物体正往水底下沉,为了继续看到它挣扎的样子,“鹦鹉螺”号跟着它一起沉入深渊。在离我三十二英尺处,我看见了那被撞开的船壳——海水正迅速涌进去,很快淹没了两排加农炮和船舷。甲板上全是惊慌失措的黑影。

海水淹了上去,那些可怜的人们扑向船侧桅索,攀上桅樯,在水中挣扎着。简直是一个受海水侵入惊吓的人类蚂蚁窝!

我惊恐得瘫痪、僵直,头发竖起来,两眼圆瞪,呼吸急促,屏着气,发不出声音,我在看着这一切!一种无法抵抗的引力把我紧紧地吸在玻璃上!

巨大的战舰在慢慢地向下沉。“鹦鹉螺”号紧随其后,观察着它所有的动作。突然,发生爆炸了,被压缩的空气把船只的甲板掀起来,船舱里好像着火了。海水涌得这样凶猛,使“鹦鹉螺”号也发生了偏向。

那只不幸的船下沉得更快了。它那挤满了受害者的桅楼出现了,接着是被许多人压弯了的横木架,最后是大桅杆顶。忽然,这团灰黑的东西不见了,船员们的尸体跟着船体被大漩涡拉进水中……

我转过去看着尼摩船长。这个令人害怕的判官——真正的复仇天使,一直都在看着这些事。当这一切结束以后,他走向他的房间,然后打开门走了进去。我的目光跟随着他。

在房间尽头的嵌板上,在他那些英雄的肖像之下,我看见了一位年纪轻轻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肖像。尼摩船长注视着他们数分钟,向他们伸出手臂,然后,跪在地上哭泣起来。



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

嵌板对着的这幅令人害怕的画面关上了，但客厅里的灯没有亮起来。在“鹦鹉螺”号船的外面，只有一片黑暗和死一样的寂静。“鹦鹉螺”号潜在水下百英尺的地方，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离开这令人悲痛的地方。它要往哪里去呢？是向北还是向南呢？这次可怕的报复行动后，这个人想逃到哪里去呢？

我回到房间，尼德·兰和康塞尔正在那里静静地等着。此时，我对尼摩船长产生了一种无法控制的憎恶。不管他从人类那里受到什么样的苦，他也没有权力实行这样的惩罚。但是他，如果不是让我做了同谋，至少也让我成为了他复仇的见证人！这也太过分了！

十一点的时候，电灯亮了。我走进客厅，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观察了所有仪器后，知道“鹦鹉螺”号正以二十五海里每小时的飞快速度，有时浮在水面，有时潜在水下三十英尺，向北逃跑。

根据地图的标示，我看见我们通过了英吉利海峡的出口以后，就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向北极海前进。

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横穿了大西洋二百海里。不久，夜幕降临，海面被黑暗侵吞了。等到月亮升起来，海面有了些光亮。

我回到房间里睡觉。但我一直被噩梦困扰着，那可怕的毁灭场面老是在我的脑海中重现，我一点也睡不着。

从这天起，谁能说出来在这北大西洋里，“鹦鹉螺”号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它总是以飞快的速度行驶！它总是出现在那片北方的浓雾中！它靠近了斯匹兹堡顶端，可它靠近了新赞布尔悬崖吗？它走过了那些不为人知的海，像白海、克拉海、奥比湾、里亚洛夫群岛和亚细亚沿海那人类尚未知道的海岸吗？我说不上来。这样白白流逝掉的时光，我是无法估量出来的。

我估计——可我有可能弄错——“鹦鹉螺”号这次冒险的航行持续了十五或二十天，如果不是出现了使这次海底旅行结束的灾难，我真不知道这次旅行还得持续多久。尼摩船长自那时起就再没露面，平面海图上也不再标记方位了。我再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了。

我还得说，加拿大人由于颓丧至极，也不再露面了。康塞尔因为从加拿大人那里逼不出一句话，害怕他在过度颓丧中，在吓人的思乡病驱使下，会自行了断，于是，康塞尔一刻不怠地忠诚地监护着他。

我们明白，在这种处境下，我们再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了。

一天早上——在哪一天，我也说不上来——凌晨左右，我在痛苦和病态中昏昏欲睡。当我醒来时，我看到尼德·兰伏在我身上，低声地对我说：

“我们逃走吧！”

我站起来。

“什么时候？”我问。

“今晚。‘鹦鹉螺’号上好像失去了一切监控，船上似乎笼罩在恐慌中。您准备好了吗，先生？”

“是的，我们在哪里呢？”

“今天早上，在浓雾里，我刚看见了在东边二十海里的地方，有一片陆地。”

“那里是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可是不管是什么地方，我们都要逃到那里。”

“很好！尼德·兰。没错，我们今晚就逃走，就算大海把我们吞没了也要逃。”

“海面情况不好，但在‘鹦鹉螺’号船上那艘轻便的小艇中划二十海里，我并不害怕。而且我已经在艇上准备了一些粮食和几瓶水，船上的人没看到。”

“我会跟您走。”

“另外，”加拿大人补充道，“如果我被发现，一定会自卫，让他们杀死我好了。”

“要死我们死在一起，尼德·兰朋友。”

我下定了一切决心，加拿大人就走了。随后，我登上平台，上面海涛阵阵，我几乎都站不稳。暴风雨就要来了，既然陆地就在那片浓雾中，我们就应该逃走。我们不想再错过一天或者一个小时了。

我回到客厅，又怕见又想见到尼摩船长，想见又不想看见他。我该跟他说什么呢？我能控制得住他使我心里对他产生的强烈的厌恶情绪吗？不！最好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还是不要面对面地碰到他！最好把他忘掉！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我在“鹦鹉螺”号船上度过的最后一天是多么的漫长啊！我单独地待着，尼德·兰和康塞尔因害怕走漏消息，所以也不跟我说话。

六点钟吃晚餐的时候，我一点也不饿。但我不想让自己虚脱，尽管没有胃口，还是强迫自己吃了饭。

六点半时，尼德·兰走进我的房间。对我说道：

“出发前我们不再见面了。十点钟，月亮还没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趁着黑暗逃跑。您到小艇里面去，我和康塞尔，我们在那里等您。”

接着，加拿大人不等我说话，就出去了。

这时我回到客厅里，确定一下“鹦鹉螺”号的方向。我发现这船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水下五十米的地方，向东北偏北方向开去。

然后，我向那些自然的珍宝，那些堆放在陈列室里的艺术珍品，那些最后总有一天要随着收集它们的人一起葬身大海的举世无双的收藏品，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才回到房间里。

在房间里，我穿上了结实的航海服，收好了我的笔记，把它们仔仔细细地绑在身上。这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脉搏跳动，我的心剧烈地跳着。这时如果碰到尼摩船长，我的慌乱和激动情绪自然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不过他现在在干什么呢？我靠在他房间的门上静听。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尼摩船长在里面。我倾听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觉得他仿佛会随时出现在我面前，质问我为什么想逃跑。这种感觉使我头痛欲裂，以至于我思考着，我还是最好走进船长的房间，面对面地看着他，用手势和眼光与他相持算了！

这真是一种疯狂的想法。幸好，我克制住自己，我躺到床上去，让体内的骚动平静一下。我的神经松弛了一些，但大脑仍然过度兴奋。我迅速地回忆着从我离开“林肯”号以来，在“鹦鹉螺”号船上经历过的所有欢乐和不幸的事情：海下狩猎，托里斯海峡，巴布亚土著，搁浅，珊瑚墓地，苏伊士通道，桑多林岛，克里特岛潜水人，维哥湾，大西洋城，大浮冰群，南极点，受困冰层，大战章鱼，海湾暖流的风暴，“复仇”号战舰，还有那被撞沉的战舰和全体船员一起沉没的可怕的场景！……所有这些事件仿佛就在眼前，好像是电影院后台那一幕幕展开的布景。而尼摩船长在这个奇特的环境里无限放大，他的形象非常惊人，他再也不是我的同类了，而是一个水中人，一个海底精灵！

九点半时，我双手捧住自己的头，免得它裂开。我闭上眼睛，我不希望再想

下去了。还有半个小时的等待时间！半个小时使我发疯的噩梦！

这时，我听到了一阵柔和的管风琴协奏声，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绝唱的哀乐，是一颗与世隔绝的心灵的真正哀怨。我凝神屏息，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像尼摩船长一样沉浸在这把他带离尘世之外的、迷离的乐声中。

突然，一种想法把我惊呆了：尼摩船长离开了他的房间。我好像看到他走到了我逃跑必经的客厅里，在那里，我最后一次遇见了他。他看着我，而且他的一个手势就可能毁了我，只需一句话，就会把我绑在他的船上！

可是，十点的钟声敲响了。我离开房间，与同伴会合的时候到了。

这时，就是尼摩船长站在我面前，不能再犹豫了。虽然我十分小心地打开了房门，我还是觉得我转动门把时发出了可怕的声响。这个声音可能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吧！

我弯着腰穿过“鹦鹉螺”号船上黑暗的过道，我每走一步就停一下，借此让我的心跳平稳一下。

我走到了客厅的角形门前，然后把它轻轻地打开。客厅笼罩着深深的黑暗，管风琴的和音轻微地响着，尼摩船长就在那里。不过他没看见我，我甚至想，即使是非常明亮，他也不会看到我的，因为他全身心沉浸在他的乐章里。

我在地毯上慢慢地移动着，避免发出最小的碰撞，以免发出声音暴露我的存在。花了五分钟我才走到客厅尽头那扇对着图书室的门。

当我正准备打开它时，尼摩船长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吓得呆呆地站住了。我知道船长站起来了，图书室里的几缕光线透到了客厅里，我甚至还朦胧地看到了他。他交叉双手，静静地向我走过来，与其说是走过来，不如说是像个幽灵一样闪过来。他压抑的胸膛由于抽泣而一起一伏。这时，我听到他低低地说了几句话——最后几句震撼我的心灵的话：

“无所不能的上帝啊！够了！够了！”

难道这就是从这个人的良心里发出来的忏悔吗？

我感到一阵头晕，连忙冲到图书室里，攀上中央扶梯，沿着上面的通道，走到了小艇旁。我从入口钻进了小艇，我的两个同伴已经进去了。

“走吧！快走吧！”我喊道。

“马上就走！”加拿大人回答。

“鹦鹉螺”号船身铁皮上的镂孔原本是关着的，尼德·兰带了一把扳手拧上螺丝，同时也把小艇的入口关上，加拿大人还把潜艇上固定小艇的螺丝拧出来。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突然，船里传来一阵响声，一些声音在急促地响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现我们逃走了吗？我感觉到尼德·兰把一把匕首塞进了我的手里。

“没错！”我小声说，“我们不怕死！”

加拿大人停下手里的活儿。这时我听到了一句不知重复了多少次的话——一句吓人的话，我忽然明白了“鹦鹉螺”号船上骚动的原因。船上的人不是针对我们的！

“大旋流！大旋流！”他们在喊着。

大旋流！没有比这更吓人的名字在更可怕的情况下传进我们的耳朵里了！这么说，我们进入了挪威沿海的危险海域中了？就在我们的小艇要脱离“鹦鹉螺”号船身的时候，“鹦鹉螺”号被卷进旋流中了吗？

我们知道，涨潮时，佛罗埃岛和罗佛丹岛之间凶猛的水流以雷霆万钧之势猛冲过来，形成了一股股任何船只都无法摆脱的洋流，滔滔巨浪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形成了这个被形象地称为“海洋的肚脐”的大旋涡，它的吸引力一直伸展到十五公里外。

就在这里，“鹦鹉螺”号——有意或无意地——被他的船长带了进来。我明显地感觉到，“鹦鹉螺”号划出了一道半径越来越小的螺旋线，附在船身上的小艇，也随着它，被快速地卷进旋涡里。我经历着持续过度的回旋运动引起的惯性旋转，我们处于极度惊恐和紧张中！我们脆弱的小艇周围发出了多么吓人的声响啊！几海里内回响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声！海水撞碎在海底锋利的岩石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破碎声！

那是怎样的情况啊！我们可怕地摇晃着。“鹦鹉螺”号像一个人一样在自我防卫着，它的钢铁筋骨在咔嚓作响，它不时直起身来，我们也跟着它竖起来。

“一定要好好撑住，”尼德说，“拧紧螺丝！紧贴着‘鹦鹉螺’号，可能我们还能获救……”

还没等他说完，咔嚓一声，螺丝松动了，离开了巢穴的小艇，好像一块被投石器射出去的石头一样，掉进了旋涡里面。

我的头撞在一根铁条上。这一重击之下，我昏了过去。

第二十三章 结尾

以下是这次海底旅行的结局：我恢复知觉的时候，正躺在罗佛丹岛一个渔民的小木屋里，我的两个同伴也毫发无损地站在我的身边，握着我的手，我们激动得相互拥抱。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小艇是怎么脱离大旋流那可怕的旋涡的，我和尼德·兰、康塞尔，我们是如何逃出那个旋涡的，我都想不起来。

此刻我们不能马上回到法国。因为挪威北部和南部之间的交通工具不多，从诺尔角出发经过这里去法国的汽船半月只有一班，我们只好等着了。

于是，就是在那里，在收留我们的那些诚实的人们中间，我又浏览了一遍那些历险的记录。它是绝对真实的！这是一次对人类无法到达的海底探险的忠实记录，它看似不真实，但随着科学的进步，总有一天，海底会变成通途的。

可是人们会相信我吗？我不清楚。总之，这并不重要。现在我能确定的是，我有资格谈论那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我走过两万海里的海洋；我有资格谈论这次海底探险，在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南极海和北极海时，它们向我展示出了那么多的奇观！

可是，“鹦鹉螺”号现在怎么样了？它能脱离大旋流吗？尼摩船长还活着吗？他还会在海底继续进行那可怕的复仇行动吗？还是在那最后一次大屠杀后，他就再也不干了？水波有一天会不会把那本记载着他的全部生活经历的手稿带回人间呢？我最后会知道这个名字吗？那艘沉没的战舰，能不能通过说明它的国籍，来告诉我们尼摩船长的国籍呢？

我希望可以。我也同样希望，在那最可怕的旋涡里，尼摩船长的强有力的船能战胜大海，“鹦鹉螺”号可以在那众多船只沉没的地方幸存下来！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如果尼摩船长永远生活在他寄居的祖国的海洋里，但愿仇恨在他那颗愤怒的心中平息！但愿看过的那么多的奇观能熄灭他心中的复仇之火！但愿



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

判官消失,而学者继续在平静的海底勘探!如果说尼摩船长的命运是离奇古怪的,那他也是崇高的,难道我不了解他吗?难道我不是亲身经历了十个月那种不可想象的生活吗?所以,对于六千年前,《圣经·传道书》里提出的那个问题——谁曾经能够探测深渊的深处呢?我相信有两个人有资格来回答——那就是我和尼摩船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王冬冬译. —2 版.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0.1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753-019-0

I. 海… II. ①凡…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810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金 金 李英文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海底两万里

[法] 凡尔纳 著 王冬冬 译

主 编: 崔钟雷 副主编: 王丽萍 刘 超 王清晨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bcs@yeah.net

网址: www.hrbcbc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2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2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019-0

定价: 13.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MASTERPIECES



WORLD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THE LIBRARY OF CLASSIC LITERATURE



上架建议 青少年读物

ISBN 978-7-80753-019-0



9 787807 530190

定价：13.80元